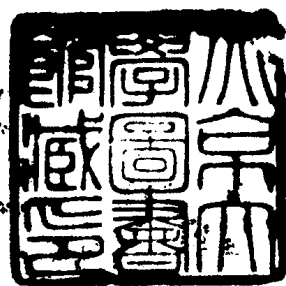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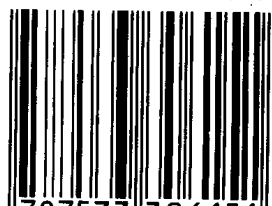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六四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六）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三

序

書序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降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

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覩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覩前世無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覩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覩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安石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宮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

此書不可少

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于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千子傳子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其筆斬然

新註涑水司馬君實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胡公古今有心人其書古今不朽事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跡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明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愼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

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焰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百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具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

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

求勝而敗因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
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
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
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
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
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會稡爲書勞矣而修書分
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
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心
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
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

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
卷有未能偏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
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
國事雜然並錄若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
天文之失行實者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
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瀝
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
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漢松之注陳壽史雖間
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
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

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末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
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
序今海陵反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
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
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
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
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
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
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與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
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

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
延平廖公見而辟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
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
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
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
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孝異及所註者散
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
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
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
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

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
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譏服應之
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益勘瞢臣瓚以差爽詆蔡謨
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
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
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
正不必約
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
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
或勉以非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
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矣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
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
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
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
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
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
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
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
文必有聖人以經之
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
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
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
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
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
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

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
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
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
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
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
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
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
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
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
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

貶於才略悁悵於知音耿介於桯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乃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非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謹志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

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貧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師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亟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

情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孽作盜賊三篇究項徵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識者錯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傳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爲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國書得

損益之況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爲傳按隨志傳亡舊有班固敘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適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勰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臣之道窮逵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于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立奚齊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爲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已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

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諷不忘以義劘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爲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澆羿姚娥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

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固亦爲賦也劉勰
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病彼原嫉世既
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詩之
正如無嫌騷可也嗚呼不幾於同浴而譏裸裎哉又
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
爲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勰以
此爲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
豈誠樂此濁哉哀己之嵬嵬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
楚國之美矯以其沉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
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勰

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
原皆有古詩側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
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爲露才揚己不專指班
然亦不可辨也

變離騷序上　晁補之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
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經皆曰楚辭矣今楚人
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爲反離騷反與
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
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
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
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
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
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
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
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
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
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
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
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

非其文散乃其情散南國衰可見

五子之歌狸首之斑然蠶則績而蟹有筐佩玉蘂兮
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愔愔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
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
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
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
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
荀卿七篇之後鄒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楊雄
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于是乎極
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
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于京都山海宮殿

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惻隱規
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
麗不可弃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
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
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
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
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
足嘉者也鮑照長於文辭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
以劉滑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
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

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皐一篇首尾楚辭
也末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蝘母衣錦西
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詩
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
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
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
大鈞理勝招非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
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盡者謹毛
而失貌鳴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

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標或宏傑自
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宋而復
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
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
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
矣惡夫愈遠而迷其源若服盡然爲之系其姓於祖
故正名以存之

變離騷序下　晁補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蠭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
髡騶衍騶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

實羽翼六經于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
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葢嘗謂原有力于詩亡
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
先後以貴重原于禮義欲絕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
佹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
于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
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葢梁惠王之
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
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
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

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益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淮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益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益並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益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于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于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

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最爲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爲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三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益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益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于爲躬躬之辭錄則凡不至于爲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意也漢蕩秦唐掃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爲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

以皆廢也況言語趨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爲盜因以食爲盜而嘔之昔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文甚佳然以柳劉比原以息夫躬形柳劉俱無涉

嗟乎立言難

續楚辭序

晁補之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興足跡接乎諸侯之境皆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

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耳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原自沉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楊雄以謂何必沉江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世是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廢也而後世奈

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猜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楊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爲賢母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千祿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

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作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旅一握自泰柱下史作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

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
著在算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
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
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算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
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
四因一損一益之算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
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
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襍以準
法而算家輒因仍用之以蕤賓夷則無射四因二除
爲大呂夾鐘中呂之算非律生呂算例矣甄氏能辨

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
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算爲多是不然
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
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
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鍾人統以太簇地統
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妃黃
鍾而母太簇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
下生之算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
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
倍者算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皆者因

亦疑之李照死景仁不能爭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
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
他器也吾覩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
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
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算家以中
呂求黃鍾殫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之算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算
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算不行
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算既未有以處之紀
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算而謂之黃鍾變

律又推以爲林鍾大簇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
自信其爲黃鍾從使人得以窺算術之涯涘而黃鍾
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
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算也猶之方田焉田
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
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
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與聲
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
且罔知豈惟算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
喉唇二音宮羽異說羽有喻母而或以從角音徵有

知母而或以從商音㓨曰其有能協于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濵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弦瑟是日以雜賓之角歌考槃有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子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三呂用倍矣此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

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算律也姑以是傳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正統八例總序　楊奐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愼其終抑有以濟夫人王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擬以一

言總爲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孰爲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今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旣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若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虔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啓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爲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

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
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
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興於是所謂反正
者也故附見之此蔣乂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
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
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
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
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
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
烈進魏其存乎曰莽操之惡均邪莽而納操誠何心

哉黨魏絀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
盜之手其奬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于篡弑若
有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
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位
弑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出乎
篡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
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攘魏也
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
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
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

而略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
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已肅宗掃清鉅盜廻軫京闕
不日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
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
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已也世宗不廢禮樂庶乎可
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
者何夏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
唐之武韋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
例何也曰罪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

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
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
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
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
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
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
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
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
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大
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

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脩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

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强爲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爭戾耶葢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矣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葢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擒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葢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

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illegible]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旣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忤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

柳亦多事

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其逸九思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體騈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絀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

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

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非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各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

賈誼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
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
離騷離騷變而爲賦譬訌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
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
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
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
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
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
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
卷新錄也使夫錄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

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
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
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
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
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
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旣放攬楚辭廟鬼神之事以
攄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
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不可如
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
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
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
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
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
文也以爲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
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
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
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爲十一則溢而
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

可合十一以爲九若溢而爲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
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耳末云鸞鳳之高
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
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
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
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闊矣又十七卷非舊
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
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
難知王逸云武帝時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

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序云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導之善利塡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

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器名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其悍素不知教究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王者恪於貪利雪師以自達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塡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

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敘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祐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

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疏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閒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竊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

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閒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百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七十四

序 書序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史記自序 司馬遷

（眉批：敘太山封一段如見司馬談）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

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既掌天官不

抑揚頓挫太史公諸此作更苦吐

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余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

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

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

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

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焉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四　四　選集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

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敘傳　班固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弃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故名穀於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四　五　選集

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一避墜於樓煩致馬告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一爲字者一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太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況生三子伯斿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

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寛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長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

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賔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陳伯宜頗攝録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粟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

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眂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大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勲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

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悠惜焉

斿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允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

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斿之卒也脩緦麻賻賵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駮譏趙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脩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

者也魚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眾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迺定其
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
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
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横
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
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
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
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

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
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嚻曰
先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
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
掎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嚻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
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嚻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
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
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
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
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爲唐虞三代

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
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
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
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
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
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
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
考記表志傳凡百篇

典論自敘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

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
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
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彊族飄揚雲會
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
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
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
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
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予時年五歲上以
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又教予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
以時之多故每征予甞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

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

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郤腳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

余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此篇甚雋摹寫小技如畫從鄭叔段巷人之詩得來○或以子桓生而好弄即位猶有童心惟薄葬制能達生慮遠此未識英雄語也

三都賦序

皇甫謐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

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
文賦之作也皆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
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
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
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
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
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
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
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
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

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
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
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玄
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
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
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
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
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
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搆之士雷
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

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
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
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
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
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
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
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
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
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
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

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人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
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
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
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初奏
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
德焦營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
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
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非而

先帝弃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訖而后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諳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兄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酣酸肴胇則使人思弛帶而臥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楊雄以謂猶騁鄭衛之

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弃不務然補之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爲人葢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慍夫固安爲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葢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淸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

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

篇無有倚傍余少昔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輪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元和辨謗略序　唐　次

唐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

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陳矣至於處神明之與詢廣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鶗鴂彫卉薏苡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遐覽前聞縮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縉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懼讒謗之事迹敘瑕釁之本末紀謳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咨虞舜有堲讒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昃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譜例序　蘇　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

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諜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

虛假

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于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

情至可慨

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

好飛白書明窗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埶不滯古則狥今滯古則舍己而就規矩狥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埶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

來世之偉鬪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大奇見其苦爲之作序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于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于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許其得天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以

所不知固闕如也卽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四體書勢序　衛恒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幾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

作篆以存古人之象焉符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

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

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毎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

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

漢古從俗官以隸楷而字學之微甚

也

鍾鼎篆韻序

熊朋來

鍾鼎篆韻自瑚戈鈎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鍾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之齊此鍾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類爲鍾印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蒼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巳有六書之敎孔子之時巳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

之屋壁齊南伏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斗書遂絶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栒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巳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而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刓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鍾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二篇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者錄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

以俗爲奇

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悲開蔡天啓趙明誠榮咨道董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鍾鼎款未備其間鍾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鍾鼎文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終瑚戈因王楚之成書其所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巳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群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丞稱

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栒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荘平馬氏疑字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歎烟墨而悲紙价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予爾鈿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

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皋令印皐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皐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嶍瑶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當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言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

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逞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盡書其若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行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七十五

序　詩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詩集序

序蘭亭詩後　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渟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寥落之興永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于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艸鑒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遠觀快然兀然焉復覺鵬鷃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

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互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郎所賦詩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顔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眂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蕃埜素氂开柯共穗之瑞吏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于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閒出誓畢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

張子昂頗學此

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祗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堤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枑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

芬藉觴醉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盛三奏
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
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楊袂風山擧袖
陰澤靚裝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
者矣上應萬壽下禔百福市廛京和閭堂依德情盤
景遽歡洽日斜金駕忽騁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
慨鄗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晏
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媿者歟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

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
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
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
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
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隣之自媒
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
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
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
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且如東
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

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
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
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
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
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
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
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
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
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
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

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
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鈒晨嚴
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
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
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
微蠲愁疾信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爲鴻
都不務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選
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

滑之間若斯而已也　麗以金繩裴之寶軸三臺妙札亦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按鉛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禪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牕前新粧已竟方當開兹縹帙散此緗編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　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孌彼諸姬聊同弃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隋經籍志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起古詩古樂府

盡梁代

繡口錦心又香又艷文士浪稱才情顧此應愧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鬯之義存焉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洎夏周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閒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匠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擒藻銅省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珪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寧待觀諭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辰總鄒魯之儒墨徧縑緗於七閣彈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垂拱巖廊委咸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欵案而忘怠況復迄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傍馳靈臺辟雍之疑禋宗祭社之謬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覈然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

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之士莫不過衞擲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晝春卿之道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何於棗據區區前史不亦恧歟加以學貫總持辯同無礙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吉觀若掌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衆開下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地普雨四華豈直得解纓須提含缽瓶沙騰曇言德梵志依風而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宴游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遊

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奕與詠並命從游書令規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為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

彷彿然承華肇建濫觴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為一帙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

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

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有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

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接武固

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鄰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綿聯於季葉痛乎王澤既竭諸侯爲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舊草大愚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煙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沉於海河間王初㟼睠於古篇禮適諸夷齊叔㳒區區於

綿蕝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爰掇衣冠禮樂重闡三代之風王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爲羣自比迄今年逾千祀聖門論賦相如爲入室之雄闕里裁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鶴翥文場代黃金之平埒歸曲臺之上路面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駕弔曲江之豈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謁

趨劍履於南宮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芻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君教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輪蓋非榮猶思道樹明霞曉挹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團儻踐無生之岓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爲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爲貴足以傳諸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爲若干卷云爾

在獄詠蟬詩序　駱賓王

予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聽訟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常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爲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眞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蟪蛄之流聲悟平反之

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莫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

入蜀紀行詩序　王勃

烟霞以資朝夕取諸服中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予自常安觀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谿歷翠阜迨彌月而臻焉若乃採江山之俊勢觀天地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峰襟起陵濤鼓怒以伏注天辟嵯峨而橫立亦宇宙之絕者也雖莊周詫呂梁之險韓侯怯孟門之俊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起衡霍之心游涓澮者發江

湖之思況乎躬覽勝事足踐靈區煙霞爲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成文律用宜行唱編爲三十首投諸好事焉

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　王勃

天地不仁造化無力授僕以幽憂孤憤之性稟僕以耿介不平之氣頓忘山岳坎坷于唐虞之朝傲想煙霞頹頓于聖明之代情可知矣賴乎神交勝友得山澤之糾龍隱路幽居降雲霄之鸞鳳揚公沈公行之者仁義禮智用之者乾元亨利玄經苦而白鳳翔索隱開而紫鱗降金門待詔謁天子於朝廷石室尋真

訪下官於丘壑幽人待士非無北壁之書隱士迎賓自有西山之饌席門蓬巷佇高士之來游叢菊幽蘭喜王孫之相對山南花圃澗北松林黃雀至而清風生白鶴飛而蒼雲起停渠綠水仲長統之歡娛置酒清山郭子期之賓客足可銀鉤人採一字四韻成篇

開州韋處厚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懌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爲詞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于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咏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于時應而和之者凡十人及明年

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和者通州元司馬名稹爲宰相洋州許使君名康佐爲京兆忠州白使君居易爲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武爲秘書監溫司馬造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

鄆州溪堂詩序　韓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師其後幽鎮魏不悅於
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于三
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
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于
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
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于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
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
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
上之賜也于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

壯故可繫銅拟和

者人謂斯何令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
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
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
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狠
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
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
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
葭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

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
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
蘋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
是庥

世上小兒乃存文字讀此汗下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
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
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迋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無次傳于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

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韵彌明應之如響皆顏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于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床下拜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辠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于理悖于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

背輔祭文老韓駭汗以編手方翔淡要執而哭

是一品滿手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河岳英靈集序　殷璠

序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餘家咸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于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貴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

詭隨其應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衆口銷鑠爲知音所痛夫文友神情體雅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挈缾膚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爲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豔雖蒲筐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聲律風骨始備矣寔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眞使海內詞人翕然遵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璠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删略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與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即以河岳英靈爲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爲上下卷起甲寅終乙酉論次于序以品藻各冠于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壓梁寶終無取焉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年一作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終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

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効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於當世誰爲辨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

不另有舉求奇之意

者遺文散失方阻絶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風集序

顧雲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選者來隱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嫌文敎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没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畧淫靡淺切破豔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

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固推生以塞詔意生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次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皆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見簡詠其雅麗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紀綱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胷中曾不蔕介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悉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

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也僕幸得爲之叙録覩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所頌嘗頌者廣之爲唐風集老而益精留次序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撷芳林下拾翠岩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琱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

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微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𡋯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揔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昆氏之鐘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雲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恐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慙乎鼴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采

綮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强識淄澠之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等同于風月烟花各是其櫨梨橘柚昔姚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魚兔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

登頭陀寺東樓詩序　李華

侍御韋公延安威清江漢舅氏員外彖名高天下賓主相持（疑）賢乎哉王師雷行北舉幽薊太尉公分麾下之旅付帷幄之賓與前相張洪州夾攻海寇方收東越夏首地當郵置吉語日聳喜氣塡塞于江湖生人鼓舞於王澤頭陀古寺簡栖遺文境勝可以滌濯心靈詞高可以繼聲金石二大夫會臺寺之賢携京華之舊十有餘人燦如瓊琴輝動江甸涉金地登朱樓吾無住心酒亦隨淨（一作盡）將以抖擻煩襟覯身齊物日照元氣天清太空無有遠近皆如掌內辦衛巫於點黛指洞庭於片白古今横前江下茂樹方里蓊雲一色曰屈平宋玉其文宏而靡則知楚都物象有以佐之舅氏謂華老於文患忘其頑劣使爲諸公敘事不敢煩也詞達而已矣

在會稽與京邑游好詩序　顧雲

造化之功東南之勝獨會稽知名前代詞人才子謝公之倫多所吟賞湖山青秀超絶上國羣峰接連萬水都會昇高而望盡目所窮蒼然黯然兀然澹然先春煦然似畫似翠似水似冰似霜似鏡削玉以斂者霞布似窈窕者霜清似英絶者如是者千狀萬態綿亘數百里間則夫盤龍於泉巢鳳於山藴玉於石藏珠於淵固必有矣眞駭目喪精之所也其土沃其人文雖逼閩蠻而不知失（一作）禮節雖枕江海而不甚瘴疫斯焉郡邑一何勝哉將天地之樂萃於此邪至于物土所產風氣所被鳥獸草木之奇妖冶嬋娟之出前聖靈蹤往哲盛事此傳記所詳不假重言也斯但粗述其勝耳僕雖乏才自侍從至此晨夕習業之外游覽所得吟咏烟月攄散情至自足一時之興也亦足快哉然時或倚檻南臨回首西望相交朋遠誰與同之每思逹年於京洛間見時俗之士浮淺之流多

只宜於天台赤華頂之峰於今有聽春望之虹非堂鼓吹也

誇邑外人家有水木田園庄舍甚爲奇勝可比江山嘗與俱往謂信然今在此乃知前者之悠悠妄誇耳不足聽且夫方壺員嶠桃源洞天自標真聖之居不與囂塵相接非但計幽隱已也至于人寰所在游觀必當顯敞知名若會稽山水深不可測高不可及如是乃能孕靈怪藏珍寶生霞雲而盡勝槩耳豈於十畝之地朝夕之間鑿爲汚池植爲幽藪源流既通根柢可知深不過藏青蛙容不過栖鳥鵲而能出奇爲勝哉今之君子多尚奇好事貴達顯揚幽僻反陋則言之而實不足徵也不然則是人能與造物爭功矣

今序其事貽諸朋好知之者幸弃彼冗瑣而同此游也爲通理矣輙以數篇鄙拙寄贈試玷視聽貴盡其樂以資笑言

題武賓客嵩山舊隱詩序　顧雲

賓客諱攸緒則天皇后從姪也天授中封安平郡王遷殿中監出爲揚州大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居嵩山避榮寵也想其始來捫危選勝駕廻裁基鉏走伊波控隱士飲牛之渚螺排鬟嶠對仙人駕鶴之峰移紫府之全模寫清都之勝槩王桃植砌董杏栽壇帳合蘿高床平石古飛流界練貫幽響於風湍暘景張屛挂清光於露瑩時或春花發晝秋雨晴初虛籟調風斜牕印月呑露華兮漱煙液而樂天和吟酒賦兮唱吟歌焉知帝力及龍圖去呂龜冉還劉中宗皇帝方欲訪道崑巖鳴鑾茨岫遙飛鵷版親授蒲軒扣蓬藋之荒扉遠徵枚乘掃阜夔之右席强走巖陵莫不黃屋翹襟高霞畳夢由是輕鷗出浦明月離雲纔拜宸階旋登甲觀以公嘗棲洞府不喜塵機雖當掛珮垂紳愈若投羅觸罟及飛章上闕雪泣辭天帳祖席於青門輭仙裝於紫陌乃知飛霜匝野氷雀凿不死之蠶烈日焚滇珠蚚有不枯之草故能振清風於

萬里飛逸駕於雲逵宜乎與祿產分鑣夷齊結轍比夫呑腥咽腐懷祿偷安者不亦優乎今則八桂森指五芝零落立松崖而盡日不見王孫掃石壁以題詩別招逋客豈無來哲能紹玄蹤聊剖短章用旌高烈時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廣孝皇帝御宇十二歲也龍集辛卯律中林鍾十二月丙寅題

講体堂深可受使元白見之必皆其多

澤宮詩序　劉禹錫

澤宮送士歳貢也晋昌唐如晦以信誣爲良弓文學爲菆矢規爵祿猶衆禽客殼持滿遡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栝之妙而無雙鶬之獲韔弓收視歸究其術繇

可以樂饑

是跡愈屈而名愈聾君子益多之被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縣貊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干以干祿彼鵠斯微若止君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因我不臧高牖伊何維器與眥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宴皇甫兵曹宅詩序　楊盈川

皇甫君冠冕於安定李校書羽儀于隴西岑正字明目於漢南石宮坊掎掌於河朔高侯邦之司直下走

齊之濫吹若夫風雲龍虎水火陰陽隔千里而應之莫不潛契於同聲矣聖明千載區宇一家掩八紘以得之莫不高會于中京矣是日也河圖適至海鯨初死五岳四瀆漢皇帝崇其望祀一日三朝周天子展其莊敬君臣慶色朝野歡心玄晏先生開甲第而留賓二三君子赴龍門而廣讌陰雲已墨肅氣彌高霜寒萬里之園冰納千金之水西郊後市即爲潘岳之居累代通家咸言李膺之客百年何計相知在于我心四海何求爲樂止於名教抽毫進牘皆請賦詩日暮途遠聊裁序引

周朴詩集序　林嵩

顏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馨等江河而共存嗚呼先貧俱足亦顏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於金馬門躑躅宣尼户乾符七十閩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方處士爲詩友一篇一詠膾炙人口驚驚屈軼祥瑞皇家迂避而貧聾瞽不重高傲縱逸林觀宇宙視富貴如浮雲茂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門蘆户不庇風雨稔不杭歎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處只閉户逢君便展眉閩之廉問

楊公發李公誨中朝重德羽翼詞人奇君之詩召而不往或曰達寮憐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固不往苟或見之以吾之貧恐以攝假之牒見䮦耳亦接輿於陵未能加也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丘一壑寬於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聯一句得必驚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有僧棲浩高人也與先生善捃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携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干齊集畢遂爲之序小子以詞賦慱桂投文非所業但直舉其美文覗作者

陽青云古之相賢也爲國今之所用也爲家

七愛詩序

皮日休

皮子之志常以眞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眞相以房杜爲眞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眞將以李太尉爲眞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眞隱以盧眞君爲眞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眞吏以元魯山爲眞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眞放以李翰林爲眞放焉爲名臣者必有眞才以白太傅爲眞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

公作三羞詩贓逐客云志者若不退佞者何由達君臣一殺膳家國其戕殺耶許師云雄健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作一川肉羞貪吏云厲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于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多慷慨嗚咽之旨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祕演與曼卿遊而歐陽公於曼卿識祕演雖愛祕演又狎之

以此篇中命意最曠而逸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于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于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于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于世予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亾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于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

文章之宗畢竟老蘇恐東坡亦必心折

小見蘇家派

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懐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鋟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顔氏先師兖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六

序　文集序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文集序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蒲殷正考述其典在垌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希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轥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把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

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和五歲便指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嘗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翰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

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滞用惟深也怨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藂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捐戈考篆籒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捃宏襟詢謀達識公辯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滋陽

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泰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弦開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爲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妹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

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己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秘府以示來裔

南陽公集序　盧照鄰

昔者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並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鬭蕭曹絳灌負長劍於此時

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弄柔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
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
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始疑作跂虞
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
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
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叙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
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文成江左諸
人咸好瓌姿艷發精傳爽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
間疎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
盧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塈

乎古今之士遞相毀譽至有操我戈矛啓其墨守三
都既麗徵夏熟於上林九辯已高責春歌于下里踳
駁之論紛然遂多近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
起高談不息人懲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
辯荆蓬之妙拔十得五雖日肩隨聞一知二猶爲臆
說俞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曷云其遠非夫妙
諧鍾律體會風騷筆有餘研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
歌曲而知亡爲龍爲光觀禮容而識太齊魯一變之
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毫翰含
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紲則出入無間纖則彌綸區

女非禹合古今文人只爭四字

宇遙綽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崢嶸似靈龜之孤
朴乘槎上漢誰問蚴蟉莊子作磨之淺深荷戟入秦寧議
長安之遠近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爲期離合俱傷
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已降徒
勞舉斧入病爰超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
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
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貞觀
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于兩階
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
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

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
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亹亹聽者
忘疲許生章奏翩翩談之來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
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鯁辭兼包古義褚河南風標特
峻早鏘聲於冊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既博

唐文尊則有之精者或少

既精爲學遍遊於百氏自豸冠指佞雞樹登賢內掌
機密外修國史晨趨有暇持彩筆於瑤軒夕拜多閒
弄雕章於琴席含毫頤盼漢家之城闕風烟逸韵縱
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
參奉寶思南津弔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

葸嵓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朔廷顛沛
必歸於漢是使名流俱至親翰閣門愛客相尋鷄談
滿席嚶嚶好鳥花欲白兮柳將非瀲瀲遊魚蓮欲紅
兮蘋可望綠樽恒湛齊閣臨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
凡所著述一千有餘篇今之刊寫成三十卷餘早遊
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卧東山憶漢庭之遺事平津
侯之賓館馬廐蕭條李司隸之仙舟龍門荒毀交交
黃鳥集于栩兮集于桑營營蒼蠅止于藩兮止于棘
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兎有延三湘不追川無梁兮鳥
無徑輟斤之慟何獨莊周聞笛而悲寧惟向秀徒勤

觀海未知渤澥之倪永好談天莫究氤氲之數遂抽
短翰爲之序云

上官昭容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
是知氣有噎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
之寫先王以是繼天地究人神闡寂寞覽（一作鑒）幽昧
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
也明淑挺生才稟絕代斂識聽聰探微鏡理開卷海
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如同宿搆初沛國夫人之方
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稱曰以是稱量天下旣而昭容
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稱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
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
天寔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惠而受任
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
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楚無遺
木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
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
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協贊者
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闈昭
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

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跡秘
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彼令範代罕得聞庶幾
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挺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
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
蒼甿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
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
慢（一作曼）誘掖善心妄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
登嵓遵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瑤臺珍服之態
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
之聲流于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

孕靈挾志誕異人之資授輿王之瑞一作端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皆嘗共遊東鄴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琱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刑部侍郎孫文公集序　　顏眞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手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綉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

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効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于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秘未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唯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乎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遒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擢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記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

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掎摭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輩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埒申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縉寫其集齋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淸鑒典考功職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高第者必稱孫公而

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
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賛俳誌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
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甯綍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
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
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
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門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
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顔眞卿昔覩光乎天府實
荷公之奬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
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閥閲盎存諸别傳此不復云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君性簡放飲酒
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
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
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
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
揚州六合縣丞君篤于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
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
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
版湯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
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弟

（淡韻蕭瑟竟醉舛意）（妙判）（痴）（這一篇文字送嵴林下却好）（人有傍子我類繫志之也非杜康乎）

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
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
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
曰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
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于貧貞觀中以家貧赴
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
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
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
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
餘袁又死君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

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
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
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
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
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
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頗與相近遂結廬河渚
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
磐石地頗顯敞君于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
（其妻亦宜配江國公亦宜配）
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
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柰何悉欲坐召嚴君

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絶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皋舒著書自稱東皋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咏作詩好事者錄之諷咏並傳于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

陳氏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迺删書詩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燦然可觀者也孔子殁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

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其流靡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已來蓋顦顇矣逶迤陵頹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百歲而得陳君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諫爭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于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摶扶搖而陵太清躐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鳴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饕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内一人而已良友殁矣天其喪予今採其遺文可有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

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耳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顧況

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為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烟霞風景補綴藻繪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杳瑷脩嫮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諫職心游江湖謝病而來慕出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為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徽義相與興歎我主人延

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托孤之舊子郁蕤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祈予冠序

監察御史儲公集序　顧況

聖人賢人皆鍾運而生述聖賢之意亦鍾運盛衰矣開元十四年嚴黃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而侍御聲價隱隱轔轔諸子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雖無雲雷之會意氣相感而扶危急病綿有賢達之風拔身虜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可以言命然窺其鴻黃窈窕之學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靈篇遂字景物參映綠流翠草佳木好鳥不足稱珍嗣息曰落亦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泝洄千里泣拜告予曰我先人與王右丞伯仲之歎也相國縉雲嘗以序冠編次會縉雲之謫亡焉後輩據文之士風流不接故小子獲忝操簡伏恐魂遊無方嗤責造次茫茫古道不見來者豈以龍戰害乎鹿鳴齊竽競吹燕石爭寶嗚呼薄遊之士未躋一峰已代其峻登閬風者乃知其迤邐昏明掩豁將盡復迴之者其若是乎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權德輿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劉傾苟弘利澤訓辭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楊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紹聞周漢之逸軌以人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江漢之爲紀于下凡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泝本流而挹清源拔埃壒而棲顥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弘農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立早歲遊難於江潮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

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典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患文微拜右史歷司封員外右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爲所中以其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討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其帥既殁軍司馬代之部末下兵火氣燄殺人以逞明神佑善獨脫焱地中貴人持尺一部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推明六義措跡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與嗣仁倚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七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

而將乘迅飈摩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命於峯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未如之何君嘗以爲尚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蒸彝景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遒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鍊在手而又弛扃防檃約束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敘事推理況今摭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逸響不待數珩璜珮玦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

還操文柄而爵仁不稱者德與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明暢傑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三千篇緘詞甚哀猥見授簡以德與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既詳言矣徒采其述作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閒遊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

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閒代清律寘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因入奏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毋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它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是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游襄陽時浩然疾疹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于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

真作者

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繫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跋止恒嶽谷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背隱訣終南脩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詣書徵謁京邑與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膺至始知浩然物故嗟哉未祿于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隨術所議美行嘉聞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為文

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為之傳次遂使海内衣冠縉紳經襄陽思覩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為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呂衡已盡文章之妙

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激灔於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

有本原

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㸚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一作人文）為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蓮莆與百果齊折然則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鉅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内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

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出為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敘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卷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章至大官早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章與雋賢交重氣概覈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霸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叠發連柱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

按是言術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閼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讁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它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彀而迴注鷃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乎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于文字之內而已

戰國亦不
虛

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讁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以讁次以遺艸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二通行于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宮家作序
昌黎作志
缺一不可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粗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

古今文字之壞盡此八字

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
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
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
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稱淺
片詞隻曲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郁
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盡其全工

集昌黎文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
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
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

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
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巳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
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
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晚折驕排釋氏
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蔚
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
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
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
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

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劉商郎中集序　　武元衡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辯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
麗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稽
述作發乎情性形於詠歌大則明天下政途彌綸王
化爾小則又舒一時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
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也固可動天地感鬼
神則正始之道存焉有唐文士彭城劉公諱商字子
夏眷予一先後之輩睦予兩中外之親緣情所鍾愛
亦加等頃惟遭幸秉國樞重獎贊台衡之務銳臨井

絡之人其孤乃緘鐍遺文提挈萬里猥期序引將佐
詞林予感悼故知惻覽華藻珠玉綴錯清冷自飄皆
素所狎聞也泫然涕下不能自收列公遐情浩然酷
尚山水著文之外妙極丹青好事君子或持冰素越
淮湖求一松一石片雲孤鶴獲者寶之雖楚璧南金
不之過也晚歲擺落塵滓割棄親愛寤寐靈仙之境
逍遙玄牝之門又安知不舉附雲霓蛻迹巖壑超然
懸解與漫汗遊乎無間邪著歌行等篇皆思入窅宜
勢合飛動滋液瓊環之朗潤濬發綺綉之濃華解境
成文隨文變象是謂折繁音於孤韻貫清濟於洪流

者也今所編錄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著胡笳詞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嶇鸞畏之患亦云至矣有若太原王緒河東裴茂茂弟薦河南豆盧峯馮翊嚴紳紳弟綬及余伯舅洎于子夏咸以儒業相資冠冑輩族雄詞麗句遍在人間矛與司空嚴公親結義深相與編葺恨不得繼采詩之末播于樂章且傳諸名士庶幾不朽忝以宿姻舊好撫事追事書故言之不讓也

文泉子集序

劉蛻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埜水入廬清

壞簡燹既明日燎其書有不可玩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為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襍為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為十卷雖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為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賍則將救之雲雷亢粢盛乾則將救之乎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研于襄陽之埜

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于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華為墓碣已書之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梁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德不至尊位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一作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揚（一作桂）州參軍秘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表君為功曹參軍（一作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條（一作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

南而坳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為之傾領君為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也丁家艱去官為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丞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參軍也賓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道（一作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一作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以為六州之俊（一作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一作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

序亦似杜

乘熟巨望

或妹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曳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爲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殁於旅次文集若干卷行於代其篇目雖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

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歿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

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與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靡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人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于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于首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丞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

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焚薙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途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

詩賦傳銘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雜為二十編合
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
言孰見䰟兆而果驗白邪嗟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
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具與運
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
揚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
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
譎諷多要寡茇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爽時若
君之善否直鄙巳朧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纂緒造
端必不空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

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四屬旁紹曲摭絜簡渾圓
勁出橫貫滌濯滓窳支立欹倚呵磨皺瘃如火煦焉
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
埜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祗謁
宗廟其聒聱爆聾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撐裂
噫喑戞切習護其砭熨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
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醻養瘠亮釀
犧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非言
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
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

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探取前事月人未
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
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
則德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臯傳尚古兵柄本
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為其序褒勤賢
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
公墓志標自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則
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詐醜惡與主鬬激則論諫
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
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

業告束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命之誥其餘
述喻讚誡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縣遠窮
幽朧朧魁磊筆酣興健宛眇碎細包詩人之執憲整
楊馬之采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
不撥斷治本緪幅道義鈞深于經史觝禦於理化也
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嗜所
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十盛時理具
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覩乎積高而
杳深不知其磅礴瀰漫所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
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席寐思

慮反覆不翅逾年苟隨承領付與之言雖晦斷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爲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耳罰亟故總其條目强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于公弱大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何外曾孫遼東李[illegible]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太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欻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振始生狼子豹孫競于跳走翦餘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綷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監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劈切截纖顆如墜地碎昔大咽上聲餘鋸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可視領顛踣錯雜汗潴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弑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耋老者在童亂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于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皇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南甲集序　　李商隱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勑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於任

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衷（一作）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曰韓文杜詩彭楊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聖僕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爲第一二嘗表（集無）以今體規我而未爲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所爲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汚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㬇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

陳先生集後序　　羅隱

頴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儒曩者與余聲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譽於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秋試之塲自後俱爲小宗伯所困不一其（疑）甲申春告余以昏嫁之牽制東歸青門操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溥在幕賫其文軸謂余曰陳君能而東豈期斯文之終窒乎子東及之爲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歎月而後別　詶范楊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絕天復元年四門慱士江夏君通家相好于吳越而予論及塲中㲖之名士及希儒之表也予不覺愴然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惠業爲之序以寓伊余繫逝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儒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惠行莫若敦于親戚文章莫若大於流傳今已備于江夏之筆矣予不克再敘止書交道于是噫

湘南應用集序　　羅隱

隱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已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

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硤州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廻皆謂縣不空佐屬邑于乎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安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冬十月乞假歸覲阻風於洞庭青草間因思湘南文書十不一二蓋以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爲三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

趙國公集序　　羅隱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訊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廻白日豈得

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懿
橫生新情振起風雲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瑩山
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嚴千丈文參曆象即入
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
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蚉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
抱日月之光皎皎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荅者屈原
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
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
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
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

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周滕王逌序曰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蒸蒸色養
勤同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
宿樹之祥白雉有樓欄之感晉國公廟期受托爲
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自閔嗟嘗語人曰庾信
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
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

師伯渾文集　陸游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于眉山
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
酒酣浩歌聲撼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
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
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
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懷
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
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
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弁護梁益兵
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爲忌者所
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撫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
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戣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

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
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
力徒此景輸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
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
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
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而
爲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
有命議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

感慨悲壯

呂居仁集序　陸游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於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于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某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虞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

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愧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躓學愈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礲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汪閎肆悉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原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窨兼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知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既已孤行于世嗣孫祖平又盡裒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爲序予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予于是尤以爲恨則今得托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

海陵集序　晁補之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芘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

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爲賢雄夸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于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脅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

進一步

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脩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錙緒之獲顧他者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及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衰氏者有年不幸其犁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巳得聲譽至它事業巳行茬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歌霖雨餞餓之

聲樂之而不厭如此且以爲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修皆厚云

何龍圖奏議序　代李侍郎作　晁補之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興之主不以兵革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爲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爲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爲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爲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

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爲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巳於上而羣臣並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爲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

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爲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爲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爲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竊歎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値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

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爲天相之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扎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扎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爲和川令會天子詔天下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遞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爲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來序而不得辭公名鄭字聖從某州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疑亦通

南昌劉應文文藁叙

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澀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

而下者乃突兀其首尾輕重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恠其弊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其數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見合于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其必欲合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于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

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徤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設有可望者也然余閱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西江得其清子矧吾友人之子予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友改者而吾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序

宴集序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虎丘山序　　顔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兹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杜蘅與苔蘚椿林十仞掛藤葛與懸蘿曲澗潺湲脩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頹而更綴抑巨麗之石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鍾律爾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彫蟲於山川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景麗脩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颺於蘭皐山禽囀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翫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鏘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秋日宴季處士宅序　　王勃

若人爭名於朝廷者則冠蓋相趨遁迹於丘園者則林泉見託雖語默非一物我不同而逍遙皆得性之塲動息匪自然之地故有季處士者遠辭濠上來游鏡中披白雲以開筵俯青溪而命酌昔時西北則我地之琳琅今日東南乃他鄉之竹箭又此夜乘槎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旣而依稀舊識歡吳鄭之班荆樂莫新交申孔程之傾蓋向時朱夏俄涉素秋金風生而景物清白露下而光陰晚庭前柳葉纔聽鳴蟬埜外蘆花行看江上數人之內幾度琴樽百年之中少時風月蘭亭有昔時之會竹林無今日之歡大夫不縱志於生平何屈節於名利人之情矣豈曰不然人賦一言各申其志使夫千載之下四海之中後之視今知我咏懷抱於兹日

秋日遊蓮池序　　王勃

人間齷齪抱風雲者幾人庸俗紛紜得英才者何有煙霞召我相望道術之門文酒起予放浪沉潛之地少留逸客寒雁飛鳴北斗横而天地秋西金用而風露降幽居少事埜性多閑登石岍而鋪筵坐沙塲而列席琳琅觸目朗月清風之俊人珠玉在傍鸞鳳虬龍之君子汀洲地遠波濤濺日月之輝人埜路殊厚隰擁神仙之氣平郊樹直曲浦蓮肥隱士泥清仙人

水綠越林齋而極望生歡都捐出宇宙以長懷心霽若爽悲夫秋者愁也酌濁酒以蕩幽襟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銷積恨我之懷矣能無情乎

上巳浮江宴序　　王　勃　唐

吾之生也有極時之過也多緒若夫遭主后之聖明屬天地之貞觀得畎畝之相保以農桑而爲業託形宇宙者幸矣況乃偃泊山水遨遊風月樽酒於其外文墨於其間則造化之於我得矣太平之縱我多矣兼以上巳芳節雲開勝地大江浩曠雲山紛糾出重城而振策下長浦而方舟林壑清其顧盼風雲蕩其

懷抱於時序躔青律運啓朱明輕荑秀而郊戍青落花盡而亭皋晚丹鸎紫蝶侯芳晷而騰姿早鷰歸鴻俟迅風而弄影巖暄蕙密埜淑蘭滋弱荷抽紫疎萍泛綠於是儼松舲於石嶼停桂檝於璇潭指林岸而長懷出河洲而極盼妍粧袨服香驚北渚之風翠幙玄帷彩綴南津之霧若乃尋曲渚歷迴溪榜謳齊引漁歌互起飛沙濺石湍流百勢翠嶮丹崖岡巒萬色亦有銀鈎犯浪掛赬鯉於文竿瓊轄乘波耀錦鱗於畫網鍾期在聽玄雲白雪之琴阮籍同歸紫桂蒼梧之酎既而遊盤興遠景促時淹埜日照晴臥煙送晚

方披襟朗咏餞斜光於碧岫之前散髮高吟對明月於青溪之下客懷既暢遊思遄征視泉石而如歸佇雲霞而有自昔周川故事初傳曲路之悲江甸名流始命山陰之筆盍遵清轍共抒幽襟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言均賦六韻齊疏誰知後來者難輒以先成爲次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王　勃

下官人間獨傲海內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絕於塵俗孤吟五嶽長嘯王山昔往東吴已有梁鴻之志今來西蜀非無張載之懷況乎踐名場携勝友風月

無幾琴酒俄乖半面十年一別千里何少府故人攀桂撫金石而論心韓法曹新餞班荊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煙霞生故國之悲別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於時蒼雲寡色白日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鳧鴈下而蘆洲晚傷鄰蒼埜霜風橘柚之園斜枕碧潭露月芙蓉之水既而登臨惜別驂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縞子荆不慜愚掛傾城惆悵北梁携琴臺而漸閒徘徊東道思錦署以行遙嗟乎人事乖矣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爲題別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讓一言可贈知下筆之有神

宇文德陽宅秋夜山亭宴序　王勃

若夫龍津宴喜地切登僊鳳閣玄虛門稱好事亦有登山臨水長想巨源秋風明月每思玄度未有能星馳一介留美跡於芳亭雲委八行杼勞思於彩筆遂令啓瑤緘者攀勝集而長懷披瓊翰者仰高蹤而不暇王子猷之獨興不覺浮舟嵇叔夜之相知欣然命駕琴樽重賞始詣臨邛口腹良遊未辭安邑乃知兩鄉投分林泉可攘袂而遊千里同心煙霞可傳檄而定友人河南宇文嶠清虛君子中山郎餘令風流名士或三秋意契闢林院而開襟或一面新交敘風雲

而倒屣彭澤陶潛之菊影泛僊樽河陽潘岳之花光縣妙理巖巖思壁家藏虹岫之珍淼淼言河各控驪泉之寶偶同金碧暫照詞場巴漢英靈潛光翰院壐焉蕭蕭焉信天下之奇託也於時白茂開序青女御律金風高而林野動秋露下而江山靜琴亭酒榭磊落乘煙竹徑松扉參差向月魚鱗積磴還昇蘭桂之峰鴛翼分橋即映芙蓉之水亦有紅蘋綠荇亘渚連翹玉帶瑤華分楹間植池簾夕敞香牽十步之風岫幌宵褰氣襲三危之露縱沖襟於俗表留逸契於人間東山之賞在焉南澗之情不遠夫以中年馴雉猶嬰觸網之悲單父歌魚罕繼鳴琴之趣俾夫一同詩酒不撓於牽絲千載巖溪無慚於景燭云爾

遊冀州韓家園序　王勃

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昴之墟風俗是唐虞之國雖接燕分晉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術當衢有高人之甲第祥風塞戶瑞氣沖庭芳酒滿而綠水春朗月開而素琴薦家童掃地蕭條仲舉之園長者盈門廓落東平之室梧桐生霧楊柳搖風眺望而林泉有餘犇丞而煙霞足用神龍起伏俱調鼎鑊之滋鳴鳳雌雄並入笙竽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

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南庭與晚東徑陰生石髓折而隱士歸玉山崩而楚人醉僉爲文在我卜翰苑當仁王羲之之蘭亭五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石季倫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吾徒之遊陶陶然落落然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

山亭興序　王勃

深山大澤龍蛇爲得性之場廣漢巨川珠貝是有殊之池豈徒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下官天性任眞直言淳朴拙容陋質眇小之丈夫蹇步窮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

不讀非道之書氣調不羈未被可人之目穎川人物有荀家兄弟之風漢代英奇守陳氏門宗之德樂天知命一十九年負笈從師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下無雙風流第一仁崔知字照臨明日月之輝廣度冲襟磊落壓乾坤之氣王夷甫之瑤林瓊樹直出風塵嵇叔夜之龍章鳳姿混同人埜雄談逸辯吐滿腹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塡胸之文籍簪裾見屈輕脫屣於西陽山水來遊重橫琴於南澗百年奇表開壯志於高明千里心期得神交於下走山人對興即是桃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菖蒲之澗黃精埜饌赤石神

脂玉案金盤徵石髓於蛟龍之窟山樽野酌求玉液於蓬萊之峰溪橫燕尾巖豎龍頭鍛野老之眞珠挹幽人之明鏡山腰半折溜于烈之香膏洞口橫開滴巖邃之芳乳藤牽赤絮南方之物產可知粉漬青田外域之謠風在即人高調遠地爽氣清抱玉策而登高出瓊林而更遠漢家二百所之都郭宮殿平看秦氏四十郡之封畿山河坐見班孟堅騁兩京雄筆以爲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一代宏才以爲帝王之神麗珠城隱隱闌于象北斗之宮清渭澄澄滉漾即天河之水長松茂柏鑽宇宙而頓風雲大壑橫溪吐江河而懸日月鳳巒龍嶽起煙霧而當軒鸚鵡春泉雜風花而滿谷望平原蔭蒹薄山情放曠即滄浪之水清野氣蕭條即崆峒之人智搖頭坐唱頓足起舞風塵灑落直上天池九萬里丘墟雄壯傍吞少華五千仞栽二儀爲輿蓋倚八荒爲戶牖榮者吾不知其榮美者吾不知其美下官以詞降直上振筆札而前驅高明以翰苑橫開列文章於後殿情興未已即令樽中酒空。彩筆未窮。須使山中兎盡。

每讀其文如入百戲之場惟有叶艷

春日孫學士宅宴序　王勃

若夫懷放曠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氣負鬱快

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洩其情則林泉爲進退之場樽酒是言談之地白衣送酒青陽在節鳧鷗亂而江湖春梅柳開而庭院晚楚屈平之瞻望放子何之王仲宣之登臨寬兮徃矣俠客時有且傾鸚鵡之盃文人代輕聊舉麒麟之筆人采一字四韵成篇

後叚春色全判十分

夏日登韓城門樓寓望序　王勃

下官狂走不調東西南北之人也流離歲月羈旅山川輟仙駕於殊鄉遇良朋於異縣而勝地陟危樓放曠懷抱驅馳耳目韓原奧壤晉將開戰鬪之場秦塞雄都今日列山河之郡池臺左右覺風雲之助人林

麓周迴觀巖泉之入興則有鶯花亂下戲鳥平飛荷葉滋而曉霧繁竹院靜而炎氣息賞歡文酒思挽雲霄人賦一言庶旌六韻云爾

花耶鳥耶雲耶霧耶文耶

夏日登龍門樓寓望序　王勃

夫益者三友助道術可存同心三人叻金蘭可浴況乎詩書舊好被樂廣之高天鄉黨新知掃顏回之陋巷尋勝地敘清蕪脫埜客之荷衣入幽人之桂坐榴花浮酌對文章而無爽葛蔓調絃撫鍾期而有遇既而南方夏晚北牖晴開中園之弱柳含煙曠埜之陰雲蔽日低虹飲水向溪谷而全斜戲鳥凌空狎林亭而半度與含情逸共敦行役之期搦管含毫獨旨人之序

仲氏宅宴序　王勃

僕不幸在流俗而嗜烟霞恨林泉不比德而嵇阮不同時處良辰而鬱怏仰高風而杼柚者多矣豈夫司馬卿之車騎上客盈門仲長統之園林羣英在席坐臥南郭蕭條東埜江波浩曠晴山紛積嘉鶯鸞之挾翼曜江漢之多才顧斜景而危心瞻火雲而變色思傳勝餞敢振文鋒蓋同席者高人薛曜等耳盍各賦詠放懷敘志俾山川獲申於知己烟霞受制於也

上巳浮江宴序　王勃

吾之生也有極時之過也多緒若夫遭主后之聖明屬天地之貞觀得畎畝之相保以農桑爲業而託形宇宙者幸矣況乃偃泊山水遨遊風月尊酒於其外文墨於其間則造化之於我得矣太平之縱我多矣茲以上巳芳節雲開勝地大江浩曠羣小紛糾出重城而振策下長浦而方舟林壑清其顧盼風雲蕩其懷抱于時序躔青律運啓朱明輕荑秀而郊戍青落花盡而亭皐晚丹鶯紫蝶侯芳晷而騰姿早鶯歸鴻俟迅風而弄影岩暄蕙客埜淑蘭滋弱荷抽紫疎萍泛綠于是儼松舲於石嶼停桂楫於璇潭指林岸而長懷出河州而極睇妍粧袪服香驚北渚之風翠幙玄帷彩綴南津之霧若乃尋曲渚歷迴溪榜謳齊引漁歌互起飛沙濺石湍流百勢翠崟丹崖岡巒萬色亦有銀鈎犯浪桂頩翼於文竿瓊轄乘波耀錦鱗於畫網鍾期在聽玄雲白雪之琴阮籍同歸紫桂蒼梧之醑既而遊盤興遠景促時淹埜日照晴山烟送晚方披襟朗詠餞斜光於碧岫之前散髮高吟對明月於青溪之下客懷既暢遊思遄征視泉石而如歸

何地無勝景都自不理會者勃者非一勝山水直消口烟雲耳

先本除夕元旦之詩俱可廢

佇雲霞而有自昔周川故事初傳曲路之悲江甸名流始命山陰之筆盍遵清轍共抒幽襟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言均賦六韻齊疏誰知後來者難輒以先成爲次

秋日宴洛陽序　王勃

夫以東京勝地南呂高秋三塗鎮而九派分白露下而清風肅或出或處人多朝埜之歡以婚以遊時極登臨之所征衣流寓切下走之蓬襟解榻邀期屬上賓之桂席於是齊道實款琴尊倜儻論心畱連促膝但有潘楊之密戚（契一作）得無管鮑之深知簪組盛而

車馬喧庭宇虛而管絃亮近臨劍陌斜控錦墟菊照新花泛輕香於遠次荷凋晚葉翻翠影於長波聽鸝方窮獻酬逾洽年志小大傲天地於平生志混榮枯得林泉之意氣願長繩以繫日幾近光陰思短札以凌雲或陳歌咏人探古韻成者先呈

守歲序　王勃

歲月易盡光陰難駐春秋冬夏錯四序之凉炎甲乙丙丁紀三朝之曆數十二月之陰氣玉律窮年一萬歲之休禎金觴獻壽賁（周禮作赤鼓）鼓雷動烟火星流偃子黃童統鈞陳而驅赤疫諸王等集陳玉帛而謁諸侯京兆天中疎樓臺而徹漢長安路上亂車馬而飛塵王丞相之登臨行將在目戴侍中之重席忽爾明朝槐火滅而寒氣消蘆灰用而春風起魚鱗布葉爛五色而翻光鳳腦吐花燦百枝而引照悲夫年須將晚志事寥落公孫弘之甲第天子未知王仲宣之文章公卿不識對他鄉之風景憶故里之琴歌柏葉爲銘未泛新年之酒椒花入頌先開獻歲之詞作者七人同爲六韵

宴梓州南亭詩序　盧照鄰

梓州城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徒觀其巖

嶂重複川流灌注雲窓綺閣負綉堞之逶迤澗戶山樓帶金隍之縈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屬辰多閑上得和平之政鯷瀛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切上僚故久無州將連四千石之重任總十萬井之雄班職逾劇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德彌廣市獄無事時御鳥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漁於濠上賓階月上橫聯蜷之桂枝埜院風歸動蕆蕤之萱草則有明珠愛客置芳酒於十旬羽服神交契仙游於五日圓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綴飛烟之路藤蘿杳靄挂疎陰以送秋鳧鴈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

不再千里之賀何常下客悽惶暫停歸轡高人賞翫豈輟斯文咸請賦詩六韻成章云爾

秋日與群官宴序　駱賓王

昔掛瓢隱舜蹈箕山而不歸臨組逃齊泛滄波而長往咸用潛神物外擯影丘中豈若擬迹小山陶心大隱叶仲長之怡性偶潘岳以栖閑群公或道洽忘筌契金蘭而貴舊或情深傾蓋披玉葉以交新于時玉女司秋金烏反照煙含碧篠結虛影於鮮枝風起清蘋動波紋於異態加以庭榴則實耀丹彩而含珠岍石澄瀾泛清漪而散錦既而誓敦交道俱忘白首之情言款朝期共挹青田之酒不有雅什何以攄情共引文江同開筆海云爾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唐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涼燠則鴻鴈在天敘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氣還同載酒之園岍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青閣行閑飄蹤挹稚步於琴臺坐開流水字中科斗競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苔涇印龜之岍泛蘭英於戶牖座接雜談

下木葉於中廚池烹墊鴈墜白花於涇桂落紫蒂於疎藤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於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咽江山耀緒薇雲月便娟舞袖向漾木以全低飄颻歌聲聽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茲辰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

初秋於竇六郎宅宴序　駱賓王

六郎道合揉琴嘯懸鶉而契賞諸君情諧代木迎登龍以締歡于時一葉驚寒下陳柯而捲翠百花凝照撲虛牖以披紅既而俱欣得兎之情共掩亡羊之淚物我雙致匪石席以言蘭心口兩齊混汙隆而酌桂雖忘筌戴笠與交態於靈臺而搦管操觚叶神襟于勝氣盡陳六義俱賦一言即事毫成者先鳴云爾

初秋登王司馬樓序　駱賓王　唐

司馬公千里騰光翼外臺而展足九日多暇敞麗樵以開筵于時蔆散秋灰檀移夏火鴻飛漸陸疏斷吹

以來寒鶴鳴在陰振中天而警露於是肴開玉饌交錯佩以蕙蘭酒泛金花溢清尊而湛菊雖窮臨廣派有異漳渠之遊而俯瞰崇墉雅叶城闕之會物色相召江山助人請振翰林用濡筆海云爾

薛大夫山亭宴序　陳子昂 唐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閉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也下官昔承顏色早蒙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異平津之舊蔡邕書史許以相資張載文章見稱于代爾其華堂別業秀木清泉去朝廷而不遙與江湖

而自遠名流不雜既入芙蓉之地君子有鄰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臨澄水斟淥酒弄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涼風而解帶談高趣逸體靜心閑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寓物林軒寂寞星漢縱橫思欲乘汗漫而羣遊與真情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鵜鴂之久浸徘徊永歎慷慨長懷東方明而畢昂升北閣曙而天雲淨悲夫向之所得已失於無何今之所遊復羈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冬夜宴臨卭李錄事宅序　陳子昂

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衆矣池臺鍾鼓雖有會于終朝琴酒管絃未窮歡于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風謠而使臨堂有懷聞樂增歎者也何公曹舊州耆老迹尚于沉冥李錄事吾士賢豪義多于游俠高軒置酒甲第迎賓絲竹紛于綺窗琅玕盛于彫俎樓臺若畫臨故國之城池軒騎如雲總名都之車馬于是乘興自此而遊安得不放意留歡遣老忘死金壺漏晚銀燭花微北林之煙月無光南浦之星河向曙赤車使者下官雖謝于古人錦里名家羣公豈慙于甾彥我之懷矣每在于斯同賦一言俱爲四韻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　張九齡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巋然一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于貴臣道未行于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敢以愛人窮當益堅巳道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山陽和覺

媺氣之向盡東郊物候愛春色之先來于是乎命輕舸以亂流趣高臺而降宅越荒堞披古墟蹐隱嶙而三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烟遠墟井指甌駱以南馳雲合山川距荊吳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翺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明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爲茂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與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其實小人受教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愛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群賢在焉猥惟陋才

卬須我友可味也

忝陪下列祇命爲序請各言詩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碧流日爰南山雪殘首獻之泆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修竹而開宴泉聯御府味給天廚仙倡有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水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敘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于咫尺夔龍稷呂共接手于朝廷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埜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于灑逐夏如欣會玩峰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

蘇着作御夏品閱公等序歌長山之抒援清辞之丈雲而皆才水火救要日求魚緣歲陳山庾

暮艇送江鳧船迎海鶴魚熊丸鄉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于百甕慈心出于三爵炮炙璣林塘酵醴厭丘壑抃急管于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痟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

洛州張司馬集序　張說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濫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于此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

大家叢談無一字無僞累一句淒泊

辰象氣壯河山神作鉚鈞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閑庭鄉人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赜胥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于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襜帷于天郡設銅距于皇州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道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軼前途遇物成與理關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

氣頭交遊豪傑仕遊夷險身更否泰晉晉攝戎幽
諭人邛嶲亭皐漫漫與去國之悲旗鼓洶洶助從軍
之樂時復江鷖遷樹隴鷹出雲蔆上京之臺沼想故
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標起
寄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于
金奏天然壯麗絳雲霞于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崇尚
自大夫之頌我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
則三陽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
出豈止柟榴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鸚鵡奇辭阮籍稱
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

乎天下之半公擔縈榮葉柱林之一橫彌廣源流荆
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為盛與

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　宋之問

僕不遊於玆十有五載矣心絲物感遐矣不忘跡為
事牽近而難挹南陽宗邑文通學古器重名高令君
有奉倩象賢丞相生玄成邁德暮春脩以文之會上
巳邀祓禊之遊乃結搢紳撰清辰㩧殷轔轔敲霧驚
塵望於昆明之濱觀其大浸川陸轉資畿甸晃鷺發
游來往沉浮日月麗天東西出入千年珍館無復豫

章四面金堤仍同樹杞是日也駕肩錯轂備朝埜之
歡娛袪服靚粧匝都城之里閈翠幕星布錦帆霞鶱
餘瀝下醉於緗人新聲遠聒於川后縱目遐覽識皇
代之承平得意同歸有吾儕之行樂高明一座桂樹
聚生君子肆筵玉山交映東哲以言談得俊張華以
史漢先鳴登肯酒而無荒絃清琴而自逸於是涉漣
㶋命孤舟桃水漲而浦紅蘋風搖而浪白逼匡阜今
遵彭蠡邈矣載浮指衡岳而超洞庭耶焉疑到曲島
之光靈乍合神魂密遊中流之萍藻忽開龜魚潛動
睎鏤鯨而鼓棹共看燒劫之灰歷牽牛而問津欲取

支機之石晴光劃埜有象而必形夕陽照山無奇而
不見思溢今古心搖草木漢家城闕遺之以雜霸之
風秦塞膏腴潤之以太平之色景窮勝踐歸恨嚴閶
思染翰於上林願揮戈於濛汜主稱未醉唯見馬駐
浮雲賓共少留自有魚銜明月宮商待叩群公之獲
助巳多序引先題下走之求蒙不逮請授素幅以頌
佳遊使一時之興詠遙存千古之姓名常在

春遊宴兵部韋員外韋曲莊序　宋之問

長安城南有韋曲莊京郊之形勝也却倚城闕朱雀
起而為門斜枕岡巒黑龍臥而周宅賢臣作相舊號

儒宗聖后配元今爲戚里韋丈官雙珠絕價百金懿
名文華得俊於陸氏兄弟掩譽於荀家先人結廬當
大厦之地衆賓連袂乘暮春之月觀其輿區一曲甲
第千甍冠蓋列東西之居公侯開南北之巷巖女族
下吹鳳降於神仙漢妃館前游龍走其耳馬地靈森
落而閒出天爵蟬聯而相繼拜郎起草襲厲而傳羔
補袞司槐送伯而迎季爾乃闢虛幌敞華筵闢門之
秀士咸集京邑之清流畢萃萬株果樹色雜雲霞千
畝竹林氣含煙霧激樊川而縈碧瀨浚以成陂望太
乙而隣少微森然逼坐尚書未至曳履驚隣宮尹遙

來鳴騶動鑾登玉俎醉金觴地高而珍物唯豐理洞
而濤徵不雜以醉觀德因談獲情外戚邀遊自携歌
吹主人賞會但有琴詩於是下高臺陟曲沼鋪落花
以爲薦結垂楊而代帷霽景含日晚霞五彩而丹青
韶望卷雲春阜一色而凝黛景闌與逸氣清心遠郎
大儒之肆其德可師入處士之廬斯人若在諷誦於
逰彭之藻沐浴於扶陽之墟向來挹清議擅風流郎
事奇偉佳辰行樂安可無述文在茲乎鄴國善誘詞
宗見收士末內史禊亭之集竊倚琳琅衛尉別業之
遊濫先題目歸軒莫駐麗城將掩拙而不述恨無倚
馬之才婉而且微請談彫龍之什公命賦水字直成
四韻云爾

三月三日奉使涼宮雨中禊飲序　宋之問

三月上巳有祓除禊飲者成俗久矣摯虞對而不經
束皙言而有禮漢庭故事衣冠就玄霸之橋晉國遺
風輜軿耀翠嫣之酒與秦宮者我大周之所建也境
連伊塞岈隔河都清暑必在於三伏洓寒不踰於十
里古星巳畢稚仙闕而威百神匝日將成宜聖皇而
福四海吾儕恭與露寢初函雲軺遠北京之宴樂坐
南山之霧雨相與會良友陶暮春席幽林觴曲水是

日也雜英初發群物半榮春透遊而上山雪欲盡而
藏谷高人一坐杞梓交陰作者肆筵芝蘭同氣遞襲
歌詠不登絃管稀叔夜之鳴琴偏依綠水郭子期之
春酒本出青山論史可聽談玄愈默不覺齊萬品溢
九圍愛流波惜遲景顧盼相謂雖非巢許之間左右
同聲盍各巖前之助請染翰操紙賦詩言志人探一
言俱題四韻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敝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頹陽令狐九閑居渭涘徵君太守世業
相親洛邑秦京道遊非遠春山采藥揖二子之高蹤

夜月迴車入故人之窮巷關書傀卷琴帷綠竹一裝清風三尺幽吟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榮枯未薦飽我以老氏之言舉白無辭予以胡丘之說池塘潤於時雨衣巾澣於和氣蘭欲芳而遍人林將曙而催鳥嗟乎語嘿恒理聚散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兹夕之當歌太白巖中念今三之秉燭共編四韻貽諸好事

早秋上陽宮行宴序　宋之問

臣聞神器至大非聖無以光臨寶位至尊非神無以長守我金輪聖神皇帝垂敏覺撫鴻勲出軒宮而鎮

紫微卷翬衣而襲玄袞釋罘祝網萬族咸寧華故維新五刑不用潤玉律而含元氣輪金渾而順調晷窮荒極遠重譯左言之俗負阻憑危背德殊風之類莫不厥角稽顙以執贄來庭煙火通於萬方車書混於千界慶延八室享配於明祇辟水三雍講論乎道義鸞鳳薦祉龜龍泰圖石銘顯瑞於郊畿玉書告祥於宮掖以日繼月紛綸入蘂竹帛書之而未窮夷夏歌之而不極聖人之具呂周矣天子之能事畢矣自千古以下迄於梁隋何功於人比我全惡於是寧宴坐展豫遊順四時乘六州先王洛食上帝河都樞機正於域中雨霧均於天下徒觀其離宮別殿複道而亘南端高閣重甍瞰崇墉而連北斗滄州蹴氣化為宮闕之形閶闔秋風亂起金銀之樹降現輿而式宴替緋凝嚴披鏤檻而昇高山河在目參光有地遊日月於天邊覜遠亡窮見城池於掌上四達分九重之路積樹稍雲雙埜當鐵鎖之橋流珠耿漢霞漿玉醴與湛露而俱傾鳳管龍絲雜商飈而共作

奉勑從太平公主遊九龍潭尋安平王宴別序　宋之問

安平王地惟藩翰才實宗英懸鵲鏡於胷懷遊龍泉

于掌幄以爲時和政理實採道之期賤物貴身尚延齡之術悠然遠覽迺卜兹山屬聖主之能仁遂賢王之雅好羅紈罷御與朱邸而長辭金玉滿堂棲白雲而不顧巖石信美結構多奇錦壁周庭以造天玉泉注戶而鳴堅刀光貝樹影入三窓九節昌蒲光搖砌水竹林茅宇自寘棲隱之心藥物圖書即有靈仙之氣人惟帝念巖穴所以增輝地入王家樵採尤其不犯嗟乎林棲谷飲古亦有之豈有貴而爲修鍊形雲壑希世獨立萬古誰隣子晉以來一人而已群公等銜紫泥之寵命間清溪之逸遊駐驂騑步巖石籍落

文有貴氣不似常人

花而聽時鳥累宿志歸蓬芳氏而弄春泉窮年不厭
長冠車馬明日下于春山鸞鶴笙歌今宵共乎芳月
隱淪可作將知心與事違城闕非遙終惜風流雲散
下官少懷微弱早事靈丘踐疇爵之桃源留不能去
攀君王之桂樹情可何之請人賦一言俱裁六韻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　晉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
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
廊廟績宣華戎繇是懋其成功錫以元日資吉於朔

擇時於秋仰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群僚揖廣寮禮
官辦章掌含陳次工備傜褒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
三事自天而來賀秋秋賓序嘽嘽旅疇玉綍垂文南
風和雅頌之發金漿降醴雲天光飫酌之空宰德貴
和盡莊敬具贍之範群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惜方
將一心天工戮力帝載綏黑山之析苞青海之孤雲
雨賢才水火赦粟日詠魚藻歲陳尤庚順殷趙之年
留啓陽之景爰命在宴乃賡載歌

暮春諸公於逍遙谷讌集序

王　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
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
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
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
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
王公散衣方領垂瑞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
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祭天地之
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埜則賡歌矣乃
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鐘鼓
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

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皋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
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其棟水環於室灞陵下
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側邏師古節
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
勾芒不能一其令桃遲窈窕薔皋超忽驂御延佇於
叢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
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
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如穀齊瑟慷慨於
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袤旋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
汜群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

止以人物自為陽秋

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繇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嘗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河中鸛鵲樓集序　李翰

後周大冢宰宇文護軍鎮河外之地築為層樓遐標碧空影倒洪流二百餘載獨立乎中州以其佳氣在下代為勝槩四方雋秀有登者悠然遠心如思龍門若望崑崙河南尹趙公受帝新命宣風三晉右賢好

事遊人若歸小子承連帥之眷列在下客八月天高獲登茲樓乃復俯視舜城傍窺秦塞紫氣度關而西入黃河觸華而東匯龍據虎視下臨入洲前輩暢諸題詩上層名播前後山川景象備於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櫟陽郡鄭鯤文行光達名重當時吳興姚係長樂馮曾清河崔邠鴻筆佳什聲聳遠方將刷羽看（疑）天追飛太清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命予紀事書於前軒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

示友之難

臺榭若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飛乎鸞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冬夜裴郎中薛侍御讌集序　李白

二公以大司馬之命領浙河東西十有三州之政相與周爰諮度平均邦賦者三月矣當割而游乃無間臨機而舍掾則獲絲是在簿領之際無二海而閑冬

十月辛未徵會於此堂讌朋友故舊也賢豪畢萃升降有序縫衣淺帶十有五人聲同故窮達不間意得而鄙悋皆遣肴芳酒濃夜寂琴暢慷慨言志絡繹舉白盱衡抵掌啞啞大笑三爵耳熱萬念如洗不復計名身之親疏憂患之去來也況他累乎既醉余以箸擊唾壺叩商而歌其詞曰簿領日盈機知君傲煩囂飲和自忘渴況以初進招道契跡自親誰謂列宿遊何用結同心絲琴復長瓢日月若走馬炎涼僅斗杓一年解顏笑幾日如今宵奉君千金壽莫使歲寒凋是日也禮成於意歡生於同滯憤積慘奪滌湯沃方

今渝濵始波世屯未康二公克壯其猷以立事爲已任行當自致青雲之上不復與適莽蒼者羣矣吾儕浮沉其間風水俱逝他日或潛淵或唳天一離一合雲動雨散然後知今日罇酒未易再得將子無金玉其音姑借賦以卒貺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上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

起餐霞之孤樓鍊及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仙城元侯閒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寬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譚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贈之

白有書自悉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洞庭之上白禪服痛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李白

方今內有夔龍皐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方江海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友朋嘯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丘之會巖巖虎丘奠吾西門萃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三山羅鎖

丹霞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煙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者銜流霞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兒毹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互趣所奏雲去日沒梵天月出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於斯時也撫雲山爲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頹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奮髯屢舞而歡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借賦以爲此山故事

鄭縣劉少府兄宅月夜登臺宴集序　李白

夏六月小暑至矣吾兄方幕夜天掃月榭有酒如孔

酹我乎城南城臨近高山俯瞰平隰秦郊漢院相錯如繡且有顥氣足以娛人故數君子稱觴焉其誰同之有若功曹隴西李華叅軍滎陽鄭洵卿瑯琊王休河東裴晛鄭尉京兆韋造六卿材也聲同而形體相忘道契而機事不入是以有高會遠望危言浩歌或心愜清機寓與于物或語及陳迹肝衡而笑于是初筵而惠好脩中飲而意氣接既醉而是非遺夫彭澤採菊隱侯臨風謂之盛矣況高城古臺深夜朗月芳罇良友佳境勝事今夕何夕八音俱并盡亦階賦于此乎觀三二子之志

華山黃神谷讌臨汝裴毗陵十四明府序

李白

黃盧子滅景上漢千歲矣留碧峰白雲以貽後世故清機勝事未使有極余使于華之明年道侶裴㠁亦再命爲臨汝今夏六月假道弊邑秣鞅此地思欲追高步請真境于是相與攜手及二三友生童子將命者六七人挈長瓢荷大壺以濁醪素琴會於黃神之谷與也接谷之西頂實三峰東面石壁蔽倚東爲洞壑乳竇潛泄成盤渦兩崕合關若與天接三二子將極其深也至則繫馬山足披蔡石門人自洞口至于梯路踢連嶂而與疊嶂度岐嶔而躡凌兢貧綠絶磴及橫嶺而止澡身乎飛泉濯纓乎清漣想夫君侯我于蓮花峰之下碧而嬋娟愛而不見搔首空山然後菲靈草以爲席傾流霞而相歡楚歌徐動沂詠亦發清商激于琴韻白雲起于筆鋒是日也高興盡而世緒遣幽情形而神機生頹然覺形體六藏悉爲外物天地萬有無非秋毫既醉日飽則亦足言以志仙跡且旌吾友嘉會之在山也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權德輿

淸祀嘉平著於三代苾祭百種以報嗇表一歲之順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七 蓽 選集

成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以縱遠目可以滌煩襟況簪裾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王舉手拊節盡一口之澤遺百慮如遺二三子唯今日可以酒狂而不書是無勇也

同德寺湊禪師院羣公會集序

穆員

歲五日杜楊州出鎮東洛下公禮賓用餞會於此堂以侯於戲從公率俗道機變態倦息得於此樂道得於此衆君子同之員亦同之況乃竹深寒庭雪淨禪室境捐世染坐對天涯甘茗代醪清論如樂蓋勞生之少息羣心之一勝會耳惜乎夕鳥集暝客散侯人

至車馬行各從爾司後返吾患鄉來所聚倏爾成空
索過風於前林求往夢於既籍不可及也尚書郎李
君曰其可及者詩猶庶乎詩之哉

夏日宴張二林亭序

張二官松鶴乘閑桂筵追賞引簪裾之勝侶狎丘壑
之神交辨紈於解頤道深於喻指香極濁醪是河朔
之平生雄筆清詞得高陽之意氣林亭曠望季倫調
伎之園泉石用游子晉登仙之浦舟浮葉影簫積花
文黃鵠度而飆驚丹烏傾而日晚出處之情一致筌
蹄之義兩忘沉轄留驩眺乘羊於衛玉彈毫可作明

擲地於孫金其題橫吹之篇用記茲辰之樂人探一
字四韻成篇

上巳日陪劉尚書宴集北池序　符載

才智宏傑者其人尊政敘易簡者其民泰時節和暢
者其游盛地形盤鬱者其宴雄我尚書劉公挺天姿
之英特秉人心之愉樂乘上巳之暄淑趣北池之汙
漫操四駕勝自祥皇皇曄曄氣象飄動真高會也況
乎九天之澤滂沱下澍新摧龍節保寧坤維茍或風
流褊儉不耀是則欲顛頓寵榮也豈承荷錫命之意
乎嶽巖西蜀古稱天府之奧也江山數千里羌蠻萬

餘落歲時風俗豪侈凡所好尚奇偉譎怪遭值此變
得攄胸襟故尤爲壯觀矣先期旬日也巖徑術洗涯
岍洞荁篠熾臺榭有事之辰也擁幢蓋擁賓客寅及
于近郊邪及于北池其降車也鼙鼓發登舟也絲桐
揭解徵也百戲作覽水府摧江離叱天吳拉馮夷蹴
黿魚騰蛟螭召琴高嘯宓妃蓬壺以廻汩若雲蔚而
霞帔一何壯也及乎耳煩目劇綿趣靜境稍自引去
于空闊水波不動四羅群山聳裾坐于天上思慮遊
于象表又何曠也觀夫水嬉之倫儲精蓄銳天高日
晏思奮勇餘賈有赤縣兩爲朋曹獻奇較藝釣索勝

負于是劃萬人之浩擾豁一路之清泚南北穩徹中
無飛鳥爰挂綵彩從風爲標爛然長虹橫拖空碧乃
計才力量遠邇一號令雷鼓而飛于撓動萬夫呼閃
電流于目背羽翼生于肘下覩者山立陰助鬬志肺
腸爲之沸渭草樹爲之偃悴揭竿取勝揚旌而旋覩
其猛厲之氣騰陵之勢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若
使移于椎堅陷陣之地寧有對宇宙乎夫文質殊途
古今異宜君子作事得時也是都也有軍旅焉有南
詔焉有西戎焉尚或以清流激湍一觴一詠爲賓客
之娛者是不知變也而識者咍之其觀一時之能事

以游觀娛軍害民者亦不少

起得沈潚坡公氣壯矣

成千古之休烈在今辰也豈與夫永和少長咸集同日而言哉載自顧簿劣塵厠下分謬處陳琳之任彼命首敘敢逡巡乎請賦八韻以耀蘭亭諸子也先是故太師韋公因是令節課賓寮賦詩迺取諸黃裳以爲韻今尚書繼之以靑蓋欲使其五色相宣耳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爲太和爲聰明爲英才爲絕藝自肇有而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負絕獨力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

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靑之下抱不世絕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旣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讁者爲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繇是往往獲其寶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瀰曰潤曰淮皆以文行頛耀當世故合藻蘊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讌宇下華軒沉沉樽俎靜嘉庭山齊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欻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撝奇蹤主人奮袂鳴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飈戾天摧挫幹掣撝霍瞥列毫飛墨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眞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道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應于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爲徒若忖短長于隘度算妍蚩于陋目凝觚舐墨依道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于齒牙間

哉於戲絲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員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于玄悟不得之于糟粕衆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敘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小洞庭五太守讌集序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淸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倰于回源亭

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乎我書貢閶闔肯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總建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爲列若夫階抱孤嶠軒飛虔潭値殘暑于重林速高秋于絕壑其盤何有臑鹿腴牟其俎何有燔兔膾魴李下彫籠水之以

寒水瓜剖銛刃巾之以疎絺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矣及人之富有而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役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絜鐏自回源起廣泊左拂鼈尾右遺吾山倒岴岫于波際指梁岑于林缺移搖敞豁瞑眇虛曠太皡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祗牢爲勸婥態目成以留客娉容色授以勸酒繁絲疎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翛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嶝波淵壯兮綑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夷娭兮護輕橈蛟龍伃兮洛憎湖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漵兮悵而還適予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褰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沿洄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八族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宇渦泊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宴韋廉子宅序　顧況

昔洛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益一方（一作坫）耳今席有芳尊庭有嘉禾飲酒賦詩皆大國聖

朝羣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宴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柳宗元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閭里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艷竹激起熙然而歌婆然而舞特顧而笑瞪日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晉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而卒皆在官蒙澤方將胱鱗介志羽翮夫豈趦趄湘中爲顛頹客邪于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八

序 餞送序

看不忍看
聞不忍聞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夏初餞宋三少府之豐城序　駱賓王

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况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遶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締歡言于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于交厠于時晚吹吟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頹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吳會之郊斷雲飄蓋嗟乎歧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離

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遙盍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

感興奉送王少府序　王勃

八十有遇共太公晚官未遑七歲神童與顏回早死何益僕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緩帶擬貯鳴琴衣袖闊裁用安書卷貧窮無有種富貴不選人高樹易來風幽松難見日羽翼未備獨居草澤之間翅翮若齊卽在雲霄之上鳥衆多而無辨鳳馬群雜而不分龍荆山看刖足之夫湘水聞離騷之客人貪材富囝兒卿相之門貌弱骨剛豈入王侯之宅王少府北辭伊闕南發洏山過我貧居飲我清酒一談經史亞比孔先生再讀詞章何必曹子建山岳藏其跡川澤隱其形一旦覩風雲千年想光景孔夫子何須頻刪其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生其經史豈覺今之不如古王少府乃可畏後生學問人也各爲四韻共寫別懷

送李十五序　王勃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顧非貽別之資然乃想山川之遼遠送歸將遠惜歲年之不待行樂無時於是輟離驂以少留敞幽亭之多暇山

芳馥吹凝居蘭室之中水樹含香宛似楓江之上御溝新溜近入離茲賓館餘花遙催別酒既而榮波東注濁嶠南登浮蟻傾而高宴終飛鳥落而離宮散雖相思爲贈終結想於筆滋而素賞無睽益申情於麗藻人爲四韻各賦一篇

江寧吳少府宅餞宴序　王勃

將山南望長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吳盛孫權因而九州裂遺墟舊壤百萬里之皇城虎踞龍盤三百年之帝國闕連石塞地實金陵霸氣盡而江山空皇風清而市朝改昔時地險嘗爲建業之雄都今日太平郎

是江亭之小邑吳生俊彩輔佐烹鮮我輩良游方馳
去鷁梁伯鸞之遠逝自有長謠閔仲叔之遐征欲逢
厚禮臨別浦枕離亭陣雲四面洪濤千里簾帷後闢
竹樹映而秋煙生棟宇前臨波潮驚而翔風動嗣宗
高嘯綠軫方調文舉清談芳樽自滿想衣冠於舊國
便值三秋憶風景於新亭俄傷萬古情窮興洽樂極
悲來愴零雨於中軒動流波于下席嗟乎九江爲別
帝里隔於雲端五嶺方踰交州在於天際方嚴去舳
且對窮途玉露下而蒼山空他鄉悲而故人別請開
文囿共瀉詞源人賦一言俱題四韻

越州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

王勃

嗟乎不遊天下者安知四海之交不涉河梁者豈識
別離之恨松枝（一作秋）薜衣琴尊爲得意之親臨遠登
高烟霞是賞心之事有梁孝王之下客僕是河南之
南孟嘗君之上賓子在北山之北幸屬一人作寰中
之主翛然四皓爲方外之臣俱遊萬物之間相遇三
江之表許玄度之清風朗月時慰想思王逸少之修
竹茂林屢陪歡宴加以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或登吳
會而聽越吟或下宛委而觀禹穴良談落落金石絲
竹之音暉雅智飄飄松柏風雲之氣狀當此時也嘗
謂連璧無異鄉之別斷金有好親之契生平於張范
之年齊物於惠莊之歲三光廻薄未殫投分之情四
序循環詎盡忘言之道豈期我留子往樂去悲來橫
咽水而東西緒愁雲於南北況乎泣窮途於白首白
首非臨別之秋（一作愁）嗟岐路於它鄉它鄉豈送歸之
地蓐收戒序少昊司辰清風起而城闕寒白露下而
江山遠徘徊去鶴將別蓋而同飛斷續來鴻共離舟
而俱泛古人道別動行經年今我言離會當何日山
巨源之風猷令望善佐朝廷嵇叔夜之潦倒麤疎甘

從山澤行當山中攀桂往往思仁埜外紉蘭時時佩
蕙人非堯李豈得無言子免（疑）簫韶當須振響勉酌
傷離之酒具陳感別之詞各賦一言俱題六韻

送白七序

王勃

天地所以聞南北山川所以別風雲陽舒陰慘覺造
化之爲勞日運星廻恨良辰之不定白七官天台傑
氣地乳奇精當益友之龍頭處通侯之鸑鷟靈珠耀
掌是琹酒之文人長劍橫腰即風雲之烈士屬天象
掩峻帝道徵奇吐　之珠玉作朝廷之鸞鳳寰中
握手得希代之英靈天下傾心盡當年之意氣整秋

篤駐春裴背横溪之七曲對長亭之十里中情易感下調多愁送君當東陸之前逢我在北風之別嗟乎良友不追神交已遠同人者少方見阮籍之眼青知我者稀不學馮唐之首白唯當遜游絕壑旅悲空山幽桂一歎賞古人之明月長松百尺對君子之清風既而花鳥爭飛烟霞競集青山高而望遠白雲深而路遙貴余以道誰能著役五千言贈子以言空有離前四十韵

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序　陳子昂

永淳二年四月孟夏東海齊子官于此州雖黄綬位

輕而青雲望重故能委邦君而坐嘯屈刺史而知名屬乎鑾駕巡方諸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同行執玉帛而當朝擁騑驂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嶓粤以丙丁之日次于暉公別舍蓋言離也爾其巖泉列坐竹樹交延吐清藹於軒楹棲白雲於左右參差池榭亂山水之清陰繚繞階庭雜峰崖之異勢入禪林而避暑肅風景於中林開水殿而追涼徹氛埃於戶外瑶琴合奏翠斝時行談窈窕於天人極留連於晷刻既而歡樂極良辰征攀白日而不廻唱浮雲而告別山光黯黯凝綠樹之將曛嵐氣沉沉結蒼雲而

諸曉雖同交未周風月可留岐路方乖關山成恨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貴於崇朝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畢青霞路絕朱紱途遙言此會之何時願相逢而誰代永懷千古豈知仁者之交凡我三人盍崇不朽之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韻云爾

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陳子昂

僕嘗倦游傷別久矣况登樓遠國銜酒故人憤胡孽之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割鮮甲之壘天子盼書且有祁君之召而崔侯佩劍即謁承明群公

負戈方絕大漠燕山北望遼海東浮雲臺與碣館天殊亭障其表冠地隔撫劍何道長謠增歎以身許國我則當仁論道匡君子思報主仲冬寒苦幽朔初平君洛天兵之氣寞滅戍雲之色白羽一指可掃九都赤墀九重行欣燕樂心期我願斯遂君心共有策勳飲至方同廊廟之歡偃鞘囊弓借爾文儒之首薊丘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

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序　陳子昂

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將帥訓甲兵將以外戚

荒戎內輯中夏時義遠矣自我大君受命百蠻蟻伏
匈奴舍蒲桃之宮越裳重翡翠之貢虎符不發象胥
攸同實欲高議雲臺偃白天下而林胡遺孽逢亂邊
甿驅蚊蚋之師息雷霆之伐乃竊海裔弄燕陲皇帝
哀北鄙之人懼其辛螫以東征之義降彼偏俾猶恐
威令未孚亭塞仍梗乃謀元帥命佐軍得朱邸之天
人乃黃閣之元老廟堂授鉞鑿門申命建梁國之旄
旗吟漢庭之簫鼓東向而拜北首長驅霓旌羽騎之
殷戈鋋落日突鬣蒙輪之勇劍決浮雲方且獵火九
都窮踏頓存肅愼弔姑餘彷徨赤山逖御日域以昭

我王師龔天討也歲七月軍出國門天晶無雲朔風
清海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員外郎李迥秀著作
佐郎崔融並忝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燕南悵別洛
北思歡頻旌節而少留傾朝廷而出餞永昌丞房思
玄衣冠之秀乃帳蕙圃席蘭塘環曲榭羅羽觴寫中
京之望冠候亭之賞爾乃投壺習射博奕觀兵叩金
鉦戛瑤琴歌易水以慷慨奏關山以徘徊頹陽半林
微陰生座思長風以破浪恐白日之蹉跎酒中樂酣
拔劍起舞則已氣橫遼碣志掃燕戎抗手何言賦詩
以贈

送魏郎將使默啜序　陳子昂

蓋聞北夷不羈之日久矣天子垂玄默穆皇風而狼
居革心蟻伏請職歲一月上將恤戎乃以金華餞魏
公爲司賓卿載馳錦車諭意雲幕且欲頓單于之膝
受呼韓之朝不踰青春復命紫闕其忠臣烈夫之節
感激壯矣朝廷以遠赴絕國追送郊丘登熊山望鴈
塞黃雲千里亭皐悠然僉曰賦詩絕句以贈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皆有晰於巖石而名動京
師詞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

不齊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
之朝崔駰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群臣守規杜司戶
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
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
筆下僚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
音人皆寡和群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
譚之非讁居外郡蒼龍闕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
庭迴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
游淼風帆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半
隔丹霄巴山一望寬斷泳水於是邀白月斜青蘋追

瀟湘之游兮洞庭之樂吳歈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
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
裊皓首而未邁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攜幽蘭結芳桂
飲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迄耕餌水吾將老焉
群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其趣爵里合絕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張九齡

景龍東山初生弟也始其署金牓築鳳臺窮土木之
功極岡巒之勢議與盤古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
自吾君茅茨不翦采椽不斵既抑華而務實將設教

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焉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變者見
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欝為列僊之館其後常
有好事以為勝游今日芳辰攜手接袂往往而在祇
取樂焉高十官雖伏都畿星言至止闕殊庭之可尚
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坂豈
唯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寧是吳中之事青林修竦而
垂絲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
花如錦傍綠石菌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撣斥氛滓
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槩既而東主西賓酒酣
樂闋聚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羣往而不返固亦山林

之勢高公乃拂衣而起舉杯有屬封討送人出長安
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陌雖暫勞於州縣迫
於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氣
何恨仳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送懷州皇甫使君序　宋之問

甸服三百里其京都參化良吏二千石與天子分憂
單懷輿區必寄能者皇甫使君累司寵職夙著香名
威惠歷剌於外臺風流載款於京國議者應南宮之
象實謂光朝使乎奏西河之能更勞爲郡襜帷卽路
供帳出郊宿雨碧滋浮漢城之氣色朝陽紅景入太

山之草樹新豐美酒不換離心函谷重關能遙別恨
河內未理暫借寇恂潁川既輯佇歸黃霸廟堂側席
群公以尚義相高川陸分途我輩以贈言爲貴况延
開灞嶄路指太行請居人贈王粲之詩去者爲阮公
之作

袁侍御席餞永昌獨孤少府序　宋之問

春其暮兮勞志士之幽歎友其行矣結吾徒之遠悲
豈不以時物華歲好事者賞而不足名流才子相歡
者懷而不見河南獨孤冊風儀松竹詞賦雲泉清義
多南史之才選署半北部之慰袁侍御風霜利器金

石宏材執意稱柱下之雄禮士探域中之俊爾乃浹辰開宴考地疏筵落花覆沼懸藤拂砌竹林以清氣娛賓蘭畹以芳心愛客琅坐三尺起君子之風祖道百壺酌賢人之酒去留交軫舞詠相喧管召魚樂杯薰鶯醉此時奚惑盛集無何是日增悲韶芳亦盡啼鳥送晚遙樓御史之林班馬嘶歸近送舍人之驛夫登高動詠贈遠形言登歸懷之嚴幾乃群公之事業盍請離唱用貴洛陽之紙爲人探一言各題四韻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過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烟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舸於半天泥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于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鱠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秋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李白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莫不誇炫意氣托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子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晴親志乖而肝胆楚越鴻騫鳳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略少君讀易時作于小文四方賢豪泫然景慕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至于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

席風雲動人非嵩丘之精何以及此白以弱植早欽香名況親承光輝恩甚華萼他鄉此別誰無恨耶時林風吹霜散下秋草海鴈嘶月孤鶴翔雲驚魂動骨叟瑟淒流抗手緬邈傷知之何請各賦詩以寵岐路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咸嚴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

泄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倚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躭老氏之言維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鼂監還日本國序　王維

舜覲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為東道之標戴勝為西門之候豈甘心于邛杖非徵貢于苞茅文猶呼韓來朝舍於蒲萄之館昆彌遣使報以皎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諸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朝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裹足東轅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

於異姓之國瑯琊臺上迴望龍門碣石館前夐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薺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

摩詰集有送秘書鼂監還日本詩云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風向國惟自日歸帆但信風鼇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獨樹扶

㕘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此詩
可與序競美并附於此

送李丘曹往江外序　賈至

千里之馬維而不馭則意在空谷而遠思豐草絷騺之鶵韝而不搏則心在窮徼而愈懷雲霄是以濟時命代之才或湮淪未遇之士耿然在滄海之上扁舟之中矣李侯吾將艶子也我知其爲人立身清而廉從政敏而達內以孝悌著外以信義稱嘉辰良宵壓壘清話又足見林宗高識叔度宏量一命佐邑非以政學也再命環衛之曹非爲官擇也徒棲遲下位祿

未代耕是以去游鏡亭探禹穴水宿雲臥彌年始還今又匹馬出關艤舟洛下念安石東山之賞懷子猷剡溪之興何雲恩浩蕩而野情寥廓哉吾困於徒勞累在五斗混沉風波之裏跼蹐長吏之前豈會州遠謫之情南陽躬耕之意臨岐長洒有愧長劒想子行邁路經夷門見潁川陳兼河南于頔爲問道心無恙星鬢如何宿昔屢空復爲安邑也予近得陰君祕訣之北方河車郊原近山金鼎夕燎秋來氣冷爐火適至刀圭一開與子攜手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乾元初漫叟浪家于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思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與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羇旅見恩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取容州歡於叟者及見容州爲叟謝主人聞幕府埜次久矣正空收擇謀夫引信才士

有如及也能引收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文深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埜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下況譚子又在焉彼眞可家之者耶子去爲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謫纔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澸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皆一

悠然

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

送譚子歸於雲陽　漫叟元次山序

送太子僕馬公序　于劭

嘗讀舊史氏見汲長孺之爲人與之並生其時則隨從長者不敢避風雨況今之有人而捨勤乎太子僕馬公骨鯁端莊則如此而布和展惠信而好古煥乎其有文章則汲生之所不及明矣方將摶空直上高視寥廓秉尚父黃鉞登范雎青雲顧夫蒼生不爲負矣屬群盜未息四郊猶虞春闈無事冬日可愛故自南自北從諸侯遊如竹箭之有筠雖霰雪之奚及未

可量也予固不敏奉以周旋幾合獻酬之禮且陪文酒之事青溪白雲引我歸思槭槭寒水颼颼氷岈道勝獨往高歌以行夫至人達觀物無不可出則耀金組入則狎華蘿蕣與時消息在我舒卷群公悵別則如之何

送朱秀才歸上都序　于劭

嘗喜南中之遇墨客者甚矣今又得會稽朱因卿焉序而字之蓋美之爾況其學也博其文也精凡作爲篇章皆再興詠處之於代則詩人之選也劭故東西南北頗與修好從可知矣始至之日贄見于我府公府公答之以容禮亦既館給終然宴私高枕延國士之風開門多長者之轍義非苟合道不虛行邪清徽而況我知音執禮容而許我先達歡與老夫接辱與俶子遊風雨如晦孰云其已而北走長安萬里帝王居治所也賢關啓鑰哲匠見焉鵬摶鳳翥造次於是彼美因卿在斯一舉餘勇可賈矧爾殼中瀟湘悠悠鄢郢岨修商峴衡疑白雲間之登山臨水楚人之重別也人涉卬否衛詩之歎異也雖欲勿歎得無嘆乎

送朱拾遺序　顧況

楚天暮秋衰草多霜我送朱兄置酒寒塘他方有遺

名之人語出世之事昝我大師居毗耶離方丈之室以虛空量納諸群有爲法而來難於酬對兄辯才者精於語默雪山有草可生醍醐上賢不自豐故貧也上智不任數故樂也言出以機在心爲咎故慎也和平發中金玉鏗鏘如秋水之溢塘殊不知長松倚空蘿蔦孤唳如兄也將刀畫水水中不斷以道親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以爲家何水不可以泛舟我送朱兄浮於亂流主明不在諫故臣有瀾漫之遊

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

權德輿

九年正月左史韋公移疾既踰時左曹以聞得請當免遂以角巾埜服如東周舊山中朝廷搢紳先生之徒車轂擊於通衢觴酒交于竹林執其衣袪悵乎分陰弦晦屢移其權不厭或發於歌詠以將厚意外孫權德輿序而言曰大凡士之生世有二道焉其出也宣其功緒播其利澤納忠服勞以服天下其處也味道之腴與古爲徒休影息跡以閑身世不如是者細則牽於利欲大則囿於得喪識眞者羞之公之先扶陽始以丞相致仕爲西漢盛典逍遙以安車不屈爲北朝外臣至是左史又能伸其志以弘其世嘉遯德

風盛乎二門況吾君用太和理萬物動者靜者各遂其方則陳力以致用潔身以弘敎其利一也故左史得以聰明爲駢枝以名聲爲纆繳無耗氣無焚和遐然葆眞獨與道往鷗鳥不動家人忘貧是行也丞顧者知愳矣出車家林揮手青門擁途而祖者唯恐不及合歡也忘印紱之輕重陳詩也無章句之約束放言無擇造適則笑行觴無算既醉而罷斷成彼是曾不得棲於念慮之中而惠風閒雲飄拂左右動用視聽無非大方推是類而廣之則泛清伊涉嵩丘又可知也小生無以爲贈謹序其所以然附于編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夷淡者得之愈深袁生恩恭文敏渴善好學今茲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實扶中興之運光啓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令典延世命官解巾筮仕偶得佳境況青春之年綠衣黃綬出則爲政入則承歡以世德遺直而慎修之不怠與時必復此其推輪歟追思意兆游寓茲地煙潭雲洞杳窱靜深邑中諸生多業文者亦清輝勝槩之所發也生其勉之名儒許胄曹首類歌詩鏘然在聽猥徵不腆俾敘夫群篇

送建州趙使君序　權德輿

予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祿甚薄而心甚泰操利權熛灼可以願指變化者趙侯顧不游其津邃然自得鄙夫識之曰斯可以爲君子矣今茲以蘭臺郎滿歲佩二千石印紱受明天子而命牧茲建人爲仁由己斯亦不細是邦爲東閩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焉穆公子之藏侯也故能言之當孝文避狄時巡之際移書四方詞義憤切密疏奔問請以州師赴蹈凡穆公所以彰大名操大政者皆建之爲也趙侯於斯時實爲從事賓榻虛左得之甚懽凡趙侯所以令聲

籍甚四征交辟者錄穆公發之也今日憧甆符時山川存問遺老淒凉故事至止之日情何可言屬者狀往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奉其可誣耶頃予忝職西垣常將十歲草列郡命過於百數每發緘含毫未嘗不惕然慎重以其四封之內性地所繫故也或歎趙侯官尚居而地頗遠予以爲不然昔孔門諸生以蒲莒單父著稱況諸侯之貴乎東漢循吏以交阯九真報政況建溪之邇乎則趙侯旗軾之閒猛鷙飛伏勞徠所及蘇孤樂康陟明善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止知其可得乎南轅討川祭

輟郎路白晝美錦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以書札爲念也

送從兄頴遊江西序　　權德輿

昔安丘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符氏故經綸大略堙阨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裁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軋道塞從古以然德輿與兄實承安丘之遺烈其後支流以食舊惠故兄能踐中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修君子之詞愍靜而用晦誠謙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袞衣大帶名未登於王府方以一葦爲航遊江湖間今將省家於上饒順流於潯陽覊旅之中未始以進趣爲念鄙則不敏粗爲哲兄言之自十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曰清淨之士多鬱而不發其或倚佳名席世卿以取貴富者皆朝爲居沽夕抱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枉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檄溢於府寺謟於傳置風流不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況今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美自累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者如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烟霜之候皆備於詩人之思此略而不

書

送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侯仕詩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岎大
海多州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踪跡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株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艸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它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其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
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
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
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
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
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子
言為使歸之獻

郭明龍曰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
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辦謏人而已者恥也

送殷員外序　　韓愈

庶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繇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別離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

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華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它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送王秀才序　韓愈

吾少旹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于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美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昔張旭善草書，不治宅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王秀才序　　韓愈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書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于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烏乎，其可量也哉！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

古質如若 味只是一 為潤永歟 門戶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
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
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
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
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
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
說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
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廖道士序　韓愈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
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
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薄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亡乃迷惑

溺沒于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于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建上人訪陽司業後詣涇原劉行軍序　歐陽詹

建上人自茲又西更為故人也至咸山有道釋子建
上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遂性最與少司成陽
公得于林棲公從下風之請斯縻大君之爵同方相
致殊途且來雖鷞鸞冥鴻一飛一龍遐心遠意終其

趣曠遊佛廟賞虛臺湖水冗玉光潔再浴來為去始
散實聚終上人故人有在西土曰大夢未覺還宜一
款陶瓶芒履此焉而往東路看守悠然高雲西之人
幾日而覿松柏之本無凡草鸞鷟之侶無凡禽西之
人豈陽公之儔歟則覯遇之辰璵玖之列詩云可頌
德覿於斯其撰之竹帛儻傳俾後之人知貞兀是哉
賢人之會二也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歐陽詹

無生永存旨不易源綿兮在煩滴兮處渾釋氏子味
其實歸其根其教雖傳非言可言惟相似者復到其

門無知上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投扇髮而灑長風眞空洞照熱惱頓盡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靜出六合而非寄維揚秋抄方至自閏日未成句作臺山之適日闕河於不計擬衣食乎隨施怡如也澹如也以行逢流得抵虛舟無程峨峨五峰幾日而上登巽清涼侶善知識所至也之至玄之又玄乎予弱冠之年周世諦之學神不遠速溺在利名禮足而別淒然自傷岐途既殊聊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送族叔行元落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於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群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群公亦愕爾而阻歡小子侍觴奉觴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于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荊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益多唯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工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真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知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符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歎甯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忻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坐以叶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爲到期

送東海孫尉詩序　楊盈川

東川孫尉文章動俗符彩射人官裁下士宦大夫之三德運偶上皇作東南之一尉庸才擾擾流俗喧喧談遠近爲等差敘中外爲優劣殊不知三元合朔九州同軌蓬瀛可訪還疑上苑之中日月不占更似靈臺之下彼其之子未爲後時凡我友朋無勞疑別徒以士之相見人之相知必然相蓋逢迎朝遊夕處亦

常煙波阻絕風流雨散去矣孫侯還離隔矣但當晨肴旅雁君逢繫帛之書夕望牽牛余候乘槎之客未能免俗何莫賦詩綴集衆篇列之如左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顧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倚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厲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鬭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其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爲盜困幸矣子將安寘哉京師

貝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後黑倒上而為下吾未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因而兄吾酌酒而賀之曰謹特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序其行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送竇侍御知河西和糴還京序 高適

天子務西州之實歲糴億計何始於故取而以耗掰伻邊兵受寒戰馬多瘦輓域中之稅鑄海上之山江淮之人莽奔命矣豈財賦之地抑以從來將利害之鄉猶有所闕廟堂精思其故表竇公自憲闕而董之闕精叢胜之病發揮鹵莽之極政之大者不其然與今農夫力於必登廉賈知夫勇賤鳴戲若惟思之義

以見天下之兵我幕府凉公勤勞王家常用此道干戈所適戎狄殆弭宜哉八月既望公於是領錢穀之要歸奏朝廷副節制郎中裴公軍司馬員外李公追臺閣之舊游惜軒車之遠别席樓船於池上泛雲物於城下胡琴羌笛繚繞隈隩僸羅枝裴映帶洲渚醉後歡甚東日遐聽語歧路於樽前指京華於天眇有若司直崔公之逸韻嘉其廷評數賢之間作適忝斯人之後敢拜首而序云

送觀谷吳中序 李華

見觀送蘭州兄詩敬不踰節情而中禮是篇也得詩

人之一端矣先王省方命太師陳詩以觀人風固非遠嶠之松雪清江之雲月變也久矣將如之何觀其勉之在昔蘭陵府君高平樊公柏仁懿公兄弟三人有重名於天下鉅鹿蘭陵之穆也故揚州孝公後之觀之世父也高平樊之嫡也吾後之宣城文昭公柏仁之嗣也故中丞蘇州後之夫知卿大夫之族姓班位之高下見貴春秋而此道將亡自族之不知況他人乎觀於經感七丐鄒子之祖德於史慕子長孟堅之自叙羈旅無書往吳中蒐以備家傳之遺闕附之於篇吾病矣老矣是行也慰我祇命幸修之心承春

二年四月庚寅叔父華序

送張玄武序　元結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爲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潛大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將辭讌言悉以言贈上有勸仁惠卹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成行役之諭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極太寧垂休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討者或曰西南少疲是以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民化於秦漢純古之道其錄未知無貴此焉姑取發也如德以涵灌義以封植其敎遲遠其人迎隅至乎不可固未必也則曰保仁以敎養流惠以懷恤知其所紫示其所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與不樂嘆曰吾嘗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四十於此無曰我時祿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於二公之意爲意年觀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敢自清愼終不貽明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遞相編次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序　任華

自武陵守擁旄分閫有唐已來李公一人而已自非忠義特達有文武才略者曷以致茲公以黔武之地西控微瀘彭濮東接桂林象郡北漸巴峽南馳滄溟葢蠻夷獷俗罕遵聲敎必藉於幕畫而詳延祖生豈伊異人卽我府主隴西公之嘉客也方將表於金闕而加之鐵冠適會有黔中之命相繼而至夫天下之實當與天下共之況黔中桂林兄弟之國又何間然哉俾朝廷知黔中得人與桂林得人何異出餞何許舜亭峩峩凭欄窺黿鼉之屈酹酒滴魚龍之背金石絲竹雖有秦聲青山白雲恨非吾土華承命製序因

賄以言不慮吾子以忠貞爲本又當指蹤不選地感恩不顧身死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則報之以德勿瑕勿疵吾常以此爲終身之寶今以終身之寶贈君以謂何如也

送李燊宰新都序　　任華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燊也少好學通九流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緐是召試西掖凡數十百人燊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奮翼於西掖哉蓋道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時也執

政以燊大人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燊豈不欲高步臺省時時與朝廷羣公談笑所以俯就遠縣蓋爲大人屈耳秦雲滿天倏聚忽散與子分飛亦爾也古人別遠貴於贈言子昔爲什邡令蓋鳴琴不下堂而理今領新都則異於彼焉蓋以廬井灰於焚爇之後甿庶瘡於刀箭之末樹立存育洪惟艱哉光奔衝填奏晝夜風雨誅求供應旬晦山岳其親庶務則宜戴星而出戴星而入焉其接賓客則宜一沐三起一飯三吐焉此朋友之望也如月照雪峰花飛錦江當有新詩時復寄來念之哉李生

送藺舍人兼武州長史序　　于邵

舍人丈以元昆尹京之明月始爲西府連辟將展驥足於廣西之地所以懲彼叛亂與人休息君子謂此舉也得於治理失於屈賢譬諸汙池而集鵷鳳矣然則國家多故亭障猶虞不爲利遷可以道進所居則化我何在焉況瓌姿偉望約之以禮兄友弟悌必因子心無終食之間違仁矧三州之與四海云爾勉此于邁怡然告別羣鶯尚囀四月猶花長江一望翠幄如畫佳與滿日曷唯宦遊監察御史楊公特進兼鴻臚吴公慰相宴接情言不盡諸公陪歡各以義治邵

野人也實忝中表趨風自允渴日增勤俄然仳離如失羽翼郊坰之送惜也何言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符載

今四方諸侯裂王土荷天爵開蓮花之府者凡五十餘鎮焉以禮義相推以賓佐相高長城巨防懸在一士苟人非髦彥延納失所雖地方千里財賦百倍(一作萬)有識君爾咸舉手而指之我主君常侍李君以南昌軍倅辟於崔君眞得賢也崔君名稅(一作切)字公約天質方厚氣色淳重有端正之行業有操斷之利用柔則水順剛乃山峙工文章善笑謔言語飲酒可百觚交朋好

原缺第六葉

與遊者如攀瓊枝坐瑤圃油然竟日而不知厭也始以貞幹謝補義尉尉參河南府軍事割而不細曠而能斷踪跡清直風聲鬱然是知動公卿之顧走羣府之檄士林籍籍有自來矣十六年冬自洛陽抵襄州歷江夏將祗承本府之命大夫何公上才碩望作鎮茲地十四年矣急才愛士與飢渴等每賓客至登膺門下陳榻者輒損折威重降就禮數歡愉周旋襟期洞開況與常侍交分重丘山疆場連風烟見我從事甚如會面不得不留連繾綣以道平生之意乎繇是窮勝賞酬宴醵景無徒盡花不浪發江夏郡東有黃

鵠山山中頭陀大雲精舍顯師竹院惟一師茶園又有東城石壁壁前有桃李樹千株澤國多雨芳華久困適值寒食前後天野晴明衆花齊發火然雪白是日也或嗤尤劒之跳躍鄙絲桐之嘈囋大夫乃減徒御挈琴酒相與屢遊乎其間遭石而坐觸陰而息雅杯徐行微微春風好鳥一聲爲我笙鏞往復如此彌旬累晝皆所以竭主人之志盡公約之歡也明發理棹黯然愁慕南浦悠悠別如之何於戲古人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實并之矣常恐後會追之不及恨恨正在於此耳公約得不思之乎得不念

是春花園

之乎展布才力好輔君子以成賓主之美乃所望也副相視事久困倦劇未能擬觚抒思故小生敢於叙述冠於首章不知慚怍之無從也請咸賦春中一物爲道路之志

送盧侍御史赴王令公幕序　符載

持俯仰全檢劑從容溫謹之地齷齪之士也跨時俗尚奇偉抗志風雲之表從横之才也監察御史范陽盧公神宇聳峙襟靈爽拔脫苛細於塵垢得豪雋於意氣義分形於造次才畫充於懷抱邁跡遐逸與人無倫年未弱冠爲鄱陽尉目事必剖間無留刃勢掩

曹輩快聲颷馳江西伯常侍鮑公祭酒李公寵以賓介之目授以叢劇之務政或闕漏我能補焉無幾何馳車遠遊北至恒冀聞以利計干司徒王公司徒器之開深沉之懷垂沛然之愛歡則膠固義存諷諭故能不四五年始自黃綬歷廷評司直冠惠文冠御史雖取恩知已實自躡青雲之梯也況年纔黑髮釆色照地奮于名跡其心嶷嶷則氣高五白之博室有千金之數直大夫豪達之事豈足累隘目之祖耶一昨扁舟南行次廬陵郡下適值侍御將歸華幕幸接便道爲共濟之遊話酬意密備取賢芷君之盛業歎喜

言地步

人皆取私多不得私

失次若無所從因輒以任謄私自忖度以爲人生於世共公者樹勳烈銘彝鼎休聲巍巍垂之無窮共私者富貴壽考而已矣今令公功德格皇天忠義貫古人地方數千里甲兵十餘萬身爲上公壽方無疆英英三千股如川瀆尚書以寬厚保師旅大夫以沉毅威暴亂都尉以才智承恩澤一門雄雄洪業所鍾生人之美盡於斯矣成天下之務者時也射萬世之利者勢也若當此時抗雙旌驅四牡星馳丹陛對敭休命彼燕趙東平之諸侯恥不若也皆執玉帛爭修覲禮使純誠動鬼神之感光耀增日月之輝君臣之道

穆穆皇皇則史册之美又盡於此矣夫何犬戎之猾細而敢爲大國之患難紓令公之思慮哉侍御犀額燕頷骨狀甚貴懸知是行也必能露丹懇騁飛辯大陳明義以酬國恩山中異日偶承來問聞侍御褒衣結綬從公于北闕之下明天子以卿大夫印綬加之不可得而讓也窮秋葉脫雁號霜勁矣行道開襟下帆鍾陵衆君子瑰瑋偉士英華照爛美侍御之所從也樂請抒詩什以貺之載懦夫也酺腸所謂以附于叙末

潯陽歲暮送徐十九景威遊潞府序

符載

道舊者同志之至觀乎送遠者有情之至悲乎二者激人中腸我獨何謂鍾此懷抱始余與徐君識面余獨一言道合遂相顧攬載即亟往候太傅夫人起居他年余及楊郎中借諸梓潼依李太傅生亦相從其於講道藝攻關漏時上下鄴中諸山賦詩舉酒吟嘯風月每至忘形骸也爾後鳥飛雲散南北四去邈邈悠悠凡十餘年一昨余被命召爲江西從事生乃在道顧訪病劣不任罷歸潯陽生亦策馬相隨余有茅（一作屋）居在郡南西嶺下前有芙蕖菱芡後有高梧大竹家

開者爲主人

貧無他具日爲徐君舂黃粱爚園蔬鯢鱣數器相顧下筯頹然蔭下快然偃仰至宵夜即燎薪火觴白酒引滿之際更語曩事襟期浩然如太古時人開萬累無非糠粃斯一何爲樂之甚也徐君僑寓成都日久常欲扶持尊老歸家洛陽寒氣綿薄不與意會有澤潞從事尚書郎郤君士美生之姑之子也長林端操敦好中外將自茲始裂裳而從之開顏未執執袂相送歲暮風雪獨遊萬里會面寄書杳杳何期又一何愁慕之深也徐君方厚有志氣履行醇（一本）固善爲文匪華用晦卯之乃應加以身長七尺聲如笙簧能飲酒

斗餘談語晒哰自有標韻所至之地方伯牧守洎賢士大夫莫不爲予前席倒屣卽士道其幾乎喪矣况山東望雄諸侯賢明舉才携雋樹勳當世豫章之幹寧迸(作顯)於班輸之目乎厚自軫重無患知己崔君行先齊君照予之舊友也郤君士美盧君項予得之友人蕭易簡也此數君子皆以宏才賓畫幕中寒暑推謝爲予問其無恙否耶復以是便代雙鯉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洎中師高明會

合于蜀四人相依然約爲友遂同詣青城山斬刈蓁莘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覧涌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雜誘我於疏通廣博之地示我於精淳玄顯之際偲偲之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共欲張聞見之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盧山復營蓬居遂我遁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高精綜六籍翶翔百氏繇是聲譽殷然爲江湖間人居五六年載出盧岳歸蜀問起居中師愛惜離思振衣相送泝九江歷楚抵梯歸而旋執袪之際互修前志已已歲自成都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羈旅相依各被婚娶因于柴水去歲迄今山問荐臻于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林索寞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憶青城匡盧岑嶔際天下有煙霞上有神仙緬懷曩昔逍遥其下背負素琴手持道書俯泉掃石吟嘯終晝是時年少無事費傲光景造適且止不知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頍襟期晦明二十二年于玆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月馳于外憂喜攻于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静不庇環堵之室泥塗碌碌碌硯日且暮永言此辱用慙惑思欲攀石門之松桂宿靈嵓之烟月可再得乎然跼度者多擊

乎出處知幾者不滯于進取前年冬中師聊整文思起嘗於禮闈間飛聲騰陵謀動公卿當(疑作常)伯輸斂俯援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之緣此而進者必聯振六翮聿求昇翥苟有便捷躍登青冥十六七矣中師旅食淹恤內顧勤窶策馬南向慰其室家未幾而囊金中罄庖烟屢絕乘時蒸鑠將遊炎方又何其濩落也相國齊公挺鸞皇之儀蘊經緯之謨新荷天寵鎮安越服孰事行業明白且曰親舊或將修假道之禮不爲丁寧結約束以自輔乎重慎舟楫無貽遠道議者云五領風候加滄飯日舉醇酒數觴可

以佐助正氣生其誌之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柳宗元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弃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于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温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

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于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識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于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羡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卒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

與與高才人無此想皆如長夜耳

然謀以信厚少言畜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于大富貴又乎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吉州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與比與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雖未齒于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或溺于淫怪之說以斁彜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州浮屠之徒歡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以資適

[illegible]必不[illegible]

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序　陸龜蒙

龜蒙讀揚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軏籖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于西漢末屬莽賢用事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然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今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于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

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歿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受之道左右其理文皇每歎曰魏徵敎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與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耻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率弟兄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宣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弟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

可

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于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也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參遊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于詠歌及丞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幅未嘗干東諸侯故沒沒然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丈人乘閒宴語尚及試丞相意復念以小樹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樹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

為送

須開此眼

送王滌序　陳黯

黯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其登選于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非前朕即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于闕命序送行其辭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為重輕哉愚謂是不得蘇鱗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鳳非四與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鬱

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蚍蝝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繇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纔千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於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調與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于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　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于漢流於晉瀰沒于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眞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昝有一夫膚腯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詞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癰而足躄耳聵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禳禬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潰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繇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宰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賞爵則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掊尅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依激爲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歸云必煩惱乃見佛

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鬭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于人故賢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其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太

衰代須什氏而救危矣哉

踏功什亡
亦未然

益而疾其雕鏤絲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蒴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𧂐具其居容貌于土木者沉諸水言詞于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鋖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逵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誓蔣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贓釋氏

遺文以惠湘川之人空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編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于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爲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猗猗兮俗獷且狠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illegible][illegible]兮雲樹靡靡月沉浦兮煙暝山檣席卷兮檣林[illegible][illegible]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月皖[illegible]松[illegible]秋亭兮蘭披春晚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馮定序　李翱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振耀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爲解于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

炳紛若母

紛紛交笑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情而爲文遂遭知音成其名嘗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往往出奇怪之人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歿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爲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俗麗奢豪驕人易留生其思速出于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

此處上之辭

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召也蓋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士則來問政千翔萬索滔滔而得若此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觖牧敢用此贈行

古今一日然之士几而卓矣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若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老佛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眞儒之效不白于當世然其于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者果與衆人乎予官于楊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于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于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亦有不然者

送焦千之序　劉攽

攽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雖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

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于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斯欲鶩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笞傌僇辱安以爲已物故無可以與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于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

漢法以官而易知以此

天子祫祭宗廟施愛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疆焦君伯疆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為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于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名之稱而已則夫十三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

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敖倉以賙貧乏沃江河以灌下溼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歎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丘為太師然後裁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于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田承君序　鄒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避義以示寵其覗夫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輒逗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為社稷計況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脇于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勍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乎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綰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

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郡封固有嗤之者矣未幾嗤之者自愧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于聽覽且嘗信宿抵掌為僕劇談恨不與為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宵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于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窮于衣食之謀甚于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于子之侍老攜幼往返于

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于僕知其爲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予僕知其啓户持謁顧交于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于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于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淵怒濤橫流逆奔吞嚙百川久之勢旋氣定乎入于海雖蛟魚百怪出没洶涌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别十有三年予之鋭氣銷鑠頓拙如此而希道乎時尤喜功名廓落敗言今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于心乃俛首低氣視龐石馬不啻若千金

之重豈其所狥者輕而無異于吾之説耶如無異于吾説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遡所謂幸不幸者豁然于胷中矣希道其勉之

送李端叔赴定州叙　　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巳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别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説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皆然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耒卧病城南門無鷄犬晝卧愔愔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道譜于我身行也豈其出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

而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弃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千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人而不猒若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此一旦不遜中國震

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驁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驁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墮不修器械若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北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推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蔬惡終日受饗䐜猶愕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尸䐜之贏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了後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費矣掞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送楊子聰戶曹序　歐陽修

士之仕于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甲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于郎中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繇河南出者人不候于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送王陶序今其往尤[illegible]于其初師指畋名字句如甫[illegible]可謂學於而進爲問孰能[illegible]武公之勉人如此

匆所謂叅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㑑之幸也叅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拱反就焉持判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于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户曹叅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槩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

其土風今秩滿調于吏部必吏于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艸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文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唐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餓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其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用文之）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可惜）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可歎）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海陵許氏南園記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

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浮槎山水
記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
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噫可惜也
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
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

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
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
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
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
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
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
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
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之
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公所厚善者曾鞏梅聖俞送梅序所謂能先群物
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
掩之哉送曾序曾生槀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
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其以節
廉相許如此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
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守故地及
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
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
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
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
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
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

其視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絲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送人序　蘇軾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

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張道士序　蘇軾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矣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益進有所惜乎嗟僕之才固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將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羨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

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爲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享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膪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于庠序則于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于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

上之聽其侍焉不服勤以事于之自老爲無爲而奪禁也今一日辭事還家而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遊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里巷窮閒之間如此其于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佚然于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樂不享乎殊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離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禁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于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

予其家者獨得其句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予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予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擇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予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丁琰序　曾鞏

守令之于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畢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人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于外于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書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旣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旣其人之熟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于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

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法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于鄉屬于天下爲敎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敎有可敎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于求而不得人密于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

從宋求文如此

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敎于鄉于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敎而賢者卒誰敎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乎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于其邑予于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于淮

陰陰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于今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于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兄爲吏者也

送蔡元振序　曾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于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事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踈其政之缺不過室于歎途于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

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于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于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于朝一于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送段康侯序　晁補之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臥以足加腹報司徒覇書纔二十四字

使者嫌少而誚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已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驁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士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

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然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背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勸苦學問數以交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自首栖栖以其妻孥厥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琴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媿怍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特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送劉公權序　　晁補之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

物忘其中余叅爲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曰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以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氊而辭飢不以麥飯葱葉菲而不與也田埜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温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揭然去余爲之悢悢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

當世之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于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送李文老序　　晁補之

皋陶爲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者氏轉而爲李皋陶事帝其言爲謨非如後世刀筆吏舍曰徽纏椸箠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爲姓者按唐宗室世系亦皋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異甚小篆有益古訓漢廣與陵

顯膺固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爲歌詩奇怪翱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蕃天下縣晉魏而來王侯將相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如揚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焉而不覗愧皋陶之意者比也自余卜豁居凡幼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也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悦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始意同則悦不知其

原缺第四十二葉

送揚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州川詔書先至則以揚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揚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洗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佗日焉人皆曰揚侯偽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

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襲富貴眞若長者一旦有境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辭若庸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揚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昔之警金也以乞官今之緊金也以辭官不忽淡延何添落乎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異之曰此深于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益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于封溪之

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與之問何師
曰師皮李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之武昌從王
佐才龍覩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
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笑曰
子奚見吳先生爲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囊工
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于子子奚見吳先生爲
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能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
必求安得之且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其
九折之阪歟其四達之衢歟今距先生不十舍訴願
執箕膺揲而拚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

其身而不失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齷齪相濁相
貨財化居時逐虎噬而鷙攫山崇而海錄赫然盛氣
勢慴晷豎腐息目睗睒而耳項縮凡不可致者皆可
以指嗾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于斯時也求其能
事程試已若曾麟頡鳳祥蹄而瑞蹠殆能孤征重跡
相從于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聞
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之列傳纔七十
有七至見于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時又
幸覩遊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非歷聘諸
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群而進退一再識焉而已者

有見

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荅問故傳曾點
漆雕開亞于回參者其言僅一見點猶從容數語開
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則雖半語不可得
而聞又孰知其爲見道也吾意孔門諸人固有勝于
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則荅問之功又何少哉
今吾非敢以夫子況先生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
顧其理有相似然者嗚呼人皆患思古人而不可得
見不知今人或勝于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于
不可得見之時而每相忽于相值之日其得謂之智
乎前乎先生者固不知世復有斯人也後乎先生者

豈無羨子之得見斯人者乎然則子之見也非幸歟
子志夫古學者也丞有以問先生先生之答子也宜
可以終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由
其荅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主之見子也知
子之嘗交于中也將必中乎問則以中之說而進焉
因是而中之說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送暢純甫序　　姚燧

通學韓文逸氣似不及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
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
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

之者尤難歎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歎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于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兒人無簇賢之識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間艸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鬱傷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

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棠耻益作既示之人且就立于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也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罔有厭空桑之瑟而思闘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來古

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如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甚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士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集積而至于他日以駿雅未流典謨一代乎將恃夫菑民既爲循吏持憲既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艮大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爲

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于密也由積而爲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箸知文則純山獨矢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于其別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姚燧書

送姚嗣輝之成均序

姚燧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

之舉猶視衆王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旨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郎宮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瞠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跂迨今改玉磬名昭晰不可終閟猶官洪校蒲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制柄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于嗣輝傾身接之延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

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謂武岡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固然法制之啓先得之多兩公拱縣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楂安意而往既被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憚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鋭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丙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基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裨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造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蜀人以蜀多楂木雖愚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楂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

序　名字序　雜序　書後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王勲字重民序　晁補之

李去病字仲霍序　晁補之

李浩字季良父序　晁補之

杜輿子師名字序　晁補之

鎮陽李㮇字非我序　晁補之

雜序

豪士賦序　陸機

山亭輿序　王勃

山亭思友人序　王勃

春夜令狐正字過敝廬序　宋之問

忠州喜重遇吳參軍序　陳子昂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南溪白龍洞序　李渤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序　杜甫

序棊　柳宗元

八駿圖序　李觀

荔枝圖序　白居易

捕魚圖序　晁補之

三高亭序　范成大

中興遺傳序　陳亮

牡丹記序　蘇軾

序牡丹　姚燧

九日自序　楊萬里

序江漢先生死　姚燧

書後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楊評事文集後序　柳宗元

讀韓愈所著　柳宗元

題燕太子丹傳後　李翺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書賈充傳後　陸游

書郭崇韜傳後　陸游

書通鑑後　陸游

跋南城吳氏書樓詩文後　陸游

跋陳伯正山谷帖　陸游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晁補之

跋陳伯比顔魯公書後　晁補之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流。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

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湃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論。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

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交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風與水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王勳字重民序 晁補之

進士太原王勳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間或字曰予功余改之曰重民盍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爲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常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爲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爲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爲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碎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嘗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爲孟子又爲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秕糠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簧鼓讀論語未半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

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開悟矣歟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同爲王不爲霸豈以是爲土苴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勳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嘗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間而計功於無思無爲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彊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間雨集而盈者其必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

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鈍而笑之余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人室必自門始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有人焉適立于巷衢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去病字仲霍序　晁補之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願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爲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姧不作則太

平可千載瘰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爲敗則禹功無所施至其敗而爲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蓋昔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縉城李君慕焉則擬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頗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欲醫特勝然霍侯用之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並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爲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后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爲物則同且秦醫和以將知國抑有人焉載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爲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林自喜貪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內而偕羡仲霍誠能反其道探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未解而本俱弊是謂醫紀所聞於儒之內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六月日序

李浩字季良父序　晁補之

進士隴西李浩貧雋異少泒自封植爲人剛靜氣邁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說知孟軻楊雄所傳爲正道而遵之譬渠黃山子羈堅轡附夷路駸駸乎無萬里矣其文辭益窺戰國而下其志將游歷屈宋差池漢唐氏之間未已也雖然與人俱踐一塗而人自以其名岐與爲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化也而穎川晁補之獨異焉浩少於補之未嘗共學也而索其中益異焉者寡既與之交矣廼緣名爲義而以季良父字之曰昔崔浩自以爲張良而世亦莫之與也廼吾季良父豈爲浩者而已哉雖然楚漢之鬭南北之分裂

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而皆魁雄閎偉智謀若神萬舉而萬全故劉氏以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稱帝。亦類矣。至良功成不枯其定太子廢幾乎無事之業乃浩乃區區夸石銘構怨以殺身欲比良何遠哉然則浩固長於方人而暗於料已其言曰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之管仲何足以班管仲恪固暐之霍光何足以任霍光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自恕以比良而不歉其所不足尚以訓已稽古過之

豈不悞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陳平為如何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何暇慮人父子危疑之間逍遥事濟而身無患如此哉然則浩固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也迺吾季良父識路而疾驅則將蹈軻雄之所傳而要其宿使幸而遭時有用欲其有餘於為浩者以保身益其不足於為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仲叔季之閒其誰敢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之藜藿可貧而不可病其與為伯仲叔季將在孔子弟子之列豈特不為浩雖良亦可不為也季良父勉之

杜輿子師名字序

晁補之

盱眙杜君從學於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與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宮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閈然后門門然后堂而堂者宮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如焉而腹心者人之輿也故謂之輿

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轛横軹輈環瀞而才固抱二十有八為其蓋弓三十其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國器也御閒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卉樹之絕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秪以異何以能衆合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曰一

見睽卦註疏

已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爲衆率賈誼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鷃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鳥之從鳥扈之羣扈亦可以爲同耶而同者陜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昔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爲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掃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

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爲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與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待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

鎭陽李樗字非我序　晁補之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鵠黑烏長鶴短鳬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謂逍遥也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趨取無用而常存故桂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以爲逍遥一以爲不逍遥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之意也萬物其生俱託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天下莫能患桂漆曰我獨何爲見一以其可食且用耶則樗也免夫棺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故吾無桂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地故吾月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逢者皆材也材固不患嘗試與我游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逍遥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吾無以知吾爲趨取無用

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樗無慕乎爲樗鎭陽李君好書而廉既無求於世嘗曰我樗之類也則易其名曰樗余曰凡形皆寄也夫寄非我則寄之所遺因非我因爲字之曰非我是惟從然成於雨露與夫爲犧尊在溝中也木豈有擇於此哉人者爲之知知寄非我而猶惑樗爲趨取無用欲免桂漆以受人者之患物縛不解矣

襍序

豪士賦序　陸機　晉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飇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

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氣晞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與嗟乎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釁勤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顚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狥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

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

陸文定公云陸士衡豪士賦序云身危由於勢過

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禍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考其終所及秖自道也

山亭興序

唐　王勃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即去深山大澤龍蛇爲得性之場廣漢巨川珠貝是有殊之地豈徒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下官天性任眞直言淳朴拙容陋質眇小之丈夫蹇步窮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不讀非道之書氣調不羈未被可人之目潁川人物有荀家兄弟之風漢代英奇寺陳氏門宗之德樂天知命一十九年負笈從師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下無雙風流第一仁崖知宇照臨明日月之輝廣度沖襟磊落壓乾坤之氣王夷甫之瑤林瓊樹直出風塵嵇叔夜之龍章鳳姿混同人野雄談逸辯吐滿腹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填胷之文籍簪裾見屈輕脫屣於西陽山水來遊重橫琴於南澗百年奇表開壯志於高明千里心期得神交於下走山人對興即是桃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菖蒲之澗黃精埜饌赤石神脂玉案金盤徵石髓于蛟龍之窟山樽埜酌求玉液於蓬萊之峰溪橫燕尾岩

竪龍頭鍛埜老之眞珠掛幽人之明鏡山腰半折溜王烈之香膏洞口橫開滴嚴遵之芳乳藤牽赤絮南方之物產可知粉漬青田外域之謠風在即人高調遠地爽氣淸抱玉策而登高出瓊林而登遠漢家二百所之都郭宮殿平看秦樹四千郡之封畿山河坐見班孟堅騁兩京雄筆以爲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一代宏才以爲帝王之神麗珠城隱隱闌千象北斗之宮淸渭澄澄混漾即天河之水長松茂栢鑽宇宙而頓風雲大壑橫溪吐江河而懸日月鳳皇神岳起烟霧而當軒鸚鵡春泉雜風花而滿谷望平原蔭蔥

薄山情放曠即滄浪之水清竹氣蕭條即崆峒之人
智搖頭坐唱頓足起舞風塵洒落直上天池九萬里
丘墟雄壯旁吞少華五千仞裁二儀爲輿蓋倚八荒
爲戶牖榮者吾不知其榮美者吾不知其美下官以
詞峰直上振筆札而前驅高明以翰苑橫開列文章
於後殷情興未已即令樽中酒空彩筆未窮須使山
中兎盡

山亭思友人序　王勃

高興之後中宵起觀舉目四望風寒月清鄴人張氏
有山亭焉洞壑橫分奇峰直上欝然有造化之功矣

嗟乎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對清平之日月文章可
以經緯天地器局可以畜洩江河七星可以氣衝八
風可以調合獨行萬里覺天地之崆峒高枕百年見
生靈之齷齪雖俗人不識下士徒輕顧視天下亦可
以蔽寰中之一半矣惜乎此山有月此地無人清風
入槳黃雲對酒雖形骸眞性得禮樂於身中而宇宙
神交卷烟霞於物表至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得宮
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曹子建足可以
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飛情
逸風雲坐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調下云

附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樊廬序　宋之問　唐

田二官考宝潁陽令狐九閑居渭涘徵君太守世業
相親洛邑泰京道遊非遠春山採藥揖二子之高蹤
夜月廻車入故人之窮巷闢書幌卷琴帷綠竹一漿
清風三尺幽吟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
白雲之事榮枯未薦飽我以老氏之言舉白無譁醉
余以胡丘之說池塘潤于時雨衣巾漸于和氣蘭欲
芳而逼人林將曙而催鳥嗟乎詰默恒埋聚散何常
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茲夕之當歡

大白巖中念今宵之秉燭共編四韻貽諸好事云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軍見牛司倉序　陳子昂　唐

日月交分春秋代謝昔歲居單闕適言別於茲都今
龍集服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
宦而猶嗟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
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煙霞對賞江亭廻瞰雜樹於
塔基山榭遙臨列群峯於戶牖俯其丹藤綠蓧俯映
長莚翠渚洪瀾交流合坐神融興洽望直情高覽消
溪之仙洞不遥見滄海之神山乍出既而行舟有限

嗟此會之難留別日無幾歎分岐之易遠徘徊非渚惆悵南津江陵之道路方睽巴徼之雲山漸異嗟乎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金別曲何謠各請陳於五際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陳子昂 唐

余獨坐一隅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時仲春幽臥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之車乃故人之駕隱機一笑把臂入林旣聞朝廷之樂復此琴樽之事山林幽寂鍾鼎舊遊語默談詠今復一得況非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陽無寄載之客江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

年中歡娛如何日月其邁不爲目前之賞以增別後之思蟋蟀笑人夫子何嘆

南溪白龍洞序　李渤

桂水灘山右滙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巘鬬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邐迤如畫左連幽野園田雞犬疑非人間泝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壞沮洳漣導爲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結蛻骨如玉西北曰玄巖洞曲通坎隅晴眺灘水玄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險至仙窗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並乳涵凝化詭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如蓋如欒櫨支撑如違夏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偃竹裊似海蕩雲驚其玉池玄井嵐飈迴環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若獲荆璆與隋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磴危宅旣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譙方丈似昇瑤臺以溪在郡之南因目爲南溪云

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　杜甫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潁李十二孃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孃

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余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觀其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旣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孃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卽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

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朱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劒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傾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深悟而法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温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于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于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于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覩其始與末可以棊者故敍

騰看騰巨李觀尚于騁故辭勝其理退之尚于質故理勝其辭非定評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趫（帝舜文云每篇得意處如駿馬在御躁躁不能止）

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騠褭白義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㠑㠑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汶湖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水葭菼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

如圖

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童負囊尾馬背而倚若擁身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綱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篨坐沉大綱旁笱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綱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檠者俛下罟者三人皆笠力舟載大綱竹且漁兩兒兩萏依蘧篨坐有巾

而顧出綱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杯盂者方舟載大綱出綱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綱旁維繩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杯盂者一人推篷問童子俛而曳循涯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此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水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罛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有李希孝出之欲摸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書人物意識之

三高亭序

范成大

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爲甫里先生三君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膺智望蕭然臞儒使有爲于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

清風峻節相望于松江大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蒸嘗以夸于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于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絕勝乃築堂于其上告遷于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之范成大爲之詞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棹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愳思過半矣至于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流連卒悔于後者亦

得全于天一幅高士圖

將有感于斯堂然屈平旣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召隱士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于天者嘗試倚檻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艇烟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其何足以知之

中興遺傳序　陳亮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叙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質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傍

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予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傍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閒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歎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

熱心之言亦平心之言

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僉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隷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

諸將傍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于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疑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屛居不出竟死昔蔡政周公葵屢爲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予端人正士胡爲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

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沉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巳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

牡丹記序

蘇軾

熈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旣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二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夫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闊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艶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强為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葉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一作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氷雪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五日外色味香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之而盡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落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蕚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蕚八寸高

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尺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閣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絶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蘭株亦二尺少一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復有緋花株畢十萼八寸

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椓大花則隨大矣是爲花之冠而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嘖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念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念五年各一見之燕秦燈爲異地

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幾四見劉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揚人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寂寂無誰與爲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特歸不名爲飲其盡醉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爾

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爲道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筭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固求記之予如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萬山廟中洛陽今亦絶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可必耶細者且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恤也爾卿惟喜予文已記

倜然花而情奇花亦酒縱市之市其情也

殺爲之其情市也

文讀高者但備其淵明亦恐蹊於斷燃評詩一看

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府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與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深宜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之復得者擬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木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九日自叙　楊萬里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塵市兼旬不識佳味日汲山泉煮湯餅儩以寒虀主以脫粟紛不及目嘗不及耳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秋不登無所于釀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醅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凉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既得酒復望菊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余鄉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閒居賦詩云塵爵恥虛罍寒花空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豔溜溜糟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然曰四者難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兒跽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果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剩而飲水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斷絃以寫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盍於淵明而問焉

序江漢先生死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蘄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巳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鼎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昔七年癸几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

鄒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大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死生將敢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恐而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膺血以躑躅歷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視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恐為以回其復生之志

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題跋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不學若最易文其題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禎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

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

愛禮近古可以風俗

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孔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楊評事文集後序　柳宗元

（學人才人大有根柢）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埜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謌殷周之風雅（一作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頌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

仲南汝南周源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諫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旣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天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讀韓愈所著（素作）毛穎傳後題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皆言韓愈爲

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一作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文粹作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文粹作之）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

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虫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文粹作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一作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以（集作）勵其有益於世

（引勞也以矜其穎之元）

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題燕太子丹傳後　李翔

荊軻感燕丹之義函樊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霸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荊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況美女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古論大觀載許遠論茲更詳南霽雲十指事記刻之）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疑當作南霽雲）首尾遠雖（以下皆論翰所不及而緊揮）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先了當作却辨其誣）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一段解）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外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

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强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忼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

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

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書賈充傳後　陸游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盼已移而常人闇於事機私憂過計焉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于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夫習見南北分裂謂爲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爲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爲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爲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爲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陸游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爲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

議者豆盧革爲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爲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爲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爲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弒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爲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勳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機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

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族華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爲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必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大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于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爲自安之奇策安人之性陰忮忍毒果于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

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書通鑑後　陸游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箠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于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粤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粤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陸游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略倣古者斂散之法築書樓用爲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與吳氏捐貲以爲社倉凶歲免民於死徙其有德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

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爲是舉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吝則嗇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于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社倉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指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爲後人謀而責報於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吳君遺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紀述予慨然歎以爲知吳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嘉泰四年六月其

原缺第四十二葉

曾敬之會稽尉廨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爲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没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爲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廼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清便艷發之語則如敬之之跡通知方雖

平居富爲清便艷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憤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汙以千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晁補之

顏公以國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那和璞聞而歎曰此所謂形仙矣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擘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相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爲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爲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昔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如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倭墮之姿追蹟晉壘之間遠矣

書毋丘震　晁補之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臯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

而不改者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喜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鬬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獘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恭寧父

非武夫鬬士而無之將何如

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祖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鈌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閤羣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畧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歷者詔曰使銜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毌丘震在選中自堯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

臣補之爲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它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書王蠋後事　晁補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

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

事未必然而料得有無

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此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晝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爲井言昭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絶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

義不北面於燕況在於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爲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吏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荊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誓而懷七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

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義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晁補之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益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爲之其功猶在於百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

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從遽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爲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朴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依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効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

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又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恠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見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覇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殺無足恠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務着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而後

使得施其髣髴脩庠校損庸役使轉輸勸賙貸緩皆發折留獄與圩堰繕郛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昔陳平有與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逵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居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又有別意

贈李八騎曹序

駱賓王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願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遽遙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敞離亭之多暇山芳襲吹坐凝蘭室之中水樹含春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遙催別酒既而榮波東注灞岸南登綠蟻空而高宴終金烏落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聊盡申情於丽藻人為四韵各賦一言

自有雅志 別饒山水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王勃

下官才不曠俗寵不動時充皇王之萬姓預乾坤之一物早師周禮偶愛儒宗晚讀老莊動諧真性進非千物自疎朝市之機退不邀榮諸識王侯之貴散琹尊於非阜喜耕磐于東坡埜老披荷暫辭幽澗山人賣藥忽至神州驚帝室之威靈傳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見軒冕於南宮暮宿靈臺聞絃歌於非里交情獨放已厭人間埜性時違少留都下道王以天孫之重分曲阜之新基畢公以帝室之華拂平陽之舊館迹塵鐘門思在江湖居榮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走綠縢朱紱且混以蘿裳列榭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由其莫辨語默於是同歸終太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挹容是日也雲繁雨驟氣爽風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扃向術似元禮之龍門甲第臨衢有當時之驛騎英王入座牢醴還陳高士臨筵樵蘇不爨是非雙遣自然天地之間榮賤兩忘何必山林之下玄談清論泉石縱橫雄筆壯詞烟霞照灼既而神馳象外宴洽寰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烟生而北林晚鷄鷗始望不及牲牢麋鹿長懷非忘林藪先生負局倦城市之塵埃遊子橫琹憶汴州之杜若況乎迹不皆遂時

不再來屬宸駕之方旋值羣公之畢從洛城風景此會無期戚里笙竽浮驪易盡仰雲霞而道意捨塵事而論心夏仲御之浮舟願乘春水張季鷹之命駕思動秋風策杖藜而非遙勅柴車之有日青溪數曲幽人長往白雲萬里帝鄉難見安貞抱朴已甘心於下走全忠履道是所望於羣公倘心迹克諧去留咸遂廟堂多暇返身滄海之隅軒冕所辭迴首箕山之路尋赤松而見及泛黃菊以相從雖源水桃花時時失路而幽山桂樹往往逢人庶公子之來遊幸王孫之畢至茅君待客自有金壇王烈迎賓還開石架惟恐

一丘風月侶山水而忘年三徑逢蒿待公卿之來日對光陽之易晚惜雲霧之難披羣公鄴縣鳧飛入朝廷而不出下走遼川雀去謝城闕而依然敢佇三襟鍾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徽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抉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爲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非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雀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非鴛鴦雅什俱爲贈別之鷫鷞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采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彌津青雀黃龍之軸雲消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罇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

眄於中天極娛游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

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愛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水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

勃省父於交阯道出鍾陵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遍請客莫敢當至勃慨然不辭

都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極歡罷

秋夜於綿州羣官席別薛昇華序　王勃

夫神明所貴者道也天地所寶者才也故雖陰陽同功宇宙戮力山川崩騰以作氣星象磊落以降精終不能五百年而生兩賢也故曰才難不其然乎今之羣公並受奇彩各杖異氣或江海其量或林泉其識或簪裾其跡或雲漢其志不可雙得也今並集此矣豈英靈之道長而造化之功倍乎然僕之區區常以爲人之百年猶如一瞬非不如風月不足懷也琴尊不足戀也事有切而未能忘情有深而未能遣故僕射羣公相知非不深也相期（一作愛）非不厚也然義有四海之重而無同方之感分有一而之深而非累葉之契故與夫昇華者其異乎嗟乎積潘陽之遠好同河汾之靈液目置良友相依窮路是月秋也千時夕也他鄉怨而白露寒故人去而青山迥不其悲乎盍各賦詩云爾

志有敬亭山

夏初餞宋三少府之豐城序　王勃

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況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連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締

歡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頤于時晚吹吟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頹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吳會之郊斷雲飄蓋嗟乎岐路是它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雖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遥盍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

秋日餞別序　王勃

黯然別之銷魂悲哉秋之爲氣人之情也傷如之何極野蒼茫白露涼風之八月窮途蕭索青山白雲之萬里奏鳴琴則離鴨別鶴驚岐路之悲心來勝地則

時雨涼風助他鄉之旅思琴書人物與部關西去焉
歸軒雲間日下楊學士天璞自然地靈無對二十八
宿稟太微之一星六十四爻受乾坤之兩卦論其器
宇滄海添江漢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積煙霞之氣幾
神之外猶是鄉雲陶鑄之餘尚同稽阮接光儀於促
席直覩明月生天嚮訥辯於中筵但覺清風滿室悠
哉天地含靈有喜慍之容丘也東西悵望有別離之
恨煙霞血視龍虵去而泉石空文酒求朋賢俊散而
琴歌斷門生餞別如北海之郡前高士將歸似東都
之間外研精麝墨遲思龍章希存宿昔之貢去序相思之詠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王勃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
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
中都夏統乘舟屬羣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
鍾鼓沸天美人似王芳進交映旁徼豹象之胎華饌
重開直報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鶯果爲秋風伯
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
迂廻入卽山而非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
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
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小
卿風景不殊趙非相望於洛非鴛鴦雅什但爲贈別
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朝廷歡娛山林幽晦思魏闕寬巴九飛欣岷江情復
三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憖無悶在林冀侍御崔
司議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于是矣夫達則以公濟
天下窮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
國酒醨無以娛客至于挾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
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爲一世之逸人寄
千里之道友吾欲不謝於崔冀二公矣所恨酒未醉

琴方清王事靡鹽駟騎遄遠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
謝叔度累日之歎雲山悠悠歎不及也載想房陸畢
子爲軒冕之人不知蜀山有雲巴水可涉睽闊良會
我心愁然請以此酬寄謝諸子爲巴山別引也陳子
昂醉詞曰有道君匡國無悶子在林白雲峨眉上歲
晚來相尋二十字英華作王仲烈知吾此情示之笑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
歸所以彭越醢于前韓信誅于後況權位不及于此
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咲

賁昔云羽翮迥逃列坐酬而不譚清號閒炎將士激石必腐

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于奔鯨鯆生人于嗥
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固若未
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
天之劒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
之士杖于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
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
僵屍盈川水膏于蒼漠陸血于原野一掃瓦解洗清
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非盡餌
于脩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
社稷雖定于劉章封侯未施于李廣使慷慨之士長

此等文字具可抵四五數篇

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
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
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
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
能爲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明心不可不開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不
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
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

專城之榻去遨才子之詩動清輿于中流汎素波而
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懸起予輒冠名賢
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泰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兪出莽夷未睥
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于當年去就之理在
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
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座明哲皆清
客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
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爲謫仙人蓋實

錄耳而嘗採姹女于江華收河車于清溪與天水權
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才榦駿
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
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罔若絕雷舉
目四顧霜天崢嶸銜杯叙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
仙翁李白辭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
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
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

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于後時劉表不用于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于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澹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于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于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于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鱠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弁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于南山魯連不得不蹈于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刑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也

贈陳八秀才赴舉序　歐陽詹

諸侯歲貢俊秀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磐言遵永途吾觀夫雄心鋭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心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塵土其慮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委其

試知有成矣

臥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李華

華與二賢早相得偕脩君子之儒而獨無成偕勵人臣之道而獨失節偕遇文明之運而獨衰病天寶中奉詔廉軍政北至朔垂駐車山陰辱司徒公太尉公一盼之恩先將爲伊闕尉忝相公尚書約子孫之契不幸孤負所知虧頊受汙流落江湖于今六年大明升於陽谷幽蟄附於光輝元惡摧除太階如砥天下衣冠謂華爲相府故人詔書屢下促華赴職稽首震

惶恨無毛羽左司貟外郎張公侍御史相里公殿中
侍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嚴公望高職雄持斧登
車江湖霜清道路風起華也潦倒龍鍾百疾叢體衣
無完帛器無兼蔬以妻孥爲童僕以笠履爲車服並
載無由呻吟舟中大別之陽有焞龜之父揲蓍之老
華請占命之厚薄乃褭龜褭蓍而言曰三靈人爲宗
則人過於蓍龜也耳占主于心則心過於視聽也足
下被儒者之服讀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性命胡
爲而煩予予之二物不足占足下華病不能拜拳拳
扣額敬承先生況服勤西方之教入齊生死之域吉

其外者則儒不戚矣夫匹夫同敗名節矣與墨劉同
既衰病矣與廢疾同雖牽率危憊匍匐顛沛君父含
弘宰政不遺適爲朝廷之微相府之羞也又安得恃
爲故人哉其內者則大師徵旨幸遊其藩甘露灌注
於心源實月照明於眼界無得之分可與進矣負薪
之憂恐不爲言江亭憑檻平視漢皐武昌柳暗盆城
花發一榮一枯有歡有感離別之念又焉得不悲乎
四言詩雅之遺也以貺雅士盍以雅爲贈乎則知車
馬佩玉之多反爲末也病夫李華序

別王佐卿序　元結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
四十五時次山須日浪游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
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
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
未息相去萬里欲强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
清河崔巽與次山任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
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爲序
以送遠云

別崔曼序　元結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

紛人聞博陵崔曼惑叟所爲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
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爲蜀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
時乃山林之一病民耳宜不相同行矣勿惑吾子有
才業且明辨又方年少必能樹勛庸垂名聲若求先
達賢異能相救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域主人
能用其一言遂開境千里威震絕域寵榮當世公往
在淮南遂巡指麾萬夫風從遵逢猜疑弛而不爲今
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爲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
宜綏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槩耳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秠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

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書易詩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三曾三蘇為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入以下沉溺不返

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菽粟而編毯是衣蜆蛤是食俳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為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

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盧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巳余之汩没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絃三十秋巳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碣驛玉色天下表

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如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琵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奥突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爲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塞蹇鶱翮十駕天下君與操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一

序

送行序

原缺

天涯老比鄰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送孟大入蜀序　陶翰

襄陽孟浩然精朗奇素，幼高為文。天寶年始游西秦京師，詞人皆歎其曠絕也。觀其匠思幽妙，振言孤傑，信詩伯矣。不然者，何以有聲於江楚間？嗟乎！夫子有如是才，如是志，且流落未遇，風塵所已，疑謂天下無否泰，無時命，豈不謬哉！翰讀古人文，見長楊、羽獵子虛賦，壯哉！至廣漢城西三千里，清江寅緣，兩山如劍，中有微徑，西入岷峨，有奇幽，皆感于之興矣。勉旃！故交不才，以文投贈。

送惠上人還江東序　陶翰

自延陵季子來詣上國，齊、魯、晉、鄭，賢豪風靡，及夫顧、陸入洛，亦稱南金。今錢唐惠上人，捉一盂，振一錫，則呼吸詞府，頡頏朝顏。長江之南，世有詞人，舊矣。於是侍御史王公維、太子舍人裴公惣，寄彼好事，於焉首唱；才賢翕集，文墨敷芬。作者為之，不寧詞林為之一振。此公家本富春，棲於天竹白雲青岫方丈之居，江風海濤，一杯而泛，窮其奧，吉即空王之法門，朕其精

心有眞如之理性不然我羣公風流虛佇諷詠間作者豈無哉正月祓禊東旅征帆南岸眺吳山而可見値湖水之將署震澤千里孤舟渺然北思我曹時開離贈卷也

送王大板萃不第歸睢陽序　陶翰

才格可得而仰也文章可知而畏也故往年有公筵之捷矣九流之學日踰三鼓之音未歇今茲有天官之阨矣天將啓子於世故命以才授子於亨故先以屈屈伸理也才位時也子姑感激毫翰增修詞律冲天之舉吾倚而待焉歡洽豈常離言寔早河岳西別

悠哉鎬京庭闈東瞻誰謂家遠少邑將變雲天浩然詩而詠言將以述志

送田八落第東歸序　陶翰

田子行於古而志於文雅多清調將有新律鋒鏑其銳將來者其憚之勿以三年未鳴六翮小挫則遂有清溪白雲之意夫才也者命在其中矣屈也者伸在其中矣將子少安吾以是觀惠灞亭柳綠昆池少青于何送歸無易諷詠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元初中一作漫叟浪家于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思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與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爵旅見恩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澤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鬥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見國一作容州爲叟謝主人鞏幕府楚大夫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

以系此云

秋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李白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其不誇炫意氣託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子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暗親志乖而肝膽楚越鴻騫鳳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略少君讀易時作於小文四方賢豪泫眩一作然景慕雖長不滿逾一作七尺而心雄萬夫至于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席風雲動人天一作非嵩丘之騰一作精何以及此白以弱植早飲香名况親承光輝恩甚華萼宅

鄉此別誰無恨耶時朳風吹霜散下秋少海雁嘶月
孤鶴翔雲驚蒐動骨憂璦涕流抗手緬邈傷如之何
請各賦詩以寵岐路

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　任華

華州汝州兩京股肱郡也朝廷以股肱之郡非有股
肱之才者則不可造次任焉是以命華州牧兼御史
中丞李公亟乘轄於汝所以輟於華而悉於汝者何
蓋由華已致理而汝久缺人久缺者何不易其遷故
也然則州有兵而刺史爲之使使不可以獨理爰命

前監察御史李公爲之副清泗上朝周之路絕漢東
封汝之心岐然長城蕃我王室亦在副貳之力也且
要地招我於芸閣之上假我以柏臺之榮與華甚厚
同於骨肉華見侍御如見金吾方將遠別値予有犬
馬之疾不遂攜酒灞岸賦詩河梁蒐銷暮雲心折秋
少而已矣汝潁自古頗多奇士荀陳令族豈無子孫
君其善待之無忘推遷至如公堂閒坐對三十六峰
或青雲半收或新月初挂當有佳句時時寄來

送祖評事赴黔府李中丞使幕府序　任華

自武陵守瀧施分閫有唐已來李公一人而已自非
忠義特達有文武才畧者曷以致茲公以黔巫之地
西控微盧鼓濮東接桂林象郡非漸巴峽南馳滄溟
蓋蠻夷獷俗罕遵聲教必藉於幕畫而詳延祖生豈
伊異人即我府主隴西公之嘉客也方將表于金闕
而加之鐵冠適會有黔中之命相繼而至夫天下之
寶當與天下共之況黔中桂林兄弟之國又何間然
哉俾朝廷知黔中得人與桂林得人何異出餞何許
舜亭峩峩凭檻窺黿鼉之窟酹酒滴魚龍之背金石
絲竹雖有泰聲青山白雲恨非吾土華承命製序因

忠直心赤其人可交

贈以言不慮吾子以忠貞爲本又當指蹤不選地感
恩不顧身死見賢良則引而薦之勿憚勿疑見仇怨
則報之以德勿瑕勿疵吾常以此爲終身之寶今以
終身之寶贈君以謂何如也

送溫司馬進降誕方物序　任華

遍真送行兼之慶賀

昔者黃帝生于壽丘文王生於岐陽數千年間以爲
盛美況我明王感龍而生如鳳之鳴黃河爲之清率
土爲之寧豈壽丘岐陽足云哉是以四方牧守咸獻
方物用賀南山之壽長居北極之尊今此邦使乎誰
膺慎擇則司馬溫曠其人也臚相門子溫其如玉匹

德備焉堅其如金百鍊成焉旣出車彭彭羣公追餞於北郭之亭龍嵸羣峰叠出青石逶迤秋水下澈碧沙對此爲別歡酒而已

送宗判官歸滑臺序　任華

大丈夫其誰不有四方志則僕與宗衮二年之間會而離離而會經途所亘凡三萬里何以言之去年春會于京師是時僕如桂林衮如滑臺今年秋乃不期而會于桂林居亡何又歸滑臺王事故也舟車遄返豈止三萬里乎人生幾何而倏聚忽散遼夐若此抑知巳難遇亦復何辭歲十有一月二三子出餞于埜

術天如掃低向朱崖加以尖山萬重平地卓立黒是鐵色銳如筆鋒復有陽江桂江畧郡城而南走噴入滄海橫浸三山則中朝羣公豈知遐荒之外有如是山水山水旣爾人亦其然衮乎對此與我分手忘我尚可豈得忘此山水哉

送李審秀才歸湖南序　任華

平西原之歲隴西李審自湘東來才甚清氣甚和節甚奇心甚高僕是以恨相知晚也秋九月又言歸於湘東衆君子出餞于北郭碧峰巉巉出于柏稍有如虎牙夾天而立加以白日欲落挂在岩半橫照灘水月帶微明（一作帶微月）操袂于茲揮袂于茲恨無昆山片王以相贈贈桂林之一枝審再拜曰幸甚

重送李審赴廣州序　任華

吁嗟乎蒼梧之片雲或隨風而東或隨風而西片雲旣如是孤客亦如是昨日李生言歸湘東今日李生將赴南海昨日今日豈有二李生乎亦猶前日蘇秦與今日蘇秦不殊耳所以然者何邪蓋乘流則進見幾而作明有志於四方非凝滯於一途其中或有不得巳之事亦不惟有也昔孔丘嘗爲東西南北之人張儀亦爲燕趙齊楚之客其巳乎滄波遠天混和暮

色孤舟一去曷日而旋歸哉

送虞上人歸會稽覲省便遊天台山序　任華

圖書所載名山如天台者鮮矣故老萊遊于斯應眞遊于斯虞上人亦遊于斯老萊崇於孝者也應眞崇於道者也二公之美上人兼而有焉上人緇侶之澄肇詞場之沈謝讀盡貝葉能了於空淨如蓮花不著於水不然安得泉君子禮敬若是焉言歸膝下而孝名爲戒將遊物外而朋咏長川豈徒蔭長松以隱身承瀑布以洗足是將探擷靈藥搜訪仙經歸獻北堂

永同西毋也鏡湖秋月當見色空稽山片雲能引詩
輿剡溪白鳥知爾無機雲門疎鐘訶君來暮豈不謂
然邪今朝贈別桂林花洞庭白烟濕袈裟虔上人與
君各在天一涯

送魏七秀才赴廣州序　任華

此邦詞客徃來亦云多矣其有論詩則爲詩人對酒
則爲酒徒如魏秀才元積者不可多得况爾凡殿中
侍御史萬成吾友將爲遠別豈同它人江亭暮天勿
辭一醉醉後解纜則月照滄海猿啼碧山其奈爾何

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楊郎中入蜀序　任華

二公罷東西之曹步奏啓事之劇而叅軍西南時人
或譏朝廷易其大難其細及以爲不然方今天子命
將帥以守四方丞相秉鉞爲唐南仲擇佐命介寔先
才者賢者事孰大焉彼采薇出車以遣役勞勤我則
異於是受王命者不言勤赴知已者不愴離今日斗
酒姑展交好遂以道吾子（集無子字）四方之志亦使滿坐
歌二公乎

送開封李少府勉自江南還赴京序　獨孤及

世或謂邦有道穀或謂全於患者不以狥名降志彼
於致命猶數數然孰與李侯甬志而脗合之張其天
機與道出處道長則陳力筮仕績成而退藏於寄戰
勝江海之上然後乘歸流而返舊京乃知凌雲麗采
則切玉利器於夫子爲鄧林之一葉耳而精微純粹
豈中士所能得其門哉然當今堯親九族契敷五教
其材之美者工將度之子雖志機機未忘子庸詎知
泥蟠沙臥不爲雲霄之鑒柄乎但蘭舟桂檝倏忽鳥
逝朔風（一作秋）方秋少奈離憂何緣情者莫近於詩二三
子盍咏歌以爲贈

送李白之曹南序　獨孤及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時由是
朝詣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襆被金馬蓬累而行出入
燕宋與白雲爲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
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
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
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特之（一作將）
于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舃之辭越仲尼之
去魯矣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
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

況小別乎請借賦詩以見交態

宋句大奇

送朱拾遺序　顧況

楚天暮秋衰草多霜我送朱兄置酒寒塘它方有遺名之人語出世之事昔我（一作者成）大師居毗耶離方丈之室以虛空量納諸羣有為法而來難於酧對兄辨才者精於語默雪山有草可生醍醐上賢不自豐故貧也上智一任數故樂也言出以機在心為咎故慎也和平發中金玉鏗鏘如秋水之溢塘殊不知長松倚空遠霍孤嘯如朱兄也將刀畫水水中不斷以道親人人何有別何山不可以為家何水不可以泛舟

我送朱兄浮于亂流王明不在諫故臣在瀾漫之遊

陪江西李大夫東湖賦詩送宣武軍趙判官還使序　顧況

相國大司徒統戎于汴汴之介者有長鬣廣額乘遽四方交驩諸侯以利君實我大夫待以加等問其所欲蓋相國於其君義疎而後有誠誠存而後有別此敬相國而及子其告復乃賦平字之什以寵之春秋之義凡君子之嘉一善接一士皆欲有所用必相其宜而比之昔代之阿鄄燕侵河上晏相之薦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果却燕晉之師

送韋處士適東陽序　顧況

珠玉在淵蘭在深林士不定方而處東陽佳地樓上隱侯之八詠溪中康樂之贈答韋生翱翔若復故都會手放逐相逢姑蔑之山所栽新詩婉而有意凡游山水苦無卷軸復無幽人攜手一何異飛鳥一翼行車隻輪眼界孤矣於（疑作放）言自譴以覘處士乎哉

送張鳴謙適越序　顧況

晉司空十四代孫尚書左僕射纘武代孫曰鳴謙問行於我我對曰乃祖蹈道隱黃鵠山乃先敦惠隱朝陽山今子洽聞繼修先好是一門而三隱矣臺仲之

處也雲翔冥廓亦復何礙又將嫁于四方乎常適越東至剡南登天姥天姥而西即東陽太末姑蔑之地盤桓乎弋陽其山霞錦其水緋碧其鳥好音其草芳葩奪人眼睛猶未麗也仙人城在其上可以汰神可以建文可以棲子獨不見錯誅而回樂乎感隙駟之末光事塗龜之修齡觀萬化之始終道訓曰處其厚不處其薄丈夫之事乎亦從此逝矣適人之適孰與自適其適乎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夷淡者得之愈深袁生愿

一洞記略銅官絕頂過扁至白然庵杜鵑花下笑指太湖七十二峰作荊溪七十二小記予游勝地多矣未有如白雁來與西洞庭者也

恭文敏渴善好學今茲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實扶中興之運光啓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令典延世命官解巾筮仕偶得佳竟況青春之年綵衣黃綬出則爲政入則承歡以世惠遺直而慎脩之不怠巽時必復此其推輪歟追思童年游寓茲地烟潭雲洞杳窱靜深邑中諸生多業文者亦清輝勝槩之所發也生其勉之名有一作衛許胄曹首類歌詩鏘然在聽猥徵不腆俾叙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歐陽詹

國以人爲本縣令親人之親者苟有命授無非慎擇

今年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仕而退下者十之五六濟南林公以始仕之調發硎之办請宰一邑天官劇巴東也而使爲之平衡無疑鈞軸不轉非輕重質器目以昭如則安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解褐結綬當時之盛既受牒恭命而南征公與予鄉而且故幼而知公行先鄉曲譽是通閭井之意術以經明升實操敎化之本今有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叔之手繳紘在師曠之膝何微之不中何妙之不盡去矣無使朱邑魯恭專美何一作是官其餘則巫峽峨峨岷江湯湯水天下清山天下秀遊盤貴境爲池爲墉退公暇而爲我廻睇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韓愈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言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有其贏餘得以

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險一作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夫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

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儲人以車船自宅郡徙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耗虛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古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一作死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舉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一有食字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一作爽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一作兆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其一作於家方今寇聚于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于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策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者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

曰凡士之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愈為之序云

送何堅序　韓愈

何與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

一尺老松蒼色逼人

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與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陽公之令吾聳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穎川（集有）是鳥也寔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聳其鳴也已

一篇飲酒到底可作陶飲酒序文

送進士王含秀才序　　韓　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子操瓢與簞食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事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序得妙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旨露願以是非賜決評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厲行如秦商鞅之法而思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鬪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摯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爲盜困幸矣子將安眞哉京師

貝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它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它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爲一不二爲一相移白變而復黑倒上而爲下吾未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序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與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

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旣貶于潮州浮屠之徒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予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夫吾絆而不得侶師以馳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産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

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懿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柳宗元

僕間歲驟遊邠疆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羣校用咎法筆令不出旍禦下莫有逗撓陵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寧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登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擧進士並時管記于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逹而榮如

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精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故疆拓逹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棒腹甚未可也吾子歷攬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客畫於借筯之宴發羣謀于章奏之筆上爲　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鐏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

小儒憤不得

何等陽秋

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宗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使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于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唱以振動其心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盖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决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豈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柳宗元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異吾常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于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邪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是亦世之所罕也

從有佳山水之瀟乎

送李渭赴京序　柳宗元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卉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予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爲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於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予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柳宗元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摧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於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釣喙甚直皆有美餌者而飫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予而捧腹者蓋不乏

焉辛生來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嘗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爰與墳衲文章比來王祁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譽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下歎其若心身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

評賞橐編。卷百八十一　三十三　選集

厄困而往霸心勇氣毋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歷境之恥毋乃果於是舉乎往憤所履如志遄返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以內家語勉之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柳宗元

外氏之世惪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它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負重遵余弟子也廣而不肆巽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揺以文采以余弃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月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弃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其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柳宗元

僕之始貢于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睹隱而未見驩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也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恠迂是將

評賞橐編　卷百八十一　三十三　選集

不然然而僅寘于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于人乎不然何應其前定若是之彰（一作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于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瞀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序　柳宗元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丽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不能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于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

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元秀才序　柳宗元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叉陋無欲令之僾闠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愈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嘉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劃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厲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　柳宗元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轊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擢而討之則明韜於淳朴之質行浮於休顯之問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開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趣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于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子與兄又聯

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
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
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
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千家是宜砥
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談笑顧眄超越千里而
無倦極也然而景爍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
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凡之所
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
交映或授首簡於予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
耶予書而授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
爾

古人相與正字求同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
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
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
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
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
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
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
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
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
乎今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
其人遊者非不能通其言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
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
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
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
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
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
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
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好佛而休官其人可聯矣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柳宗元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
條山氣益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坐得勝槩焉吾
固翹翹褰褰耆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
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强
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凊奉引之隙必有美製
倘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
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于晉出吾

自古文者

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大篇者蓋無忽以知文詐之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柳宗元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晩矣而戚其幼孤徃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愼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晩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艸埜八年麗澤之益鎌礪之事

元子胸中寬有浩浩

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予詢其書聽其言發予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予以行予思其悼時之徃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吾于九疑之下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牢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下况譚子又在焉彼眞可家之者耶子去爲吾謀于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諧纔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㵎泉之勝絶見峻公與牧犢嘗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皃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

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眾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循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眾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此文能起懦夫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遊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遊。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穎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穎。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罪。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常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常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

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飆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閒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

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二

論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閱

論

六家指要論　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

不可徧循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

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勢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

豈其神形亦派本箇用之一端

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輝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入帝王之門哉

此遊而不俠太史公所謂何敢不甚然也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諸葛亮論

袁孝若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亦非武人）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者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

（爲時世大計非不求近速也）

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非通諸）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

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
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
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
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
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
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
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

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
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
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
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
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
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
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
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
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議張力立騁無窮

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
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
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
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飢寒
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
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
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令禽惡鳥論　曹植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

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
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
于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
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
飛勿居鳥尋聲而栖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
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
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
而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
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
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

昔柳子厚勸韓文公作此予于子建亦云

予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能不可更者人性然也昔荆人之梟將巢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爲利人也得惡者莫不麋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漢二祖優劣論　曹植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受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予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歿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鴆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材大略倜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徒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覯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功而遺元勳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鍾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殘賊神光前驅威光先游軍未出于南京莽已斃于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謀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副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

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得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

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則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燿紫薇何顧乎王母之宮崐崘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鸞驂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蕋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虚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閑

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明膽論　　嵇康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弒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

此能極是

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于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礡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于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

望無哀樂論所謂一非而內觀予神幾隱一關而外見其形言無有謀而行無苟隱

不以愛之而苟書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於而情無所紛擾爲神正而是引光當忠惑于天子而信其乎爲民有胸懷于八荒匪坦蕩以永日可謂明膽兩全矣

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論得一號辭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情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予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鵩闇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

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于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鵩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淩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不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難自然好學論

嵇康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

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俗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曰苟有所欲誰不忻然觀悅心作哉尚何假於食蓐蜚石皆宜

蒲組也

兆語狀得說切

仁義務于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䀢此禮樂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甞甞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此䝉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若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諭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

是乎在也今子立大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脩揖讓則變傴襞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七賢傳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眞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崧轟低舉用以優賢岩木澄華茲焉賜隱至于稽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尊且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嵇琴絕響阮氣徒

存通其旁經必凋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或能符契情靈各惇終始怜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

釋私論　嵇康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恡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

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
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
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
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
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
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
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
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
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
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是

俱而已志道字闕犯邪無所闕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
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
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必公之情使夫雖爲善者不
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
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
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
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
善亦所以勵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
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
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減

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
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
在用之質而栖古烈擬足公塗値心而言則言無不
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
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
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
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鞮
號罪忠立身存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
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衷露心識
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

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
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
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
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忍之形不
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
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
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
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
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
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

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私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惜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爲有是而莫賢乎已未有功期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自以反弃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爲惡不措所措

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時爲措而鬧於措是以不措爲拙措爲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兹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冐隂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之可以無患而患措之不以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弃楚恭宰嚭躭私卒亨其禍繇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而身立清世

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弃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内貴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胷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

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絶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中縉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遠與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戎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于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弃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

奇賞彙編　卷百八十二　三十一　選集

廢疾篤難療瘠大運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弃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門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

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横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埜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側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

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擊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

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逮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

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

殺羌渠繇是于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六部大強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

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

辨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于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

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援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冠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

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

江東文學之見一斑

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

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蘢之戰子輸不反繇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江東以謀

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坊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埜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

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且不起　政得於寬

辨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

抑揚處極有公論

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埜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

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域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

技以就所屈則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衆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

有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經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

着乎人情

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

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脊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箝

句句排偶此晉所適獨

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乃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

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閼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

綱七子銜其淵網皇祖夷於黜徙西京病於東帝是益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于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

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閨甍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安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鄙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

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二

論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

演眘論

傅亮

讀晉人書大都有快[illegible]

大道有言眘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眘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眘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眘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昃食无百年之貴然而狥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曽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眘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忌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蘗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天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泰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胸心岩嶠絕於四體夫然

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内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絶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始乎蠹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鎩於垂舉觀夫貽書良叉則匹厚味於井甃 闕文 共思患也若無繼而乘斧其慎禍也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栖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潔園外楚忌在飛犧商洛遐遯良此駟馬乎仲蔚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把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兹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

知之難眘之惟艱眘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思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眘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繆猶如此況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邛僰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眘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爾言眘而已矣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斯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

於瘳病未若無病之爲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鄙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异不可不詧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莊論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旹季秋遯夜之

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徉遊乎赤水之上來登
乎隱㞩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頟乎泱莽之州恍然而
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
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乎書閒居隱凡而彈琴于是
縉紳好事之徒相與犇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
乃問堅整飭嚌啇先引推年躡蹱相隨俱進奕奕然
步膞膞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
檢猶豫相林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
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
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學

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鶡有日矣而
未犇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于斯乎且大人稱之細
人承之願犇至敎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
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
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
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
物以萬類爲一指毋乃激惑以失眞而自以爲誠是
也于是先王乃撫琴客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
流眄嘘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于閬峰之
上者乃踹冕服驊騮至乎昆侖之下没而不及端冕
者常服之飾驊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
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山
之口不談曲室之内今吾將隳崔巍之高杜衍慢之
流言子之所由幾其窮而獲及乎天地生于自然萬
物生于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
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内誰謂殊
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溼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
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
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氷形謂之
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

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
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悳日月順其光自然一
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
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
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
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
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形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
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
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
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

毫爲大太山爲小故以殀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
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
六經之言分處之敎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
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存其制夫守什五
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寥
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
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
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殘生害性還爲讐敵斷
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聾耳聲耻
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痛

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于生而
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
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
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
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
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過海若
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
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
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
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
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亡
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
父兄矯厲才智竟遂縱橫家以彗子殘國以才臣亡
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于世俗也是以山中
之木本大而莫傷復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
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殀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
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殀生無變而未始有
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
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馮軾
者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蹄阻攻險者趙

氏之人也舉山塡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
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
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于一世豈將以希咸陽
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
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
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
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
何足道哉猶未聲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
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
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兹容今談而同古齊

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知然矣是二
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脇脈亂次而退縮懼失路隨
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亡貨喪氣而慚愧于衰
悴也

白起降趙卒論　何晏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
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
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
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
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

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
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
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
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
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
侯之捄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
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
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
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
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

錄以訓俗不問其工

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
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
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

兄弟論　并序　常德志

予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
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
歎息向其爲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爲
輿傷哉斯固輿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
此感敢託陸之旨以作論云

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

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
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爲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
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爲
習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
俗獨爲君子違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
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
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聊如君子之談必且輕於
身而累于俗以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
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
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

遊罩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嵩伊
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上石異勢榱桷分
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
知同德者易爲功離心者難爲力在物猶爾而况人
乎然不善莫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
豐于道故牝鷄晨鳴三賢斧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
故名賢之所聞豈爲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
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
斷兄弟之道無分鶺鴒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
兄弟之爲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

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爲
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
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鬩墻不妨於禦
侮蹛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而歌彎弓則涕泣
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
從容永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聲三
荆本也不能忍分張之痛剡在人流有靦面目折枝
分骨如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爲義矣非有血屬之親
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如髪彼兩髦結歡二族始
有共牢之禮終爲同穴之親斯亦未爲輕也然而惡

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
尺之孤况有弃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
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讚移天恵均惟鵲孰
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逆人君
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
而椒蘭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于清風綠衣無
燕燕之悲角弓匪騂騂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
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
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
國門而斂迹井蛙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

代洪基峻極配谷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蓽
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
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蕚炊生契潤白刃交前弟瘦兄
肥亡背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
揖縉紳斯又足爲樂也而亡賴之徒不思其叐或溺
于私愛弃彼天倫生在膏腴乘籍地勢錫珪分竹奄
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
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孌集
矢長勺撫劍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虵鬭之妖九
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

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閈之人緇椎之子柄
息不過于蓬蓽咀嚼不愁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
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蠆介側目切齒遂使萁
爾箕帚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于是乎分裂
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爲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岡之望
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奇脣亡之歎深可撫心王
叔治斷臂之言足爲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
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
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

狠顧七國鷄連貔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
可汲而斷太山可蹋而覆赤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
高壘之謀勿俟御枚之陣固以氷判瓦解魚潰鳥驚
身膏斧名彰史策經過者爲之迴車言談者爲之
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
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強商
周之不敵亦所眷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宋萬附輿
慶忌參乘勍弓飲石長劒挂頭冠鷄佩猳拖象拉兕
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
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

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逵容可危乎近者
劉荆州之意氣表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楊鞭笞
河朔猛將厲於鵬鶚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虎
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懾人寰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
未就壯志先秋瘡痏寔生蕭墻糜潰天道與人共往
生人與少木俱萎雖瘞於曹公尚無所食之暇安得
馬上而舞哉斯有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
德曾衛爲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
代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齊
之餓奴君頹之萬鍾不如廷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

令兄弟綽有餘裕不令兄弟相交爲瘉嚞哉言也吾
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
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糠未睹宮墻之室家固未可
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爲疎即手足無心腹之用
判合近而爲重即衣衾爲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
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併于兄弟固
亦明矣況作者之意有异是乎夫异家者所以避私
同穴者示以不逐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
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於行路
詛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願聳也且宁漭汁龍少

邅倜凶攀風樹而與歎懷仁義以罔極零丁齡亂霸
露摧心契闊九夷更相爲命當恐黃耳蕭條白駒超
忽洞庭木葉零凋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菜未
著蹻天跼地每深慙悳爰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
子有以成敎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秪足以攪其心慮
非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
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胸而無
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中今
子大夫幸而見睹博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
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

聾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
於緗素垂令範于黎甿橫之于天地而自安處之於
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
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
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
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
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
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
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
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
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
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
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
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
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
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
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
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
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
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
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

白黹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是頻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藂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

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

覶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

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惠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眄增其倍

價翦拂使其長鳴彰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叠
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
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賁未宿北埜絶動輪之賓藐爾諸孫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鄣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惠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
麋鹿同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家訓論文章　　顔之推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
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
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于
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
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
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
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
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
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
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
運肇開四門以穆晃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
伯善卷恥徇幽憂由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
已迫知命情禮室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亡損鄧林
之攢植雙鳬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
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望北堂之明月氾勝九穀之書
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
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尊高歌
滿席怳兮惚兮天地一指此埜人之樂也子或以是

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
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
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翮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斤
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覩人事之隕穫睹
時路之遭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
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頓
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
無識者多褊溢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
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
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

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撝謙之風搢紳不嗣
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卓盈董石之
巷夕陽且落阜蓋塡闇實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
匐啜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姸其愉樂詐泣佞
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
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亡餘
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
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
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

華穀生塵來如激矢雀羅塹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
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
或有稅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
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
幘切人厚自封殖姸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
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
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
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
官將數十載篤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眞人御宇
斲雕爲朴人知榮辱旹反邕熙風力上輩內敷文教

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
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
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頑莽化爲芝蘭
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聳不見莫余敢侮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后妃傳論　晉書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
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喻金
波之合義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
后四人並列光於帝嚳之名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

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聳焉姬劉以降
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
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
譚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
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
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
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
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聘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
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

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毋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袵席感朓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為黍苗燕尾挻災隆漢墜其枌社矣曰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洎荒挻性蔑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由斯外入穢悳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緇衣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汙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勸倖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

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探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嵇康諸人傳論 晉書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鵷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位壞其道術則顧蔑至公舐痔兼車鳴鳶吝腐以茲自只於焉既物殊异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于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嵓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掛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

終始恰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四

論

奇賞齋古文彚編卷之二百八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

三國論　王勃

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閹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氷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其有眞人起於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爲人下事之明驗

也先皆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與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令(旋)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辰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饑死於墻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

驍悍運其謀能海內囂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替既窘斃術亦夷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不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聲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泰之痍請呂蒙之命惜求(無求字)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

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讓之間覊旅袁曹之手豈出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投身夏口于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惟懼有

謀軍容肅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　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羣餌豺虎之口㒺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玉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衆而棄之睹譙周之懦詞甘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伉慨而言意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

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强表破黃巾於壽張斬眭固於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顱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巾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擽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體諒闇之中近抱羊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徵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遂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巳啓天之報施何其速哉故粗而論之式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疾諸者焉

從道論　李翺

中材之人局於書而惑於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爲言出於內則可守而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

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讙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巳將非之先怖其害巳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覦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嗤嗤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損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

世之治也進賢退不肖其說也進同而退獨

甲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一仰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羣而訛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罹怨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辯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

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史通斷限篇

劉知幾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以往可謂任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什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

之所交綱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鴆行弒然膺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

忽次而載就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

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益以水濟水牀上施牀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鼈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若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騈枝有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他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損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山谷以配文心雕龍各有到處

史通載文篇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矣

奚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禆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

猶寔至於魏晉已而奸僞繆雷同摧而論之其失有
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
槩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
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誥下
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
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
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
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
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食焉
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

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彊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斵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
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蜋之拒轍此
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
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
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羣下但
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
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
雖有返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

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蓋天子無戲言
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
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
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愼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
具僚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
加旋有貶黜則比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
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
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
有汙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
殷方輿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

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
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
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
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
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
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
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
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詡自起居成
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
乃疏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

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寔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

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禱祝論（一作禱祠）　李德裕

聖人（二字集作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閤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遍走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命（集作令）掾屬祈請積旬無效自躬行未嘗不[illegible]雨隨車或當霄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于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南（集作左）黎庶謳謠至今古人乃有翦爪致詞積薪自誓精誠（集作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信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爲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

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七字蜀本作終不復興）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邴丞相繼及子顯黜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邴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

之以死終不食言邢丞相於史皇孫徵君臣之分無
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
則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漢書稱邴吉數天子郡邸獄繫者是周及四海也）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微卿（英華作若）
（非）之美前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
以爲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
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
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所治者或能去天
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方士論　李德裕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
號漢武剪伐匈奴（以不辨辨之）商（集作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
有也雖不能守（集作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
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略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
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懽樂以極馳騁（集作驟）
弋獵之力疲矣天馬駭鷄之求息矣魚龍角抵（集作觝）
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
士爲詭亦庶幾黃金可成赤（集作青）霄可上固不在於
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禾人萬人之情一人
之情是也省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
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誦詭（集作詐）丕誕不可信
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
植論言左慈封（一作對非）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
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爲之隱身
嵒穴不求聞達如山麋野麋是其志也豈樂軺車之
召哉敢自衒其術面欺明主若亦已鮮矣時既不用
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欒
大無非行詐殺其于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
同焚斯爲甚矣貞觀末以（集無以字）高宗不誅天竺方士
那維延娑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爲後王法矣

三國論　李德裕

（家藏舊本本刻抄本備不能盡刻）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
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
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
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
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
（攻在黃皓與仲達不劵帷墻一爲斷案）
繫于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
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
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
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

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旣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觀其大論則周奉行紀次係僞漢刻集湘八何無識也

舊臣論　李德裕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臯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昔叅尚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匡匡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

且穆生豈爲己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靦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掎摭先王之道以諱售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臣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將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乎濟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埋煩遭難亦不能指驅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

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公所許曲

不拘小疵

逆此一節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

填寧而不讀古今鉅手

方士論事國既久欽乘已極馳驛已振之力救矣天馬駿轡之未息矣爲能角紱之

感慨矣錄侍御救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哥以方士爲玩亦厭矣黃金可成青雲可上固不在于壽神煉形矣此是深人人上賓妄處

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見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詰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名唐獻犬雁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舜不爲王白馬令言帝欲不誅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

之道在于婉矣惟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眷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

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予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雋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于斯愼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李德裕

不是一退字便了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予嘗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税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裴頠勸廢賈后華荅[illegible]居可優游卒歲傳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卹斂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惑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斷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猰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幾終身之禍亦猶弃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航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冏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𨈈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搆患竟以失巨浪而懸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催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雎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節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李德裕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吾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鉏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承乾于承基爲承乾殺于志寧）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眞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毒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唯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畜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粥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胷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跅洗（收）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才去闕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雖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哉）爲梗蓋恩甚驕盈以比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忽發二語又作因語包無罅隙是取高手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距于劇孟夫周文以閎夭而絜傷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提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㓜儒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秖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簡而當理是公作論

法故能剪除浮蔓而不見刀鋸之痕則其手力高也

天性論

李德裕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由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間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

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悟況一子乎是以漢高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歎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詩猶當時之議極矣

賓客論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于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

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在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疏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

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孔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于謀議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

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閤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大擕當語

謀議論　李德裕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覩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于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

亦崔以南 夫都六十 萬丁壯此 事非細又 諫敬宗坊 道士三十 之內四方 詔書未嘗 以一人筴 詔並其特 據之正也 公之謀議 靜密帝淺 以斷務上 與盧約書 尚書以了 達諸葛亮 何如人也 尚不以寬 而理斷可 知矣

怨誹所由生亨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闕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于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于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叔郎宋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祀廟諱）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逾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于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illegible] 序予錄合 劍云自成 杜姚宋之 後相之行 聲皆爾公 李文饒所 王楊爲誇 之後惜乎 可宗者又 公發以之 而已乎之 論衡公好 必以功烈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淸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

考而鮮及 于文義論 文公者必 以文章稱 而或略于 功烈不知 易地皆然 大公許爲 袁州刺史 數其刻之

自爲文章才能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達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旣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于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言詩有同泥諧旅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特又當時辭賦多用協韻徇于元勳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或篇不拘于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二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隻）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

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予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予嘗爲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人物志論

李德裕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

論一人又論一人說得分疏也簡此選快

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管一行稱調盈虛御輕重唯太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太公亦不宜凡商鞅鞅可與吳起同類耳）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麄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絜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

時說論人述作於人之去人不怕此矣

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焚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朋黨論　李德裕

論朋黨書孔子門徒亦可謂之朋黨尊狀仲尼私達路之不責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讐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訛物於是危言危行剌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宄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秖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雀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爲怪哉大

子由議子張之未仁曾子曜卜商衣說微關夫子罪宰我鑽燧爲久此足以爲黨也

道之行當虀粉矣

奇才論　李德裕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南者相繼而至予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帝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黙然而退予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于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患呂宗而計無所出閒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突因爲

畫策陳平乃瘖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産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貲産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俾昭日請苑中牢醴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

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子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顏盼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卽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徼博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畫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壘乃大呼

奇才

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休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近世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予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顏騫二篇（顏子名犯廟諱不書）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予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强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

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唯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于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忠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藜藿由是不採貴不患

此等商量似非平衣一艸一木人

論朝廷事體狀如筆相有奸謀隱懸則入

皆得上論至于制道服著由是人主之怙于小人所得千萬之日後漢矣學術主術十將攻者是亂風俗從是感絕

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左僕射陳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中書鄭丞相好古冷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故侍中李司空困于虺虺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長鎩覂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出非辜旣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南李司空也予亦同病莫保其主知我

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貨殖論欲知寶貨之貨有視其貨殖之所淵益清淵雄杰者所不免擇士取其粹者抑淵功之准也

折辇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呂侈不能為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予頃蒇莅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

混乎泉中不以蓄眠　乎

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凡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頞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鉤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食貨論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

謗論一作領其此一作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一有貴字探其奇羸乘上之急集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汗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窂籌國用曰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為非楊雄以榷酤興數稱其職者必能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

處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而而反居相位可不為之甚慟哉

貨殖論

李德裕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廻人機斡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冦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

謂之眞人。况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鈇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集作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揜豆公儀休惱（集作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攷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斬馬劍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服不測之險可謂情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狠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集無不字）斷之於己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侯與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尚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於曲陽有隙反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簒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闘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

鼂錯論　　李覯

觀讀漢史鼂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頴川人起於諸生爭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虔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益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狂夫爲計料勝一

衆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歔欷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沸人人東約各欲僇力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

鼂父大有見

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人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于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鼂錯用至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思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足道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八十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八十五

論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許遠論 韓愈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郃

太甲論 陳越石

丐論 元結

文論 顧況

三惑論 王叡

戶口入丁論 杜祐

嬴秦論 劉蛻

太古無爲論 劉蛻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質文論 李華

三賢論 李華

正交論 李華

封建論 柳宗元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華陀論 劉禹錫

明贄論 劉禹錫

辨迹論 劉禹錫

天論 劉禹錫

質無誠論 牛僧孺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戰論 牛僧孺

守論 牛僧孺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

訓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願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禍東京登庸淸河王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辟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紱列于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許遠論

韓愈

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公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

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

故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遊之亡處何益及其
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饑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
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二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
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
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
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郃

春秋則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
臣爲陪臣陪臣于諸侯君父也諸侯于周王亦君父

也陪臣于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于父者必
欲父孝于祖陪臣忠于諸侯者必欲諸侯忠于天子
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
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
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于臣
則非忠語之于子則非孝論之于道則傷義推之于
情則辜恩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乎謂之無激之
邪鮮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
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
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

太甲論　陳魁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
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爲論也至
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
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邪擇其嗣當求賢而
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
日蝕不生河清難俟中原之虎將軼騎乘之龍待駕
于臣之業何如哉況乎靂井金石而月霧露如懷失
國之誚以損其身則弒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
之忠不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

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
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
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
以爲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有旨哉

丐論　元結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爲友或曰君友丐
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里
無君子則與松柏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
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
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

罷丐友相𩓐曰子羞吾爲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未
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
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隸以售
邪佞丐權家婢䠷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
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
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
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
不可爲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棄食提罌荷杖在
於路傷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
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

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
山林亦宜且嬰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
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時世始能相
容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
爲丐論以補時規

文論　顧況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敎惠讓皆文也天
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
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
孝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
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
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
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
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
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
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
裳重華之文除曰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
夫子之文木鐸狗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
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積苴之文
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

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詠風
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上十致八九理亂繇
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閎
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
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
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廚於家如此不得
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
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
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
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賾鬼神明者賾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三惑論　　王叡

炙轂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爲美也然三惑之中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損道德廢家業顛狂致疾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誠於過度也且阮籍劉伶陶潛畢卓皆惑於酒悉無所成至於得溺酒名而已夫惑色者壞禮樂損門風傷殘形骸耗盡金帛怨雖不飲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嬖豎貂雍巫衛靈同解

物也

洛者三人內愛南子外淫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者小則亡身破家大則辱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橋之粟掊胎拾卵惟利是求盜璧攫金刑戮不恩而又必厚於己而薄於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左右如此必不得人心而失衆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斯之謂也苟專利矣則嘉言令猷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矣近侍者傳刃以懷憾疎遠者聚謀而待釁憾釁一發身首分離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茲乎昔漢高祖使隋何說黥布歸漢布既謁漢王倨慢布悔來欲自殺及就舍供帳與高皇無異布乃大悅燕丹之奉荊卿也予女玩好恣其所欲然後渡易水不以爲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黥布荊軻雄傑之士也猶以服饌聲色變以移志況今將帥士伍乃中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節爲貪鄙惛憒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我之性命詎可輕捐古諺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糞彼竭機功則舟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能駕

御英傑飾其言以誘披矯禮貌以卑和欲其盡赤誠竭計策其用鉛槧以誇賺嬰兒曾不知聰明之士見其肝膽鏡其詐僞亦持虛以待虛詭詐以禦詐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項羽玩印賢豪叛去曹公慢易天下鼎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之可矣色者放之可矣財者下愚之醜行也致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界豺虎投界有昊以謝乎衆矣

戶口人丁論　　杜祐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

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稅國足不在于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實出于兹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

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雖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僞尤滋高熲覩宂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數于是使人知浮客被强家收半本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從行其令蒸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俗康人阜熲之力焉功侔管葛道亞伊呂近代已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于西漢約計天下編戶

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衆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于郡胥貨賄行于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破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

浮宂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矣古之理人也在于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弗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究漸興傾覆不悟斯

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司空圖鏡秦坑曰秦術及儒原民斯詰秦儒既坑厥祀隨獲天我儒仇儒北而家秦坑儒卯儒坑秦耶

若非劉公筆誰此論幾宋儒矣

巖秦論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葢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

書有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崩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昉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令或怨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太古無為論

劉蛻

求一篇透極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為而人化其禁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既君之君又為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畏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為太古時人也既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得人心而化其無為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已果心服歟而心無為也已誰為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伐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詰一作)無為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為之信果使有其(異一作)心則是賤教而尚其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教而

後能敬若豺獺也則不教而祭君子苟受其不教而能則豺獺亦敬也何貴人為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吳季札論

獨孤及

此至德所以獨稱太伯也

謹案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襃之余徵其前文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簒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不遂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葢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大

頌恢雄古治平之佳者

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纘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脊禍㦬作于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一作宏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眛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覇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身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

樂慮危戚鍾易若以蕭墻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吳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

易知易從江一貫今實得得不貫

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豈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溺濟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爲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

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僞無由明天下浸爲陂池蕩爲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鬭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驅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

歩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雖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

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患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于喪制之禘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差失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倭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由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濟月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之多無聊於煩彌世驕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之至淪於風波雖賢而不

能自辯况察者未之究耳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恠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于顛頓被褞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目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

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貨物蕭病疾惡太極奬能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狗朋友之急涖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于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煩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

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績修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與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爲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蹈孤厲不可謂不知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旣且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不得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矣每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萼伯高含大雅

之素萼族子冊叔南誠莊而文冊族子惟岳謨道沉邃廉靜梁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椽士虔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柄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請與談數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高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勝士舉精朗邁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堅惻粹范陽盧虛冊幼直節方而清潁川陳儻言士

然談而不厭矣與沈與宗季長專靜不渝潁川陳廉不恭行古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舉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同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數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而有略族弟邈季選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踈明簡暢潁川韓極佐玄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于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郭父友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交殷寅源衍陸于二交之間不幸元罷廢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殁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變其教生人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奢走之友夫走疑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袵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禮慚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綱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啟其心而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獻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嘖戶娃復明孔伋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碎署由州郡公府往

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枉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奇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爲常吠形一發羣響宙應鈐擇多誤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況衆邪爲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總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幣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

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選則情不擊府情不擊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隳徼倖道長而純慤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揚（疑）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大略之禮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敝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夠弊末乎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忘（忘疑作[illegible]）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駐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鈞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變詐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交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激康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宜然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善則輔宜之過則

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認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一之本作日）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

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音臻）鹿豕狉狉（音丕）人不能無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後畏繇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

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所說有封建出析）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德之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上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君羣后布蒦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武公卒魯人殺戲而立括）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遷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楚莊王問鼎輕重）射王中肩者有之（鄭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戎伐凡伯又周人殺萇弘）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爲七國（秦楚燕齊韓魏趙）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

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郡縣之利）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狥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七年高帝爲匈奴所圍）病流矢（十一年帝自擊黥布爲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
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
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
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
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
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
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國不得變其政天子
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
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

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
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
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
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
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
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
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
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何
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

此一轉却好

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
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
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
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
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
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
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
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
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
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

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
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
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
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
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
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一本無以）不得已也夫
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
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
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
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

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神武云日為我蝕今然亦掩（本紀作然亦可慨）觀其和勑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愁昊蒼哉但強冠在鄰奸臣不附以此為恨也文

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遺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羣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況乃嘉思政之忠逆接其手寤睦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為人上者當不忝臧懐慎名器先王以之華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廕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其後圖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為痂人比尊名於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勲忿孫騰之儀寧思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夾池而弃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於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於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整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寄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切賢遍）醫不能生

始有悔之之難嗟乎以棣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直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或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寛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古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一作）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

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兵生之柄者用一志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耆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他人哉

明贄論　劉禹錫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温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

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温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墮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智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覩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雖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崗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者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爲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觀（集作）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分一作推）埋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皆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計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許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諭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罰之僭濫得乎

辯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曄之汙隆（宗一作）覩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覩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

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予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縣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横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嘆曰得李靖爲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慮其心以起之靖志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也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認

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虞以取信有子贊以減裁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偪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才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相能久矣其後李敬玄憚能失材臣而敗蹟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蹟之山是而言固相萬矣乎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以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

齊賢叢編　六卷頁十五　圭　選集

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咨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慕賢者當慕其心術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天論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水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然猶莽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埜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

齊賢叢編　六卷頁十六　圭　選集

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幷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

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予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邪荅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剛廻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大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

物而爲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爲室盧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日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燧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邪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邪

質無誠論　　牛僧孺

周襄王秦漢大道根蠹詐源派別姦慝雜紛不可救止往往見强國質小國子弟天子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以爲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恂質而囂再叛也類風蕩蕩非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彼以信矣而我要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記曰殷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況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會之

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雙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昔有孝如曾孫者不恩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恐如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毅毅必不

叛也苟或以叛貿之無益而生怨也柰何秦漢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討之不服退加以修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羈縻之失所則質怨而生羈縻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戲秦漢所以至誠不浹於天下矣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益言能令四夷不侵戚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界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益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渝（渝一作非）道昌（昌一作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

予字大有著落

故親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而思受也聽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惰而思逃也逢相害則恚而思禦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値相侍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和一作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興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歛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歛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刑人一作用閹）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爲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爲犬戎所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僞烽嗷嗷天下空於杼柚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于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人王並與生人滅半然後戎夷

奥聞敢爲窺覦可謂四夷先起於内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中國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帖之闕

戰論 并序

牛僧孺

兵非危也殺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

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峇（音薛 五結切）相貫高山大河盤亙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旣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蔟忽切）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右藏強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

六郡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横拱不爲則滌（一作淮）巳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洛經數千甲亦地盡取饒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呼膻腥徹於帝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劃吳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征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巳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

離落兵甲鈍弊車騎（馬一作）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雖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何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縻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巳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巳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苑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

身而來刺邪而去廻廝刀鋸莱色甚安一歲未更旋
巳立於壇墠之上矣此輕爵之過其敗四也大大將
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撟之至如鏘然將帥
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
萬夫環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
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將天子念太平
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
然後能取此益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
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
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

且不服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
洒掃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
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
蒭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 有序

牛僧儒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
洒束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
使叛臣益橫結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
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
宿謀方且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
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
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
角奔為寇何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
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
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
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
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御衆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
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
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

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
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
以法故於是乎闞覗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
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
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
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
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
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
長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
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

徃而是遲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傒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六

論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寗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上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京䧺流于彘曾

哀弃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疏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爲腹心

疏而憚之也以爲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懟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孰察也以爲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疏彼亦懷二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滑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于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懸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疏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鼎臣幼能屬文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沈思嘗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疏慢

原古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嗚呼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

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

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
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黄帝
亦聖人也何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
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旣生爲之制宜而節
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
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
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
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
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
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竊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

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
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
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
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則亂極也不
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綏
力而獨欲不已則欲盡則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
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而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
古

賞罰論　劉敞

賞爲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爲懲有罪
也罰必以秋冬不以綏乎怠則不勸綏則不懲然而
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
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爲功乎抑謂闢土彊
兵之爲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爲罪乎抑
謂殘民害上之爲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
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
耻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
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
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
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綏之

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
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爲
不善之害也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
以治士大夫故予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予之所稱
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爲勸善也爲善者終身誠之
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爲善未嘗不
僞也從而賞之是賞僞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
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
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故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
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

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爲曰否是所謂順天者
也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已欲其子之孝於
已莫若已爲孝爲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已欲
其下之順於已莫若已爲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
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
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爲而大夫
士爲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爲而諸侯爲之是賢
諸侯也天之所爲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
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
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

故賞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
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
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
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
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
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朱子曰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
公誠有高古之趣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
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
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
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揉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
慢則執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
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
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
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
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
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
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

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飾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
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
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而欲爲之由上以
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
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
彼雖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
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補之科固
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辦於牧守此乃
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
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

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共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摘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欲窮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乎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叔輒論　劉敞

叔輒哭曰食叔孫昭子識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强臣也能專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達於衆而形勢救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門而祿仕矣梓植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者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哭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敝禁强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吳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相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治戎上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鉤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灼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而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

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亡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秉性歸命焉是其貴者不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庫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非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據無敵之形而

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據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者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任惑亂之臣誰能惮之

治戎下　劉敞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者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未有言

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修則

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修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視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慢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出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

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偷惰居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藪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徃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没其敗者絕其類也夷狄之敗中國惟姜戎達于經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忤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戎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敌是一實也

救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爲過矣夫聖王所異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爲迂濶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

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哉丘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謟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爲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謟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諛僞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

興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夷陵而猶不寤魯季孫
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爲傷
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爲
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晚矣爲人
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劉敞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人臣之賢其
身賢也不若其薦賢之爲賢也聰明辨惠伎藝敏給
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
者目不自覛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

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已
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覛之則覛必遠聰者聽之則
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
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
使賢之爲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
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
爲心焉以其萬民爲心焉以其後嗣爲心焉大爲之
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爲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
其澤後世蒙其福世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
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爲賢也劉

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
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
人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
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久不倦
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
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
年故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爲舜之爲者非
賢君也不爲周公之爲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
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辨慧伎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
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

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
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辨慧伎藝敏給哉惟其
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
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
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
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
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
所謂吝者非獨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教人
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於教人忌也
人東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爲驕與吝也求爲人君者

盡於此矣求爲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爲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爲臣也君爲君焉臣爲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幷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勣李靖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彦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波瀾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親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少公文大開闔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界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陣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攻守　蘇洵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明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扶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扶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邺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

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

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制敵

蘇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易雜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械器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弁則勝負則喘迎刃而殰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爲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决也夫勝負久而不决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塡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鏃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

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爲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爲吾所并耳憶一失而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爲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
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
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
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承先之以恥
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
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
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
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
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
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
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
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勢逆
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勢逆
之說將出而勝之勢逆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
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
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
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皆吾之所以告人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
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
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
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
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
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
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
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

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
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
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
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
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
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
情皆泊然而不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
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
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
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
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
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夫生之機固已去矣死
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夫權之禮以强人之
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
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内竊妻之
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
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絶而怨之不禁則
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
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
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
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
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
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
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
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
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
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
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
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樂焉窮於强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

盍詳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
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
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
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
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
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
承之故無憂　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

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簒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史論下门今大錄論 [illegible]

史論

蘇洵

史論何爲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于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亡所效其圓矩亡所用其方準亡所施其平繩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而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

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愼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

偽則善矣。

辨奸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書詩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茅鹿門曰荊川嘗讀韓非子八姦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予于老泉此論亦云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

宋人文不如公抑或蘇不如公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强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横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

此等文古今有數荊川云深究孔實是大文字

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
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
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
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亦所畏忌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
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
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
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
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咸大
國之勢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

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
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
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
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

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偪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

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並不得籍之行伍以折衝禦侮而北自遼陽迄臨洮延袤五千餘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障游徼於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為外重故胡人得以蹂躪我疆場殺掠我人民其於南粵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籍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者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為居重馭輕之威是所謂內外無以為重者也故四夷數侵歲以為常而中州則有一夫跳梁往往衡越

不能遽熄豈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歟　茅坤評

五代論　蘇轍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天下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闢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

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
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若蝟毛而起是
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
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內戰
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
數十歲其知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
蓋嘗閱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
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
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
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平

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
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
亂始于功臣而晉之亂始于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
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
于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遼之兵而後天下定于
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于漢
故唐滅于晉晉亂于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
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
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勢一功臣
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

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府人不服以
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與而功臣匈奴
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
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
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
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
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
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
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
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

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
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
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九十萬命丕鄭而秦
奉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
丕收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
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及
而霸于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既
及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
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
秦降子
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

三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皆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于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謂不及遠也

漢昭帝論　蘇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

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于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于天然人事嘗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臣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目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議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後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啓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

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强力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人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

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大臣不書必力必至此

漢光武論

蘇轍

高帝擧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賓力焉誅産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爲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

天下莫敢異議至于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于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非常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宗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于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敝勢極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宦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

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安石之論人是矣其自待何如取人以身信哉

周公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

禮法與禮
士又各別

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歲春申孟
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
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
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
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
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士亦
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
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
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
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

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
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
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
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
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
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
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
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
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
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漢論　石介

嗚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
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
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
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
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
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
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
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

衰王道息秦幷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弊
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
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
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
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人用民之力無日五
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
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
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
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
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

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何如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

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已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已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于人由之以君假其刑賞以稱肯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于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若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于人謂德仇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罷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于千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

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搏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敢言論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簒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恐脅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

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戚未慘于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賤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于

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于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此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術取漢相下諭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

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推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友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以為得

討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于
武帝者歟夫慶終于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
勢之流相强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洪之才
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恭議開其端使人
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
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爲幾何耶弘與慶
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
如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
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
如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

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
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
耳嗚呼如汲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百八十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八十七

論

說

太極圖說 周敦頤

葬說 程頤

弔說 呂大鈞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

國本中論刑法　葉適

卓然特出不可不熟讀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爲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旣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

所與爲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況其官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旄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縻放黥劓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楊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

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也亦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廢放黜斥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爲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旣而禽戮葅醢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鈇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

爲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遽命斬之謂虞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以爲悔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爲面折廷爭亦莫有以爲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爲之資耳蓋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于藝祖太

宗而後盡去而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舊六年而後罷大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以爲所坐大逆法旣具矣以其嘗與國事止命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眞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

罷惰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始蓋宮觀之員廩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爲定法其後章惇弄權嘗欲與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予奪惟意而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于祖宗之世蓋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與天下之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强悍不遜傲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于父兄子弟之間

者蓋不復有也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爲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歟

國本下論用刑　　葉適

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爲然也而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人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

爲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逮或數千里會逮久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坐死而茶鹽榷酤升合銖兩之犯至無生出者犴獄所用尤殘酷無法不啻若紂祖宗之世或漸輕之或盡除之而慘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茲長其悍虐視性命生死如旦暮或自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下大姦豪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死傷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篡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果齊楚輕躁蜀人多怨至於激其所恥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

以柔之雖其自克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爲輕比三代則爲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以自利坊田輕稅而民無爲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實無幾而坐鹽茶榷酤及他比巧法田役賦稅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爲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

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相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為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人於三代今既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而已矣然則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輕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寃之賞是故無智力之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而民不携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橫行之變下人謀上之奸者能隆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愛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之祚不可變之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為誠使天下之賢君不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禍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而有并嫉天下之意用一朝之決貽無窮之患而不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也久矣譬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不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心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為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

官法上論考課

葉適

夫課群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實實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謂尊王之經失實夫名則其主輕以此為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水生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莫甚於禮樂典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涖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為之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黜陟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長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見之効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是之謂實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雖儁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為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法耳然而必養之儒館必任之金穀必居之諫諍審讞刑獄習知邉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較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為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為侍從之官其人既已周旋眾職詳練世事雖不必真能盡知而皆習聞其大槩名為蘊藉醇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詡而上亦護養愛惜不使有以少損其名其人尚德而寡過則所涖之官亦不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遍選而無疑而天下

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
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
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
下之賢聖不廢吾法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
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名實之本意與後世號漢
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旦夕
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
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持百工俗吏之
所能爲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而又親
持權柄以行其雜覇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焉

視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
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
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爲王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
承專尚名品而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
之謂失名且彼任其所尚各自以爲能器使羣臣而
行其誅賞而豈悟其央哉臣不佞切言今世之故以
爲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共在大官重職者未有
長久任事使見功實效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輒以爲
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人臣之得爲此也非將曰吾求
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惰苟容虛文亡實而已矣是

未得其所以爲實也以爲課之以名耶則令官司之
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臣有侍從講讀之員有諫
官御史之選爾然未見有卓然名於其間曰某爲某
某爲某借其人足以重某事如祖宗之世則必其不
知者而已矣則必其名爲其位而無取者而已矣則
必敗名毀節而後得在此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
名也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瘳也十四
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若之何哉
雖然臣以爲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爲實也而未
知其所以爲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

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責之以百工
俗吏之所能彼安肯俛然爲之耶俛然爲之者百工
而已耳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授用所賞幸所驟取而
後退昔以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也况其有未
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
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爲實而不喜其爲名又從而
廢之是以廉退者不任焉骨鯁者不任焉蘊藉溫雅
沉厚老成以爲慶器識自許者舉不任焉故諫官御
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焉大者至於丞相之
立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

也不足用則上不絶於自用然則今之世衆群臣百官以爲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辟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皆爲己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喑嗚呼若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之失乎

禮道論竊弄威柄之奸　葉適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揆

才頒政量能授職設爲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諍臣或當推誠爲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皆爲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林甫盧杞皆爲君之所獨任者至於姦佞讒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絶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樊豐周廣之於孝安朱异之於梁武裴延齡常渠牟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

此段獨見之解

仁宗極稱妙亦是偏見

民心更遠亦車勢險

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穢社稷譬猶支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詘辱大臣至於私交諸侯潛藴讒訴刼殺親王詑未嘗有得其衆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諍臣則又如此故兩疏之耶由是詭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内修宫室外

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於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爲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内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反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介以彈文彦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修因范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覩陛下即位以來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沸騰於朝臣恐其竊弄威柄而陛下厭之以致敗轍而偏信諍臣以陷於漢武之失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

必至

貴術作子極是文亦趣古

亟矣可不謹哉

理財上　葉適

大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

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亾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為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

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畀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將無以克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以充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

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

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惟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剗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是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曰取其子而不許其役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廂禁軍弓手上兵　葉適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而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上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趣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

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人牢狩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害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忍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衞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强以耗國爲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兪雄之心遂至於忘讐耻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衞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

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兵總論言兵財　葉適

今事之最大者而當極論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措爲興廢之决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者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

乎今之旣安旣成而不可改也則令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眞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眞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急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鎭之亂起收藩鎭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將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

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始試言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名行而兵力不振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

而兵可用矣

論吏胥

葉適

吏胥有權次士大夫無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胥因竊弄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渥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傚視又其常情耳故今號爲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皆指實而言也且

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刷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君之如昔人所謂伊尹傅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有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敝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敝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

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經守相者今所謂都祿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目居其位見侮於吏令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傾措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敝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鈌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托干請有所不行予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繁謬則下亦知畏故也

四屯駐兵　　葉適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

不如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郡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强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倪疚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踈俊趣之一旦殺帥叛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

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痼贅則非特非方不
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
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
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
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
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
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
亦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
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
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

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
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
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惰
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
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
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
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
有也夫以地言之則非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
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非不必
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
卒羸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閫貲鬻富貴之
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
爲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
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
息窮民穩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鬬厲其將使不
思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
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兵論　論收藩鎮兵　　葉適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
將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

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
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
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困已爲士卒所立唐末猶甚
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爲之推
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
患在於藩鎮豈不疏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
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
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特兵以爲固者也然臣不考
本末不察事勢志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
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

將聽於兵唐宋亦見又何云不知

總是藩鎮之遺非又有亂々

可爲慨矣大都宋之兵法與宋之論[illegible]也

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强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弃恃兵以爲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雍熈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曰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於民以陷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

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正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梗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禝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臣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

民力至於窒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虞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决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論治邊守禦　葉適

新史敘羣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爲朱温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覇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覇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與王室其四鄙高仁厚田頵朱延壽材之足爲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爲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爲崩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饒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泰宗權極於朱温李克用稗刼特剽倏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歷觀前

世周晉以諸侯王漢以外戚宦豎秦及隋唐以盜賊其勢已成雖聖賢復出無益之空談猶不能容口而况爲之者欲措手哉已往之事不足追議本朝立國幸無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對立須爲服弱使弱而常安甘於屈服何所計惜然當眞宗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奔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妄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背

約耳况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虜未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逼我雖無虐政恩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虜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於目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於沿邊半作家計壯固藩墻以保堂奧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衆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於垣塹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

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沿邊二千餘里縻費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是之拙者然不思今日甚有費數千萬億爲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譬之夫富者多積厚藏廣宅美室聚子孫而居何嘗不高墻垣實僮僕備守不使强隣暴客輕輒窺伺而後得安者天下與一家何異盡沿邊道里費數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袒裼空洞示人以室家之好身皇於內而反不汲汲於外者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禮

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

民事下論井田

葉適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悉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

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濰淄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

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亡封建絕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非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畝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鍾涸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諸防

衆流即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遷改甚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効之亦咨嗟嘆惜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

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輸官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頼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相當耳廼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苟

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立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將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論罷宏詞科　葉適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之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科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詔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辭者雖其士人譁然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

兩漢猶陋之耶

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擢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材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

快論

無功而躐毛同

能華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晲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旣禁其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廸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其故旣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材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

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刱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不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西漢雜論　晁補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恩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獄用御史力至免爲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說也然德拒疏巳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史阿巳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抑光可謂賢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於尊妻之愛忍許后事不自以是負天下至於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亦光不早辯顯其勳名哀哉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產祿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其爲平勃朱虛東牟之功謂賈有遊談之助耳雖知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巳而謂章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訕其功然間一歲終立二人爲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爲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相

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故周室幾危况勃椎少文昧於慮始安能不疑平而覩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產祿如莧陸之易措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哉然平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忘魏無知高帝固以爲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勳事定國安而巳佚樂顧忘賈本圖不聞其爲上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翛然事外樂以忘利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

深于治術

賈以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三而諳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爲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寛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寛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驕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寛難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爲善者固有之不以是近名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爲賤今世有一切

腐儒捨聖人之迹而爲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絃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僞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巳才智之所不能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爲者以誑讋俗而不知察故人皆以爲賤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知名之爲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詡後人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屢（未必）屢不爲過而巳何以隱然爲漢忠孝子古今仰之若此哉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愼其初鼂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陗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愼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巳內恕及人所惡不與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嬈寛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巳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巳欲

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專亦不過患諸侯彊大欲稍削之與桼爰盎受吳王金諸侯誠驕盎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坑錯得以吳楚反事藉其口而錯竟以冤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終其是非固巳白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夫錯豫爲削斥處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

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盡聽而
諸侯固已讙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
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入物者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
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爲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
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貲官爲
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
異哉至於爰盎父故爲群盜漢用盎材亦不問其所
從來盜子猶可貲何不可乎雖公孫弘鼂錯之徒以
科舉進亦未有以的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

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恰曰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
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雜不必以學
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
貴且難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
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爲一家無爲同異以君
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爲君子以家爲天下
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爲
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
衆如此其反也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爲人修潔方正秉義嫉邪故漢

上敬而欣　下懾

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丞相弘上實見
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中則黯爲上所敬如此
下憚之可知矣淮南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說弘曰
如發蒙則黯爲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
則黯爲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在
朝數犯顏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靜責大指不苛

諸吏宜請　一過

細不拘文法凛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寛大長者之風
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罔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
前曰公以此無種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
也長安令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買人與市

坐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所及
哉然則黯乎居嚴而臨事寛昔皐陶叙九德曰寛而
栗夫栗則不寛寛則不栗自其性之弊不能反也故
寛而栗成德爲難乃黯乎居嚴而臨事寛則黯于皐
陶九德蓋貝寛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達吉而天
下治凛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寛大長者之風矣而世
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而折人之過不合者
弗恐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折人之過不合
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
恤民仁心爲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謂

君臣勢異至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爲君寛矣而其除肉刑葢以嚴致乎亦猶黜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寛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辯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辯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烈之張湯身爲世戮天當勦絶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

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己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爲爲之也若言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欲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爲爲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爲是豈去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忘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

知此可以立朝

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敝至於希朝趣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觀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爲決矣非其臨事失望媕婀之態見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爲百世之師然語和之敝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柳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廼可以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廼不得爲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濞數十年謀反自頭舉事事未發而陽擿其反謀豈不殆哉濞實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孕大禍而陽爲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爲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濞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憯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憯不之察似陽爲誠不知其謀

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爲不納此陽所以觸危穽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詐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因巳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勸吳之禍機以嬉而無爽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巳私其勢然也雖使傷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巳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

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辯疏遠陰謀者之比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陽爲梁因從獄中上書而言泰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何如哉至且謂使宴廝之士回面汙行以事謟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謟諛見惡而得囚又且言忠信力揩謟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卒以爲上客然後知士從客則可以誅全窮則不可以訐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

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德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竪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右枚乘傳第二十一濞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鬪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巳去吳濞巳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爲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

遂事不諫……不可不知

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捨濞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憫陽矣何則濞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巳舉事奚䘏人言乘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殺之至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垂死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怯矣具乘名梁客食其食而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乘文辭過陽其所爲七發蓋相

乘比相如亦未必

如此自陽已下不及也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爲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患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搶攘之國然後爲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呂喋血漢未嘗一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奈

何自文帝已奇廣乃至武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其才麈麈乎以誘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切懸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廣覩武帝以廣爲青前將軍且咨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欲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爲貳師將輜重而陵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爲前軍徙回遠陵步兵少無役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寵貳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躐士大夫擅兵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陵使在其指蹤廝養間敗死固宜噫乎武帝安知用奇士哉

可爲奇士泄憤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腑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爲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上可矣至周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以言肺附待罪不患無威

寵則有之幸則誣矣

漢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徒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譽亦不可得也

唐舊書雜論

晁補之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盜甚夫赦因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寂爲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時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虎拔噬而犲擴其猜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戕主擅

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奸人必乘隙窺利覬幸道
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之欺夫行
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懇矣
右代宗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彊人才猶盛足以
有爲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
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威令已不
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迺區區欲以轉運使
檢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眞兒戲哉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日相鄭
覃李石又千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又陳理道上曰

我每思正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憤氣塡膺方是
時士良輩新屠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言屢
驚石等敢出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諫近在澤
潞擁兵問所難荅若欲以淸君側者士良雖悍已復
股栗從諫意雖不爲朝廷而詞順可恃而文宗石等
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新遭大變又以投
鼠忌器竟怗怗不能誰何而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
臣之冤百世不洗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
何謂不審
爲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

雒水神爲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
也而開元間盧履冰以爲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
則心知同泰之僞而假威鬼神以讋天下如王莽意
耳至玄宗旣深嫉同泰之僞而卒受李渾王玄翼之
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爲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
其惑迺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爲之者以其英武好治
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況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
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眞百夫特也氣凌萬乘莫能誰
何而呂用之一巫家子奴材妾智睢盱其側如幻師
之玩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

騎則亟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
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但覬不死恐不可得
故人以其所覬而不可得者啗之惑自此入無不至
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驕情盜名如漢王莽而
才通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罷匭違冤於闕下
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
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
昂○疏、非、直、上、
夕而子昂乃獨以疏賤抗言其過雖不見省亦不罪
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盖

亦心知死者之寃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以微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柳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爲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晛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故曰擇利害審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爲是哉勣事太宗寵遇已

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高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又無學問欲忠於所事而不能爲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爲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者古如此者少獨勣事當之也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五百人何爲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乎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此言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爲陵游說而當遷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已有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刑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太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斬伐讐人心然

亦有道焉曰內亂而外治內不亂則不能次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錄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狃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蔽義之實能則非公也不自其累乎則讒害者棲踵而入故先舉義才而微恨其累則不疑而聽矣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非苟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

時考之當爾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爲過陽貨謂
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
則天朝於內殿而折張易之頤左右逐出宋璟子在
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云上不可
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擯
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彥昭儉險附離輩並列而
同書至謂行不純一狗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
佞猶時時小附公議爲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
深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

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既築城不爲守備元楷至乃修
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
楷皆怯也然因河爲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
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
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前
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
祗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
違節制戮之以狥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決勝材不
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謖舉動失利戮
之以狥似未過也而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太平日久
變出不意河北根本一朝盡隳顧責常清輩卒市井
白丁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既覆仙芝度徃
必并沒遽保潼關未爲全失且二將名驍勇救而使
過未必無後效而以令誠一言奔走危迫之中先自
剖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將而徒沮士心時既乏人
至舉數十萬衆付之哥舒翰病廢憒昔之人姧臣又
從旁逼遣之一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右顏真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爲御史有聲矣特
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魯公且在御史

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
始驚歎夫賢人君子固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謟之蔽
明亦甚矣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圜起而
僭叛而晟忠義威略足以走李懷光翦朱泚而復京
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蓋因欲以申朝廷之典
憲而警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効順爲計甚遠且不
可失之會也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鎰
之無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以
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

淸而立田希鑒殷至鳳翔首誅希鎰而戮害河淸者三十人而涇人盜靖不敢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右李鄘傳第一百七鄘嘗陷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爲藩鎭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璀以得相至闘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汚矣不然從昔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爲耶至其孫稷得相爲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帝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遠至於如此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爲諫官少年氣

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資儉弱喜近構形因崔潭峻及宮人誦歌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使自台鉉雖刺度事無驗而其他蹤跡不能揜也宰相是惡人不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惡不可得也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婦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昵五坊鷹犬之羽欲以逝讒殺守法吏非賢相忠言幾陷不道苟卿論蔽之爲禍可勝言哉

右度傳度始爲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魏弘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謠仍出於昭愍時度之不及於禍幸也盜起禁中宮車晏駕繼以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倘橫身抗議全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從管仲吾其左衽之論度之終始爲國亦足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聖人稱之況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効王播進羨餘爲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何買田宅以自汚亦或以

爲不如張良弃事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汚與潔哉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珏朋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許直而文宗用是忌嗣復葦爲罷覃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甲逮乙不爲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

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爲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彊劉從諫與稹巢穴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搖群議指日蕩覆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戎虜自安史以來狃習僭叛易擾難靖若加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故

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爲叛而仲武請伐叛雖未有功情有問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爲不謬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五代雜論 晁補之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養非族類以爲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逼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

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河爲多銳以溺於倡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勢既逼大臣屢言恐而不斷以貽後患爲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其跡略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並立夾河百戰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勳亞阻兵以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

從後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爲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辯其失也尚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也理也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摧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爲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雖始以奴隸乘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右新史第七十一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小國內

禦寇敵外援戎虜孤立而無患不聞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詐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內因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求附梁慮亡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爲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昔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虜益强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日忘非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七

說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疆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

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鎭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鎭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

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擅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太極圖說　　周敦頤

[illegible]當修爲名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斯也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正中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葬說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不拘凡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椁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天

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于年祀寖遠曾高不辯亦在盡誠各具棺椁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毋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弔說　　呂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

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况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疾葬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掄擴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賻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嗣不日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它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于

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止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于弔哭而莫敢與其事也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巳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于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穀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它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百八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八十八

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村中人來問訊亦俗）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村中作出酒食更俗）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益州夫子廟碑記　王勃

述夫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

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多也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湊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泉清而萬物覩粵若皇靈州咮風驪受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沒大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謌反宗禋而大備洎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衰而王澤竭鍾鼓衰而頌聲寢邵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窘河陽之召三微制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遂絕由是河洛兆朕素王開受命之符天地氤氳玄聖舉乘時之策典九圖之廢典振六合之頹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禽剪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戴旌旗於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鍾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戴靈遙馳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構

乾元掃荒屯而封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岳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像龍尊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桂衡霄羣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爝火於丹衡滄海浮天控涓涔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摳衣剡子叙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跡也若乃參神揆訓鍊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郊絆

乘黃於下邑湛亡爲之跡而衆務同並馳不言之化
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脅人張夾谷之威八佾
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泊乎歷階而進貢武偹而斬
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畢
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頓勎陪臣之禮聖人之成
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
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手于危亡
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
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于下蔡聖人之救時也
若乃筐篚六藝筌蹄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賾唐虞

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
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
絃歌之音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叙教降赤
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玄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
若乃觀象設教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
應爲二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
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
重玄纂群微於太素聖人之讚易也若乃窮隱不測
睿視亡涯石砮馬集隼之庭土缶驗羵羊之井防山
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華於夢渚麟圖

蔚然儼然渇湯之文

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鈞深玉策筮亡秦之兆
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
脫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
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
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而不窮
五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
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
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
牖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

長懸闕里之堂荊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
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
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
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
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膽論
祀而長存金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絕益易曰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
豈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改脩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典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

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武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御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解簞不能售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于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劒示不

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于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黍列藩條欽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閟宮別闔壼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于蘇臺而制季子之禍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于是乎在所報獻奠贊幣宏列于軒楯春秋禮薦俎豆當陳于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體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于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記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木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未獲我心葺宇南陽堅臥不起三顧稍晚群雄初定必也彗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

龍形首吞咸鎬尾束洛翼出河中夏飛躍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人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怠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于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馬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脂其原夫民無恒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其漢道方休哀平無政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脇之以威動之以神使

此論亦說不倒

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其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圖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强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必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覩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憲僉王八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獲鹿舊有淮陰侯廟在土門西道井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史郄玉等卜遷于岸下棟宇暈飛貌像赫烜實聳觀聽今敘其更修歲月于先生記之俾鑱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與劉踣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覩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益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以無故而被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爲侯乃使與噲等伍

安得不快快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淮陰豨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昝彭城被爲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俟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藉使不免其身亦必宥其子孫何至淫

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呂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呂氏男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爲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

者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陜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莽爲陳迹而侯之廟食玆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侯之來兮雲爲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鼖鼓淵淵兮雜奏笙篪牲牷肥腯兮淸酒載釃神欣欣兮享我多儀神之返兮風爲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客與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賜得賜兮雨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飽神德兮太平既醉祇報麻兮何千萬祀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似不得登滕王閣之故文則任矣山水之綠亦淺矣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謂序賦記等（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作修閣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

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文粹有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竊寄目賞適所願焉（文粹作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集本文粹有及所願二字）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月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月（文粹作閒）之閒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文粹有易新之三字）蓋瓦級甎之破（文粹作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集誌作全）一者治之則已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集本文粹有賞焉二字）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　　之好登望之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萬勝岡新城記（集作錄）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乃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廻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空為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築城以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集作遷）以（集作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恥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為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溺今將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為也顧其（集作為）垣令月而周明日而壞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去聲）氣色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為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且厚始為（集作謂）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冠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具（集作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為我曹敬

諗將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賢萓重質營
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洄渠上
史蔟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
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
是引兵急切嚴寇進退數里（集作急攻寇延退數里）乃以精兵
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集作延）退間援其羸老先復令軍
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宮幟有引渡者以爲兵怠俱還
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
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特
亮爲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
賊麾下斬其將王覽（集作賢）鑾轡轉鬭而歸十一年夏
高霞寓敗於隨（集作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
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
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行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
原百餘里屠其壁衆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
境（集作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
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
爲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誥（集作語）於將
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
一舉而取何爲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了之望吾非

許語　切實又懇一段中肯　入此筆一設

也夫鉚深根者必利其鍤乃吾之部多吳楚耕販之
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恇恇如偷見
其游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爲潰矣
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驟是於敵各之
間與寇決鬭譬由畜羆之禦窮狼寧有所抗蓋居之
嚴城以固其意今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
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集作語之
二字）以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
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
一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

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且暮擊鼓教士卒爲分合圖
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者自建中於今
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豪赦令然未常斯須忘戰故介
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
以將軍名聞天下故（集作圖）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屯
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間郡
邑之人耕桑自力展轉相屬曾不爲寇虜此將軍之
功也以強計殺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
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爲百全之恭驅貊貅之人身
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如（集作

知將軍之志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若傻之志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届（集作指）已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為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從（集作縱）之不前御之不止徒見捷賊之棄焉得延頸跂足以待御旦暮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族收（集作牧）之下矚賊壘分練（集作鍊）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集作西征）起

拆榦廻燃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願屯兵堡史族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為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盧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及聞盧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而將軍後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集作西）行數十里因與盧宣之軍相棄盧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鬬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救士卒無戰若畏叛之患時亞之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自有今古之音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客寮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沉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

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嘑劫衆阻兵懔懔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李勉）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持（集作除）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谷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諮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扞寇偷黄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淳（集注云一作天下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昆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者之所始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大觸強者覘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蔔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覘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化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躓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酲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涓絜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弁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虖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蹹其明醒則移于賦詠妄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

至此飲酒未必沈溺

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遜有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于齊魯結搆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踰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慨然發高可以詠懷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內庭常僚九人丞弼者五而十數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余與三川守李公而已暨太和乙丑歲復接舊老問同升台階或幾歎止與巳協白鷄之夢或未聞税駕遄有黃犬之悲則向之榮華可以悽愴況余憂傷所侵疲蔕多病當鶩非曳之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施曲軒旁隱蔽垷竹樹陰合簷楹晝昏喧雀所依涼颸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為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蓧而近對佳樹延清輝於月幌留愛景於寒甍晨憩宵遊皆有殊意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寅歲丙申月庚辰日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朝陽樓記　皇甫湜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為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

所阿朝貢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闘土穢水煩人剝吏侵田畝莠而不墾城郭牢而不實時惟李君奉詔而來一年初洽二年稱理三年大成顧郡之城既狹而專門牖枳扃庭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熛爍清風不下人慢吏褻無嚴諸侯于是掠旁入之利乘可爲之時端景相勢凝土度木經營未幾興就嶷然登閎豐崇高明朗敞耽耽盡飾沉沉生白改積陰于多陽散溫沴爲祥風宮庭若虛炎天如秋茲焉觀游其政優優密親嚴容嘉肴旨酒茲焉宴喜其樂陶陶朱衡旅楹君子攸寧飛撥雲甍君子攸躋乃

及月春乃擇清辰宴豆既陳賓僚有客肅肅雝雝訖昇以止天地若開江山如新原隰成文雲霞相陵蕩遠目于天涯叢一境于階端四座洗然若夜行之睹于光煩痾之脫于身畢夕皆下熙熙蒲足以其直城之東目爲朝陽詩云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良二千石若東萊潁川是鳥咸集茲樓可以樹修竹列高梧矣僉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屈以卑高不心望以卑遠夙夜其官聲績用明羽儀之拜日月以數嗣而屋者致遠清標疇克于將來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元與衡之堂中書院記大臣山公仍已下皆暴氣崙息法焉日于吾曹又云既窮于小齊裁貢客也矣十事而止則主人必坐而入論篇□斯其態爲變何之術後盡爲浩陞矣李華御史大夫錄記政之雄焉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

與後輕重

古今有數大政字

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亂不可以啓之于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鬧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專青史有名可以爲

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王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

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令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衆賓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地于其東偶奧廡仄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新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饗宴之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遊目偶亭以展聽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隷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旟旐咸旅于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炰胾炙羽鱗狸牙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

物非我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廣民豐豪物產多狀山川闊饒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

況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爲大夫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翳丘隰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耋不可疑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于心不畏騰口曰利于人也使吾蔓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于始作而泰于成功况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討之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闞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壘石構嶺縱三百步龍盤虎

闞橫殺衝波泄流引派臂發三港支分脈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鬪洄復換晨虺虺沸會似聞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爲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于物乎其或火雲熱天旱魃爲虐畝蒸癉怒蛟龍逭誅而翠漵搖峤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茛苣浮膍平歲之溉千頃豈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雁之羣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

草堂記　白居易

佐可甚而微有分寸過而微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

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墄階用石羃總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

唐之有元白也大開宋文一路而宋濫觴焉耳

青山白雲何時尋待

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此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形勝待我不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

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

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踊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欱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㟯霮䨴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迨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于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

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為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

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于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于彼又吟于此酬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光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至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壘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窞窐窌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綠垣未繞乃空山之漁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壍清渭為其後洫褒斜右走太一前

横崇山濬川鈞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目既以磽确外為寰宇敞無垠堮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皮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

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帶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涸于有隋比我皇唐之存予詔其季上營之以須焉揆非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剫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執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者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潰汙入其洞澈銷涎湠以下澄汙盧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減萬戶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斂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瞰沖融得

渭北之飛雁斜窺滻浐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縟重不大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蓊潛混瀁電涎凝煙吁霜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徽徽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于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岍祓禊則就潔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于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研鞫沸渭神仙奏鈞天于赤水鼪鼯敷俞天人曳雲霓于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渟渟瑞見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駭驛妖生禍覿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覩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于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于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于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微之于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

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剏一山一木拳石艸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于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岍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忽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者也皇上聞而賞之乃命掌舍設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于青靄佇蹕徐於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

一篇以身靜幽遊四字作骨

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于重幄見兒童于行殿家人之禮優崇棣之詩作于是賓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賁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弁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轄也千載一時離乎此遇故兩耀合含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窮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东宮貴戚中乃見雅道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為山山下有坎坎為水為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　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　以命夫山之為頤者謂子以養也子以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管以為茨藉養竹箭以為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錮札瘥養昆蟲使咸

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偷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朴不為榦材養鈎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蠆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斁爾名而殄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為蒙者勗子以決也子其決于夷坎以發其源決于塞壅以通其流決于腴畝以施其潤決于涸澤以溥其意決于廣陂使介

鱗蕃有決于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資其悍汲決于林藪以縱其蟄溺決于鳥鹵以嗇其施決于池籞以專其利決于畎竇使鼂蠻爲菑決于沮洳使黿鼉得志維谿有神予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賓于是酌而自餘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于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德而不眩于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順又將決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志于中正使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吾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

而已遂與山谿揖讓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閡不潄之爲黃壤汩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谿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適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違矣君子曰夫能居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耿者難知寄遁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織條悲鳴若冥應肹蠁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

栗閑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莫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劒鋼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開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閉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際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覩而志之爲城冢之記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底

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菊圃記　　元結

舂陵俗不種菊時自遠致之植於蔣庭壇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

徒植脩養而恐踩踐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旆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則菊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殊亭記　　元結

非此人不能爲此亭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昭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復在山（集作出）上佳水楊（集作本柳）蔭常多清風巡廻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跡殊爲此亭又殊日命之曰殊亭新不刻記立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廣宴亭記　　元結

此人必善飲酒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非鮮津吏欲於鮮上以爲候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駭之圖記賓焉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數曰謝公增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脩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脩廢遺尤異之

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之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集有如字）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畜簡札待（集作持）爲之頌故作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閩城開新池記　　沈亞之

閩城吻海而泒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爲遊舟娛席之地而姹花嫋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䜾之晨而佯思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乃經度隙空之所因畀汙壍而岸之浦嶼環廻之勢所造必勝㙛山左右寫影浮秀者皪坐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

明日軍副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羣從事絃工吹師褶袖之曹遊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疏汙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求之候迴輪足給必爲我狀而否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巵俯船祭酒于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流巳大有神爲宰環塘盈塋（集作縈縈）爲公藻鏡新流泱泱與地與詳（集作祥）嘉鯉鮐魴子水息呂嚵鯿嘯龜郎水與死翡翠鵁鶄浴浃眠晴辛蒲剪剪扇荷擎擎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栢槿紺竹滲縮醉（集作酡）沃延榮接姿以水爲祿輔佑壎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道

之智之忠恩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巵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歌入而起

易州候臺記　李德裕

昔武王順天應人奄有周室邵公受命作伯宅茲燕土列分冀爲幽之都專受脤執燔之命於是建宗廟立城市分器輯其邦家築臺觀乎雲物則候臺之建允或在茲初具版幹陳畚鍤書丈尺糇（一作餱）糧之故度高平遠近之差奔命子來執用林聚約之閈閎荷鍤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相杵而雷響四合成之不日籌今崇山將中天以懸居豈承露以特立然後分保章以典之命日者以覘之使八風不姦五雲式序人無山札夭瘥之疾國絕喪荒水旱之沴凡若是者數百年至六國糜沸九州瓜剖邪王平（一無）能啟齊抗趙候雲在朔則二至二分之古五紀五緯之數雖少沒振未大滅裂及秦有華戎漢封郡縣析木空聞於分野井宗巳盡於剪伐則眡祲之儀榭地都盡廊廡旅乎荊棘階陛穴其狐兔自我唐再造區夏大分岳牧使鎮天子之邦不同諸侯之郡遂度陳迹以作新臺既無占候之事共爲宴樂之所雖山節藻梲

不僭於大夫而刻桷丹楹誠終慙乎君子代爲故事人無間言洎我良牧郭公博采舊史發揮新意文物大備懲勸可觀公名明肅字晉容太原郡人也監門將軍之孫御史大夫之子纘戎餘慶克荷明德靈源與天地爭長廣度與江湖比量故能受明主之詔剖太守之符澤從雲游心入水淨俗變於道禮賢存擁篲之風人歌其德聽訟擬（一作邵）坐棠之化幸三年而政教巳成雖一日而墻宇必葺以爲先王議事理不忘本君子懷德人惟求舊況候臺易之古臺也壯址仍存昭王燕之賢王也盛德不泯欲觀古人之象至

止可以爲肅如享太牢之味登之可以熙熙遂於臺
之外壁列劇辛樂毅焉以爲道者萬物之奥天地之
禪六度之門寂滅之義施之于國與富證之于人則
壽況守道者必嚴之于吸風飲露安禪者彼釋者人
息照寘境乃於臺之内壁圖桑門宴坐焉以爲孝者
德之本總人百行貞者事之幹爲乾四德至夫則風
雨以晦比竹而霜霰不變廬於墓有田氏之十安集
室有王章之妻生芝草於大隧之前是加一等詠栢
舟在中河之側乃無貳事復於其次爲遶墳鶩鯉焉
俾觀者如堵覽之駭目擊懦夫烈士之節警貞女孝

子之心豈從壓百雉之崇墉架九鳥之峻嵘軒榭窮
寵松柳陰映幽室納衆谷之氣炎天下霤晝梁對霽
雨之揮晴虹射日夫如是則登之不假山廟非風其
涼視之不待褰帷太山如礪豈比夫逐郤臺遂爲流
遁盡麟閣不才姓名者哉別駕彭城劉公術忠從政
以賢方協滹沂之詠司馬清河張公瓚食祿以德爰
光中外之遊咸秉濟代之材以成考室之美雖二公
弘（一作行非）化有無窮之令聞終三后協心樹不朽之丕
構德裕邑人也實寡聞見拔雖投水德未半於任棠
築臺置金禮何多於郭隗敢不傳美以爲實錄㦲於
屋壁誠有媿於家書勤於碑版庶無愧於臺記時建
崇玄學之歲秋八月旬有九日其從事參佐等學富
今古材堪經濟雖懷坐嘯之功未展摩天之力並勒
召于後以克永代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此篇序[illegible]文氣[illegible]稱[illegible]之徒[illegible]之歎曰文忠尹師之不之格在一剛天下乃知有韓柳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
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
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
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
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

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
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
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流不以自大其離
世歟好孔氏書旁具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虚爲極得
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
之選而專玆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
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通宜益懋交相贊者

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聽其縱非不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八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八十九

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欂音薄柱也櫨音盧其上枅也梲音拙梁上楹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越於莽蒼之中。莽忘伍切莽子注 莽蒼草野之色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子厚從兄寬字存誠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繇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塈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

一句是德民諸序

青所作使盛跡鬱湮一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蘚環周又折西南（集作行）行旁陷（集作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集無人字）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其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余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集作朽）決疏

土石既崇而焚既灑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集有皆字）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予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一作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亡遠不到到則披艸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扳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是歲元和四年也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
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
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

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
（一作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尾方
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
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
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
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
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
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
者潛焉始莽嘗曰予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
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
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
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
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
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
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
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

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予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莫若西山由朝陽岩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此段似）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一作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予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根之既暢其蔭始遠）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予嘗有云以情生不以情發更如石）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說得有無妙相妙）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時隱自寓）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

信之不了語讀之有遺音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棊怒者虎鬥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于是刳闢朽壤剪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

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埜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獨孤及

鳳凰鵷鸑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故苗氏之遺墟非觀風按部恭事蒞職者則長者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于淮西是役也以蜂蠆竊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遑啓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常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為長城且修好於隣侯從

交相見執同盟戮力之義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萃后庶尹輳輻鱗集其來如歸於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峘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儇至自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晉至自吳廬州刺史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荊人徐人以其琴行騶騶薦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鷁舳接艫艢車鸞鑣轄挂轂轝毎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星弁執象笏雁行而揖者五十有九人凡處八座者一歷中書者三尚書司

轄者武建準旗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瞰垣曳
裾廷寺分曹環衛與校蓬閣者印綬纍纍若左右駕
於宇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
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而焜燿後世孰與
以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濟俊乂馳軒冕而就客
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鵷鳳萃翔而楚至不若也
彼答人所稱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底定
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繁維莫從音徽將遠不
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而目之且列其爵里名
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
龍戰太朴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
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盧山負阻
中冀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
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
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
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
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奇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
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
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
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
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
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彼魏之
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
我與於是既而圖成鐏祖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
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
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寖寖時亡而圖在嗚
呼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九軍

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
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濊貊西拓大夏
然則聖圖幽賛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爲韜鈐者
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
朕在我指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
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與
於多難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
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技云

祖二疏圖記　　王藹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

無中生有

妙處在物數漸繁而

江以東尊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慇懃並無意邪何不酬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卽置酒一器初沈思想筆循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斗乃三揖主人曰酒與相激吾將勇于畵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于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罇二壺觥卽觴而壘爭卽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于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鞞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舉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于騎而迎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又視而問曰東豁而坐卽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爲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于禍機也非避于讒口也非失于權利也既辭勃于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爲利易已之能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情者孰有勝乎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一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兎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小大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槖駝三頭驢如槖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兎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

（此段文法蓋取諸考工記及莊子寄物論）

胄之廚餅盂盞笠筐莒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豢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狎蹤迹皆見史必書志代以目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眞像蓋上飛于天晦隔層雲下歸于泉深入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北廡有畫龍六焉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驤首拖尾似隨風雷乘檻薄楣若軼雲雨燕雀思栖其上蠖蟻

罔緣其側目視光射瑩無流塵伸盤透迤如護榱棟每飛雨度牖疎雲殷空鱗鮮耀陰領壁疑拔志其側曰僧繇弗與之舊度摸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承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湮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予述舉丹素實驗附邑書末簡庶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志其像而事刻編簡縣昭昭然皆貞元癸未秋七月記

不能脫俗　頗有遠神

錄桃源畫記　舒元輿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峰豎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傞傞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岈而北有曲深嵓門細露室宇霞檻縹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岈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待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

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脊王冰壇面俄起爐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枻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玩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觀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

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晚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

二人立於東西朝廷輒道以監之雖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廷前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涖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閤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一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鑪煙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墀作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緣是五府之屬得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而下皆屏氣竊息注鵠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糾去聲繩千官之失百官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翼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唯中丞得專寓於尚舍去聲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坌而入諠譁狼籍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涕涶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寯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入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

貴重而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瞽而不光耶聖唐大和三年巳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議者曰河南瑯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累以寓直省院爲歎適議於中丞中丞深槃之卽時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

華之豈植柏者之光乎實羽衞五府之隸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嚮應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迺以政事堂南直（疑有字）所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當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規制爲之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三院爲一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爲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畢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爲御史臺中書

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製自中書南廊架南北爲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囘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樣欒楶梲麗而不華門牕戶牖華而不侈名木修篁新姿如舊若升綵雲若編青簫以至於几案筆硯簾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馬走勾稽案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來謁（一作恭）入吾門將祗伺於屏者見吾軒堂階闥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焉爲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一作臺）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整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耶謹按高祖大皇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縉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閣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仍題中丞雜事洎三院至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

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前半敘事此司師帥者不可不知音見亦多矣

問國學記　舒元輿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冑子欲毆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繇是出元輿既求售藝於闕下詢今之大學猶古之大學將欲觀焉以自爲下士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墻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大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間

之曰此論堂也予愧非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惑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爲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予安得欺我耶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得化爲廢地久爲官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機榻有茗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翻之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大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瀦其

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頓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敘胄子誕敷文德于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將其孟也則必能瀦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百年而付仲尼仲尼承之孜孜自夜席之不暇服祖述之憲章之發揮於鄒魯恢張於洙泗上磨蕩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敎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敎豈可須臾而施邪至嬴政犯之

窮源

窒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矣漢初纔息干戈復瀦其源而伏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迸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沒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大學之道不得不衰京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濞蜀闢於邸廟梟夏逆首殛潞子姦帥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濱澥無揚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大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

有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繹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設虛以自欺也恐其不敢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奇語幽闢亦近文選詩中長吉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擴巨寇必思稚金洛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鏖撲爲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忉利尉侯北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

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
之境常僑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使背出甲冑林
獨揭勝幢不頓一戟甕迦婁而垂翅揆脩羅而束手
猶怒折蓮柄狂捜藕絲盖多聞位居初地部十二失
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illegible]嗢伽藍北虜
感夢而懺悔近于闐聚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
營衛於蠻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
與贍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本天主棲神之處也廬
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
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爲僧乾立所居乾每謁覽不安

旬日方悟遽徙他室昉誓造北方變（梁朝謂雕朔像亦爲變也）請
押衙熊皎爲導首幹遂與歙白衢者郭宣熊師佐等
縱臾閭伍爲說第一施結壇上祿獲零條貨貝共二
十萬幹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
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彗肩蛺蜂捨軒金塗錯落
而燐亂形彩陸離而若角得工巧明矣其或夔魖魑
倒覡是不翅擊三屍礫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兕
四四事堂內三壁寫葳部落雷公㧑怒忖留惡覡吁
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算乞靈福既據我靈詎
乏主意予會服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

彈琴者佳人作記者亦非俗筆

于此會計閻浮提善業並容不歸敬與幹爲學性端
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悟禪那宗要得總持契訣常
持北方真言大中三年病月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
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
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幹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
槊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
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
閑居漢上幹爲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
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閒古古亦置於舟車也
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
公祗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
月當軒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樊公和
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綴遁爲伯牙更爲子期琴動人
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
煖既罷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
雅樂者方鄙鄭聲自樸散爲器真意在琴與衆樂同
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
偶聖賢是宏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於天下

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天子不居盡善稱操自持聖
達節次守節達宜仍防守徵河深（此句疑）而猶至弄已
下習多（一無此三十字）不正（一作止）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
其後居常甑之和理所措若然者窜襲陶公真意空
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實
而持之古操則爲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訓
典（一作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況乃真有道之士乎
輒紀述（一無述字）所論貽諸達者

王氏廣陵散記　顧況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

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
焉曲有日宫散月宫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
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玉女於戲天地鄙恡
而絕神明僩儻而授中散沒而玉女生其間寂寥五
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鐘時
動敢告於太師

（猶謂廣陵散不傳）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
也卽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
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衰然（集有則字）韓娥亦能使逶迤
之聲環梁而遊凝塵奮發（集作飛）徵舞上下者三日不
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
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
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下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
歌成無等後爲成都帥家妓及帥歿復來長安中而
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爲（集作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
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
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
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空厚蓄以自封耶遂大
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恡也他日莒宴

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卽
乘小車詣莒莒且酬爲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絲服
供斷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眙是日歸
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
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爲人潔悄自
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
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客於鄭在莒
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
悲悅再三曰孰與（集作爲）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旦
問其狀乃葉爲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

其居問業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稱爲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爲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備（集作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措其絲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爲（集作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集作華）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

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黽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前篇作榕）枯並之（集作茂）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合注合爲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岈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哉曰若然者玆山何不列於五岳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西岳（集作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前篇作凡）邊陲當令（集作合）以九疑爲南岳以崐崘爲西岳衡華之輩聽逐者占爲山居（前篇作林）封居表作苑囿耳但若當世議者拘限常情乎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故圖畫九峯略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眞迹也張公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從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爲二其一在唐故有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常嬰篤疾殆

將屬纊忽於夢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氏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爲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寤遽以（集作以處）求方果如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錢十萬贖（集作購）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爲干將鏌鋣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沒子孫不守有姬竊之於市爲校書郎朱僊所得（集作得之）開元中僊服樂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巋然獨存僊卒傳故人劉

傑傑居之（集作室）不求聞達天寶未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爲劉氏之寶藏矣

鶚執狐記 李華

某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矐宿六翮垂雲迅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刳腎腸昂藏自雄倏欻而逝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黄金鶚也其何快哉因讓（一作識）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

盧不畏申孫之矢皇祗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悲夫高位疾債厚味腊毒遵道致盛或惟諸殃況假威爲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祓除凶慝惡是務去禍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肅恆於鶚之能爾

大學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耩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耩分其畦隴嘉穀繇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繇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大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于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東脩既行進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大學師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算家輟業以從亦自其館設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

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泠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帷始洎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弁列當時執簡摳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

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継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倅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眞跡一屛以爲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絶或縱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誡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屛也但二者皆

美神物所竊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鋸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于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屛皆爲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與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銜涕撰錄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九十

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定州閱古堂記 韓琦

功之士亦不多得能無繫於斯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思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待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處。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

廣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人之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堅。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令予之所為也。誠以己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涂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

之爲樂哉其少出則徐吏文之擾懷遜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生肅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逖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爲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豈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庶免

夫毀圮墮墁之患矣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眞宗詔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宋朝文字佳者最珍穠秀書脫不得一弱字僕脩旨不免爲如上之敏過浼刻合之

豐樂亭記

歐陽修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illegible]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樊侯廟災記　歐陽脩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矢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雎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唐荆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菱谿石記　歐陽修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

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埋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對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仁宗御書飛白記　歐陽修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

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壟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

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于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

坐於其側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屛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

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父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敎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

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人建學
孫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
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
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
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
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
錢公子飛聞之因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
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修若干崇者
千凡皆錢公之素也其棠之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
茇亦諸侯之正風哉敘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

歌一章并刻之云

東平樂交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鳥
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爲國非以虞意崇不急也以
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
駟鐵有駜之詩是已不然則敓敓者墨術也不後於
禮樂不睥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惰矣夫
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爲重其
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
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亭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
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
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耶故有負城之囿其
廢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
觀吏民無所於樂殆失車鄰駟鐵有駜之美而況於
蟋蟀山樞之陋歟以謂非教詩書御禮樂之意也據
舊造新築之鑿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
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鰲池
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桐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
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多也或主於禮或因於
事或寓於物或諭於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
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槐柘榆榔李

梅桃梨棗栗樗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
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檟孔林之
楷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菱
芡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
幾焉後世將必不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
古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廼十得五六就其可

邵者俊其世或出於文武時於今葢二千有餘歲矣
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
長大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
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
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葢安知天下無能
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
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
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迺爲能盡之
朱子語錄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来每作文
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

穀文勝貢父

霍丘縣驛記　王回

天下昔初國之時君民各久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
廬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
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頫
若歸賑賀慶致禬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
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葢無虛國
而受館之禮自畿內達于海隅設官備物侯迓時謹
故雖跋山涉水荒陋退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
敢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爲
國也自天下更爲郡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
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
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
路州縣驛迺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
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反譏之以爲
苟悅使客市恩意非政之急吏既不得久於其秩而
思脫譏以湍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
令者往往圮而不完至於岐旁他縣則無敢唱與之
者霍丘故寥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京師入百
里境內所苞若千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途皆出

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之過
者無所歸宿則弛葢僨飾混於逆旅或寓其孥於浮
屠氏之館倉卒偪仄而無以自表於民令知縣事大
理寺丞謝侯績之至也嘆曰吾爲地主於此豈可以
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爲政葢莫不篤於賓客
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
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會
不及有一館爲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
吾從古也莫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面通衢之
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

幷瓶庸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旣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益所以白見其志而以狀屬回予其爲我書之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廢予曰惟古之事而數今爲之難也幷發儧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爲之書傳於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西麓周氏曰王深父學于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不窮特壯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爲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

袁州學記

李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喆有愚有屈力單慮祗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迺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

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朱子語錄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

七門廟記

劉攽

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爲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

問於耆老而得羨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侯信遡爲民哉滄舒河以廣溉浸信爲始甚至報時廢而復脩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爲侯廟祀之而以報配子幸爲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

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餓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營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濞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濞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墜於已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烝庶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在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殉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朱子語錄曰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

新脩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惟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

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偏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趨暮還輿衛騶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其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廄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朔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聽事群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刱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房皇鈞折綸圖

以聞仰刑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司計工程材
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
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伍成詔
知制誥臣繹為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工賓之
次謹按三代盛王懸禮義之政至於周而大備文章
典刑物采位敘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
室宅上不為過侈下不為苟納出則寵之淑旂龍章
鉤膺之飾入則其之列鼎滿進紛純之居仰而視其
宮則有榱題之襲容俯而撫其衣則有袞舄之嚴麗
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

之政故其取于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
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
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喻
喻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
出門無關不設鈴不驚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
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
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切會督責之故至于東
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
於當時甚用人授位出于一切其煩文虛器遂殺存
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
烜耀神武遂一宇內斯用戰勳伐閎將帥之人浸久
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
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
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
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
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
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緊必使望其器可以
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
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蓋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

也若乃聖作物覩宜攡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
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為館閣校勘集賢
校理刊定前漢書英宗臨政繹獻五箴帝稱其文
學以為實錄檢討官神宗立為陝西轉運副使入
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

新脩西府記　　陳繹

唐初與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
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為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
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

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旣除北司幷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參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冢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爲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于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閤禀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三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舂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爲西府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脩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憺折於萬里之

外憶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卯而登則恩見于襟裾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爲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爲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絕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大夫更爲三公而中丞爲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爲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爲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爲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横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尊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譏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

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長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爲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爲三院未至者則爲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廼相官府益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十年寖以圮壞神宗

皇帝俾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蹕鄰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庳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庳爲崇培下爲高其規撫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人今上即政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巳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辛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爲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殿而允爽過之門闥瓏瓏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圄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爲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巳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渠

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巳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巳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牖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輙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夫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汳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汳句於簫其關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為渦別為汳。汳至蒙別為獲。餘波逝于淮陽。東歷彭蕭城於泗注。謂鴻溝官度。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書漢地理志滎陽既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

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兖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陽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其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淶。或河淶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於汳。灌注兖豫。永平中遵導汳。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於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導河上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故導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譙為白溝。于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入于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幾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遂。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悖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

為大渠合於東河。以導滯而援溺。于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勤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諸舊矣。吏數令不決。而卒成于吾侯。孰有悲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徇。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于末者何也。大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與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劉爽叔曰。陳無已作文故若要是晁張諸人所不

及恨其稍儉急非謂文字簡勁爲儉急其詞氣自
儉急耳韓退之文字多少自然雄渾

咸平縣丞廳酴醿記　張耒

咸平五年始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
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爲縣即以
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
某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
庭有酴醿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植也
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太半其花時大於其
類邑之酴醿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

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
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
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常至
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
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
閫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
向彼滅推伏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
百年間禍根亂源蟠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
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
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
逐鈎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
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
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
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崗行四
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
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
之大禮八鑾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
孫以爲歷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
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
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閒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

誰之力也酴醿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
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文潛與秦少游同學于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爲秦
得我工張得我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
爲難云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上元中顏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
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
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
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

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所焉命
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陷賊手是未
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
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
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
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
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
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
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
會於九原盡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

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
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
意也嘗試與彊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
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林竹溪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其氣骨而未盡
其變態之妙間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佳作
也

史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
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天香亭記　王十朋

剡中佳山水爲東南州之眉目汝南周君堯夫得爽
塏于剡山之陽挾雙谿之勝而家其上廣厦耽耽在
剡爲甲有岩桂數百根皆古木也蒼然成林森然而
陰洞然而深闢徑通幽而亭乎其中主人日與客游
焉如入空人之林而夏不知暑如登飛來之峯而香
飄自天如騎蟾蜍游兔宮而下視人間世真剡中之
絕景也予丙子冬過剡把酒是亭時堯夫將戰藝南
宮予因目之曰天香明年春果擢巍第與予爲同年
友堯既命予記之而未暇逮今七載毋移書必及之
乃爲之言曰學者方未第志在乎得耳得則喜失則

悲故以登科爲化龍爲折桂春風得意看花走馬豈
誇还鄉世俗相歆豔曰仙乎天上歸也是特布衣之
士誇一第以爲天香耳若夫學士大夫所謂香者則
不然以不負居職以不欺事君以清白正直立身姓
名不汙于進之書足跡不至權貴之門進退以道窮
達知命節貫歲寒而流芳後世斯可謂之香矣唐宋
璟以芬香勉張說漢李固以糞土視胡廣趙戒名乎
名乎科第爵祿云乎哉堯夫筮仕有能聲且挺挺好
議論時事遠大未易量于方以名節相期必不負所
以名亭者矣堯夫又能樂教難弟諸子皆力學行見

棣萼聯芳。芝蘭競秀。濟濟詵詵。天香滿門。不止燕山之竇而已。然科第之香。孰如名節之香。堯夫又當躬行以率之。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王十朋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柏森森者。益也。臥龍無首對江濆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三峽上流。水有瞿唐灩澦。山有赤甲白鹽。形勢險天下。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所。有八陣圖。永安宮。臥龍山。遺迹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

庳陋。丹青黝剝。祀事弗嚴。無異乎蟲蛇穿甍。牆壁僅免無首而已。吁可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臥龍。命緇徒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修。豈留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被命自番易夔。時方丐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相精誠默有以告之耶。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誅之以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子曹丕。志少窺宇。假令毋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玄許。卒使英雄隕涕。今古將略非長。庸史之語。因命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木。榜其坊曰臥龍。明年二月辛卯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託孤而不疑。其沒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柳之羅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醴之奉。有加而不怠。盛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瀆異代之恥。無愧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日永嘉王某記。

顏范祠堂記　王十朋

聖賢有不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句龍棄同祀於壇為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為先聖先師。顏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者歟。忠孝之性。仁義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顏必能破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為慶曆頌中夔卨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為首。歲時祀之不絕。隆興甲申秋

某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用居乎老氏之宮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稱祀事弗虔於典爲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爲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于壁後十一月丙寅帥同僚祀之歌曰

宋唐相望三百年堂堂顏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全胡雛哮噬方無前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危顛朝廷草昧宮鷹鸇膽落邪佞驚梟鵄鬼貫下拜心瞿然頑身賊手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凌烟閣

上凡常山英烈言言光簡編銀鈎鐵書餘剛堅致君堯舜書萬言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蹇心惓惓邪者我仇屢左遷夏竦擾邊躬櫜鞬談笑爲國臣腥羶闔開天章策治安誰吾與者杜富朝風采稜稜四諫官徂徠頌配嵩高篤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番江邊甘棠遺愛清芬聯如秋桂鞠春蘭荃像而祠之敢不虔黍稷薌藥羞豆籩一杯薄薦清灣泉公乎爲神爲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凡百君子宜勉旃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九十一

記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大雅堂記　黄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

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閒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涣然氷釋於斯文者乎

間軒記　秦觀

建安之北有山嶤然與州治相直曰非山山之南有淵淵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淵之北潰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間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資婚嫁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莽蒼而佃橫野獵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啗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

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厠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淵兮瀰不數雲為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駿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木驚湍鷹隼摯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驟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

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慄是皆不得
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爀故膏盲
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腸欲煥人之外好欲軒晃文彩
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爲
泰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
室內欲虛堂廣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
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性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
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神
瘵外飾文采不能動而榮而必慊其心躁內思恬默
不能靜且泰而必汩其志亂外門婁婁而寒者內室

形形而熱者其士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
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椽
椸破者爲霤削者爲障白者爲棰篾者爲繩絡而籠
上者爲給橫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爍霤坼壞
者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哆而不能持支膚而不自
運赫赫烜烜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
闃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
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煥反
是果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畜
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
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
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之今予室之曦
予門之寒可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薙其廬而斬其
工竹室其能永永以櫟予書其詞于壁堂上

博州高唐縣學記　晁補之

始予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嫗三老禁爲河
伯取婦喟然歎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今爲
縣令者論罪人適梏箠耳亦具獄乃決佐史自旁持
之至上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爲不可能
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耳晚

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爲高唐非能外律
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揄攗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馭
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蘼六轡不亂而所投
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
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
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假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
姑以竢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附告勞
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
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爲則難以莫之敢爲而爲
之則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歎之咏歌之亦使睦者

禮樂只有致須不可去身斯無百年而后興之說

歌吾子可也故為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使此微兮而舉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記

祁州新修學記　晁補之

先王以禮為天下禮行而民有耻以樂為天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効

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各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食享裼襲之文而籩豆之容鐘磬柷敔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為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為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蓋禮樂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

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收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為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所以干有司者為師儲粟闢屋而族之三歲而一敢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為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弃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斂目前之所急者為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為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為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

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為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為守始至慨然以為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為乃歛萊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藉其圃之入以其半為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

教授學者學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適以書抵補之求爲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亡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敎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彊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敎養非是聰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敎禮樂秋冬敎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

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適而不可襲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敎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爲通人道難爲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淸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晁補之

羣有司所治興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敎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爲天子北都而淸平爲畿縣並河水數至自慶曆遷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爲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吏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爲次草間吏曰郎次乃即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嚬蹙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爲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裴回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

瓦甓在官者幾具始復興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莚兩廡四墉館甕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爲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爲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旣舉其細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王姑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記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故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闕開人民之

叙事有賦

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寛閑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覩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絶之地要小休而整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别宫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面

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横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懐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泝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

廟唐張廵許遠捍城以衂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復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懐公拊楹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紜紛柳摇而荷靡鷗鳥盡儛客顧而嬉儵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

亦躊躇徙倚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蹠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祐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

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婼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
趙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巳矣二累
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巳爲後來
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
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
此堂不足道也

有竹堂記　晁補之

濟南李文叔爲太學正得王於徑衢之西輸直於官
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
諸楝間又爲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

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爲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
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
軸門窓几案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
說形容彊謝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
也顧其地狹而卑天雨榛薉蜘蛛之織河柳兎葵之
所交横而嘗騎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
下而語之諦壁間記仰楝而指其榜曰吾固詔客矣
客下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畒洪園之林與南山
之造天而蔽日者其大若盂若孟若桐梓之軀其膠
繚岬巖之上而臨一仞之淵不特出屋簷而摩牆堵
也莫春者春雷隱山萬笴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
碧一日百尺彌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廣
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巴笮南引江漢浮渭而
亂河困束箄屬而下者爲筒爲于爲屋椽揵菑千丈
之笮徧國之藩籬是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
耳者昔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
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貿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
夫比人豈知竹之愛脩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
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䁍然而笑曰不然夫物
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鵲沉爲

美木而汝蚳以爲槃食蠹白鵬錦雉山中以醢腊而
貴人以百金致者以爲粥而胡人以爲佩夫物固有
以多爲賤而以少爲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
達三門十二百坊之碁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
宮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漬囂塵百
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置圃無
所況於其宅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
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楝而名之書諸壁
而記之脩然而喜諄諄然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
且竹之美昔人以比德松栢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

獨也以夫少猶貴之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脊蔚者而遊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猶不可賤而又况其少哉客曰唯雖然吾聞晉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佐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始亦洒掃儲其借不迷客客將一門坐堂上不去曰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潁川晁補之無咎記

拱翠堂記　晁補之

齊之南稍東五里曰泉山泉山之勢南峙而北屛左

則如濤如雲如屛如蛇騰涌挐蹙雜襲而相羊右則如車如蓋如人如之透迤雍容離立而孤驤中則平原綠野桑柘禾其三間溝洫什伍而縱橫泉出于山夏冽而廿冬本不山瘦泉渟而不氷泉旁土腴潤宜九穀百果衆物皆遂其南踰百里至于汴舳艫舫艘以輸賦于京師以下入于江淮浙荊湖閩廣其北不五十里至于泗商賈游士之載者自大野以東西通于齊魯趙魏之衢以下達于淮入海而泉山介其間其境勝而土樂又甚易至也然往來者旁午而莫之聞雖余少長數舍間亦莫之聞也豈人皆不知山水

山水之樂在无求

游泉山水曾丘也然而不愛

登臨之可樂而事騷之惟其憧憧而過者皆有求於汴泗而無求於泉山故泉山雖近而莫之聞尚有美於此者或去城郭益遠居人勝士足跡之所不至而田夫野老常居之林以爲樵蘇爲適亡聚而泉以爲漚以飲牛馬千百歲而無過焉者也且物固無情於所遭而遭天地之美爲可惜又東北俗椎魯雖信美或不知擇而居居之或不愛愛而不以語人語人而不能夸以大之故皆不顯蓋如嶧山靈巖或有名奏巳來或名天下四絕處與齊境諸泉皆淸泠鳴射如線如珠仰出奇異以皆在東北下國僻處故聞者往

往不道道之亦未必信况未有名于昝者則雖近而莫之聞亦無足怪也而實君師道世居於蕭恬澹戶者好嘗爲一尉卽拂衣去讀書賦詩不以取名而以自娛故能獨得泉山而居之居之而愛然不以語人不夸以大之曰此樂神所秘吾非不能與人同之從我者寡也然士之慕君者時往焉故泉山因以知名而師道沒十年其子明遠始益築圃疏沼爲亭爲庵而面勢作堂臨泉之上盡山之勝以其四達而望皆山也則以拱翠名之曰雖然不能盡也頃余固以聞師道於徐之君子後謫佐宋都始識明遠於國子生

中出師道詩讀而愛之而明遠因道拱翠勝絕且圖
其圖以來求文爲記而余未至泉山也然少游吳愛
富春四合皆山民居蟻附山上而中大溪蛇蜒貫之
嘗自言仕宦幸至守令當求富春然吏居不可久也
又竟不得況明甽耕稼終身優游之樂哉又嘗聞廖
酉宰山有老人七八輩不出山食其山中藥皆百餘
歲耳聰目明意甚慕之而念不可以遠墳墓欲築室
故緡城東以老而緡去山遠相其原阜見似山者而
居門泉山之徃來余懐可知矣而明遠方年少氣銳
日夕治其業爲揚名顯親事則雖其居之勝草木日

茂治檻日修而有時去之得不爲猨鶴林澗之辱且
拒哉昔漢隱者王儒仲與令狐子伯交後子伯爲楚
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因遣子奉書儒仲車服甚
寵而儒仲子方耕見客不能仰視儒仲愧焉其妻曰
始君志何如今子伯之貴孰與君高而慚見女子乎
儒仲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其終身隱遯余以謂師
道潛德不愧儒仲而明遠溫恭慕義非儒仲子比且
功名可求也其成有命則明遠固不得以彼而易此
也

白蓮社圖記　晁補之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
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
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
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
名德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
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
持慧叡曇恒道昺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
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
罽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寂善陶淵明
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

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
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
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畏之即驅上山
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呪水洗弟子足使閉
月但聞風聲自龜茲六夕至如臧跋陀羅嘗見彌勒
兜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羣士等皆
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
虎溪爲限寂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
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
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

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爲鑿二池種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爲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爲此圖筆㝡勝然恨其略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十八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馬因龍眠之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倣侯翌雲氣倣吳道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草樹以周昉郭忠恕臥槎垂藤以李成厓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鞭服以魏賢馬以韓幹厮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鷴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爲山石位置向背物皆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模寫潤色之余幼慕無生法遭世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城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爲思山辭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圖悠然忽如躡屐扶杖行其中故爲此圖特盡意

何爲不可

清美堂記

晁補之

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爲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爲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爲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居朝廷則附者衆若此皆自以爲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爲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徼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汝之陽虜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爲堂門臨溢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溢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陁摧嵬而澂漫青齊之往來者岐路迤靡牛羊麥禾膏野極望之鳴鸛鶬而下鳧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爲錦堤鑿堂之東西爲池植柏其唐以達于門爲逕爲臺爲庵爲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爲樂叢竹雜果奇石異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廛市者朱墨倥偬之與居米鹽諠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暇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

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
爲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川柳子厚以謫居遠方
一旦得官捨而去就與余常有此也於是求文潁川
晁補之以記之補之向嗟乎谷之君子進則急於功
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懟不逢則誣溪谷草木以自解
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
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羇旅於魏嘗
歌曰盧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
盧泉也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
意因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非也

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
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晁補之

少日讀書不暨孔子之堂自夔咎繇而下若巫咸傳
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爲
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
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
爲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
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
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生死說始

淡詞名閒淡之平學的

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
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窺其藩謂盡至淸言誤世
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詞覺已不似而
頗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
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摭陶詞以名
之爲堂西園之草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爲軒達其
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皐以舒嘯也爲亭廣其
趾使庳以瞰池曰臨賦臨清流而賦詩也封土爲臺
架屋其顚若樓瞰百里曰遐觀穿室其腹若洞深五
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也爲庵抱

陽而圓之以嬉晝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爲庵負
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
遠山水非柴桑比門直通道有長坂亘其前數十里
故渠縈之蒲柳蓊然魚鳥之所聚有丘壑意俯而就
其深爲亭曰窈窕既窈窕以尋壑也跂而即其高爲
亭曰崎嶇亦崎嶇而經丘也凡因其詞以名者九既
榜而書之日往來其間則若淵明臥起與俱仰榜而
味其詞則如與淵明晤語接躊躇自得無徃而不歸
來矣猶相觀左右意不自足思失淵明一語也因喟
然太息自幼壯至于白首勤苦蘄盡探聖賢之藴上

則欲觀性而復其初次猶欲慕古人著之行事晩然一諧乃徒恐迷而忘歸又欲盡屛所習使空無有至爲一淵明思不足何哉學道者惡夸夸則不近且人才力有分以盡爲人之所爲而求有功則常不足以盡不爲人之所爲而要無事則常有餘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淵明其幾矣又陶之自叙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淵明誠於此有餘裕今余居不至環堵衣不至穿結食不至屢空以若所養爲淵明固易而余遭盛時嘗見識拔汙臺省國恩未報而决然去

之以若所歎爲淵明固難一以爲淵明易則是余與淵明俛欲以此自終而予難易乘除一以爲淵明難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爲其葛天氏之民與余何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搖湛水今與子常動不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喚喘寧而顛狂而后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洸然見其塗巷乃余與子昔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后淵明可佀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沈丘縣學記　晁補之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爲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有爲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覩况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吏有愛民不苟之心不幸或不得爲而去或雖爲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俗敝爲淇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區何益於爲民而不爲中材作存作亡而不肖者盡弃不省而好吏張喜

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爲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干祿於此以爲文不足爲或不得久而不爲則至於俗壞弛已甚本忽不立孰從而維之譙郡張烝文剛好學而有文爲今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

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收養必以孝弟廉恥二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于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冲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廪庖皆有所蓋爲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爲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爲而其勢不得爲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爲之大而僅爲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

者則識之嘗爲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持以徇觀美人爲亦爲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爲是以爲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爲則甚信晉之儉泰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爲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相犯恥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況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爲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

元祐二年五月十日記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艸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艸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

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昔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

事也

清漖雋快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晁補之

濟爲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爲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爲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

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勧又好爲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爲利張氏其申也其先世豊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爲王黄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畋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弃事初壊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蓊然秀色横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爲牢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也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緯孝基孝孫亦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懸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穀壠間風雨摧剝蒼皮白枝龍虎躩拏而上數十尺道行過而來未見也下馬半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晝其南數百鳧雁飛集鳴咬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

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愀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疎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礲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爲近市利日不足鋤犁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土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爲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贏餘既異俚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

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難
余何愛不為予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
數過予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
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記

近智齋記　晁補之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
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
盡攬而悉備之譬以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
矣德配蓍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
通雖然聖人蓋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

生而知之皆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
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迺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
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㞐聖
而不居之意也是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旹
襲水土刪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絕曰我於
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
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
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
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極也學造其極則
無不知故智之為言惟好學為能近平居無事反觀

而內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若隱若顯下
索將來若絕若續譬空中雨欲數其滴有不勝知者
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可近而
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逐無
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察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
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
而無止而吾知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
學之効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廢官
休其屋八年而巷之草沒屐或彥之輙自語曰足固

未嘗刖而士相與戒而遠之也是其術也不利人肶
且招悔而袁若耕道獨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
褻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莫見或易
易與言如家人卒不悔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
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金記
誦蓋落文字益踈顧無以應耕道求又不敢以其不
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
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以勉之好學云者非
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
學而已哉時習之為說譬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苟不

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癸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求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為之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棟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四日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九十二

記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東屯高齋記　陸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白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

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禼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寖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人俛首居小宅下息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于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于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記

東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陸游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沈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盛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月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瞶者愈榮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况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爲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蘧昌老直叟以爲恨既去蜀三年

而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賴
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始意予
發書且難且喜夫勿翦憇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
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
柏一小枝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
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木坐謫官罷去
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
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
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
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閫方面皆重德偉人豈

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
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
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
熙九年六月一日記

風俗記　陸游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
千本花時自大守而下往往卽花盛處張飲帟幙車
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前在寒食前者謂之
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則易落最喜晴相半時謂之
之養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

花神有

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
輕翦蓋翦花則次年花絕少惟花戶則多植花以牟
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最直至三十千祥雲初出
亦直七八千今尚兩千州家歲常以花餉諸臺及旁
郡蠟蔕筠籃旁午于道予客成都六年歲常得餉然
率不能絕佳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
戶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晞其大徑尺
夜宴西樓下燭焰與花相映影搖酒中繁麗動人嗟
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
復兩京王公卿相築園第以相誇尚予幸得與觀焉

其動蕩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書

思亭記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
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
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
而問名于余余以爲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
思鬬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
夫人存好惡喜思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
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荊棘莽然狐兎
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

因忘而思

惕然

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于郊而封溝之爲廟于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天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思乎因其親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于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諷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行文一味簡潔削句而無深長之思淵博之氣大都幻王縮一流也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閴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

宿能仁寺東菴記　李孝光

雁山西南一峯絕高下視衆大山猶當是大父行冊行南海月餘望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幾一握大倚爲指南又其上常有雲氣居人不呼某山而呼曰常雲傍出二里有能仁院院亦名常雲予與客從大龍湫出欲宿院中度已夜遂從山人家宿遲明浩上人聞吾當至山中來迎舍東菴菴行公嘗以歸老歿今三年其徒義上人秀上人居之設粥茗酒醴且止予宿日正亭午猶可去忻然許之遂弛擔焉是行也察於爲佛者得三人焉欽能盡其道者也秀與義能不悖其師之道者也因記之

鶉點滴滴皆如傳語其上則汪汪洋洋其下則大奇

雁名山記　　李孝光

客問山以雁名胡謂也予爲言長老相傳絶頂上有太湖冬春雁過入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以爲名湖水隨入澗流谷口爲大龍湫湖傍有比丘尼塔寺一夕沉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宗梨花數十百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絶膏肥種躑躅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水漸浮爲葑田歳月浸久彼湖皆化爲腴土十年前有僧來乞食因言吾去前年去雁湖傍依大樹縛屋種萊菔萊躑躅以爲饑糧獨無所棲頫乞金錢作屋予聞之欣然止其宿問道路何從入僧

具言去從靈雲寺南入山特時過絶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時上山日正中僅可到山顛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面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地爐中燒木葉韋竹山鼠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人無屋不可居也予愛其言久欲登之㡯持二日糧乃足又向乞食增巳去無復菱含釜竈齋具當用內糒粆麪雜罷之屬不果往五六年前皆一至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着人常濛濛如四五月間霧雨亦一奇也旁有鱗寺三四匾日古塔寶冠羅漢石門又有一寺在南山家與常雲相望路絶高曰飛星種種自作面勢皆可遊獨不大爾

○雁山之奇以怪大亦怪小亦怪

予見川僧林道靈若　雨去爲之大勝益不知山之深且奇也噫天下名山皆以盡靈而也

暮入靈巖記　　李孝光

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雁山信多奇異豈復有過於此者子爲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峯奇壯渾麗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余適小疲倚庭樹坐甚恬客聞靈巖亟欲往卽起保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巳暮頃刻馳千里到寺天正黮黑及階擧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俛月出止懸東南

角星象纍纍下垂四傍客脅息不可上如游魚噞喁以身爲浮游在瀨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脇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曰而長身者也明日粥後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領可五六百步上覩所謂龍鼻水山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蜿出數千丈勢盡乃垂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爲石故獨此鼻如瓠大乃紺碧臟滑與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

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千丈如卓筆曰卓筆峯峯傍流泉墮入澗中亦三十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劒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北之左障獨高且大絕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爲平霞障諸峯皆牽聯在障傍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展旗其大柱居障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脇間小龍湫卓筆峯劒峯泉當居脇中

靈巖二奇記　　李孝光

僧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旗半有石穴下窺穴中別有平土類人間土田一一具滿塍畎

滑以小石下擊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百計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旁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來往者絕端有窪石窪中泉冬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常浴是泉故石上有平偃迹石室則其憩息地也予與客相顧竊笑惡其言涉於恠然猶記之他日身至其地可一一推而知也豈眞有隱者居之如水客之類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如橡栗語父曰爾爲我持此獻天子忽後不見詣郡言狀郡驛上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雁山名

始在天下老父豈董五經之徒能先知云

大龍湫記　　李孝光

靈岩更不勝狀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雨積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艦行過一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谽谺猶蟹兩螯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嶺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著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震霆

亦是祖人看瀑然文自奇妙

東崖趾有諾詎那菴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著人走入菴避餘沫迸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相先生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矼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矼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莽碧滑如翠羽鳧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

恐猿審不猜游人自驚

去間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援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予乃解衣脫帽着石上相持扼擊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牵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今為瑞鹿寺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老先生謂南山公也

先生住雁山蕩歲一至予夢中一歲千萬至乃不住雁蕩賦命不均耶游興各異耶要以生人不游台雁總是未生一般不屢游台雁總是未

游一般

近五與且如月萬里故人一言丹見雁山奇妙

始入雁山觀石梁記　李孝光

予家距雁山五里近四方客遊者或舍止吾家吾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遠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十一月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他日從小徜用自惕畫爲餱糧食給夕則舍頓牀敷恒銜于吾心而奠得縱遊雁山第一法。於是盡屛去之獨從家僮兩持衾裯杖屨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髮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遊方僧自襆被者客輾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腳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是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夏茶醅酒客主供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椽欂墮尾上轉射岩下小屋從罅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巖下宿也

遊惠上人關西谷記　李孝光

靈峯去靈巖十里而近中路有亭名翠微亭傍夾樹

兩垣路從垣間出過澗行繞北山麓折而南南有深谷梁石過之復折而西入谷中始見石林如犬牙巖下佛寺曰淨明過兵焚其廬獨遺壞屋數楹殘僧甚閉門而不迎客往往過者不復知有寺予久欲遊而不得其間是日至自常雲將入門僧復拒戶不聽客入即呼溪南居媼隔戶語僧云是遊山人乃拔去拒門木入弛擔爲午炊吾兒及諸生疲極皆小偃休陳甥腹痛自煮藥家僮炊未熟予將子約出南戶徘徊往來望屋上山山圓屋如城府或纍纍然如蜂屏綴下而剝其中淫淫然如燕巢斜胥而剖其戶顱者穴

予嘗雨中過之青入如曲池信然

者仰者欹者纍者訛者傴者喙者掉者俛而窺者騰
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意此中當
有大佳處耳更着屐從屋窗中出上屋上山行二十
步復得石橋過澗去予約持杖擊草又得石壇數方
皆古人作亭遺趾壇爲階二三級或五六級壇相趾
錐皆四五步每一壇上輙見山如人腹脇背尻向背
一一不同復益上數步草中尋見石階八九轉一轉
皆六七級兩傍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
曲池中綠水止而不波泉滴雨崖間如雪消作水建
瓴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予言淨明維摩石室旁

有西谷是惠上人所開絕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乃
異人知更作屋因相遮以故從窗中出不爾不見此
奇特昔之庶無爲僧所欺惠字柳下工爲五言詩云

秋遊雁蕩記

李孝光

北從天台來入古東歐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
立如兩浮屠遊者咸曰此雁山門戶也益深入其阻
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耳目其八寺皆
其肺腑也僧言其祖首開雁山爲諾詎羅詎羅去遊
方時師懸語之曰若行四方當值勝妙山水起塔立
寺花名村鳥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遊行至山下問田

雁然竟剖騎一番看目別具一番肺腑者

間老父父所居云何父曰芙蓉村又問山云何曰雁
山詎羅曰是吾師所語我者吾於此乎老矣入過四
十九盤結屋谷底而湫水以居既沒其徒弟子爲立
塔廟是十八寺之萌芽也詎羅首所開正得其肺腑
今人言春遊天台秋游雁蕩此非言地便利其時
獨可遊耳雁山無土棄兩山束澗水人行盡日
曲折在水中又多篁竹脩長沒人春夏十日九霧霧
後行人不見前行人時時遙相語又馬蜞毒物蕃殖
人緣木葉草末風動即着人出血數升獨秋冬時草
木黃落毒虫盡去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無

妙在此

秋毫蔽遮然怠遊者匆匆絕佳地恒遠在深谷中不
盡見也古人云緊絆芒鞋行一月彷彿見得皮膚耳
非過言也呂夷簡焦伯强劉龍之王龜齡皆常爲大
官而能留連山谷中盡發其勝豈古人用此爲陶寫
地耶然名爲遊者衆矣壁間姓名一一爲狐狸貒貉
啗盡獨此三四公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何耶其草多
寒涼藥可用治症瘍滯下其木多杉檜豫章其獸多
猴狙豕而無虎其虫無蚋蚊而有馬蜞蜞善嚙人以
燒竹葉塗創血立止其居人不爲稼穡皆取給衣食
於僧云

予三游成

遠是游客少不然與諸公比肩者豈名人耶

遊靈峯硐記

李孝光

自石梁南出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居人多謝姓故名或曰地舊屬臨海郡謝靈運爲臨海開山造至此人因以名之既渡緣淵南石路欲登觀羅漢洞於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豎橐子約曰譆此或一奇也不可失呼家僮扶過淵入谷中見谷口石嶄然下垂如懸戶卷然中抱如壞壁坐其下而嘯如語甕盎中居頃有人語聲漸近則吾家弟思誠子攜與諸生也因皆屏從者從洞下入寺未至見道傍有石漸方丈而深莫可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

起如偃芝北上有山離立平地上如駢筍稍入始見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傍植石闌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谷中青天如懸一片冰傍設大士一羅漢十八設應眞像懸崖上五百然皆爲人緣取持去空遺土坐如燕巢棲崖上巖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聲繞洞中不即出泉墜半未至於地爲聲所軋則飄吹衣冠草木盡濕家僮戲馳石闌中脚頓道上石淵淵作鼓聲既下出家僮守橐者私自更守竊登之顧見主者皆已下即擊羅漢繩牀傍小鍾鍾聲弄谷中如

祀那像最古長諸羅漢一頭地

鸞鳳行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憶吾兒時從先君子來列胡牀坐客洞陰令侍者先登雜吹笙簫擊懸鍾衆音繚繆鏗喤飄飄客新從他縣來或駭愕不敢上因大笑以爲樂俛仰隔世凄然久之凡山寺僧皆爲美名擬之若龍虎鳳凰麒麟蓮花芝草之屬皆不錄錄尤勝者谷中恒有雲氣是日又欲雨山木黯然戶牖黝黑因呼守橐者持橐中筆硯就屋上亭脩遊事所含亭曰看不足蓋取昔人山前向見白頭翁自道此山看不足者詩云

予至一源山更詠歌者絕頏近之則爆也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

李孝光

夜宿天柱下寺水英云上人來坐與之語不悖其師者也頗能言欽禪師脩浮屠氏之法居退讓之節知止足之義予久不見欽因二人者謝之兩客怪而問焉予平生名不喜其法而竊私其人胡謂也余謂客令衆子百家皆不能抗仲尼氏之道而異端獨遺其二焉曰佛與老而已矣爲佛之說又有二焉曰大乘小乘乘猶言道也或爲其大者或爲其小者凡爲果報禍福輪轉之說皆其道之所謂小者爲其大者固已譏笑之所謂爲其大者曰吾將以求吾心也吾將以見吾性也然恒過於中而弗趨於常泥於體而不

適于用視儒者之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也慨詘而畀之然　斯世也非儒之立則不能一息居也其詘而畀　又其徒之不能盡其師之道者也彼有能盡其師之道常賴吾之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也則不爲强者之所暴貪者之所攘然後去之窮山大谷取其人之枯槁顚頷不適於用而爲世之所棄者以爲之徒而敎以其師之說舍芡而不以宮衣麻而不以絲食麥與菽而無之膏酪魚牲其言曰脩吾法者其爲宮室土田衣服膏酪無以異於人是自成其心也故其有宮室土田衣服膏酪則其徒之不肖悖

其師之意假爲禍福之說以勸愚民也今使周公孔子之居是也亦將修其禮樂政教以扶樹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已彼枯槁顚頷不適於用爲世之所棄去之窮山大谷以修其師之道則亦莫之制也今名爲浮屠氏廢其法不用然而爲儒者不能盡其道則亦何以異於是而欽獨善守其師之法而爲之者得其道之大者亦可尚矣於是客咸願一見其爲人去從院南登小山復折入西南過小溪百步許至栢菴問欽適往延恩院未歸惟有一僮居戶下遂南去谷口與持槖者會南過馬鞍嶺借宿山人家山人姓金氏

遐觀堂記

姚燧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北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出無所適貲乃今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違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圜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

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田人力以廢興可吊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牖戶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髣然之迹可尋於今合則束板以載之負畚以與之以是知無因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吾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

知飲食之道則知去就之道知去就之道則知生死之道自宋出處張岡他人安能究乎

推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阤然之迹者曰噫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旣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卽名曰遐觀盍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伏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掇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

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罹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況撥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雖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覘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嶲荷擔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許其才沐其愛而休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井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孰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兎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兎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瑞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録卷之一百九十三

記

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

淨名齋記 米芾

君陽道叟山居記 陸希聲

峻靈王廟記 蘇軾

仁宗飛白御書記 蘇軾

南安軍學記 蘇軾

錢塘六井記 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子姑神記 蘇軾

快哉亭記 蘇轍

滄浪亭記 蘇舜欽

筠州學記 曾鞏

宜黃縣學記 曾鞏

宜城縣長渠記 曾鞏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墨池記 曾鞏

芝閣記 曾鞏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絶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黄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纒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爲黄魯直幅巾野褐據横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于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説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洶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絶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西園一集儼然未散乃圖耶記耶固知襄陽筆意勝於伯時

淨名齋記　米芾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刓地靈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埜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栖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指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縆中泠之鼠礧蔚起焦山

鳥到柳林高處只是而乃步且日過汀水皆然矣

之隙岩嶤雙聳五州之外嶒峻于嵒黄鶴貧勢昧㕍于豆長山巽氣龍蟲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織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皜森羣于西郭而秋爵於南巘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彰其境嵌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迷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滙流而赴北既滮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拳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淇而博

望弭槎葭葦鄉鳴而膺何投餌洪鐘動而飛仙下疾颷舉而連山湧地祗聽法水怪劾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楚織雲漏月清籟韻松兜羅客而靈先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忽怳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宣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將公顏叔以詩寄云京城汩沒與如何歸棹翩翩返薛蘿蓋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鏁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予居亦貲公之與予同此樂也念老矣無佳句懸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得不爲吾賦乎

雲遊君子書齋所見日日所領想其人也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㳇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止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于庭酹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

遁無心子說人等自傳

頤者蓋予以養也于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霜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朴不爲幹材養鉤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莔以困條柯養蟜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香麋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蠆以毒窠窟養豺狼梟貌以害

起手似講道學忽爲出奇不窮

竟成兩大北文字感流滿情此目狀之風也

羣類維山有神予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窾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勗予以決也予其決于夷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墳以通其流決于腴畝以施其潤決于涸澤以溥其意決于廣陂使介鱗蕃育決于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賚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蟄溺決于舃鹵以嗇其施決于池籞以專其利決于喇竇使黽蟹爲菑決于沮洳使鼃黽得志維谿有神予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于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于

道而不肴于世養吾行于德而不眩于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願又將決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志于中正使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吾跡于道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黍乎

峻靈王廟記　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八寶以獻諸朔且

公之肩心必知此

傳命曰中原兵火不解腥聞於天故以此鎮之仍改元寶應是以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昌化縣西北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落膊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永南夷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山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右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船山上者今獨有釘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之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劍佩之終以遇禍至此也

今夫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真南極而貪昧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某以罪謫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鹹食腥凌暴雨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向西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紫鱗民不可犯石峯之側有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即有風雹之變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雜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世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遙逐蝦龍鵝鶘安棲不避風我

汀而西今復東碑銘燁然昭亡窮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蘇軾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同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三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係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

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存者名耳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棘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後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說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

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繇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葢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

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于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湖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錢塘六井記　蘇軾

湖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冣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

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涌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闕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

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
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
有易壅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
于河千艘更載晝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
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
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
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
三池而决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
五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
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

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
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
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
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
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歲之所常
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
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于久遠廢
壞而猶有考也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勌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
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
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
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
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
以飽隣里魚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
移守吳興繇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
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
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
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

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
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
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
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
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
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
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
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
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
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

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佈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買田陽羨買田潁水俱可省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文字亦然）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以予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于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矣人如春風看物物未知

讀此一記子由必不嘿

子姑神記　　蘇軾

多一番交
游便多一
番文字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置筯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見殺于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

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之錄答其意焉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上披襟道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大人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也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旹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洧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執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

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眾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為勝焉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年出於秦火之餘士學于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皆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强暴之間至于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于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

士以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譏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故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習俗之美所以未及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

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繇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敎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難至者旣幾矣則上之施也莫易于斯時頗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蕳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于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爲經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于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曾鞏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時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

公行文能述源委

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于教也其動于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內其謹于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

其人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未興幾百年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于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

學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月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

之議固以謂學若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大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

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曾鞏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三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

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于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于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

行文大有關鎖吾于宋文取曾蓬有格取若介有氣

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誨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

初也余爲之定著今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穵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徐孺子祠堂記　曾鞏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

雖至今存可也豈特存漢

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于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葢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葢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于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于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此其

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稺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于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

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行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

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于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于此者

波段文字曲折插入必不足奇更幻

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于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

收更奇矣

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于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一有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墨池記　曾鞏

看它小小題而精講卻遠而止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甞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甞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甞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埜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繇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予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無窮之感）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九十四

記　廳壁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廳壁記

任城縣廳壁記 李白

對仗中生氣勃勃方而能圓至巧也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乃東魯之邦。自伯禽到于順公三十二代。遺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于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瑯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大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映北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橐籥。爲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

最難學

佳得波雲十頃

揚葉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鄉縱暴之心黥吏返淳和之性行者遜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絶迹者也。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四 二 選集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一作摠）齊三軍之事（一作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一作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一作所）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材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一作濠）壽廬三州觀察使受節移鎮徐州歷十一（一作二）年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一有人字）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一有人字）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一有人字）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省校書郎今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慎當世之丞不得盡其我故借辟記以點綴之而詞氣多遂者奇詭

近六部亞卿外有右輅何獨不然

藍田縣丞廳壁記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四 三 選集

韓愈

丞之職所以二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唐故時有此諺）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蹋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嚴名實王猷

其遠乎夫寬風俗乎寬滯踣邪佞廷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忝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兇人之豪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絶位揖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著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而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恂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少府大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過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

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華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年九月十日記

衢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如會稽丹陽鎮領遐闊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縣抵于建安今此州即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明吏修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更亂離罷置紛揉聖朝宰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衢公鼎革于英公滅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葦蓼蕭之澤於下廷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斷

易爲理人與吏親則易爲安以婺州封畛爲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爲大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爲寡去年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餘室而不爲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爲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則武威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禕遺政行爲故事名位記于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

大夫爲之李郎中爲之自逆胡悖天地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有文有武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聖恩示以鐵鉞之威未即大刑以爲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爲之使俾與夫持節某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隸浙東廳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長上寮郡掾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州談不爲榮凡爲州者儒不毅勇則頓威攻守所由敗也勇不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任方今爲難至尊垂憂勤於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寬不容息嚴不拒情清白貫於神明簡易契於黃老德必有鄰歌聲宜繼由是命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提封之數圖諜備矣老幼傳之今之所書略舉動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御史大夫辟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

端下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尚異於是爲君子蓋政之雄雌與憲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規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庭廣運而瑞芝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

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檄外接戎律者八人官戎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舊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憲也昭融禮經嗣樂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

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弭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覓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俊（一作俊）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記

御史中丞廳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哉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最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寃滯踣邪佞延俊（一作畯）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丏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糸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珍兇人之豪挾（一作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牵束行止與大臣絶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

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寛政行蕃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一無雅字）妖老而公卿耻言人過舉盛憲而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悔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憲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少府大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陛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黄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惠易直且武溫

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憲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貟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酧德天寶十四年九月十日記

著作郎廳記　李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爲國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別昏明故騶牧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官之任有述作焉葢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

沮誦（一作諷）倉頡爲黃帝史臣文字以興（疑）其來尚矣若南正北正建于顓頊羲氏和氏命于唐堯更虞夏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達書名于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則史逸史伯（疑作史使史偏）是也諸侯有日御則祝鼉子常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直也其事衆則三靈不慝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王貴之至于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遷緘

金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纂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而已小雅寢周聖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天地不遍感於獲麟歎於與蜡爰制國典丘明傳之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職記事之官雖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隷秘書朝服進賢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

王沈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材之美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虯隋則虞綽王劭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修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唯碑志祭祀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爲郎官經綸斯文昭宣

有攻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爲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永興憲函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絶韵鏘鳴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歴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摠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皡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獻箴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疑）吳公朗論憲遊乃詩騷肅庶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峰循環藏室之奧從容簡貴。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著

作清河崔公名傑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闕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囿澡身於三惠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爲元臣家曰茂緒壯宮室者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綍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于齊以華職忝末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常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晉分丹陽爲毗陵後改爲晉陵隋置常熟縣析常州理之亡何常熟隷蘇州始爲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東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萬望高地劇此關外名邦自狂虜肆亂江湖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郎賛皇公覧允帝俞拜爲此邦昔齊人聞石

至舉國大理賛皇公東轄明詔先下吏愉人泰如時之春。覩之猶身歸者遍野賛皇公以爲易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求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優賢報功於時爲盛自吳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智如伍員才若鴟夷以

及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有濬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波溉（一作蓋）不足之川溝延申浦至于城下廢二埭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出古人初物之知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爲（一作言）而理此舉大畧也漢制刺史部領郡國遷爲太守太守課最入爲公卿及魏晉以來或稱州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爲名親賢如寧岐豳諸如狄宋皆拜焉在部視矦伯入朝亞卿尹其車服皇蓋未轓華蟲七旒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大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

節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令之代獸符也弟子門人高弟者衆唯稱雍也可爲諸矦至哉古之爲理本於惪行賛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豈弟君子民（一作人）人之父母爲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賛皇公從子檢校吏部員外郎華述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而詞人畧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間於京師爲近守宰之寄於元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曲蒙眷渥制令褒賜

與內官同法清貫徃徃超拜天寶以來東北隅節度位冠諸侯按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稅半乎九州邊於山戎歲備勍寇每置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尚虧渝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舉刑書繇是使臣愼簡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萃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雲胡爲而在此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爲人倫羨慕清而（一作自是）道藝鄰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玆邑以西門沉巫爲不仁神康解綬爲斷酌古中道爲令令圖下車亡何休閒四塞它疆之人父母之居尸視之則境內之歡可以

此公有遠風而不然一接則在唐文疑僞中

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靜聞堂上之琴軍師徃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惟安陽夫然則縈纓曲縣衷甸四牡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惪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湍縣令廳壁記　李華

鄧爲天下扃闥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蓋豪彊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戶既寡奸俠所歸惟臨湍境清人閑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

戶爲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間狂虜南侵南陽爲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烟猶以郵置之衝徃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如寒資裘如餓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兇清天下詔方鎭選良吏平昌孟戓（一作或）宇承顏自左驍位兵曹叅軍本道節度使表爲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爲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爲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求上者觀諸其家知乃爲政承顏奉版輿冐虜塵北

越犖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祿爲廿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今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譏能也寶應七年七月甲辰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沈亞之

今天下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讌臺集無此字無別位領几硯與觴樂之具日吏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爲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爲守未蒲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改集作改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爲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撤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更其所政之爲困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處宜其嚴也今朝撤而暮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況酒行樂作娣女列坐優者與詼諧搖笑集作優隆談設者與請搖笑譏左右侍立或銜酒壞容不可罪也夫狎久則失集作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辟冗宇一構於正寢西南隅塹其外數出土基之飾故材以轃用垢者磨其淄弱者承其輕決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繢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媚隨而比矣嗟乎轉疵爲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坑州場壁記

沈亞之

國家始以輸邊備塞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榷酤爲助

使吏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場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時南派巨流走閩禺既越之寶貨而鹽魚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其費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中崔稜為楊子留後使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蒲歲利榷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為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記焉

解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解鹽與它鹽不同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六十餘年征徭息繁不勝於藉租榷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予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奸吏蹤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於它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貳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敢（一作得）專但奉府曹候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之（一作與）尤悔者日爭（一作生）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予之從祖也且蒲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于公堂燕（一作便）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予客游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盩厔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天下有事蜀無事真迂腐之言

盩厔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為澤麓故鼠倚猪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軼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為難理時猶遏畏指諫卿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忘遂籍民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甿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手其間市闠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圃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冐名欺偷浮詐相摎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令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評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柞訪其遺跡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泛公文大抵俳儷精拼是歷文對刑

是一記革老手

道勁轉折是一老手

河中府參軍廳記　沈亞之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冑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謝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獨參軍焉長慶二年予客蒲河中府參軍某參軍某族世皆清冑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予記職官之本於著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沈亞之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歧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煩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府爲寡也夕館而晝餼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章請討圍其境之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響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道路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挾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奉供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憂其爲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寢溫以待之然後以爲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忽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磬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饜於所饗嗟乎隆否之跡由

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厦於南隅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

戰國南北晝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爲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窟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爲東塞矣爲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爲之九年秋蔡丘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

記得老劝

得擧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驚喪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曰壽春其地塹水四絡南有淠西遮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焉西流環郡而瀦入于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悉民能棄其業西流即爲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爲利耶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俱爲水工決安豐以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焉以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丘方畏寇來其虛復飛語爲謠以感其俗曰狐夾首丘井閭多傳言之

者老曰果守不能保是矣守聞之益恐遂棄其城亡歸是日霍丘焚行來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吏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即晝復之令守獨入而卒露無爲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而止於郵平明關闢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彊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沙汝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鰌史黯即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簡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官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荊之域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

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悳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荊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璽節旁午羽書騎驛走閩禺而馳于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爲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況美材乎故公以發硎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日覩乎板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圖諜則溫太眞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

十有九載㮣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斯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獨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圖誌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謂亞一

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爲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才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愼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居壁所記浸滅於是夏五月巳丑告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幸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憤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爲之志

元序記作議官在日華天之上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旋次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絪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右居在東第一閤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而布大澤則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一有殿字）則直上禁中以俟大凡大詔（一作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宅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凡參大政其不

至者衞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于張則弄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與（一作典）命也巳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僶瞻仰睹如遺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欲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無暴陽報校（一作効）之慮遂忿行於私易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爲宅人盡數若之所爲而中不自愧斯（一作乃）可矣昝魯恭王餘畫先賢於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

由是謹述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月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稹

此人必有做好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恤齒頰刺史能乃一作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一作辱灾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一作政刺史或有貪狠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蠶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

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巳來諸公改授遷黜則舊記存焉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括源記事文字取此

商丘之地辰火之宿孟諸之瀦閼伯所遷微子所封之國也厥貢絺紵厥篚纖纊有蒙盧二門有睢渙二水炊骨易子隕星退鷁仲尼之伐樹子罕之棄車皆此地焉梁孝王時四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晏處更唱迭和天寒氷凍酒作詩滴是有文雅之臺清冷之池雁鶩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法於長安漢末始置爲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前啟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爲梁開路而東方諸侯井賦鹽泉所以歲約三千萬緡商存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擢威武范陽君以智略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爲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爲首存乎東壁大曆之

後繼聲躅有宜司徒公爲首遂刊于座右也貞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惜其位不行其事尚不樂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蘊之蘊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

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七六萬官足以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

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會昌主簿廳壁記　喬潭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摯字某由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秋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中是開湯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為畿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為京邑非良才無以扞劇非莫誠無以鈞

賢邑改具名官遷其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廢遊乘入郭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壽乎上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辦急於介埊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綱紀編王庾於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此之自闕以簡追胥以薄書詰盜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能專達野司寇不獲健成咸在公之鈴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速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都加之以藻麗尤絕。并鄭桓公之遺惠不存孝孫非少宗伯之允文。不有令惠額懷茲邑必復康庾進吾徒也夫仰東井禽期天帝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

水雲畫積其濯龍之靈液乎列乃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聖澤將濯軒拖紅顧盼千里豈侯辭潸而階漸我君子謂是言也潭忝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杪志于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之為言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莅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

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大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
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门尉自是以名至于我
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
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幾曰望曰緊
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
之最幾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爲
之最緊縣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
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
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幾之最
非最之幾無與焉幾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

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
数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
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受資歷至之而
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
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
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
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
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
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事其署曰西廳茲廳
兵法事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事盡在刑之

國則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上令
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與無時
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
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
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用人
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賦洪
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
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經明登
科又三舉進士屆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諸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

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
聲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鄭皆繫之若土壤廣
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遐雖有防
示不久設軍出于內謂之將鎮于外謂之使佐其職
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彌戎政掌武事居
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
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
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

罰得讓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主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綿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書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鐃鐲師律既和軍容不肅淮南之府有功宜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綏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劒客猿臂此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踶封千里微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

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帝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于大則將不驕惠及于細則卒不惰感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于上而下自定置羅于平而物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惠于未形制危于未萌伐謀之功大于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强于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軍于談笑之際折衝于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衆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委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鄭僑爲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今契同德帥府有焉翰獲庇于有禮之俗逆安于無虞之境書績示後旹待命乎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䃋苞篚韡一作律

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荊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剝罷微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生無生字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偎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剸繁決劇以通斂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今將之邑佐發歛盛張緡

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邦之單航赴官則吏皆旅
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美物益備罷用閭鄉火役以
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絶則民知恥布其大信
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慭民戶故伏夏之候先期而
集宥過以容不逮奬能以勸不修爲魁而革頑者取
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
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蓴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
養醫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
穰庭內閑閑似密與蒲寻旣堙厄斥置于此始來而
弘農楊君敬之具爲寻話君美談旣接益久得實其

闢乃刻山石鑱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廳壁記　杜牧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日自外諸侯之儒者曠
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商顏山名）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
此地也徵者俗訛爲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籠
其趾沙石相礴歲雨如注乜皆漾灔不測徵之士適
潤苗則大獲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
以年多薄稔復絶絲麻藍菓之多饒固無豪族富室
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宮賦未嘗則表鞭一
人因徵其來由者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
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廄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
番上下戶互來進取挾公爲肯椽以一括十民之畏
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
其意往往挐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養秩安
祿者耶加以御女官多盤穴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熱
如手足令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
爲也非豪吏眞工聯紐相姻戚者率解夫是以縣賦
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萃以西有通澗巨壑文牙交
吞小山峭逕馳鞍馬張機罝（一作罝非）者不便於此是以

絶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
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黨使徵
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取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
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
刑今此咸噬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爲防限
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脅山
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
俟傳言者覽焉

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

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遊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剝撻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渓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辨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辟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固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蹄漳南蹶上黨肩房頓債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

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都水監事記　宋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颯八耳君之言曰吾職古爲澤衡元制秩三品所以列別者有典掌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矣嘗蒞是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曹署老吏日以亡簿書歲畀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則茫然昧所嚮殆非所以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以紀其槩將刻石廳事爲方來益敢最其事於牘以涸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改汴監爲行監設官與內監等天曆二年罷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五幕官一通惠河牐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牐官三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溝會通七河通惠之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津溥濟通流廣利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京門壽張土山三义安山開河開城兗州濟州

趙村石佛新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沽頭五十五牐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壩都城外內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隸焉凡河若壩填淤則濬以平而浚之牐橋之木朽甃裂則加理牐置水至則啟以制其涸溢潭之冰共尚食金水入大內敢有浴者澣衣者棄土石瓴甋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于岸道因以陿病牽舟者則毀其屋碾磑金水上游者亦撤之或言某水可渠可塘可捍以奪其地或某水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禦其患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泊北盡燕晉朔漠水之政皆歸之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惠河繇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濼東入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立牐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萬費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六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十萬斤灰油藁稱是八月經始三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至治二年七月石麗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二橋以壯郊祀御道蓋京

師橋師舊皆木宰相謂不可以久嘗奏命監漸易以石今師之石者巳九橋之石者八十又九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洎勞蓋可臆度茲略不書泰定元年七月卸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衆千二百五十尺繚以赤闌風雨湍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盧溝決金口勢頫王城補築隄百七十步崇四十丈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功嗚呼明與掌是事功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置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官是監者能惓惓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世祖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與列

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廩稍秩三品及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革典掌與屬與事功德未聞出意見求搢紳先生紀之者則數君子敬事以近文可知矣矧徒有典掌有屬而無事功稽其沿革所不能道者哉抑水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王畿古燕趙之壤吾嘗行推其鎮定閒求所謂督亢陂者則固巳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漁陽燕郡之戾陵諸堨則又併其名無聞豪傑之有意興廢補弊者恒慨惜之或又謂熈之沽又曰下可勝以稻亦未有舉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

若是是殆濟矣故以是亭記之監者潭側錢西皆水廳事三楹曰善利堂東西屋以棲吏堂右少退曰雙淸亭則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爲大沼漸潭水以入植芙渠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朗無文書可治罷食胳腮臟委虵騁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空靑環潭民居佛屋龍祠金碧黝堊橫直如繪畫而宮垣之內廣寒儀天瀛洲諸殿皆巋然得瞻仰是又它府寺所無至順二年三月宋本記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百九十四終

啓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啓

論國制啓 宋鮑照

臣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尋丈之木繩墨在焉事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間政壅蕃國相望君舉必書動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多殘革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者朝典藩邦之度下標國制繁簡之誼傍酌州府寛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忝充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悚懼謹啓

求自試啓 齊王融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歲將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識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

袁昂道素之門表有忠節以忠于野明郡能拒敵也

愚劾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格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忝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謝高祖啓　袁昂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焆灰非喻荑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

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賒刑於附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籍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糧闕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其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

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游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

謝隨王賜紫梨啓　謝朓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澨豈徒真定歸美大谷稱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謝隨王賜左傳啓　謝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勤挾冊慈旨下帷朓未嘗山筍早慚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

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籯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梁簡文帝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幾宜風心競華輕翕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玄賾養道春禁年龍文圃漁獵義河注義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財並命應王之疋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志罷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綢繆生多幸屬此休世跡廝奉涯得備磬潛而黏蜱未拔迷象不

鸞寳沒醉衣珠沉勇猶得闢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園讃頌一首文慚綺發思闕雄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薦冒昧呈進深赧汗謹啓

上東宮古跡啓　梁元帝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蔡邕曹喜之書莫不總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鷟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游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頭魚頷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外落柱下方書何曾易翫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紈尺牘頗已

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啓　梁元帝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滂逮彫鏤精巧似逢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揩詆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偕致贈幾爲友人蔦英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瑞璜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恆願執鞭

謝晉安王賜馬啓　梁元帝

驛武媿帥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循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驊友自匹龍媒不待景公終如齊書無勞馬援鬱等漢同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洋名取貴捐彼奰奰猶深戀主殉伊伏櫪彌結懷恩、

爲妾弘夜妹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梁元帝

末得投壺先憑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妹昔住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熊無期投閣

錦帶書十二月啓　梁昭明太子

錦綿帶起以貝取明之所說止此

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泛三光之酒　正月

走野馬于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　二月

鶴帶雲而成蓋遶龍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　三月

秋風振響鶉鷟于夏之衣夜月流輝鴨遶將軍之樹　四月

螢飛腐草光浮帳裡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　六月

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　七月

黄花笑冷白玉悲秋　八月

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　九月

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朔氣浮川映危樓而叠迥胡風起截耳之凍超日與曝背之思　牛衣當被畏見玉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　十月

形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　十一月

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遇獸岸而袪透心之冷　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　十二月

謝勑賚地圖啓　梁昭明太子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代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

唯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紘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戸庭不出豈閒千秋自識烏丸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謝勑賚貂坐褥席啓　梁簡文帝

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關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頒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求爲劉瓛立館啓　任昉

昔在魏中叜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琊瑾廢泗上之容樽俎忽林下之適春于秋羽委贖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于獯戎寶曆遷于於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競松筠於歲晚貧不闕稼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欹堊衢塹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登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贊壁蒲藝桑麻粗創茨宇

謝東宮賚園啓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朋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辯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出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鏡閒軒擬楊柳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徒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渾百仞前通逸陌朔夕爽塏之容後望鍾阜表裹烟霞之氣每勝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規覷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届

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狳其美

何氏有三爲之奇又曰大山小山宜矣

答皇太子啓　何胤

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耆之賓誠默獻鈍栖息丘壑秀木清渾於茲永已伏惟明府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籍降意百氏同仁博古等物遷聞闡承華而延儒雅歸黃閣而列文學嘉美聿宣無思不勸胤無解頤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舊每荷存問之恩銜慈永極罔知攸寘

謝東宮賜宅啓　庾肩吾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旛旗門容幰蓋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植雙槐似安仁之縣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來歸高里翻成侍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謝東宮賚米啓　庾肩吾

浙水鳴蟬香聞七里瑕山含穎租歸十縣其人懸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更繁空散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遊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流漦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誚文學之術

謝東宮賚古跡啓　庾肩吾

窺以仙巖道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乍暗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洒肆人來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謝賚梨啓　庾肩吾

睢陽東苑子圃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汾水產自桐丘影連鄧橘林交苑柹遠薦中厨爰頒下室事同靈棗有顧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庾肩吾

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廣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

謝曆日啓　庾肩吾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暫謂春留末覽篇終便傷冬及徘徊厚渥比日爲年

謝滕王集序啓　庾信

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逢飛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賢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鳳凰歌聲鶯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陽之尉旣成爲善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共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涉兇儺殲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

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痾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窮途之恨是以精采昏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揚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以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朽林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于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瀕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卽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辛足觀臍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風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荅趙王啓　庾信

仰承張祿全韓連營上地灑池攢陣解鄧禹之圍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蜂期朝上刁斗夜鳴猕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妙還得賢夫塞外

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靑旗卽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泛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逢天造搜揚仄陋今者遂總憲司預聞刑鼎獻歲刑書旣應鑄法上春木鐸方須狗人但年鬢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其予端筆端惟知繁擁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霑衣仰願珍宜以爲身寶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庾信

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賜乃溢生涯叟絲且觀

無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竹見青鳧之飛揚池搖荷李園移樹陳留下栗有媿深恩櫟陽雨金翻慚曲施靈臺久客從此敷炊黍谷長寒於今更暖從雲夢之田不喻此樂得豐城之劍未均斯喜

謝趙王賚絲布啓二首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劲霰似翌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郭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遂降聖慈曲垂矜賑諭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敗絲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

遇新練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

二

某啓某息茍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既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織鄭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繭青衿宜襲書生無慶寧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復栖鳥挾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潤知葉俱榮謹啓

謝滕王賚巾啓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染落星交映連珠貫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逢翠羽懸推芙蓉高讓遊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誇笋籜某蓬鬢髮颯衰容省朽三秋不沐實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謹啓

謝趙王賚米啓　庾信　周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穟既集西周黃雀隨車還飛東市漬而為種不無霜雪之資取以論兵卽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鷰於寒山仰費國祖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

異荊臺而炊（一作玉）東方朔之捧米既息長飢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謝趙王乾魚啓　庾信　周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雞夜觸翼似青鶖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飢也唯資藜藿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卽勝雷池之長翻鷩河泊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周庾信

某啓鄭叔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

毫翰四始六義寔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
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嵓可使雲霧鬱起
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豫琉璃
琱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沉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
爲年捷爲舍人寔有誠願碧雞主簿亡山遂心寂寞
荆扉疎蕪蘭徑黔駕來梁朱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
枉道

謝明皇帝賜絲等啓　周庾信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
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缺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靈

臺之中吹塵視甑懟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
恭寔怨王人忽降大賚先歸天帝賜年無論此樂仙
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
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
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璽雲板疑傾併落青鳧銀
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負人能
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
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
珠一寸某之觀此寧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

謝護啓

此四字應天上右

謝趙王賚犀帶啓　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寵
趙王國租偏資裴楷貫藏玄馬如姚安息之銀帶插
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懷南宮
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蕊帶三山
深知其重昔沈羲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
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
似蕭恩雖未暁而開闔客能報主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

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迴玆翠蓋事
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
須高倦西河竹馬即已郊迎在伶之輕鴻毛浮於弱
水知恩之重龍背負於靈山況復驚鴻別木但見徘
徊黃鶴去關唯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上武侍極啓二首　王勃 唐

某啓某聞玄螭掩耀光銷赤堇之芒白鶴催輝影滅
青胡之寶由是紫氛霄耿指牛漢而忘歸丹水神迷
道驪泉而罔悔其有龍文已遠輕圖刻犀之功魚目
濫持自疑靈蛇之色循榮覽分朝聞夕可君侯緒華

椒閣席龍之侯豢貂晃於金軒藻龜章於玉署月閉
鶯鏡慚精鑑以分形霜潔虬鍾追希聲而待物吞九
溟於筆海若控牛涔抗五岳於詞峯如隣蟻垤馳魂
霧谷佇逢紫岫之英騁思霞丘佇接青山之彥某北
巖幽藝東皐下節攀翰兆而思齊儀文風而立至迹
疲千里未陪丹轂之遊業契三英尚隔黄衣之夢謹
憑洪賁輒錄舊文輕敢上呈列之如右涓波有託望
日谷以馳誠鍾鼓無施伏雷門而假息謹啓

二

某啓某非不緣媒紹輕承盼節祗寵相驚俯仰無地

何則循方極弊尚虧風雨之階撫翼濡鱗猶失江湖
之上況乎九天鵬衛一代龍門榮枯升致山川在目
而可以追騰白日忘言於咫尺之書子奐青雲投跡
於尋常之境徒以北林增秀弱翰知歸東堅流謙纖
鱗未已神交道合君侯那片善之榮千載一將下走
得長鳴之所是用謬憑高獎曲撰蕪音游海無際過
雷自謍雖黄金激憤指秦路而方窮蒼璧慙恩伏焦
原而未達謹啓

上皇甫常伯啓　　王　勃　唐

某啓一昨奉命令寫新對臺奏及前後舊文謹憑國
士之恩敢進輿人之頌竊以龍鑣就路駑駿相懸龍
鏡臨春妍媸自遠亦有飛霜匝地蘭蕭銜共盡之悲
烈火埋岡玉石抱俱焚之慘然則知音罕嗣流水空
存至寶不同荊山有淚君侯倚揚多議提奬蕪詞白
圭成再見之榮黄金定一言之重鵬飆既拔仰尖選
而將趨龍阪可登指星臺而有望術襟佩德撫事知
恩山岳有輕河漢無極謹啓

二

某啓自恭陳薄伎祗奉話言或垂成恩盻眛為飾征
夫擊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

如此共材何勞自存

憑嚴命輕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導江至海常以筆
札見知南館西園遂與簪纓爲伍德雖無盡舉鼎尾
而方進生也有涯比鴻毛而弗重謹啓

上明員外啓　　王　勃

某啓側聞金烏彈響俯圓燧而抽光玉鬼浮輪候方
諸而吐液斯則洪纖異數冥符造化之津高下相懸
精契陶鈞之表故知聲同義合存長幼於三州理隔
氣殊置山川於一面神交可託風雲於杵臼之間道
不虛行涇渭於簪裾之列其有跡申知己拔爵異於
恩齊事迫當仁抱龍泉而願劉雖荊山巳唳多輕抵

鼎之珍而渤澥方春敢進歸恩之晨伏惟丈人殊歷降德銑社捕英河岳緩其神器烟霞發其符采江東第一家傳正始之音日下無雙譽重名流之首三冬文史先兆跡於青衿百里絃歌早馳芳於墨綬彭澤陶潛之菊勝氣仍存河陽潘岳之花芳風遂遠榮加從袂（一作秩）上清蘭府之遊寵奪攀輪更掌蓬山之務麟圖稱謚定榮辱於三泉鵷閣（一作閤）裁背考兼猶於四部既鶴鳴雲路望偃朝端鴻漸星臺俯諧僉議廉平譽號李宣伯之當官雅操飛時山巨源之稱職加以文場武庫發揮廊廟之師瓊樹瑤林寥廓風塵之

表一丘一壑同阮籍於西山[六]嘯二歌列嵇康於北面詞條鬱霧逢騰駕日（一作明）之陰辨錯横霄直上衡星之氣息鍾蓄韻開片言而指掌鸞鏡懸心見一善而明目情源九派士流欣滿腹之期德宇千門詞人有濯身之望方當坐談帝席雄視羣公豈徒比跡天府雌伏郎官而已哉其崇徽路緒盛德在家承太子之曲宗祈將軍之遠系朱輪在漢列高士於三台青蓋浮江息平王於七姓遺風舊烈尚存清白之基祖德家聲代有縱横之自及金陵東獲玉馬西奔髦頭傑起文儒繼出鳳鳴朝日森稍烟雨之標龍躍雲津

槃礴江山之氣雖雄名雅界隨朔野而揚聲而華冕雕軒比南風而不兢陳太丘之積善燕雁成羣謝車騎之餘芳蘭孫不替趨庭洽訓共歌朱萼之篇避席承觀猶守青緗之業嘗謂酬神北阜糴春渚而不歸動影南極坐秋山而長往不意蘭皐獨薾輕交氏鵲之書芝潤衍諸坐辱飛龍之使年殊賈誼仰宣室而方同業謝劉毅俯長途而遂慼塞上浮雲之跡空倦吳山隋侯明月之珠終悲暗室豈不知拂衣長謝林泉多倦（一作居）俗之因安枕有餘廟堂非養高之所松楹坐月歸蕉螢而遐征桂席攀飈俯青[嵐]而自足而

欲俛首屈膝遊巡多士之林予影懸鹿毓鷫文昌之府徒以牛蹄巳倦歸文壑而騷鱗羊角可逢想高衢而撫翼忝名國士方明智伯之恩迹奉常萸雪公孫之恥識正平於處士雖在孔融期仲容於望外終資許允猶恐先馳拆翮頻鶩鵾路之風再舉枯鱗空擊龍門之水丈人借以顏色資以恩波垂雅契於長年敘情交於累代情加倒屣知步頊之生光禮極升堂覺聲名之有地是用俯抽丹思上瀆清顏鉞殊獎於肝膽銜德音於咳唾懦夫增氣先歌易水之風壯士投心思赴吳官之火恩崇命淺聽呂梁而可泛山

高海深微孟門面何險謹啓

上兗州啓　駱賓王　唐

側聞未過孫陽鹽車無絕輪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于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于玄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于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彪岳立表秀于雲霞煥霜霽澄虛鑒物旣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旟而臨千里坐案數惠恩纓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鳥外勗九農內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手　鈔　集

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珠還合浦波合遠近之星至如臥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乘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落春濡飾羔雉而禮君子于是仁必有勇義不忍欺美譽播于三齊芳猷騰於千古若乃清窺遠鏡皎月色于靈臺玄鑒虛凝穆風聲于智府研機千慮探賾九流縟翠蔓于詞林辭鮮花于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漱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鱗于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題不倦懷紱味道之客望戟園之駿奔兼包流略之夫窺義圖以遐集求小善于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于沙泥許明公於一鶚竊王淹中故俗體朴厚之弘規積下遺垠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緗緗毎蟋蟀淒吟軟素雪于書帳莎雞振羽裁碧蒲于翰林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于南漢步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分郁方結羨魚之綱將謹卯角之詞奮短翮于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于涓滴望鴻浪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有一割之用跛鼈數千里之行是知竊混吹于齊竽濫飛聲于郢路拘山雞而自愿傾遊豕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五　主　選　集

以多慚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啓

上梁明府啓　駱賓王

共啓往者闕歌薛邑賞彈鋏于鴻毅佇駕夷門揖抱關于侯子豈惟成風之斲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聽況夫志合者蓮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伏惟公儀天峙播層基控射斗之峰浸地開源驚濤疏釣鰲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褰三主八公衰揚而岳立于是功超振鷺位曲烹鮮水鏡澄瀾照翔鸞之舞影金琴動操叶馴雉之雅音旣而盛德有鄰佐皇華而撫俗君子不器扈輶軒以觀風共蒲石

摛遐舉鄉迷轉不叶十室無尋一經抿轢逸而無前仰鵬飛而自失公顏將成飾吹唾爲恩庶徼潤于江波冀求光于鄰燭使幽禽遷木佁升山于帝梧鳴石在川應貴鍾于仙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謹啓

上司列太常伯啓　駱賓王

側聞鸞澤祥麟希委質于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于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己故彤其璞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明常伯公儀天聳搆攢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派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

谷誘真人之秀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德由天縱白雲降王輔之精峰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巖辨練光于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器于延牛垂秋實于談叢絢春花于詞苑辨河飛箭激斗翻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圖波激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鱗趾倒桐葉以分珪道煥鶴池映桃花而曳紱既而揆留皇懸忠簡帝心奉職春官纅離光于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于紫宸綜理玄風燮調元氣合輝禮樂敬愛日以流光毓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若乃識度宏遠器宇

恰窮其詞不能窮其理與色

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于厚土惠和忠肅玄功格于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慚其保乂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于靈府冰壺徹鑒明玉燭于神機則鄧攸莫際其淵虛毓罕窺其術故使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敘折衝千里會蓮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掛仲宣于蔡席一言合道接然明于鄭階某蓬廬布衣桑樞韋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爲士王庭希于祿之榮次則奉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祿

然而忠不關于十室學無專于一經退異善藏進殊巧宦捫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實欲投竿垂餌悔幽迹于渭濱抱甕灌園絕心機于漢渚幸屬乾坤浩大與覩烏兔光華崇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光宅欣頂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于是揭來覓牖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于至尊蟠木之姿誰爲容于左右明公決幾成務論道緯邦一顧之隆駒足逾于仙鹿片言之事魚目失于靈蚍庶望顧兔維箕動薰風于舜海從龍潤礎

芳到

文生于情右駱公作非專事雕者

霈甘澤于堯雲則糟餘之魚希振鱗于吳水勝後之
豕翻化龜于魯津拜伏階墀增其氷谷謹啓

上李少常伯啓　駱賓王

賓王啓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爲爐混
萬物於(集作爲)芻狗然則璧輪均照或流景於棻城玉
燭平分猶(集作獨)翔寒於黍谷是知隆汙遞(集作迭)襲榮
頽相仍(集作循)得氣者繁滋失時者零落伏惟(集作以)君
候疏乾激派龍門開竹箭之波鎮地横基鵲翅峙蓮
花之岳(集作嶺)曜重輝於若月炳疊彩於非烟至若瑞
動赤光著元勳於東漢烽驚紫塞宣武功於北征奕

葉龍光蟬聯紐組德攸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吐
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故得三千運北擊舜海以遊
鱗九萬圖南登堯雲而矯翰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
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於是九重衍紱照星彩
(集作彩非)於宸維四達埋輪震(集作振)霜威于(集作於)權右加
以分庭讓士虛席(集作坐)禮賢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
箭一言可記許顧榮以南金某蟠木朽株散樗賤質
騎而難用灰心易寒(集作然)退無毛薛之交進乏金張
之援塊然獨處(集作居)一紀于(集作十載於)茲矣然而日夜
相代歎(集作笑)溝壑以(集作之)非遙貧病交侵思薛羅而

有如李衛道宗

可託當欲乘幽控寂追綺季於青山樂道栖眞從魯
連於滄海幸屬舜門廣闢漢幣交馳遂得竹嘯高丘
應箕文而動韻聆吟大野浮艮軸以流陰將恐在藻
纖鱗終絶(集作滯)登龍之望榆檎弱羽徒仰摶鵬之高
所覬曲逮恩光滋餘潤於東里藥承道(集作遺)引託輕
蕮(集作蔓)於南樛撫巳多慙覬躬彌思(集作躬增思)謹啓

上兗州崔長史　駱賓王

側聞鄄城戢耀駭雹之輝俄剖沙丘蜿跡蔺(集作藺)雲
之樂載馳然則激溜(集作瑞)侵星佩潜蛟於壯武騰鵬
歷塊騁躁駿於咸陽且聰轍波鱗側羨鼇潭之躍鶬

亦似之

蘢雲翼局望鶡闕(集作叫)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棪
白水之祠漢境朝聞車候鷲拂塵之思伏惟某公騰
瀾洛景濬靈派以含珠擢漢梢雲翊淮巖而聳桂崇
基疊秀匡霸道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威偉
龍章之秀質騰孔雀於(集作之)鶴年叶鳳彩之(集作於)英
姿揚蟾精於弱水(集作月)靈臺宏遠騁霄練於霜潭筱
府幽深絢朝蛙於壁渚心波湛漢詠鬼曜於黃陂情
岳于天韜(集作韜)風雲於稽嶽龍共濟航忻忻登御之
車燕室欽賢必攬(集作攬)澄清之轡鬱文條而耀彩藻
逸潘花曄詞峯而衒價光浮衛玉然則昆溪既琢必

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是以匡廸陰
而演化務肅萬姓(集作百姓)冀甫(集作)闢壤以宣風思覃千
生徵猷克著逾盛德於休徵聲績聿宣軼規模(集作規)
於恭祖佩呂刀而邵美日(集作已)賛褰帷之遊屆麗驥
而流芳(集作未仲)將叶順風之問(集作仁風之將)蹻加以側階引
彥賢宗(集作宗)予之微言倒屣迎賓辨王孫之雉並故
使回流之下摛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剖連城於幽
石共瓶筲小器觿鼓末品斜帶嶧梧戢睎陽之厚德
窮鄰汶篠蕣貫皆之貞勁直以容膝一丘曲阜之瓠
遽切桃肱五骫成都之壁巴勞擔石厭於糟糠負薪

疲於短褐然則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己之方弋志
書林咀風騷於七略耘情義圃偃圖籍於九流涵惠
澤於陽波(集作於羊波)屢泛文通之麥峻曲岸於鶯谷時
遺公叔之冠雖不能縱逸韻於霜皋唳野致九天之
響而頗亦蓄餘芳於露溥垂薰有十步之芳而乃恧
迹留鴻悲荊山之抵鵲遵鳴韓大歎稽阜之橫梁方
令玉管(集作瑲)躍秋金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
遲素林反雁候朝陽(集作湖陽)而低舉籞金味道之于庚
緹帛以彈冠屑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蹺(集作翹)足竊
不揆於庸識輒輕擬於揚庭所冀恩波時流(集作留)咳
唾儻蒙(集作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賑
孀居(集作棲)之寒女得使伏櫪駑蹇希騏驥(集作驥)而蹀
足窮棘翩躚排鵷鷺而刷羽蹞捐驅匪悋碎首無詞
雖復投報楊金君子以之貽惠(集作戒)劾誠魏草小人
之所懷恩輕濆感嚴思深履尾載塵聽覽迫甚蹈冰

上郭贊府啓　駱賓王

賓王啓側聞樞精嘯谷韻清籟於驚蘋震德昇乾毀
玄枝而布族雖涸鱗濡沫終䀎望於鯨潭(集作波)而洪
羽檜榆頗思遷於鶯樹伏惟贊府公瑾階(集作基)疊秀
積珠構於三龍王翰驚華曄璀林於八桂仙飛有道

榮河泛高尚之舟德驗通神靈蕤洞幽寘之境產耶
谿而濁質鍾鐔鄗豐匣之姿孕鍾嶺而飛華虹玉絢
荊巖之氣松秋表勁翊頳霞而挿極菊晚馳芳泌清
露而凝(集作法)沼鑒懸龍鏡朗逸照於咸陽韻入凫鍾
驚洪音於長樂心源泛藻控鼇壑以朝宗情岳披蓮
掩龜岑而作鎮惠牛躍辨驚荀鶴於談藪楊鳳摛文
詠鄉龍於筆海故得佐銅章於磬渚側扇文鯀之風
贰黑綬於桐郊潛誘祥鸞之化絃揮單父弼清韻於
稽栗乳(集作化)狎中牟翊馴輩於藩雉加以延賓致驛
挨士式閭(集作盧)採援匆微邁欽賢於司隸提獎幽滯

𣪘取俊于涥于賔王䕫牖輕生席門賤品幸得(集作以)叅名比屋悅(集作稅非)康衢以自悟預迹明夫(集作耦耕)欣日出而知作且(集作又)以家傳素業弋書林而聘志少奉庭訓(集作聞)馳文圃以遊菟(集作戔文圃以魚菟)至於𥗞卷青箱頗側探其與旨竹書石記亦幽求於異(集作具蓮)源雖未能響(集作叶)徽帝門(集作閤)聲馳宰相而頗亦見推里閈譽浹鄉閭方今銀箭曬秋金壺應節吮墨翹足希造杖(集作遊迹與)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橫經而(集作於)重席不量局昧竊冀揚庭伏乞恩波暫垂廻眄倘使陳留逸調下採柯亭之蓧會稽陰德流(集作傍)眷餘豁之蔡則

廻眸之報不獨著於前龜清亮之音詎專問(集作專稱雅)於往笛雖滄濱遠量敢(集作永)不媿於牛渚而嵩岱洪恩終懵酬於蟻穴(集作蛭)輕瀆(集作喧)視聽戰讋誠深(集作憂懼深性)猥瀆階庭兢惶交集謹啓

上東宮請講學啓(玄宗為太子時)　張說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

殿下英膚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席清氛侵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事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符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

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顧慚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祗思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望垂採擇臨啓如失伏用兢惶謹啓

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李嶠

某啓近於録事叅軍杜延昌處伏見公秋月適想洛城十韻之作曲中之妙傳乎郢客之聲天下之珍得自隋侯之掌鳳鳴六呂龍文九光駭屬奇觀相趨動色若乃政理餘隙翺翔多暇臨八水之高秋企三河

之上國衣冠濟濟入青瑣而步丹墀車馬闐闐下銅衢而赴金谷人物仙舟之會風塵俠窟之遊莫不屬想心目託情謳詠九廻靈府遙馳雨露之郊千里神幾近接風雲之思雕文將鄒綉同美惠氣與芝蘭等馥用迫秦肆懸輕呂氏之金持入周京即貴洛陽之紙足使兩都賓主羞談翰墨一陸兄弟恥論詞賦死者可作賈生爲入室之徒來者難誣潘子得扶輪之地共學異通敏才非沉鬱刀筆爲吏趨馳之歲月已多黼藻成文雅頌之風流尚鈌平原從者終慙入楚之遊闕里門人空積後陳之歎徒以鳳承光彩早廷

提拂曾將薄伎見知思以庸音自効忘罔腦敢有和歌登卞肆而論寶入夔門而撫節擬託非倫揣磨增靦謹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柳宗元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悔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遑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閒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咿逶迤爲達者嗤無乃覘其樸者鄙其成抑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抜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爍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鷺充朝而獨于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擦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髯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汙達者之視聽狂猖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然暢息疊足搨翼拜祈公侯之閽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服兢恪危懼楚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

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執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掞文時僑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乘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祇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昂厲爾行煇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

大有宗[illegible]氣骨

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溶綱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衆馳聲之資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厭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玆之問仰惟鑒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柳宗元

宗元啓伏聞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聽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

扣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遼去遼濶乎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某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下集作）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閫見勞賞翰墨徒爾拖縫掖曳大帶遊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塗仰晞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瀕首絕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常聽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不料也某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退（集作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

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聞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

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亦（集無此字）曰其愛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閤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位豈容易而收哉而某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

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剌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附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明月大遇穢累高鑒喜恩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苟簪如實出巳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巳之道終撫薦不宣謹啓

獻揚州李吉甫相公雜文啓　柳宗元

宗元啓始閤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闌者以數十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閤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効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閤下乃始爲贊書則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薦仍因錮祇日請命進退違背恩欲一日伏於（集作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寘寘長懷嵬嵬剛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冐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覽觀爲幸甚幸甚閤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剪滅依倚而冐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

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某所以廢錮潰（集作瀆）死而猶欲致其志爲閤下黛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獻雜文十首（六字一作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皐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恩謹啓

謝李相公示手札啓　柳宗元

某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鞙收撫羈縲沐以含弘（英華作洪避諱）之仁忘其進越之辠感深益思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賦性庸蹇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

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箕帚門拘瀰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兔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幣帶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褚衣龍門俯收於培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覩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叅百越之俗顧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思感戀之至謹啓

上湖南李中丞啓　柳宗元

奇賞彙編　卷見主　美　選集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辠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跱跱舉首長吟哀歌暢泄幽鬱用取筆以書紉葦而編累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恭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汙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劉禹錫

司業屢遷之除猶在憐恤之數足慰人之所編

某啓去年因于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人遠聆一言如受華袞伏自不窺牖仍九年于茲高卑遐殊禮數縣絕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訏謨參于宥密既爲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于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草之易習強伉者自納於軌物困抒軸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爲學苦心本求榮

奇賞彙編　卷見主　耄　選集

養得辠由己翻乃貽憂捫躬自劾愧入肌骨禍起蜚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虔夔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出口吻澤濡窮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骨猶掩哀老以出幣愍窮而開懷亡情異類尚或嬰慮頑惟江上逐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爲永廢之窮人聱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張吻孔悲腸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上興元權尚書啓　元稹

某啓某聞周諸侯生桓文時而不列於盟會則夷狄之以其微不能自達於盟主也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於經籍平未能効互鄉之進甚自羞之自陛下以環梁十六州之地授閣下摩盞鈇孫玄纛青旌晨魚符竹信車朱左右轓府置軍司馬以下官屬刻節而總制之則某實爲環內之州司馬而又移族謁醫在閣下治所私心懽欣願改前恥然而吏通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陰險蒸瘴之甚者私又自憐其才命俱困恐不能復脫

於通由是生心悉所爲文留置友善冀異日誓惡不妄於朋類耳筐篋之內遂無遺餘方創新詞以須供贄不幸瘖痺暴侵手足沉廢恐一旦神棄其形終不得自進於閣下因用官通已來所作詩及常記應者共五十首又文書中得遷廟議移史官書戡難紀并在通時敘詩一章次爲卷軸封用上獻塵黷龠重帖伏迴逞謹以啓陳不宜謹啓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技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

元白亦近新雅爾究　引過

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芻蕘塵黷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何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庳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傚而又從而失

之遂至于支離褊淺之詞皆自謂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爲詩者復相倣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爲彫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句已來實懼糞土之墻庇以大廈便不復摧壞實爲版築者之誤輒敢撰寫古體歌詩一

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
陳䡾希搆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欂櫨
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廻不爲無用矣
詞旨猥劣自瀆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譴死罪死罪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九十六

啓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啓

謝河東公和詩啓　李商隱

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成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爲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思將玳瑁爲逸少裝書願把珊瑚與徐陵架筆裴然而作曾無作觀不知誰何仰達尊覽果煩屬和彌復驚惶某曾讀隋書見楊越公地處親賢才兼文武每舒錦繡必播管絃當時與之握手言情披襟得佁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及覩其唱和乃數百篇力鈞聲同德隣義比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必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峯此必曰潯陽九派神功古跡皆應物無疲地理人名亦爭承不缺後來酬唱罕繼聲塵嘗以斯風望於哲匠豈知今日屬在所天坐席行示分爲七覆𦊅花魚鳥罷作五衡詎能狎晉之盟實見取鄶之芴不以舋鼓恵莫大焉恐懼欣榮投措無地

爲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李商隱

某聞不祥之金大冶所惡自衒之士明時不容斯實

格言足爲垂訓然或顧逢伯樂但服鹽車聽屬鍾期
不調絲綺畢壤投落老大傷悲同劉勝之寒蟬效子
綦之枯木則亦跡歸棄世行闕揚名某價之琳瑯譽
輕鄉曲粗霑科第薄涉藝文雖不穎於囊中水竟深
於山上淹留蓮幕栖託戎麾揷羽佩鞬從相公於關
右束書載筆隨校尉於河源自北徂南已秋復夏心
驚於急弦勁矢目斷於高足要津而又永思弊廬空
餘喬木山中桂樹遠媿於幽人日暮柴車莫追於傲
吏捋鬚理鬢霜雪呈姿弔影颺音烟霞絕想徒以相
公遠敦世故客在恩門存趙氏之孤受梁王之禮竿

將濫吹石有參瑣咳唾隨風聆脥成飾追惟疇曩曾
是逢迎蜀郡登文翁之堂上國醉曹參之酒吹噓力
盡撫愛形顏雖以捧承莫能銜戴況許之高選光彼
宦情以曲臺之任用猶輕憲署之法揮方盛仍期宜
牒不越歲時今則節邇白藏候臨玄律鷙離戀主馬
亦嘶風郭伋還州尚不欺于童子文侯校獵寧爽約
於虞人苟四時之信是孚亦一諾之恩斯及況自元
和已後公侯冢嫡卿士子孫與之同時歷然可數莫
不翔踰鳥道泳出龍津或並命南臺或迭居青瑣金
朱照耀軒蓋追隨某雖忝伊人亦惟華胄比王謝之

子弟誠有重輕在嵇呂之交朋夙嘗連接而獨分光
隣女貸潤監河野鶴天麟絕比倫於朝右髯參短簿
困擬議於軍前竊聽重言嘗興深歎是以願馳蹇步
誓奉光塵倘或厠錯薪之斯翹詠歸荑於自牧少窺
上路試覗重霄擊水三千將隨鵬運澄流十二免使
魚勞猶能贊敘熒調謳歌鎔範庶無雅拜以累於君
公不使繁辭見憂於仲子心懷右席夢結邊城寓尺
牘而畏達空函寫丹誠而慚非健筆

爲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李商隱

福聞雀辭楊館常懷貧後之恩鶯別張巢永結離梁

之戀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聯髮丹山騰身
紫府曉趨清禁則瑣樹一枝夜直黃闈則金釭二等
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勇於求益輙干
皂隸自露菲葑賓肆廻腸只則和氏醫門投足永念
倉公果蒙愍彼顓愚濫爲題品句前始達假尚有以
揚翹滴瀝幾分託靈光而振響遙輕短羽驟化窮鱗
每欲陶治肺肝耕耘筆硯粗雕宮徵以謝陽秋而義
有多塗情非一槩辭煩轉野意密彌疎雖塗遁如韓
遂之書反覆類葛洪之紙終無髣髴可得端倪去歲
洛陽獲陪良宴頻趨絳帳界坐青氈洮開懇非台階

請從藩屏舉郄超之幕晝數阮瑀之軍書懸以嘉招
形於善誶何言遠阻復賀光陰滄水千波巴山萬嶂
接漏天之霖雨隔嶓冢之烟霜皓月圓時樹有何依
之鵲悲風起處巖無不斷之猿煎綳義之初心軫懷
仁之勁氣竊惟秦鏡當察衛桃一昨伏承擁節浚郊
建牙隨岸將求捧幣申好裂裳就塗接枚叟之餘光
奉鄒生之末座又伏慮旋登殷夢俄奉周畋徵詔巳
行拜塵無及徘徊失措辭悒誰聊必也華榻長懸簡
書無廢即割任安之席堪哂無圖負田叔之鈴可嗟
非據伏惟慎安寢膳勉護輿居早秉信圭速調大鼎

至於禱祝實倍等倫半菽思肸於神倉一勺願我於
溟海道之云遠更開殷浩之函書不盡言重灑楊朱
之筆眷戀感激不知所裁伏惟俯賜監照謹啟

投憲丞啓　温庭筠

某聞古者窮士求知孤臣薦拔或三歲未嘗交語或
一言便許忘年奇偶之間彼何相遠則運租船上便
獲甄才避雨林中俄聞話契此又無由自致不介而
親者也某洛水諸生丼祊下黨曾游大學不識承宮
偶到離庭始逢仲舉懸藻照字編萧為資遂竊科名
纔沾祿賜常恐淵中孤石終無得地之期風末微姿
未卜棲身之所侍郎議合機象望逼台衡銓敘群才
嘗推直道昨者攝齊丘里撰刺膺門伏蒙清誨獎答
温言假煦內惟孤賤急被輝華覺短羽之陵飈佀窮
鱗之得水今者方祗下邑又隔嚴扃誰謂避秦翻同
去魯停見漢朝朱博由憲長以登庸願同晉室徐寧
因縣僚而遷次下情無任

為舉人獻韓郎中琮啟　李商隱

某啟某少承嚴訓早學古文非聖之書未嘗關慮論
都之賦頗亦留神從以不授絲毫未呑瑞鳥馳名江
左陸機莫及於材多擅譽鄴中王粲終聞於體弱上

下舉士差池累年項者輒露跡蕪不思狂簡捧爝火
以干日御動巳光銜抱布鼓以詣雷門忽然聲寂不
謂郎中搜才路廣登客門寬望犬附書冀雞談易特
垂題目曲賜冊青旋屬榮嶓從行神州視善同孟陽
之覲蜀比孝若之歸齊雖佩恩私竟乖陳謝光陰荏
苒誠抱勤拳今此秋期遂有天幸更奉禰衍之刺敢
無醱蔑之言某在京多時自夏有疾失外郡薦名之
限俯神皋試士之期物情既集於宗師公選果歸於
令季懷材者皆云道泰抱器者自謂時來以卞和為
玉人無不收之璵玖得蹇修為媒氏無不嫁之娉婷

是以願託一拳潛布百兩傾方流而有託慮良會之
猗除伏惟郎中與先輩賢弟價重兩劉譽高二陸北
李府則仙舟對棹方馬融則絳帳雙褰若其肴雖陋
若左思瘦同沈約無庾信之腰腹乏崔琰之鬚眉然
至於感分識歸仰誠讓報將酬揚實則就雀求環欲
答孔愉則從龜覓印推其異類不後他人謹復陳新
文重于清鑒馬卿室邇孔子牆高遲面莫由聚肝無
所任重道遠方懷驥坂之長鳴一日三秋空詠馬嵬
之清什知深可恃言切成煩幽谷未見於鶯啼曲沼
空勤於鳧藻仰瞻几閣伏待簡書謹啓

爲李貽孫上相公德裕啓　李商隱

日月從姪某官某謹齋沐裁誠著於啓事跪授僕者
千獻于司徒相國叔父閣下某伏遠牆藩亟踰年籥
抱徽音於故器雖賞逐時遷竊餘潤於輿雲亦情由
類至中阿彌節未路增懷沉吟易失之時悵望難邀
之會石崇著引徒顧思歸殷浩裁書其如慕義伏惟
相公丹青元化冠蓋中州羣生指南命代先覺語姬
朝之舊族莊武懿敘漢代之名門韋平挹經歲隮
三紀克佐伍君動著嘉猷行留故事陶冶於無形之
外優游於不宰之中始者主上以代邸承基琅琊續
業明發不寐懷清廟之景靈日晏忘餐念蒼生之定
命爰徵元老久在寶臣五載于茲六符斯炳頃單于
故境獯鬻遺氓屢緣喪荒亟致攜貳夙沙自縛其主
冒頓忍射其親遂去北邊欲歸南牧既赫斯而貽怒
乃銜勿以陳謀管氏將來屢發新柴之井留侯每入
使聞借箸之籌全師受成中樞獨運前軍露板方事
於羽馳清禁壽觴旋聞於月捷仍其貴種慕我華風
或辨姓寫誠推諸右校或釋兵伏義列在周廬瀦于
離狄而春秋書徐夷朝周而大雅詠其餘膺鷙鳥散
風去雨還亘絕漠以銷冤委窮沙而喪膽胡笳公主

已出於穹廬蠢蠢犬驕行遺其種落向若非薛公料
敵先陳三策充國爲舉嘗通四夷則何以雪高廟稱
臣之羞全肅祖復京之好此廟戰之功一也惟彼泰
代實興皇家天濮美名方之尚陋春陵王氣比此非
多而物衆藏姦地覺長孽敢起在行之衆因興逐師
之謀遂使犯義堂邊台臣夙駕晉陽宮下逆豎宵奔
翻勢將冀於速雞勇闕尚同於困獸詎知長算已出
奇兵金僕爐鉦靡留於句劒便輿貫木已集於都街
此廟戰之功二也而潞寇不懲兩豎之兇徒恃三軍
之力干我王略據其父封袁熙因累葉之資衛鄭非

大君之詔人將自棄鬼得其誅蛙鼃井寬蟻言樹大招延輕險肏徵吳國之錢藏匿罪亡又乏江陵之粟所謀者河朔遣事所恃者巖險偷生今則趙魏俱攻燕秦併入奉規於帷幄遵命於指縱亞夫拒吳驚東南而備西北韓信擊魏臨晉而渡夏陽百道無飛走之虞一綫見傾危之勢計其反接當不踰時是則陳曲逆之六策翻成屑屑葛武侯之八陣更見區區此廟戰之功三也孤寇行靜萬方率同將盪海騰區夷山拓宇高待泥金之禮雄專瘞玉之辭烟閣傳形華車就國盡人臣之極分煥今古之高名況又奉以

嘉聲諸茲國儉傳文賜與遠筬醉飽之徒晏子朝衣橫履輕肥之俗比周息慮孤介歸仁紹續勳家扶持舊族周容私謁皆事公言景風至而慶賞先行仲呂叶而賢良必遂登直杜伯山之令予大邑傳榮陶彭澤之孤孫西曹受署重以心游書圃思託文林提抱於絕藝之場班揚掃地翰旅於無前之敵江鮑與尸故嬌枉則黃野之賦興（賛皇有黃冶賦訓人惑於點化之術）游道則知止之篇作詞窮體物律變登高文星蕾伏於壁間絲鳳翔翔於夢裡此固談揚絕意報效何階若某徒預宗盟早塵清鑒而行藏遷貿岐路差池今將抽官旦

誠推心敘欵緘猶未寫詞己失煩某爰自弱齡實抱孤操寒郊映雪暑草搜螢雖有謝於天姿或無慙於力學庾持奇字（陳庾持好為奇字）信未皆通敬禮小文頗常留意大和中敢揚徽抱竊獻短章方候明誅忽蒙復命荊州一紙河東百金叨延月旦之許長積竹林之戀竟以事將願背蹇與身期離索每多交攀莫遂武陵被病洛表求醫未及上言先蒙受代肩輿而至杜門以居蓬藋荒涼風霜迅厲今己稍痊美疹護託休辰殷浩體羸尚能爲郡馬卿疾罷猶可言文退無井臼之資進乏交朋之助是以徘徊軒幄託附緘封冀

陳蔡之及門庶江黃之列會敢渝孤直仰累清光東浪驚年西颸結鄰矢心佩賜畢命銜輝道阻且躋書不盡意今檻假蔭望同相賀之禽珠岸迴光庶及不枯之草明懸肝膽唯所鑪錘干冒尊嚴伏用兢灼謹啓

爲同州任御史上崔相國啓　李商隱

憲啓憲質異楚材實同燕石重以羇丱即有憫凶瞻遺構以闕然不堪多難奉成書而未就無處求生藐是流離屢經寒濬逮于（乎集作）既冠猶恤無家叨承師友之規獲忝簪纓之列此皆相公推孔李之素分念

國高之舊家鏤朴雕頭披髮扶贖沐膏雨以今植假
順風而使飛不然則安得蒼驪龍之珠假鸞豸之角
榮皆過望感豈勝言而猶長望下風徘徊高義望賀
燕以難去撫棲鳥而不幸者蓋以相公以伊皐之事
業佐大君以揚馬之文章輔昌運一登宣室遂借前
籌以布征無戰之方彰明下武以永逸暫勞之勢恢
拓中華不舞梯幢不鳴金鼓役數千里之沃野俐十
五聖之苞羞彼國殺而殺人不知入鄭而鄭押皆哭
方茲決勝彼有多懸今百戰畢修五工集作九功成敘萬
國伫登封之禮五山傾望幸之矜鱗至鵷來芽歸楮

下賀表編　巻見六　九　選集

入馳湯驟夏櫟漢陵周若軍者雖不能行舞弄戈坐
耕堯襄至於牀千載河清之序裁二工助祭之詩歌
詠相庭發揮帝載則其志願亦或庶幾伏希孫閣時
開邴茵多恕克懋山公之德終全趙氏之孤擁篲瞻
門封函仰踏苑沙宮樹雖吟左輔之風烟良夜慶霄
唯望中台之器度感恩撫己誓志投誠仰惟輝光終
賜埏埴下情無任感激攀倚惶戀之至

為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啓　李商隱

某啓某聞師曠之琴不鼓之則無以召玄鶴揚義之
石不用之則無以聘應龍物既有之言亦由是伏惟
侍郎學士翺繼降秀翕闢資華天上北方但有文星
粗爾人間議擬未將泰華為然爰自妙齡遂有名華
當時人物何哉唯効於褚公逼日風流杜又辯方於
衛玠加以弘成與石郭璞傳毫濱水篋來皆送藻繪
荆岑若至只有琴琳合杳鏘細縱橫筆硯三都作序
不勞皇甫士安萬乘為條只有東方曼倩況從近歲
且有外虞傅介子在樓蘭國中奇功未就班仲叔於
玉門關外報命猶賒雖太平之業已隆而震耀之威
尚作侍郎又紉繆武帳密勿皇圖九地九天之兵穿
因荷學七縱七擒之術固已玄通用視草之工解救

奇賞黃編　巻見六　十　選集

劍之怒手為天馬之繪國圖九重之中暫須前著萬
里之外輒敢衡車位誠在于論思功已奈於鎮撫圖
書之府鼎彞之司伊咎懸遺恨集作為恨之誠夔說貽妨
賢之娓載惟後命夫豈踰時抑其又聞之昔管仲經
邦賓客有二周公待士吐握皆三郎丞相之東閤寧
彈醉客平津侯之賓館不礙布衣並脂粉簡編冠纓
圖史後之披卷皆若昇堂侍郎美譽滂流高節彌折
擯斥者成市躡屩者如雲此乃前賢後賢不殊軌轍
往哲來哲非異門墻縱燕有黃金之臺齊為高石之
一料其棟宇必已荒蕪若其者陋若左思醜同王粲

蛾眉不及於崔琰腰腹無預於鄭玄若値庭蘭固多懿德如逢巖電不望齊名重以惠劣稱生專非董氏殊顏回之易鑄若宰我之難雕徒欲萬卷咸披且乏五行俱下叨從歲賦勉致文編户户嘗既唯聞見辱人人蓋曰不肯留止再困於魚登一慙於雁序（其長兄兩舉及弟）然天付直氣家傳義方雖在顛沛不苟述作廣絕交之論抑有旨焉移太常之書非無（集作敢）為也頃者曾于關侍獲拜堂皇既容納之有加遂希望之滋甚爾後以毛傷崇（集作柴）彈觧損在鉤拔刺不遷驗謂無瑕既乖受教便以經時今孝秀員（集作爰非）來風霜已

積秦人屢出自欲焚舟楚卒數奔誰教拔旆是以更持魚目當夜肆以沽諸復華豚蹄祝天時之未已義誠多媿志亦可憐儻蒙猶枉鉛華更施丹艧俾其恩地不在宅門雖不及采（集作衰凝作擬）掾備枝梧於大厦亦庶乎梯米增流衍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集作崔非）猶或萬萬相遠誠深詞切聲急鄉煩仰郭泰之龜龍望仲尼之日月濡毫伏紙億萬常心干冒尊威伏用戰灼

上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覩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才猶述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啓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于風流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墜月窺西家之宋

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啓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商隱啓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羸懦長則艱屯有志為文無資就學雖雜賦八首或庶於馬遷而讀書五車遠慙於惠子契闊湖嶺淒涼路岐罕遇心知多逢皮相昔魯人以仲尼為佞淮陰以韓信為怯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矣是以艮背邦行求心自處羅含蘭菊仲蔚蓬蒿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歸撫

高松則歎大夫之處位不可終否屬於高明伏惟尚書春日同和秋霜共冽叔子則九代清德稚春則七葉素儒君子立言永為周禮正人得位長作歲星今者初涉將壇始敷賓席射江輿壤潼水名都俗擅繁華地多材雋指巴西則民皆譙秀訪臨邛則客有相如舉纖微以下賓鴻執定鏡而求西子唯所指命使為丹青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叨塵記室監車欵段徒逢伯樂而鳴土鼓迂疎恐致文侯之臥不命知忝無懷自驚終無榆蜀之能但誓依劉之願

為柳珪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某啓散兵馬使陳朗至伏奉榮示兼奉公牒伏蒙召署攝成都府參軍充安撫巡官者師襄鼓缶或近琉人和氏搜珉能無驚物跪受高命莫知所裁某藏豹不堅雕龍未巧徒承庭訓遂厠人曹比衛家之一兒天懸鵬鷃望鄴中之七子風逸馬牛已忝決得敢思筮仕伏惟相公以仁義禮智信為基搆用溫良恭儉讓為藩籬堯時則業貫夔龍殷代則道符尹說入秉文教出擢兵權揮神鋒而劍合陰陽述雅誥而筆開造化況天有井絡地稱坤維控三巴百濮之雄帶南詔西山之險人稱奧府帝謂殊藩固已廣集豪英用資參佐玳簪珠履綠水紅蓮成籍籍於淮山致幢幢於燕路若某者徒將慕藺何足望回又安敢拂其塵埃加以冠屨伏思相公直以大人須居班列獲奉恩私羅照乘於驪淵覿歸昌於鳳穴未見其可處之不疑曾不念木朽石頑雕鐫莫就榆瞑豆重性分難移古人所以有以榮為憂受恩如敵斯言之作珪也有焉今月六日辰將輒奉牋書具聞辰省仰承嚴旨便定行期而又內奮弟兄外誘交友傳翼類虎生角加麟事誠寔於顯榮勢莫知其報効尚須旬日方拜旌旄唯當洗心為齋延頸以望持千壽之建木想像環

姿周萬頃之澄波比量曠度載恩攜已投（集作投）命依仁神之聽之百生如一謹啓

上崔大夫啓　溫庭筠

伏承已踐理輪光膺弄印夙承知遇欣賀伏深大夫二十三兄銑社光輝珠庭宅慶居方可菘秉直無徒誠宜便拾蛙符來調鼎鼐而乃芝田挺秀不許於三農蕙畝流芳寧同於百卉伏想稽山靈爽鏡水澄仰止尊高居然勝絕隱貧居而坐聞絲管謂仙家而行有旌旗竊料已飾廉車行離郡界高風在律爽氣盈軒未窮皐壤之秋已領江山之緒瞻望恩顧攀結

信深

上崔相公啓　李商隱

某聞石苞羈賤早遇何曾魏武尊高猥知徐晃其後咸成間氣竝立鴻勳簡册增輝鼎彝動彩則道惟熙載皆資甄藻之時德逍賡歌必用搜羅之道是以皇綱克序茂範咸凝某洲氏凡材雕陵散質謬傳清白實守幽貞叟圓彎弓何能中鵠丘門用賦尋恥雕蟲常患荒蕪殊非挺拔依劉薦禰素乏梯航慕呂攀稽全無等級分甘終老莫有良期既而竊仰洪鈞來窺皎鏡墳壚下士敢望須形甕盎頑姿寧希鑒貌豈謂

不遺孤拙曲假生成拔於泥滓之中志在烟霄之上遂使龍門奮發不作窮鱗鷰谷翩翻終陪逸翰此則在三恩重吹萬功深空乘燮律之機未得捐軀之兆豈可猶希鼓鑄更露情誠伏念良馬嘶風非甘伏皁飢鷹刷羽終恥棲籠誠知豢養之恩頗有飛翔之志而又專門有暇肄習政經門户無營因寬吏事既辨張湯之鼠深知子產之魚書劍彷徨年光倏忽徒思効用無以爲資儻蒙再扇薰風仍宣厚澤庶使晏嬰精警獲脱於在途韓茂微班得昇於收器幾聞啓欵便是扶搖

上宰相啓　李商隱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離于畢枯槁皆蘇斯則推拔無私彰於大信苟關於宰匠咸仰以生成共或潤接西郊流金未已光承北陸豐蔀猶深則亦分作窮人甘爲棄物歲華超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固非阮籍泫然沾灑不爲楊朱略忘覡冒之辛惟以哀矜爲主伏念三餘簡陋六尺伶俜磨濟輝華昔懸陳榻洛陽羈旅今造膺門已驚於自棄流根敢望於衰多益寡但以謝家故墅事屬臨川陸氏先疇名遷好畤同氣雖均於昭泰連枝或累於榮枯是以更就洪鈞

來呈瑣質雖戴逵之弟志尚無聞而何準之兄恩輝已濕豈宜苟希河潤更望餘波投蹤尾以容身託豚蹄而望歲然則迹同袁子質異山郎梓杜雲栖獨居蝸舍綺襦紈袴已臥牛衣若乃清旦問安長筵稱壽貂璫畢集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髮銀黃之末則青草爲袍莫不顧影茫然撫膺茹歎儻或王庭辨貴許厠九疑京縣坐曹令懸五色枝於同列未越彝章則衛館孤遺常聞出涕山陽舊曲不獨傷心誓將居必在勤行惟鞭後潛知寄託所望於江州必効忠貞得酬於吏部無任惶懼之至

其子服官其父操閫命並如慰

為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啓　李商隱

某啓伏奉榮示伏蒙辟署某弟二子前鄉貢進士珪充攝劍南西川安撫巡官并賜公牒舉者某去月得楊侍御書題微傳風旨初如吉夢終謂戲談非不尋思莫得端緒令乃竟詢仲胤果降嘉招伸紙發緘悸蒐流汗何者某頃居班列已奉陶甄口衆雌黃屢加雕煥胄中雲夢過沐涵濡掀之以順風煖之以愛日茲辰議報不在他門一昨叨裂土田謬分旗蓋適當東道獲事西陵豈望信在言前榮流意外坤維接畛何辭上相之知坎卦成占遂報中男之喜且渠譽垂

郄桂名媿謝蘭未學周南召南纔得一科一第縱解問絹不能負薪將何以與先生並行從大夫之後仰塵帷幄佇雜簪纓況襟帶禺同咽喉巴濮求於安撫必也機謀深慮異時莫副虛佇然竊尋史傳所載語父子之間惟石袍獨異石崇而山濤不知山簡亦豈（集作安）敢保其房　遵退藏但當授以一經訓之大杖庶將寡過以謝明恩染翰銜情封緘寫抱小人多事拜台席以猶賒童子何知上賓階而在即瞻望閣閫死生以之伏惟深賜鑒信謹啓

代柳珪謝京兆公啓　李商隱

某啓伏蒙榮示賜及前件衣服段及束絹等謹依處分捧授訖伏以大人自處通班彌修儉德田園唯恐蕪沒子弟不免飢寒去春成名首秋歸覲雖才非張載未刊劍閣之銘而志慕胡威敢問荊州之絹豈謂相公復以簡書召署筐篚加恩古者贖百里奚（集作意）纔持五羖詣程不識猶惜一錢況某碌碌無奇庸庸自守敢邀厚幣來自雄藩昂目難名珍纖可玩仰李膺之德尚未登門讀戴勝之書（集作經）已經潤屋下情無任戴荷悚懼之至謹啓

獻河東公啓　李商隱

某啓伏蒙示及賜錢三十五萬以備行李謹依榮示捧領訖伏以古求良材必有禮幣一束匹皆堪兕美五羖皮未曰輕齎況某跡忝諸生名非前哲尚逸絳帳已賚金錢訪蜀郡之卜人懸之莫竭過河間之姹女數且難窮未草檄以愈風不執鞭而獲富敢將潤屋且以騰裝戴荷之誠寄論無地

上尚書范陽公啓　李商隱

某啓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虛石席以召下材承命恐惶不知所措某幸承舊族早遇儒林鄴下詞人夙

蒙推與洛陽才子濫被交遊而昔亨命屯道泰身否
成名踰於一紀旅官過於十年恩舊凋零路岐悽愴
薦稱衡之表空出人間嘲楊子之書僅盈天下去年
遠從桂海來返王京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
之屋隘傭蝸舍危託鷰巢春畹將遊則蕙蘭絕徑秋
庭欲掃則霜露沾衣勉調天官獲升甸壤歸惟稼穡
出則畢趨觀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尚書道光
士範德冠民宗豈悌之化既流鎮靖之功方懋竊思
上國投技集作刺東都及門惟交抵掌之談遂辱知心
之契敢惟浮泛頻集作頗陟光陰豈期咫尺之書終訪

蓬蒿之宅感義增氣懷仁義歸便當焚遊趙之發毀
入秦之橋陳書投筆仰副嘉招謟謝未聞下情無任

謝座主魏相國啟為弟作　李商隱

義叟啓伏奉前月二十八日勅旨授秘書省校書郎
知宗正表疏續奉今月五日勅改換集作授河南府參
軍依前充職者小宗伯之取士早辱搜揚大宗正之
薦賢又蒙抽擢未淹旬日再授班資任重本枝職齊
載筆方殊王逸唯注楚詞有異郝隆但攻於蠻語
此皆相公事均卵翼勢借風雲特於汨沒之中俯借
扶搖之便孔龜効印未議於酧恩楊雀銜環徒聞於

若規游寶
亦出新敦

報惠感忭之至罔知所裁謹啓

賀相國汝南公啓　李商隱

某啓日者慶屬中興運推常武仰窺金坂遐考瑶圖
順祖之孝思升青宮閔憲皇之武力刀機彭韋聖上
初九潛泉登三佩契以后稷岐嶷爲小慧故人莫得
知以漢皇雲物爲下祥故神無所祿涓陟元后洪惟
長君曰必降非常之人輔惟新之政伏惟閣下昭回
降彩流瀣融精徃執靈鈺正星辰之分野令調鏤嵩
猶日月之得天昔軒后師臣成集作商王畏相殷奉伊
尹則謂之元聖周事呂尚則命爲太公此王者之所

以尊賢傑而不以爲疑也至于姬旦金縢不與燕召
同列仲尼麟史不令游夏措辭甘盤尊舊學之名爽
吾居仲父之位此又賢傑之所以自負其道而不以
爲醻也上下交感人祇叶從是我后爽好秉哲之辰
是閤下宰物康時之夕清廟係心矣蒼生延首矣允
也無閒樂哉惟時某早奉輝光嘗蒙咳唾牛心致譽
塵尾交談而契闊下年流離萬里扶風歌則劉琨抱英華作嘯
膝白頭吟則鮑照撫膺重至門闌空餘皮骨方
從初服無補大鈞穿履弊衣正同北郭槁項黃馘乃集作仍
類曹商未知伏謁之期徒切太平之賀下情無

任抃賀躑躅之至謹啓

爲先輩獻集賢相公啓　李商隱

某啟某竊覩（集作覩）貞觀朝書伏見文皇帝因夢吹塵方求風后于畋間卜始載磻溪事偉於王圖（集作塗）道光於帝載下惟敷衽上則虛襟纏綿圖緯之前窮兖天人之際崇基立極四足雖斷於神（三集作鼇）開物成功七竅仍沾於混沌禹羞乘輦舜恥彈琴白馬已見於將雛朱草仍開於滯穗共工蚩尤之輩與二貳同抱豕韋晉耳之徒與七騶共御是以今上貽謀負扆相公以餘慶持衡用十一德之資贊七百年之祚古

猶今也仁豈遠乎伏惟相公日覲同光天球並價揚鋒露鍔則武庫常開散藻摛華則文星鎮見一言悟主三揆承恩季孟伊鄒友朋蕭邴漢皇發論十萬常愧於淮陰齊后推誠一二皆歸於仲父百度既已貞矣九流又復清焉墻東竈北隱淪者咸欲呈材猿飲鳥言僻陋者皆思入貢莊生獻賦楊子拔毛三百篇之詩更無諷刺二百年之史永絕譏嫌斯乃百代可知一言可（集作以）蔽豈立雖側管可析齒尋環鑽乎渙平盛矣美矣若某者割心寡竅對面多墻小比焦螟敢矜巢窟微同觸氏寧務戰爭徒以譽級承家階庭受訓堂中得佳已有前明慕下開蓮仍當後忝所宜結褻無咎絲服爲榮絕方朔之上書罷稱衡之投刺直以措心賢路誓志昌時旣慕義無窮思有道則見伏惟相公霧能蔚豹燔（集作雷）可燒龍爲百氏之指南作九州之木鐸任安彥國已作於庭中楊子馬卿並歸于門下而猶渴飢未副影響無窮請客者不解衿裀當闕者空有皮骨此某所以淮山遠至漢棧斯來望姬旦之吐飧冀張華之倒屣以昇堂客衆擁篲人多苟無醜蔑之言難佐仲宣之陋今輒以嘗所著文若干首上獻伏惟少迴嚴電微駐台星固無望於討

論庶試觀於指趣儻蒙稂可刈管蒯無遺業文宣一字之褒得玄晏三都之序便若神巫去癘同命秊年禱祝之誠造次于是門遙閶闔路隔瀛洲於人世存恩空移氣序以塵中仰望未見端倪希陪上士之流終預羣仙之末祈恩望德乃百斯生干冒威嚴下情無任惶懼感激之至謹啓

上蔣侍郎啓　溫庭筠

某聞有以疏賤而聞至貴者古人之所譏笑有以單外而嶄未契者君子之所兢戒何則無因以至遽庸辨其妍蚩豈有爲而然曾不計於能否有誠嘲異狀

詭激常資希彼顧瞻斯爲術造則亦受嗤於識者見詆於通人者矣抑又聞三月而行士人之常準十年乃字女子之常期永爲千世之心厥有後昔之歎某尋常（亦作古）爵理謬詞盤盂離方遁圓囿陋成寡亦嘗研窮簡藉耽味聲詩頗識前修之懿圖恭聞長者之餘論顓愚自任并介相忘質文異變之方驅幹殊風之旨粗承師法敢墜緹緗伏以侍郎弘纖濟之機謀運搜羅之默識思將菲質來揖平衡遂揚南紀之淸源謹効東皐之素謁越石父彼何人也夙佩遺文趙臺卿敢欺我哉敬承餘烈輒以常所爲文若干首上

獻

二

北人選作 第一手

某聞朔禽違雪海鳥知風荀曰含靈成思擇地況乎謬竊寒素常稟盤盂從師于洙泗之間擢跡於湘江之表能不成周問道先詣伯陽故絳侍言唯從叔向伏惟侍郎稟生成之秀窮先哲之姿言成訓謨信北瞑與某幸茲孤植勵彼畢詩持擊缶之凡音嗣操琹之昔事於是持撾自警割席相徵味謝氏之膏腴弄顏生之組繡勞神焦慮消日忘年雖天分不多尚慙於風雅而人功斯極劣近於謳歌頃常撰刺門人投

書齊帥蒙垂將飾致在褒稱既而文圓求卯神州就選遂得生芻表意腐箒生姿永言棲託之懷不在翱飛之後令者商飈已扇高壤蕭衰楚貢將來津塗悵望高堂有念未路增悲願持欸啓之心先偵生成之施倘或洛陽仲蔚（仲蔚仲山甫之後）猶記姓名建業張達方弘採拾則百靈斯畢一顧爲榮謹以新詩若干首上獻延露岦聲皇華下調有慙狂瞽不稱仁私無任依投之至

獻侍郎鉅鹿公啓　李商隱

某啓今月某日舍弟新及第進士羲叟處伏見侍郎所制春闈於牓後寄呈在朝同年兼簡新及第諸先

輩五言四韻詩一首夫玄黃備綵者繡之用淸越爲樂者玉之奇固以慮合玄機運淸俗累陟降於四始之際優游於六義之中竊計前時承榮內署栢臺待宴態管從吹式以風騷仰陪天籟動沛中之舊老駭汾水之佳人非首義於論思實終篇於潤色光傳樂錄道煥詩家況屬詞之工言志爲最自魯毛兆軔蘇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我朝已來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則尚於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驕奢

艷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爲甚至於秉無私之刀尺立莫測之門墻自非託於降神安可定夫衆製伏惟閣下皆其餘力廊此大中足使同僚盡懷博我不知學者誰可起予某比興非工顓蒙有素然早聞長者之論夙託詞人之末淹翔下位欣託知音芥賀之誠翰墨無寄況乎仲氏實預諸生榮沾洙泗之風高列偃商之位仰惟厚德願沐餘輝輒罄鄙詞上攀清唱聞郢中之白雪媿列千人比齊日之黃門慙非八采干冒尊重伏用兢惶其詩五言四首謹封如右

爲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某啓某聞被彩飾於無用之姿斯須或可垂休光於不報之地始卒攸難至有馬瘦而尚報輕軒蔴弊而猶存華幄推仁則極備用無闕雖有切於戀恩且自量其涯分嗚呼某者今甚類焉翰桑莫申語苦難聽聊憑牋素用寫肺腸伏惟少霽尊顏猥賜披省某伏思早歲仰累深知龍尾貽譏敢通交契牛心前啗實媿時才世故推遷年華荏苒葭灰檀火屢變於寒暄靈濟泥涇遂分於清濁羇離管札俛俛絃歌名汙柳營顏慙花縣竟以千金乏產三逕無歸初服莫從迷津亟問屬者伏幸相公羹梅調味川楫濟時起摑翼於衡風活枯鱗於亂轍登諸蘭署轄彼芸籤臺閣移文語薛夏而無取東南才子並張率以何能未報前叨旋承後顧版圖被召花幕分榮牧鴛駘於阜棧之中刻蚣蝑於樂懸之上勢高足跌道泰身屯未竭私誠已嬰沉痼況某素無靈氣夙昧攝生乏單豹養內之功闕王吉實下之效湫底莫適節宣失中然猶深願待年少酎厚德三醫畢訪百藥皆投竟非無妄之災莫見有瘳之候濵於九死負彼十旬取煖則煩加寒必痢髮寧支弁帶不成圍謝述心虛方茲未遂田

光精竭此此猶强豈可尚占職員但尸俸入久塵物議且速殘骸況相公職統簿違時登衆寡任崇按比務繫孤終職是賓僚豈宜虛曠固不可不私微物曲降深慈憫將盡於桑榆妨得材於杞梓是以推枕與感攝衾占辭願申欽跡之期以贖曠官之咎祇聽裁旨用息兢惶必也舊履流恩遺簪結念恤以孀孤非少婚嫁未終不使衰羸便辭祿仕致于外地睎以末光未乖念錄之仁稍滅憂慙之累亞尹諸州別乘近郊負荷無羞饘餬有繼則猶冀逢十全之藝近一月之生重發門牆再就墀埴是所願也非敢望也詞多

力殆感極涕繁避席承言未卜曹參之侍封函紆欵

畏道殷浩之誠瞻望清光寶動寬守伏惟特賜優察

上時相啓　李商隱

商隱啓恭春之初甘澤仍降既聞沾足又欲開晴實關燮和克致豐阜繁陰初合則傳說爲霖始景將開則趙衰呈日獲依恩養定見昇平絕路阻之喘牛用驚丙吉無疵中之惡馬以從任安假仰興居惟有歌詠瞻仰堂集作闇閣不勝肺肝謹啓

上宰相啓二首　溫庭筠

某聞仁祖乘流先知彥伯張憑植榫整伍劉惔堂惟

奇賞桑編 卷五見十六　三三　選集

俄頃遭逢抑亦初終汲引當其羈遊臨汝旅泊丹徒遐思聲劾之音杳絕烟雲之路苟無直道將委窮途何異於懸水揚音九弄有潺湲之曲嚴霜成節兩章含清越之儀某融襟蟻術蓬跡龍門三千子之筵座曾叅講席十七年之鉛槧夙預玄圖而性稟牛凝機無兩可收堯抵而寡術舉舜鳳以無緣使何準之兄皆爲杞梓戴逵之弟獨守蓬茅至於詞藻幸勤儒林積習自期燕筍不媿秦臺伏以相公周幹輪轅虞琴節奏早振經邦之業果敷華國之姿伊尹安危本同於兆庶淵源行止必繫于興衰既而放跡戎軒遺榮晝室劉尹秣陵之柳尚有清風郤公陝服之棠空留美蔭竊聞謠詠即付樞衡是以負笈趨塵攜糧載路願奏書於台席思擬履於侯門儀張禹尊高猶爲戴崇說禮鄭玄嚴毅便令服慎開詩敢欺朝飢誠甘夕死加以旅途勞止末路蕭條不無悽惻之懷豈只羈離爲主仰瞻旌棨如望蓬瀛不任懇迫之至

謝所知齎集賢墨啓　溫庭筠

某啓即日門幹至奉披榮示垂齎集賢墨一挺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含縢簡雅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怨於潛曠遠建業

奇賞瓊編 卷五見十六　千八　選集

已擬華雅名方即求雞木傳玄佳致別樂他名恩加於蘭署郎官禮備於松櫺介婦沒妻衛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嘗著列況又玄洲上苑青瑣西垣譬宇猶新疑緘尚整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等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懸志業秋蛇屢縮不稱精研唯憂游物虛投蠟 空成辯陵雖懷正握銅兵王部徒深唯磨正硯捧受榮微不任下情謹啓

謝襄州李尚書啓　溫庭筠

某啓某樸拙凡材蕪鄉散質殊無績効堪奉恩明

當紫極帝宸丹墀載筆顧循虛淺實過津涯豈知畫
桐方遊俄昇於桂苑蘭扃未染已捧於芝泥此皆寵
自昇堂榮因著錄厲鴻毛之形質託爭角之高風日
用無寵帶仰生成之德將來有自寧知進取之規兢
物彷徨莫知所喻未由陳謝槃戀空深

上令狐相公啓　溫庭筠

某聞丘明作傳必愛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或情
傾國士或義重門人咸托光陰方成志業抑又聞棄
茵微物尚軫晉君懷刷小姿每干齊相豈繫功珍之
飾益牽求舊之情來所第杼囊嬰車靴轡旁徵義故

最歷星霜三千子之聲塵頂聞詩禮十七年之鉛槧
尚交泥沙敢言縱閫參軍纔得荆州從事自頃寄床
無鏡校府侶弓載經稱女子十年留于外族稽氏則
男兒八歲保在故人窺是流離自然飄蕩豈非獨鶴
欲近商陵嘯類斷猿況鄰巴峽光陰詎幾天道如何
豈知蔬陋之姿猶陪休明之運今者野氏辭任宣武
求才儻令孫盛緹油無慙素尚蔡謨編綠獲偶貞期
徹翹聲欬之榮便在陶鈞之列

上鹽鐵侍郎啓　溫庭筠

某聞珠履三千猶憐墜屨金釵十二不替遺簪薊典
求舊之懷不顧窮奢之飾亦有河南撰刺徵彼通家
虢略移書斯於倒屣志亦求於義合理難俟於言筌
某管蒯凡姿邾滕陋族釋耕耘於下邑覲禮樂於中
都然素勵顓蒙常恥比興未逢仁祖誰知風月之情
因夢惠連或得池塘之句莫不冥搜刻骨默想勞神
未嫌彭澤之車不歎來蕪之甑其或嚴霜墜葉孤月
離雲片席飄然方思獨往空亭悄爾不廢閒吟強將
麋鹿之情欲學鴛鸞之性遂使幽蘭九畹傷謠詠之
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之路斷豈直牛衣有淚蝸舍
無烟此生而分作窮人他日而惟稱臥隸項者萍蓬

旅寄江海羇遊達姓字於李膺獻篇章於沈約特蒙
俯開嚴重不陋幽遐至於遠泛仙舟高張妓席識桓
溫之酒味見羊祜之襟情既而哲匠司文至於當柄
猶困龍門之浪不逢鶯谷之春今日俯及陶鎔將裁
品物輒申丹慊更竊清音儻一顧之榮將迴於咳唾
則陸沉之質庶望於騫翔永言進退之途使決榮枯
之分如翩翻賀燕巢幙何依觳觫齊牛釁鍾將遠苟
難窺於數仞則永墜于重泉空持擁篲之情不識叫
閽之路

投刑部趙郎中啓　顧雲

某啓某聞弱水渺瀰匪風輪而不濟丹丘懸邈微羽翼而何之苟非玄化之功寧造長生之境其有本無靈氣役異仙材徒勤九轉之功未識三清之路佇立於葛洪陂上願附龍鱗徘徊於緱氏山前思隨鶴馭敢傾丹赤盡寄牋毫扣德操之鼓鍾冀開音響仰劉琨之山海庶覿高深或覬憫憐少加披省某勿吳寒族鄒魯庸儒偶刻殺青因思拾紫拾獨蘭文竿之樂預橫經染翰之游一別楚山四凋秦葉進惟角觸退則鶴棲望化羽之期烏頭詎白困龍門之險魚尾將赬近者輒以荒蕪上午裁鑒實慙小道不副至公或

自朋游竊聆風旨潛江陸海曲借品流繡段金聲仍加緣飾今則將臨筆陣潛逼掄材既乏先容惟憂點額玄哀柱促風勁葉危輒寫丹誠仰塵清鑒儻蒙特分餘潤微假末光朽枿生荑寒灰發焰纔沾慰薦便是輝華酬恩豈止於捐軀効德願同於與類迴眸顧印庶竊比龜靈四代五公請先于雀報

投翰林劉學士啓　顧雲

某啓某聞鄢玄之謁馬融不知不去趙壹之于羊陟未遇未休或三年方在於門庭或一日再經其牆仞蓋以此時儒學無出於馬公當世文儒不先於羊子今所以重桴靈鼓復扣洪鍾者實存於此也某聞不知三書惟闕五未能窺豹強欲知龍洎投棄綸竿依憑緗帙從由巴於稷下謁楊震於關西三篋之書麗知篇目一枝隆簡微識指歸栖遲雖甚於蘇秦勤苦近同於甯越時或嚴霜屆節脫葉辭枝曲突無烟幽窓有雪飛文月殿欲擬謝莊染翰蘭臺思齊宋玉實以鈍踰曆極曾參三犯龍門屢奔鯨浪玄珠難得空迷罔象之津大道多岐頻邇亡羊之泣輒塵藻鑒叨獻菲辭竊自朋游或聞推許潘生樹錦巧借丹青謝氏碎金猥加流品亦復願披仙霧頻扣朱門冀

遂望塵不期倒屣今則藩羝類窘春燕同危正當鶯甬之時未識安巢之計輒披肝膽來祈融門伏以學士辦敵飛龜才雄白鳳監同上水公甚平衡潤菁藻於詞林薙蔡蕪於義路講理則絲繩讓直發言則山嶽慙輕儻假以風雲賜之慰薦奏楊雄於漢殿始郭媿於燕臺願借吹噓豈無裨助至於斬衣異命傾印酬恩夜盜狐裘曉開魚鑰凡於死所請以身先干犯清嚴無任殞越謹啓

投顧端公啓　顧雲

某啓某聞三吳詞苑不乏家聲兩晉儒林非無祖德

消風流綖薄䌷紋漸稀將闡吾宗獨付全德不係孳
字更託何門其遠派消流寒林一葉學實耕石才出
鏤氷爰自隨訐遐方覩光上國難沽聲價劭掇爵愁
出谷風高先推弱羽登門浪急預返窮鱗伏念一擲
魚竿四環星管華髮漉倚門之淚遠書開臈歲之緘
而又曾藥闕禰空歸未得已隨律杜捨此何之今則
漸循春期將臨試藝彎弧乏勇睇鴻增憂伏以端公
三翁德服儒流言爲詁訓莫枯有衔肉骨多方黨蒙
少借餘波微迴誕說當見長房之竹亦可爲龍則知
莊叟之魚終能化羽輕瀆尊聽伏積憂惶延望音塵

不勝翹企

投殿院韋侍御啓　顧雲

某啓某聞干時妄動君子不爲小智大謀兵家所忌
進憂狂狷退恥敗亡詳觀躁靜之機爰葬軍戎之事
聊因殘簡假擬師徒冀憑殷氏之函用代秦庭之泣
某名同膠柱用等鉛刀不思量力而行竊欲爭鋒而
進欲焚舟學海決戰名場忠甲不堅心誠匪固兩經
先榜但潰楚師再犯終場亦班齊騎雄鋒缺落銳志
消磨執金鼓以無因送降旗而不暇李陵矢盡項籍
兵窮歸漢懷慙還吳失計所以重嘘懦氣再奮空拳
欲罷不能既蘇復上將欲戒嚴文陣躁鼙議圖贖盖
明奔命之辜雪曹沫敗軍之辱而我師甚痿彼敵尚
強未暇爭衡空憂失律恃疑不進掉鞅難前先懷納
欵之誠欲有乞師之志伏以侍御身弓落鴈心劍劖
犀儒囿中軍翰林盟主揮五色筆爲諸侯師出奇於
文苑之中二南峭壁決勝於粉闈之內七子輿棺儒
蒙益以奇兵濟之餘勇旁悤義檜遠借雲梯使武庫
戈矛皆爲我旅文山草木盡作王師苟無必勝之功
甘受後期之責塵冗清聽伏積憂惶謹啓

投西邊節度使啓　顧雲

某啓某聞天列將星國分戎律必命英傑以專統臨
故入則掌驍衛而主親兵爲王心膂出則擁旌旗而
爲熊軾分國土田苟非敵號萬人謀通七德孰副擁
旄之選仍當注意之求伏以尚書勇冠山西聲聞隴
右九天光地之法夜受於神妹金箱金櫃之書曉傳
於靈叟故得拔劍龍吼鸞弧鴈驚使夷落無喧干戈
寢偃邊烽息熠寒柝沉聲爲天子之長城斷匈奴之
右臂加以文通三變學洞九流郭璞神毫每通於夢
想羅含彩羽素貯於心誠將戟月滿青樓風清畫閣
謝玄聯芝理郄不廢詎吟壯元凱之樂我何妨講詩

而又政惟師古恩切字人利刀一揮亂繩皆理行見
鳳銜仙詔豹製牙旗長驅十乘之驍雄福致一方之
黎庶邀聽寵渥不越秋冬某稷下儒生天涯客子遠
攜書劍來拜旆旗識馬援之鬚眉見太初之禮樂頻
叨前席屢聽玄談發一夫不濟其生恥一物不登其
所義形顏色煦發襟靈因敢覼縷血誠輕塵藻鑑必
希恩察少賜知憐某射鵠無功亡羊有恨裹敬之衣
裘屢弊喂儀之頰舌何爲至於草織衡門雪封陋巷
蛙鳴竈底魚躍釜中然猶講樹未休書筠不已潛修
此道以俟明時春初將謁諸門卜行上國著言利見

龜告叶從徑趨沙漠而來直指旌旗之下盡披肝膈
布在箋毫事逼丹誠言多直致志同鄰女止希蘇代
之餘光身類鮒魚惟冀莊周之一勺干犯清重無任
兢惶謹啓

上翰林劉侍郎啓　顧雲

某聞皎鏡當懸無疲屢照華鐘在簴不阻頻鏗其有
飾貌前來橫庭直進思投朗鑒願聽洪音孔室高深
前遠仲由之懇羊門峻阻難傳趙壹之懷所以載託
牋毫用爲紹介某吳門釣者闕里儒徒捨膚何獨藺
之綸學羊子雕蟲之技慕顏孫之干祿効車子之聚
螢西過許昌空吟景福東游鄒魯欲擬靈光時或鳳
入楚臺雪飛梁苑偶然成詠忽爾盈篇是用力韓鄉
之門庭學楊衡之刺謁刻舟琢木未擬透珠鑿枘攻
堅難方齟齬以致兩臨文陣俱挫筆鋒東郭先生將
逃濫吹步兵校尉欲泣窮途然亦默聽時謠傾聞通
論以爲蔡中郎之未顧則竹葉柯亭張司空之見知
則劍辭圓室以時方濟會物有窮通須因甄藻之時
冀別沉淪之所求諸作者不在他人是以其日月輒
貢菲詞上于英聘以侍郎學士作時儀鳳爲國元龜
學海波瀾常融沉鑿情由望卹曾稔耕耘屬詞則麗

藻恒春覼草則文星鎮動言能振敎勢可燃灰儻蒙
垂一顧之恩出陸沉之所平生進退決在指縱干犯
清嚴無任惶懼企望之至謹啓

上鹽鐵路綱判官啓　顧雲

某聞積塊爲龍猶能致雨攻堅作鳥亦善因風此皆
出自巧心營於敏手被之鱗甲假以毛羽纔離土木
之形尚達陰陽之理當其入用猶或濟時況其跡忝
人曹名殊物類聯雲望畢粗識晦明指月看箕常知
動息實以曾親僅蔬強學進趨人非冠玉之儀賦乏
披砂之智澗松遲茂隴葉難芳重趨孟門再困先浪

以致萍漂陸海蓬轉九衢犬子生涯惟餘四壁楊雄家產不過十金猶然染翰自強草玄無怠克己惟修其直道潛心將候于已知必有英賢豈無濟合自叨將陋唱再贖冲襟螢迴太陽敢言芒耀鮒游滄海方愧眇微豈期俯側湮沉深垂汲引吐丹青於金口誇姓字於同心榮耀既多雋銘倍切今則俯臨文陣方假詞鋒失水多虞傷弦易怯颿披肝肺更訢融明倘蒙少借餘光微均美蔭庶使因風託便不謝於賓鴻假霧成斑無慙於隱豹塵瀆清鑒無任攀望延佇憂懼之至謹啓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啓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啓

辭宣武鄭尚書啓 羅隱

吳越之間有羅隱秀才能前知之號爲錢鏐料雜城宜內向云

某聞鄭司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西辭朱邸，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不異。某其有棲巖樂處，養病醫門，海鶩辭巢，即摧萍影，林烏繞樹，忽軫蓬心。又安得下棄席於詩人，感崩波於行客。某也風塵下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揚雄口吃，徒欲解嘲。屬者尚書道驛恩寬，敦風志大，孔

文舉之于元禮，自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滄延館宇，荏苒春秋，稻粱有異於他人，觴豆時陪於上客。那言此際，遽愴離辭，背重德於丘山，揖紅塵於道路。緬懷今日，杳不勝情，加以貢部傷心，名蕩落羽。獸因鬭困，禽以多亡，前瞻既倦於吹虀，內顧徒悲於來翮。昔也來慚賦雪，謬稱梁苑之游；今則去類乞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望，指斷鞭以夷猶。尚書倘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山公啓裏，別借篇題。無令一葉先秋，遂對滿堂垂泣。拾此丹須九轉，桃指千年。天也如何，時乎不再。

謝江都鄭長官啓　羅隱

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游劇譚以雞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犯翠巘南巡張掾投簪雖離齊邸問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郊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為謀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綴拾晴陽煙景別受指撝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丘明月憑何徑隧達此津涯某海曲迷聲壽陵忘步蛇虛畫足鵠不中心將風霜委地之資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滅屢寄輿臺叔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遊永已鄴都之作者寂然豈

謂長官獨好斯文仍流散地牙絃久絕秦缶增慚邪言吾道陵遲猶見騷人風骨牢牛不暇希驥莫從輒敢効彼蠅頭騰於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黃絹之名傳寫可知旋長烏絲之價

謝屯田全郎中啓　羅隱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炙自畫虎貽譏投蝸逞技蠘蚵於風塵之際流離于灰琯之間雖瀝膽燎肝竟將誰訴而煎皮熬髮終不自醬已甘與物沉浮隨波上下今月某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卮開渾驅雲于道士梁間校籍于眞官筆下欲使餘杭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先露曼倩承吉兆而心神駭越對嘉音而涕淚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纆失計通衢十二惟弊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耳欲索身而莫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燮律旁吹和風外扇摧之于枯荄之側致之于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緘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羅隱字昭諫錢塘人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惡六舉不第時有羅尊師者勸其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使典軍中檄嘗言杭州羅城窒內向奇中至今吳越間言羅隱秀才能前知云

投禮部鄭員外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輙以所薦惡文上干嚴重尋嬰疾劣遂曠門牆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應倦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捨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肥易曝計疎而鳧脛難加所以甯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摛華尸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藴白早遊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噓枯之便儻

擲華陰之土聊拭蘇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

謹啓

投永寧李相公啓　　羅隱

某啓某去今月三十日獲遂起居伏以黃閣尊崇雖容展敬白衣卑賤不敢輿言今則輒於隕獲之間聊舉證明之事晉代則司空試劍漢朝則丞相問牛彼或以頑滯幽姿或以瘦羸下乘猶能動搖至化感達深仁而況生稟五常早知恩義跡居十等不至輿臺伏思癸卯年中維揚城畔謝傳裂土疆之日羊公分節制之時珠履璚簪朝盈望府雞香豸角暮出行臺

轉輪則萬井魚鱗統御則九州侯伯當時務重難之際是籌謀閑暇之初南國佳辰長開賦詠東山勝賞屢見篇題爲教化之丕鏞作經綸之彩繪所以漢陽計吏得詣軍門厭次狂生叨蒙客禮憫之以轉遂之質妄之以負米之心進趨獲奉於麾幢俸入仍資於廿旨其後何武捧詔平陽趨裴叅佐屏中方虞浪跡新城埭下忽受溫言嗟其未了之身勉以難遷之性且憐色目猶可發揚某是以不揣狂愚重煩燥妄出則祝趙袁之日永藥流喧入則擣傅說之星惟希借耀今希風而得生成之候鑪錘升鼓鑄之司郭令軍前滯拙效樂崔寧城外贍毀池臺登庸之將序木並反斾之鉞基已兆若共者族惟單緒藝卽中流旋以佩服殊私緘藏厚旨假昆蟲而禀信指蒔屨以輸懷竊以浪遏龍津風吹律管魚皆五色禽必九苞揚錦鬐彩羽之姿俟啓蟄吹葭之便獨某行迷要路坐守窮株九品班資略非親舊六街車馬莫接聲塵捫心而一寸寒灰泣淚而萬行清血良時易失司馬遷猶是再三知己難逢越石父於焉感激相公儻或俯迴衡柄曲賜褒稱雖朽蠹不凋則推常理而孤寒無命祗繫洪鈞謹啓

投河南尹常侍啓　　羅隱

某啓某聞淮王鍊跡於眞仙舍靈盡去鄒從移暄於寒谷衆草皆芳豈羽毛可從於黿旌豈洞淵盡斷於葭律葢以至道無遺於一物殊私必及於羣生某嘗佩斯言請陳丹懇間者豹藏不穩魚躍無成浼山谷啓事之書累王衍雌黃之口捫天莫及蹐地興懸向浮世以傷懷樹勞生而自喟光陰不駐齒髮漸高當家貧親老之時是失路亡羊之日淚將欲盡口不敢開直以非漢代之簪裾因晉朝之流品物棄雖逃於芻狗孤寒竟陷於蟲沙所以仰蟾桂之高高恐無仙

有此才悟則無書不作何也

骨瓤屆髻之歛歛忽有癡心竊希常侍從來許與之言作此改張之計伻其七郡與奏一官致之於驍恭短薄之間責之以駑馬鉛刀之用所冀內資骨肉外磬筋骸但繁受恩何須及弟必若終憐薄伎尚憫前途則科號三篇判稱六部早辯留意頗亦偏人將今晨禱祝之詞為異日覬覦之路情雖可恕僭亦堪誅對膠柱以軫懷願漆身而在此謹啓

投秘監韋論書啓　羅隱

某啓某日月以所著纔書一通寓于閽吏退量僭越伏積憂惶某聞樊子昭之處屠沽發光輝於許劭（本傳）

（有于昭事）郭林宗之遊華洛張聲價于符融其後物態乖訛風流委敗下有自媒之誚上無相汲之由某由是反抉輿懷捫心注恨又安得不屬耳於輿人之論傾懷於長者之談而尚書以盛名鎮乎當世以盛德傳乎奕世不趦趄於闒茸不浮泛於奸回動則致聖王而活蒼生以為己任靜則導沖襟而養和氣以守家聲恭惟人朝屬在吾道若某者燎薪就學擲楮攻文一則以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之聽視一則以家門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搜揚十年索米於京都舉六隨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此多岐所以覺稽叔夜之書

盛讚有禮

則伏膺戶外讀張季膺之傳則大嚼窗間長恐一旦月桂情衰江湖思起不得捨兗國山庭之粗不得窺漢朝王佐之才是以重拂塵衣聊希藻鑒儻尚書以孺子可教則隨洛下之書生儻尚書以斯人若狂則訪江東之釣叟靈蓍神蔡惟禱所從謹啓

上太常房博士啓　羅隱

某啓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譏書一通上獻近見某官某乙伏承博士曲乘題品俯及孤危某聞孫陽以一顧之恩騏驥不為駑馬宣父以一言之重夷齊不作餓夫苟吾道之未忘諒斯人而何遠某也蕘薪

就學闤市吾功偶不自量因思忘勤捨五湖之高蹈事九陌之窮達（一作途）為良工不度之才為要路不容之物所以猜康奏樂忿魑魅以爭光劉子營生奈鬼神之相笑那官不幸一至於斯恭惟咸通之初大中之末故荊南余正字以博士為軒鏡庖刀今渭北徐端公以博士為靈蓍神蔡但言薄伎合在殊私其後某則困躓於龍津博士則徊翔於鶩侶雖心祈目禱不忘斯須而天上人間憑何訊問寧知此日屬在明思（疑作恩）豈一旅人之遭遇有時而工作者之言語斯中永為負荷適足憂愁況復風訛俗敝之初轍亂旗

奔之際講學則衛刀劑樹論文則巖火燒人家家無
相保之心處處有自媒之口而博士獨持大旆高座
危娀招既散之師徒復巳亡之土地顧茲隆替尤屬
尊嚴某也雖賦命以多奇或因人而成事願將所贊
以賀明將謹啓

投鹽鐵裴郎人啓　羅隱

其意欲飽而后戰

某啓某聞大道五千所制者莫先於躁浮生七十所
傷者莫甚於情某所以反袂興嗟（一作懷）支頤浩歎顧
兩端而若是持萬緒以奚歸爰念鄙年即借特葦曾
中馬駿握內虵靈入公孫龍之關不惟逞辯叱東方

朔之御且欲獻書其後護落單門蹉跎薄命路窮鬼
謫天奪人誅榮生則飽少於飢求試則落多於上東
經海嶠受下第於諸侯西出劍門泣危途於丞相光
祿但銷於杯杓貨財不入於囊裝傳書而黃耳增勞
久客而黑貂兼弊閣者郎中丹青演潤咳唾成音薦
光逸之材以地寒爲累舉仲宣之賦以體弱見遺旣
與奔北之懷因指在東之念江夏則鋪名池口毗陵
則偃號銅墩皆有主張以生鹽米郎中傑或言泉娩
泳未忘洶灑之功評柄將廻刓借牙齒之助（一作使）俾
得內資粲滑外救困窮然後驅淮陽入趙之師更謀
背水整秦將渡河之卒重議焚舟目禱心祈言狂意
迫其餘鼻戾不敢遁逃謹啓

投蘄州裴員外啓　羅隱

某啓某月六日輒以著讒書一通貢於客次遂歸逆
旅載軫危途必恐員外以其姓氏單寒精神鈍滯汨
在衆人之下遺於繁務之中某懷璧經穿壯年見志

大繆異才何須向人開口

仲舒養勇何啻三年安世補亡寧惟一篋其後因從
計吏遂混時人憤龍尾以不憐念魚腮之屢曝稽康
骨俗徒矜養性之能李廣數奇豈是用兵之罪事往
難問天高不言去年牽迫肯甘酉連江徹雖傷弓之

鳥誠則惡弦食蓼之蟲未能忘苦辱以遠辭蝸舍來
謁龍門黍谷崇陰方諧志願荷衣蕙帶不奈風霜貧
所業以長嗟向良工而有謂昔也松苗各性巳知難
進之由今則火木相生未測自焚之理謹啓

投同州楊尚書啓　羅隱

某啓某聞足歷屠門尚能大嚼力疲吳坂亦解長鳴
而況覩崇陰教化之原入黍谷暄和之景苟不能自
提由瑟直犯丘墻則其人生爲無益之徒死作無知
之鬼某譙鄉賤族釣瀨遺氓距下二卿索非門執於
陵一吏或與交游偶然蒙郭泰之言欻爾厲蘇秦之

忘遂得麥票風雨門長蒿萊旋暮題橋因吟入洛三秋旅寓身居計吏之先萬里徒行家乏大夫之後孰謂九衢浪潤變闕雲浮姜維之膽有破時李陽之拳無下處山是前傷緋鞍暗泣牛衣賈誼長纓雖猶自速張儀徙舌亦拔何爲前窺而四海清平內顧而一身流落輾復徘徊鄭驛聘覗秦醫敢言畫虎之勤但有傷蛇之望謹啓

洛陽相如亦佳

河中辭令狐相公啓　羅隱

某啓某聞歌者不繫聲音惟思中節言者不期枝葉所貴達情苟抑揚之理或差則流荒(一作誕)之辭亦棄

真才子氣風人

而況秀病龍門之下(一作外)窺光龍燭之前上方於趙臺(若用後漢趙岐字邠卿臺爲曹操孔融舉辟事則當如字或疑作斗蓋臺二字相近亦有羊陟遠逢薦禰)遭逢下比於陸錢榮顯雖倜儻不侔於二子而輝棠敢讓於伊人今則仕論負嶽之峻去切戀軒之馬輒復重將越調更唱燕臺以爲京兆王章三冬有淚淮陰韓信一飯無門惟憂委骨窮塵敢望橫戈要路加以輕蹄逸軌揄祈公子王孫同窺萬頃波瀾各有一時顏色而某短袖難舞危條易風禱祠則天或沐從號泣則人皆不弔由是飾裝增欷攬乘興嗟指祭戟以凝神望鑪鍉之借便雖琳瑯杞梓盡歸梁棟之間而藻荇蘋蘩亦戀池亭之內殷雨軫念劉紙懸緘無言誓天有死銘德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枝于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自

寔籠其武日月其文

髮羸瘠之騎凋耗已無逋洛皮毳之資飢寒皆盡皆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庋虜之不出者有一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焉畜殘少且守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爲養習以候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冱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海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

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于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肯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車駆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前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于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彌漫山

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弗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飾誡誓仲夏潛發討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廻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甑冠于掌股之中執轡懸餅湯沃覗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氷合防秋氷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其

其憚黠戛如此發發皆著前所叙見

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黠戛起于別種趨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日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擁玄玉于常山予遺人于河壖頋茲疲虜登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瓚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迹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覊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寛狂狷不賜誅責

生死榮幸無甚感恩

勞詞英華至此二篇皆以百戕

上宰相求湖州　杜牧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爲郡予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堅懇至于再三荅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全（集作多）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爲格言此乃急於趨進之徒自爲其說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公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爲滁州近者澶王傳李凝爲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爲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爲今證遠自二代

此証切

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爲例乎況盧公遷止以骨肉寒餓面守滁陽井如某以親弟瘵疴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履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較量重輕與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爲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爲其刺史即是本末重輕顛倒乖戾莫過于此某弟顗世胄子孫二十一舉進士及第嘗爲上裴相公書遵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

爲之非班固劉向輩蠹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爲浙江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顗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蒼黃（集作惶）中言於親曹官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顗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爲吏顗謝曰荀爽爲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爲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相公困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歎美之聰明儁保非常人也某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凱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爲命復不得一郡以

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内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號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號太子詞語煩碎瀆于尊重足及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之至謹啓

第二啓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永有屋三十間而已去元和末廨債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

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歎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庇歸死于延福私廟支杜敧壞而處之長兄以一驢游丐於親舊某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集無念字）所記者凡三週歲遭遇知已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顗爲鎮海幕府吏至二年聞顗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劍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于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脳積毒熱脂融流下蓋閼

可憐石生
石為生我

瞳子名曰內障法以金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其世攻此疾自祖及父其所愈者不下二百人可不足憂其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恭至三年冬某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沂流不遠刺史之力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顗決執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辜斯疾也豈遂痼

乎既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効五年冬某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顗西歸顗固自歸不可議俟兄慥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慥自江守蘄某與顗同舟至蘄某其年七月即歸京師明年正（集作七）月出守黃州在京昔詣今虢州庾使君問庾（集作使君二字）眼狀庾云同州有三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姪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其（集作術）術深（集作甚）妙似石不及其常病內障愈于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某至黃州以重幣卑詞致周至蘄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脈

亦與下同
俱永批耳

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某未之知是石生業賤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都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力可為久安之計冀有所遇其年秋顗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顗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歸期與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來詳波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疑）山南有隱士恭母弘者人言異人能愈斯（集作異）疾中州鄴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昔仙

為兄弟乞官

痛苦文字
亦妙甚

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一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啓乞守錢唐益以私懇有素非敢索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其聲音不復知其髮已半白顏色衰改是其今生可以見覲而覲不復能（集作總復）見其矣此天也無可奈何其能見覲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集作懇切）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兄去歲淮

弟兄一聯一筆

又廻出一層

怨訴病弟

南小旱衣食益困日無所覬復困於衣食即海内言窮苦人無知顗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士千尊重伏料仁盲必爲惻惻然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候益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栢同也某今生四十八年矣自今年來非惟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羣衆歡笑之中嘗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

他也氣衰而志散眞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其早衰敢望至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與人銜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伏惟仁惻念病弟望某東來之心察某欲見病弟之志一如襲憐昔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于丞相治其舉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薦王寧啓　杜牧

某啓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内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其選承恩奬輒敢薦才伏惟取捨之間特賜恕察謹啓

免奉使啓　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途差近況多偷弊實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葬遺孤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禁侏

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等飾接仇之禮既嫌會子廻車勝母之遊遂綴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商利于摘山闢言心于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于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初而讀書固有意于從官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于

前下之則有進士舉之于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愬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于無辱莫若退廳之自然有田一壥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于朝野向承尊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不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于上則洵之意以爲近于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眷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

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布不暘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于庶人亦使與列于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飢寒之憂仰惟此恩孰謂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龍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鎭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襃加之崇在於親睹孰不慶美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總命機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攘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

致理而未常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教寧四方巋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从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勝鄉往之至

謝館職啓　歐陽脩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語之初六經傳計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

學士之職如此

可省

至于醫禁呪神仙黄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交警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閣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彦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才異鼎鼐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閒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曾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

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修方彼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御之日忝厠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靦於顏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啓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内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於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

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時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其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致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攻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詐

請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益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巳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蒭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

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石林燕語云故事制科分五等一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嘉祐中蘇氏兄弟始皆入三等巳而子由以太直爲胡武平所駁復降爲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巳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鍾云敘事議論寓於四六之中不難於圓而難於緊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拙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巳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燿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淸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刑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鈍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俟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之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足以登進耆老

搜求僞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
士斬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枝出而從仕
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於青黄爨下無心於宦
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服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
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珪璋上助廟堂之
用。右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
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重光以寬衰病任
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
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
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可降志於
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禍於當年有其言而無
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
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立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
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
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
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
情

賀楊龍圖啓 蘇軾

伏審新畋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
國家之鉅典乃用諫諍之眞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
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臻
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
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
人之効忠皆因當時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
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諧饘粥而
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
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

帑未殘而輒遷陞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識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辨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

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且以在外無由至門牓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時宰啓 蘇軾

伏審光膺考愼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向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

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邪異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昴稟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澟梁公之一人加以絕食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為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知此大雅兼持而不移夠清夷圖任之愈篤豈緊疏逖所獨詠歌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照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于九天爭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知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詰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恭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日自私伏念某

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屨未塗流落無復掃門尚賴補息劓黥雕朽糞朽出薛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將殘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為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庶躍以欣欣

賀文太尉啓 蘇軾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

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在休戚言爲重輕始若酇侯羽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黄鉞[illegible]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何公執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宜寫難盡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一百九十八

啓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啓

謝寒儀公啓　晁補之

伏念近者特造門牆顒親杖屨康寧貌古千歲松竹之間蕭散情長一世塵埃之上不覺聳慕瞻屈承歎意消顧盈預于甄收非敢言于嫺娖高明廣遠疎逖咸依尙憐孤根未必墜兩生芻一束寧窮巷之坐愁淸酒百壺陪後堂之宴笑曾忘禮絕滋愧人微緣野放談遊晉公之高蹈黃花佳唱比陶令之將歸醉猶

貸于畝茵任兽詠于落梢顛開和氣席上陽春以此使人何人不盡既貪知巳特達勿二之意遂磬平居深念欲効之言而莫戒轉喉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諱字亦有同音如肇者和帝名也而漢郡存京兆之稱又操者世祖諱也而植詩有造日之句載在傳注可以考知乃唐鉅儒若韓吏部亦著宏辯欲開後疑晉進既殊釗昭不避仰惟大雅固巳包荒然令公以三朝德望之尊而不肖有十年門下之舊易知罕犯每愼偶疎豈止汗顏眞成芒背自遠鈞席愈覺蓬心悔訟稍瘳蕪詞始敘伏乞略此細故要諸後圖閒順下風且詢公議似開之檢巳拜玉音想逐促于曹裝行復調于伊鼎卽日恭惟神明來相寢饍約休稍之田野益疎先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巳戒僕夫將趨道左庶欽贊輿歸具瞻之意豈獨伸恩閭私戀之情

河中府謝執政啓　晁補之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偷叨名閫盡出鈞陶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無踰撫躬深媿竊以讀書非無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有爲之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材隨類以

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贏糧躍馬而恐後又如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爲連蹇俛默向隅惟能技之不同故會逢之相遡如補之者稟生至薄涉世又疎危道德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畫蛇之足嘗奪飲而固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何恠一胙初煎謫籍卽備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白首江湖之遠忽蒙此選豈是素期故始禁所得而冒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屬厭爲請與郡復優使自爲謀不過如是此蓋伏遇某官注石扶遠著龜見微直方大以正邦周偏減而濟物雖良樂所過絕足爲巳

空然和扁一經況痼猶皆起將益收羣俊之助與共庇太平之功。況補之嘗履閫臺。今守民社。未負齊盟之學。敢忘卵翼之私

謝解起　　晁補之

伏覩解牓偶被薦送者迫强敵以當前初虞遂北挈孤軍而冒戰遽預先登進叨非據之榮退積循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學非一師百聖之所並守更末流于淺鮮之後追大本于芒葱之爲五官猶具于天根六鑿未仍于物僞行義忠信粹乎常得于固存言語文章卓然皆出于可用教化之所被

及風俗之所影隨中國無異于四方。野人知學于君子王者之迹未息古人之體尚存少變而爲晚周。大壞而爲戰國處士以誠行自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騷濫于辭章兵法窮于威武禁游說者縱横以辯顯任使者推理以雄俗僻則吳越無秀民照奇則鄒魯無異行陵夷百世鹵莽一塗漢沿秦餘而莫醇唐因隋舊而未善際眞人之撫運混雜霸之餘墟英宗廣于規模仁宗備乎文物今上闢圖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息誦數爲腐儒。廢雕蟲爲士直奮乎百世之後。覩此六經之難。是以取人謂宜得士如補之者枘非世

用僻與衆違有轉喉觸諱之術無炙手可熱之助流離百狀辛負寸心縉紳之所未信而無庸鄉黨之所共輕而竊笑踽踽自守無意于合離倀倀何從迫同于仰鹿亦嘗側聞長者之論庶幾得上君子之堂十載屬文七年論學蚤濫舉首輒困退飛託患難之餘生守迂疎之舊習仰箕裘而莫繼俯迷途以增羞望絕亨嘉分投窮籍詩常招隱昔或絕交他人詆其逆施智者以謂非異不覺歲月之易失竊省功名而自驚遠舉何爲閒虛絃之已怯相忘可樂忘芳餌以復來然而學不能偶當世之方圓材不足當大人之取

舍僶俛自力孿拳莫堪一字固微屢經營于燥吻萬言良富愧滂沛于毫毛尚賴庶明過辱品題掇其片善躋以上游斯蓋伏遇某官大雅不群至誠樂與譬之永正錯而不動與夫衡誠陳而不欺有形焉得而苟藏無物不可以自試故容菅蒯亦預甄收某敢不增益淺聞激昂壯節鵬摶有待固未忘九萬之程狗盜爲功終不愧三千之客

謝授館職啓　　晁補之

謨緣公舉既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言又不獲竭愚而小補自宜狀斥尚玷遴評秖有矜懃安知榮觀

竊以校讐之設始于漢氏之聵書員昂之曾盛于唐
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爲備亦一時衣冠人
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閶闔鉤陳之逶至謂
道家群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
專號育材之地故招來于閑暇之日而官使于成就
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
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
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爲名臣
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
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毋思齊之聖

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諜太臣修舉故事繫詔書所以
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
所以考之之方又欲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竊
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
髦以副側席如補之者系出特紱單平之後才非丘
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聽昭
回地近英俊朋來闕九奏于洞庭徒知神駭飛雙凫
于渤海更覺身微加以陟岵永悲臥漳久疾孤將五
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曾無敏手雖欲自
勉竟不能奇考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于迂濶主

文屢困九事敢期於八收公孫太疎十策乃徵于一
得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爲功與成毀而並投尚
容見食服靡辭之甚厚受列銜以爲榮非止見黃香
未見之書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不正之事固有愚
衷靜言所遺良出于幸斯蓋伏遇某官幾微謀國忠
藎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大儒之劾吾
道方與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顧咨淺陋亦誤采收昔
班超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懲陽城以愛書從院吏而
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苟得以文
墨而劾官則雖爲卑賤而可喜而況加以樂育借之

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巖穴幽居之咸在世逢
有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屬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
中才之難強猶將奮發于有爲補之願治氣養心修
辭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末流未負平生儻以
功名而自致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晁補之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華袞褒榮敢煩一字誤蒙代匱
祇劇厚顏補之稟生既愚聞道亦淺少日狂猖頗復
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咎悔不幸先子登棄諸孤居然
爲貧初此求仕賣刀買犢行藏獨可以自期觀頒含

毼失得不足以相補坳灾泮水三场歲華無他特捧檄之勞有平居肄業之樂譬彼倦鳥聊復投林坐令摧頹滋用迂闊風雨子桑之席促軫屋穿蓬蒿仲蔚之園披書按朽間偶好事惠然晤談務閑偷安考滿當去豈圖過聽乃此談加謂鳧足非長而雞肋可惜收置門館論諸朝廷此蓋伏遇某官高才得君強恕待物統紘一道刺舉百城如般之運斧斤曾微擁腫若良之操轡策安有疲駑曲憐孤生爲借餘潤昔張安世不樂私謝而李習之嘗賦感知趣非不同義各有處更願寛其不及須以後來豈無毫釐可上報効

揚州謝執政啓

晁補之

囊空坐笑輒傾將母之誠鈞播無私偶遂佐州之請意雖甘于遠外跡終涉于干摩伏自思惟良深震懼竊以聖人在上孰不懷利見之心君子處躬蓋亦可常分之守智足以圖則當畢慮力可以任則宜竭能固有掃晉相之門而藉以求通客常侯之舍而因茲得詔志義有在貧緣不嫌其次實事未聞虛名可貴所以樊英聘而漢稱得衆禰衡棄而魏爲失人雖非車輿輗軏之利行猶曰園林鴻鵠之爲觀凡是二者必居一焉如補之者質薄自憐學迂寡用陛下紫極之日群公入輔之初旁被廢措不間殊逖亦預諸生之選入陪三館之遊朝廷清明官省閑暇鵷鸞逸翮競高舉於丹霄麋鹿野心終日懷于豐草仰慙教載之惠未知補報之期願試米鹽且親甘旨魏君帔攸非兄汰丁盛時蕭子抱關亦各從其私好此蓋伏遇某官引君以道附衆以文養材無一介之遺建官必群議之與發爲久大故能贊于乾坤馴致中和益將興于禮樂夫何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民俗信美列備倅貳足竭疲駑尚假歲時不懃刻鵠之類鶩庶幾乎昔未忍轉衣而爲蒙誓殫勤勞粗有寸長仰酬恩私終

亳州上李中書啓

晁補之

夙被採收久知幸會許俞地重致復侍於門牆奔走位卑自宜疎於竿牘載寢興而念此終震疊而怛然蓋以十年之遇未酧一切之儀又悶坐恐魚鳥池林莫選遂令階庭踵武長掃飄零自力企慕吏勤恭惟邇來調燮燕閒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贊天化育爲士宗師學臨囷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纂繡耿經緯之昭回既剛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維則此老氏嘗稱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謂善人之爲邦加以遜正考父之益恭兼蔺石君之至慎良法美政世但見於持循

齋意遠圖中已殫於稗補惡使禮刑達而內敘兵食
足而外賓副上主求舊之心終先朝用儒之效此大
雅意寧衆人知而補之幸逢休明偶脫泥滓亦欲憤
發自見毫毛孤植難伸良辰不與平生狂狷之尚中
年期待之私一事莫諧三歎何補獨竊北漢臣之自
試忘本則難豈徒如魏虜之感恩必報而去第以賦
分薄而造物不能厚稟資拙而匠石無由工斲龍嵸
失而始驚振手羹空而自笑迷途未反壯日已賒惟
激烈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每羞王密諂楊震之意
猶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之稱

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闊事迂才疎效
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群豪之赴義猶可蒯
緱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槃招十九人
而俱歃此自不果他復何言第依庇存姑逭庇悔念
虛死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脩鶴鳴遠而終聞蘭
生幽而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可行
蠻貊則有不信無不行奔踶可馴千里要須於良御
鉛刀且弊一割更緊於善操重惟左右以主張吾道
之公有識拔後輩之譽取人以恕得士多賢彙茹而
升簪履皆在醫門容疾富積仁鄰寧其中棄之乎既
已辱收之矣用此自信獨無分然若昔兩生愆把當
跻至顧爲燎供膳蒸芝效祥頌方長馬何至是也更
望日崇令問益敢祈圖早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
士獨荷至私方俯寒涼尚賒侍省伏乞爲上自壽副
人所瞻

賀教授陳寬常啓

趙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
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
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
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耻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

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掛名以
爲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爲辱莫聞覽德
之鳳幸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
不落落以如玉不泛泛其若鳧窮無立錐術可濟國
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
屑去安有求聞聲自藉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
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捉公車之詔
聊從泮水之行庶覩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
往而非安有爲與行志苟存而官可卑處良幸脩慶
獨結領詠之誠倍於儕等

答賀李辭改宣德啓　　　　晁補之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早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未省窺園持竿寧汚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禰之氣合相求心均冀逆絣辮洸之何取橛株栒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鴈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荊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壺觴惟期彊飯

賀中書韓相公啓　　　　晁補之

伏自頃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已在諸生之選尚因造請以辱收憐然閥門之外已疎而朝廷之間甚密絕編志隤越俎義慙言不獲伸事無所試上辜期待分絕激昂既流落于州麾旋顛危于筦庫伏遇左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于留居尚偷平于世論慮以罪譏仰玷生成故門牆之問莫修而魚鳥之情愈闊側聞枚卜峻陟鼎司遐徼同音歡呼共慶即日伏惟圖國有道自天降休恭以共官剛大直溫柔嘉寬栗山嶽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祚聖治世立賢煒仁祖之

規模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末流易防一非初開命行繼覯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崇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指類而並驅米斗至千千錢民室幾于九去此方今公忠之至急與當宁軫憂之最深廼大臣先已究知則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於審訪而忠邪正懼于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皇極既憂讒說之震亦病叨憒之欽嘗聞去蟻以培陂木有畱蠹而蕃木毋疾之已甚則固可姑存而勿論則實難彰癉不淆勸沮廼立理有萬慮行非一岐

同洵必親疏豈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可通安得遽知要因久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無欺誣則可否自陳于前是非不聚而定成周虞氏乃得庶幾皇極大中于焉攸敘憂羅郵華尚何足言休兵務農便可無患然補之處疎遠而謀近懷褰淺而計深亦恃十年嘗承一盼重念補之稟資頑鄙賦命奇窮勤苦幼能爭進壯日愛虞晚節摧絕盛時不別不白以得嫌無拳無勇以蒙垢遭讒遠徙重罹閔衰終亡催存再被竄逐邅回五六年內往返九千里餘未省踐田亦遇奪牛之罰何嘗溢肉猥逢鬬犬之遷不死

濤淵稍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紀
行歌問百年而如此餘蔬没齒甘一介之當然豈敢
謀身尚懷報主耿耿自信昭昭實稀更願尊所聞之
高明躋斯民以仁壽造次啓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
海掌遠猷大夫庶士無遺患國是永建家聲益隆
以副上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方困關高莫親

謝館職啓　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
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
特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

粕始榮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
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祗
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隮褒未就於衮華惡
已成於瘡痏三朞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
魯冏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覥
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
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
私懲羹吹虀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郎僚西
廂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鈞客建封任以校書雖
爲將相之帬題實匪朝延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

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
分秦璧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
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
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
立

賀呂相公啓　秦觀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忭蹈竊以
媧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
不調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
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名世大儒力足

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
胄以高華四世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
宗族謂之小許公夷狄以爲眞漢相果從人望爰享
天心方思左轄之嚴遽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
矯激之過解紛挫鋭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
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端人登集異黨寖微寬大
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既得功而竝立位當與
德而俱崇明郎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
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某猥緣幸會叨

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蔡衆今望平津之館猶
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俗信太平之象責頌稽故
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

此啓稱頌幾於諛矣然以投中公直是受得起

賀李丞相啓　　江藻

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
氣橫秋揮萬騎笑譚之頃國須賢立天爲將生恭惟
某官厚德鎭浮英林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
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敭之始
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

非厲殊林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既徹於甘泉清
蹕將遊於汾水唯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
抗議九重之遠歃家誓死幾血書詞銷大變於胚胎
轉危機於呼吸泊干戈之息戰援桴鼓以登陴義動
三軍人皆奮死氣呑異類虜輒請盟身雖九隕而一
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既名高而衆媢乃讒就而身危
士訟公寃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
國人膺經難危益見倚偉方主上清明於今日實邦
家希闊之昌期欲衆賢同建於事功非雅望孰爲於
師表將爲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某久
托在閒欣聞盛事雖無緣旅進旅退陪賓客之後塵
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

賀大諫李寶學啓　　楊萬里

丕敭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緯有古諍臣之烈
今陞華奎閣亟聯眞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
美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才邪
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之觸禍小人心
乎趨利第思阿意以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
情之可料導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
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可考於今益明方蠹

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顓於國柄罔知勝筭運籌
策於幄中輕出蹤謀動干戈於邦内顧衆口同然而
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顚寘秖緣富貴之念深逞郞生
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爲上極陳雖懷魏證之忠戒征
遼水竟坐汲生之戇絀守淮陽越既漏師浸成誤國
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繇亟羽山旋正朋姦之典
凡發出矢言之爭皆令蒙徽數之加聦一倿而一忠
果孰得而孰失載揩恩綸之布咸新公道之亨恭惟
某官秉姿松篁爲世著蔡立朝二紀幾嘗閲於嶮夷
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衆方騶促公獨鳳鳴惟知

致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讜之既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勸其竦瞻殊握深激懦衰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於今

回丞相謝致仕啓　周必大

連章請老優詔閔勞執玉帛於新班位隆亞傅易茅封於舊鎮地統故鄉仍秘殿之大名極宗工之異數縉紳創見夷夏樂聞恭惟某官德博而裕於才器閎而冲於用以輿學雄文冠多士以忠言直節居大僚爲善未嘗近名而聲譽之歸不可遏事君未嘗枉道

而爵祿之至不可辭周旋鈞樞弼亮神聖謀斷兼乎房杜都俞賡乎臯夔粤去廟堂屢臨藩屏力方剛而抗疏欲追六一之高風年甫及而掛冠迄遂祈公之雅志優游里第涵泳天眞三逕賓客之相娛萬石子孫之甚謹謙備六爻之吉悔吝不生壽居五福之先康強未艾在前輩或難於盡善惟哲人獨享其全功然而尚父之佐武王潞公之師元祐皆來歸之既老豈得謝之可居公固無心上猶有望某敬懷知喜已聽傳家顧希驥以未能思執鞭而甚切仰勤榮問徒激懦衰寒力方凝燕趄多助冀益調於鼎食永丕聳於民瞻

賀湯侍御啓　任盡言

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于選掄汚我霜臺頼公雪恥輒陳管見少助風聞竊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三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若乃掤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烏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箪

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論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廷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增吹巳憎疎鴛鷺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于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旋至中都

襲招至於妖声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廟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為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夫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寖隆故四海之責望

尤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別今日新除有替人之故事章仁約自稱鵰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語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俯致

賀葉樞密啓　陸游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同視功名為餘事任隆位重益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依彼不可越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踰遼碣而北守况乎尚無冠帶百蠻之理天地豈忍腥羶諸夏之區又况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虜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社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寇久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宜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

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擬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某識面莫先托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摧藏非復雕鶚離風塵之望然飢寒感迫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覬少回於晏眺

上王宣撫啓　陸游

薄命邅回阻並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牆敢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禀資凡陋乘學空疎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之大節迺齒牙零落猶為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

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洟泗之横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獲厠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王闓萬里之行奮厲欲前駑馬方思於十駕羇窮未愁沉舟又閲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搖悼鴻鈞之難報心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輪勞効命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茲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覘於光塵已少紓於志願此葢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黄河渾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虚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扆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

爲門下之羞儻回曩昔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前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趙都大啓　陸游

游被臺移攝倅幕辯方剡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廹於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嗤笑賴門下以爲依歸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　朝蹟者十年身困遠遊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峽旋客塞垣歳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毁而亦消羇旅危魂雖招而未返念愕愕之姿往復掌挈以此來豈忘慚羞實恃矜憐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于投林况依茂蔭斯葢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藴淵源早奮奇謀恭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眞游刃以無前實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任簡自致源流每假借於餘談爲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憇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招陵笠澤雖踈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答勾簡州啓　陸游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内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

之官但虞譏訶誰肯尉藉忽奉華牋之况豈勝末路之榮伏念某性資寞頑問學衰廢蹈落殊方者累歳奇窮舉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雁而巾瓶無定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閫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剡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幸茲小憇此葢伏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眞念倀倀浪迹之安歸假亹亹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遲之創見而某自傷晩景久歇壯心壁剡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絶境敢儗先賢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陸　游

意象槩然協分已安于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達上於公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膂病見謂散材偶從諸老先生之遊粗得前言往行之略可咨今事少年誤竊於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峽再閱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謹棄逃有蟹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豈期衆議驟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宇魁磊議極崇弦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呼相和或容醉吏之任重

聽何傷曲恕韓丞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並採而不遺其敢不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

賀龔參政啓　　陸　游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境驩喜一意共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老大臣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閎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九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效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曾不勞于變色薦紳相賀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于異知萬里敢虛于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賀丘運使啓　　陸　游

恭審上印帥藩秉軺幾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

乎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爲之慰愜大用此其權輿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弗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轍中斯得古友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敦化固以有成雖使空囹圄畫衣冠法令其誰敢犯恭惟某姿本高邁學造精微夷途早踐於高華陸秀偏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某早陪談讌之餘誤若賞知之異敢圖蒸晉獲備屬城

閈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吏忍懲修
候問之殷尙嘉惠於始終俾初全于進退歸依之切
敷繹奚殫

賀周丞相啓　陸游

恭審夢卜錫䄍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帝載以
宅師國其庶幾民以寧實賓惟宗社無疆之福非復
門闌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
遠略必有意外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兆厲仁聖
焦勞於上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
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

窮於烈成每靜觀於大勢懼難恃於井常至若靖康
散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渭橋之恥高廟
有盜環之逋寇乾陵有斧柏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
伏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
武嬉戈朽鉞鈍謂空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資廟
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
降神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動六經之蘊探賾
索隱識窮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
之揭日月運籌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
玉燭肇時和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消未央長樂之

宮將肅六飛之御築弼石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封
千古有光自今以始某側聞盛舉實抃驩悰惜百日
之飢寒豈無竊覬援四方之英俊願付至公庶未遂
之餘生覩太平之盛際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案涉筆擁文墨之紛紜
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懟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疏末學
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
之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延之貢謾爲
人格之游敢意斐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宜置

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起數等而從辟仕摘備儒官
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淬蜂之化燭屬大明之繼照
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册府開闢之始豈乏
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共榮於入殼時皆謂之
登瀛亞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秘集頓發見聞惟知
反已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
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
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丹
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紛安有本同而末異奚皆
先病而後瘳處沖季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

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
然迎餌詐爲必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爭公之鶴嘆
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傅未終恍已迷其姓
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但廩廩粟以偷安何罪
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迫及更
書復還舊直意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不有可觀
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覩櫰朴之豈羅精
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蚡訴牒驪印復
來鴈集吏行守之不晝閒闒畏罪黽勉赴功入水必
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頹雖殫才駕之勞莪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八　王　選集

有尺寸之補閒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
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
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懇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
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闕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
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爲盜素稱劇郡尤藉長
才自非冰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
稱冤顧煩闒之無堪適遴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
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
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傴僂以升高徙煩假手
削輪囷而成器幾淚揮斤敢不慎乎官箴勉思民事
不近民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撫以中平得之安靜
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蔭方休飲未虞於巨劈不才
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回孫榜眼啓　眞德秀

壁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累亞掄魁新六館之
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
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
之心飭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
獨罄丹衷鋪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
雖明白峭直不爲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醇自得告君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八　天　選集

之體衆共稱於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既爲儒者之
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若
韓魏公擢在於二人顧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勳
名之有爛獨到於今願俟他日之遠圖俾前修之
專美某濫陪蔽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寧倒
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扺
駕之臨申貴長牋之貺念友直友諒既素厚於心期
不以頌以規共敢忘於古誼

江東賑濟無罪可待謝丞啓　眞秀德

巧語上聞方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逮况赦過以不詠

捧詔夌兢捫躬感惕悲本惝通皺徒抱閤球入侍軒墀每見玉色憂民之切出乘使簿復觀璽書俯下之頻瞽竭駑材秪承德意屬江左並罹於旱暵而州川尤慘於彫殘蒙賑贍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夙宵一念民饑奚啻於已飢經晝百爲王事殆同於家事所冀推仁恩而均被靡遑顧文法以自營頃當原隰驅馳之時備睹田野焦熬之實欲糴則人苦青蚨之寡欲濟則官無紅粟之儲抑立視其死與旣有負求芻之託苟利專之可也又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職以偷安寧若隕身而任責勉効便宜之舉亟蒙聞可之

音顧小臣敢越於拘攣見盛世素行於寬大是乃彰朝廷之美何至于堂陛之嚴以王命而賙民贖本其所職貪天功而爲已力焉有此心豈虞止棘之讒乃出剖符之守情狀深藏而叵測有愧先知語言妄發以不倫本無足辯荷天日照臨之赫免風波淪陷之危茲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而秉化鈞以深仁而陪邦本謂擧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嘗有格言而臯職之功乃相之功柳子誠爲確論凡悉力以稗荒政乃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譖愬之得行馴致是非之易位物加全護俾逭譴訶某敢不仰佩洪私益堅素守

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分所部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先太部司胡槻薛極諭德秀迂儒至是政煞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俉與峴祠授庠幹官

上趙茶馬啓　李劉

訪火井於臨卭偶逃水厄望星槎於仙漢行拜月題慰江湖渴夢之深瞻原濕華鑣之沃伏念某地寒而

根淺年運而骨高斟酌胸中因欠可人之風味局促轅下粗知範我之馳驅與其包裹供權倖之鑽不若蹭蹬任風塵之老況乏揮毫之百斛固應病㿉之十年懶問蓬萊羣仙之司遂叱卭徠九折之馭其廿如莽豈必衆嘗言刈其蔓願爲君御恭惟某官雲龍氣局天驥風標加屋桃源二梳澆五千之卷乘軺爽道一雄將十萬之雌却笑前丁後蔡之寵加安得超范軒樂之徽繞加臭味而厚賓客漫令策兎裼之功盡骨相而遺毛皮諒必察驪黃之外如某者不持圭璧未洗袴袍特窘城南晏食之謀遂入冀北幕取之數

咮已輸於第一價敢望於借三草茶無額空有名致
妄希於前被塞馬未必不爲禍或可備於走趨
通篇用茶馬語作對遂開後人影啗假借法門然
科場表不能不用此體姑存此篇以見所自

賀給事鄒帥啓　王邁

緣底藉綸紅牙易闒煩公護太子久爲思羽翼之功借君重淮陽示以歸禁闥之漸湘靈起舞嶽后前驅恭惟某官道傳亞聖大賢之心文續先秦古書之脉虎榜首登鳳池身到固地位之宜然鼇頭寵重鶴髮恩深尤人生之鮮儷付科名於餘事守節誼之大閑

方鼠穴權門趨者成市而蠔坳眞筆屹然如山及調更化之絃時方多事獨衛出疆之璧義不辭難入還班行進掌封駮誰不批勑鮮有如何鄒之力爭因此結知故每見殷浩而輒喜居中未久丐外即行因事日新比貞觀初年而何若君子一去覺貞元朝士之無多心戀闕以常丹髮憂邊而漸白惟有廿棠之蔽芾遠到海頭最宜叢桂之婆娑久留春脚驟聲無地可著最課爲天簡知太史夜占喜長沙之星見行人朝發趨衡嶽之雲開寶閣陞大學士之班輕車奉太夫人之養衆皆爭先而稱賀僕知大用之有階益當

爽夏消長之交未決和戰依違之策春秋復讐之義大乃素學之欲行英俊在朝則本強正善類之所屬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爲問者當以吾閩即相司馬而答之初立本奇更好黄花之晚節倘來不計直垂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念更寡此拳棍楓之對空意畫言不知草莽之跡轉嗾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忝一命以進身冬已及於瓜則夏方趨於逆慕始自曰筮或曰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安敢以順而爲正竦聞元帥來鎮此方幸以鄰壤之諸生得爲油幢之末吏雖素於左右本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

昧平生況進士題名既接鳳雛之武而小人有毋敢希燕喜之榮倘推老吾老幼吾幼之心當無中不中才不才之間曲憐臭味俾托帡幪待我不以衆人倘少垂於冀盼因主可以信客竊自激於懦衷

邁字貫之興化仙遊人理宗時輪對言君不可欺
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著帝
爲改容言者以他事劾去改通判漳州此啓是時
作也

回史督相啓　方岳

邊城分捆會徼赤羽之勞書殿逝班忽峻紫宸之寵

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大常伯之除而廼舉躋員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牘滋愧負於賀言伏念某本乏修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繇護塞之非人婺不卹尾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壘使當戾莫安于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熊當道之威安得佛貍窺江之事與言及是厥咎安歸顧雖遁走於犬羊抑已大驚於鴻雁慨烟火萬里之氣象幾不聊生撫山河兩戒之輿圖可爲痛哭思欲自拘於司敗孰云荐被於贊書躐登麟趾之華愈重狐氷之懼茲遇某官潤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夢之

胸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自任天下之重得諸傳巖爰立作相每歎人材之難微如腹背之毛亦玷齒牙之論然端殿所以昭異數而大掴所以重中權顧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章之懇得請爲期人欲天必從之諒無勤於再命波及君之餘也覬乃贊於一辭是謂玉成敢忘環報

代回張茶馬啓　方岳

奏最藩宣易司榷牧卧雲而逼象緯勞分東壁之光摘山而市駿蹄益固西秦之圉某官味甘苦永心秉塞淵出乘兩腋之清風已親法駕勒回中道之奔電掃扞渴羌茲揚春山之旗久擁東方之騎非環非玦上有雙鸞載馳載揚駕彼四牡取月圓三百片之美包以緗套供天子十二閑之須爛如雲錦佇頒鳳夸趣扈龍旂某有味溪芽無心天廄烹玉涜過秦之論徒抱渴塵籥雲作徠漢之歌更觀逸足

謝江樞密啓　文天祥

領祠宮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范之丹鉛誤蒙推轂薦非由於識面事眞可以語人頂踵銜私顙手奏記切以觀近臣以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閑遇大賢而相知韓公以爲遭逢之盛葢受恩非天下之所少而

知已得君子之爲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牆之降遇以古道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才不逾人學未聞道雖家庭疇昔之教動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村野之資知無補于當世執經而後承恩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達尊而科第非終身之能事頗欲自拔於常人之類庶幾無負於上帝之衷項趨闕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之不時外阻內訌緊禍至之無日因撫躬而思奮遂投匭而獻言當破腦而刳心時何啻焦頭而爛額有倉卒等死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太太息之陳豈曰賈生少年

之過三千字之獻幸寬郁模東市之誅逮將事之旣平滋人言之無據卜體者戚其失措好事者高其得名痛癢無知者以文采爲賢操挾不正者以譁競爲議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行於直道旣奉祠而竊祿顯閉門而讀書未可與俗人言姑盡吾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譽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寂寞之濱寬閑之野遽沐寵光非華衮有一字之褒何弊帚增千金之重雖深慚于負乘然幸出于鈞陶永堅乃心欲報之德茲葢伏遇某官淸朝碩輔昭代眞儒胸中括石渠東觀

之藏海內仰天球河圖之瑞睠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極之極非徒耀不世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今小往太來之會多出前推後輓之功遂使疏庸側叨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彥博於都堂幸借郁公之譽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開慶初元師圍鄂江上有警左相吳潛倡遷幸議內都知董宋臣實主之公上書乞斬宋臣并條陳數事不報自免歸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覩觀除秘書省正字此啓是時作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

世傳文山正氣歌讀竊其英處工緻流麗亦古人所少

度宗時宰相爲賈似道所逐咸淳中死於元兵之難諡文忠

賀吳丞相革啓　文天祥

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爲天下之大弊縉紳以開口爲諱事城闕以游談爲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衆侮起如人四體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枰更子改柁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盡忠葢可以布公道盡解羣疑衆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某瞻依有素慕戀惟深適造闕以戒嚴恭揚庭而增抃以書上光範先伸賀扆之私於人見歐陽行展拒衣之敬其爲懇切罔旣敷

宣

賀曹尚書孝慶兼給事中啓　文天祥

選高春伯光映夕郎劍履摩雲煥淸朝之文物簪裾那日侈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動搖鵷鷺恭惟某官名高二陸才備百參風雲上下之交撝呵龍虎天日淸明之瑞鞭駕鳳凰春行霄漢之三垣星煥江湖之四節蘭臺壁水安定龜山彤管青蒲歐陽司馬出袖磨霜之鉞浩吟捲雨之簾階轉松陰旗翻柳色白馬盤陀之覲日紫囊笔橐之生風劃批勑瑣闈任朝廷之綱紀而侍言經幄啓帝學之光明用頒一命再命

三命之榮特想大書特書屢書之續郤高麗使止西蕃馬讀青史而猶香還諫臣㪍繳內侍官禀清游其未遠必兼廣申公之十論必紃陳溫國之王規要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濟其濫巾遠服望履層霄星度文昌遙想蓬萊宮之氣雲行如鏡尚磨皎龍字之碑必曲葵葵毫端艸艸

賀趙侍郎月山啓　文天祥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來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會弁騅如恭惟某官玉粹金剛冰絲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于將

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拆燈碁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旂井鉞之堂堂儒臣卯其從古所少天子誅帥必在其中方建纛而前十軍逮帳而不動及還笏而去二童隨馬而有餘悠悠四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水石酹謫仙捉月之塊上下風檣訪今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為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為備不數處可共險於敵人朝廷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臺太乙靈旗出陛

貂尾鈎陳玉楹進遍鼇頭青天白日鳳凰之聲名高材其敢不勉企前修恪持素節就中書而見座主將來一介之先容以進士而為名臣尚賴終身之保任

謝何樞密夢然啓　文天祥

范質傳家曾侈和公之遇仲淹入館復蒙元獻之知使諸公而與同升豈門生而不知報輒伸下悃庸卯中樞伏念某石室孤寒青原落魄幼被家庭之訓頗欲得其本心長讀聖賢之書初亡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持觚翰於南宮獲遇鑑衡於北面鸞鳳杞梓舉集權公之門款段駑駘誤登伯樂之廐名

姓雖塵於函丈足跡未造於仞墻山斗之望彌久而彌穹畎畝之蹤愈疎而愈隔閉門自守知尚口之乃窮避世無求惟觀頤而自養凡竊祿奉祠之日皆省身念咎之旹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意想寂寞之濱寬閒之埜遽拜龍光胡為乎來哉是有其故矣想本天之清峻望丹池以凌競顧非麒麟鸑鷟之英其如亥豕魯魚之謬滐有慙于負乘敢自已於循墻茲蓋恭遇某官名世鉅公清朝良弼持樞黄花共調傳鼎之梅報國薦賢不種狄門之李遂令公選亦及凡俗人言姑盡我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譽

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寂寞之濱意開之華遂沐寵光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敢帶增千金之重雖深懸於頸乘然幸出於鈞陶求堅乃心欲報之德茲蓋伏遇某官清朝碩望昭代真儒胸中括石渠東觀之藏海内仰天球河圖之瑞眷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其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極之樞非徒耀不老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今小往大來之會皆前推後挽之功遂使疎庸例叨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彥博於都堂幸借鄉公之譽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通董提舉克齋啓　文天祥

鳳闕揚綸熊湘授庾刺史二千石雲渡錦河天囷十三星春浮絳縣六條先曉一道生風恭惟某官開閣雲霄樓高湖海阻金石諧韶濩音振蓬萊踞虎豹登虬龍氣摩鴈蕩清泚三蘇之類水崢嶸二陸之象山自崑丘鳳宂之鳴雛即瀛海鵬雲之增翮上下浙江之明月早透金閨翱翔輦路之春風曉聽金鑰灑灑清都之人物飄飄碧落之神仙張乖崖斬叛卒于益州驚動之餘富鄭公活飢民於青社荒殘之後璽書遝表環召歸班大府上士之清聯帝思前席常平使者之新轡公念南湘以醴泉芝艸之春爲芳芷杜蘅之澤九郡顒顒而望賜四牡業業以戒嚴霜飛暑路旗展春山已摧翠岳烟傍袞龍日臨仙学遡侍紅雲某夙出年盟今諸隣好萬里風雲之天淵一襟草木之味同祝融山外之芙蓉肅迎紫氛泰華峰頭之氷雪竹沐清風

回朱約山餽歲啓　文天祥

一蟄棲遲不覺歲年之晚五雲飛墜頻生草木之春分四老之王塵起初平之白石某官湯着物壽極售胥門有垂車換桃符之新句庭多戲彩沸竹爆之

聲猶推椒栢之芳馨散作茅茨之光寵某肅登嘉貺祇佩盛心歎巷北之椰榆吾痴未醒祝樽前之強健翁醉何妨

回黃主簿啓　文天祥

伏以春華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文一年之初度方拾新而煮瀑即嚼茗而嚥花敢意一謙有來多貺厚之厨珍以起其牢落將之能實以申其殷勤童喜相誇爲里中之羊酒兒痴不了笑門外之桑蓬拜而受之我之懷矣輪囷感臆拍塞謝言

回趙宰相啓　文天祥

三載淵明幸相望於五柳今年沸岳覺已見於二毛慶我好音責予初度愛之欲其生也忠焉能勿誨乎一雀自隨約青山於未老雙鳧何許感流水之相知

謝李承旨啓　袁柄

五載辭榮巳安初服一朝出命遽復舊氊三巳何慙重來有靦切以太史編摩之所翰林清切之司貴愼密而熟于憲章尚精敏而達于事勢欲取倜儻絕羣之士將貽落魄無檢之譏苟崇依回寡言之人必致脂韋不稱之弊原昔養才於館閣之地葢當責效于廟廊之時文治日興皇猷淵默委諸元宰於以彰衡

石之無偏詢於與言足以知芻蕘之可擇克謹天戒愼簡乃僚肩摩足累之徒揚鞭而避巖棲冗處之隱棲漸以來刓聲教九敷於朔南而忠信可行於蠻貊拔茅以彙釆葑不遺有如苦窳之蹤亦與陶甄之選茲葢伏遇某官精忠貫日盛德格天高宗之得傅巖啓求諸野成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彌窮成性之存存益著匪躬之蹇蹇以匡王室共代予言惟官府一體之意深念君臣同心之會罕願因知巳庸敢竭懇難得者非常之機易失者不次之遇方今輿地紀載悉歸於梯航觀闕會朝相望其冠葢東漸西被上際下蟠法過密則煩擾而不安赦愈多則姦偷之滋幸理錢穀雖號爲俗吏當究其出納之源議禮樂寳本於儒生孰明其沿革之理同風俗以合志尚敦朴素以去奇衺言舉斯心可運諸掌然文虛必有武弊而賜長尤懼陰來積薪憂然非賈誼之過計前籌借箸乃張良之遠謀和羹難壹其酸鹹成鄣易工其萋斐有懸高鑒奚措諛言揄累世詩書百年簪笏與銅臭而同傳敢謂未然爲死注以自怡不幾於俗當朱門炙手之日乃清林散髮之秋著書期身後之名擊缶逐山中之樂恩蒙乘傳非所據以屏營技止操觚將

向爲而報謝忝承明三入而奚補望天門九重而莫通大書特書執筆難施於青簡一命再命循墻深愧於素餐曷稱奬提惟肩樸直玉堂獨掩恍江南送客之情懷衡宇載瞻形稺子候門之夢寐願安靜退以盡感藏

柄在詞林嘗移疾去官仍以翰林學士召入集賢。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九十九

書

目錄終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奏記蕭望之　鄭朋

將軍體周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寨邪枉之險

蹊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及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

與楊湛書　薛宣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

移櫟陽令謝游書　薛宣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勞勉薛恭尹賞書　薛宣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移郡長吏書　陳咸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答劉歆書　揚雄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

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鄰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助以姝言十五卷君何出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

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少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賫油

作文之難如此

王充曰觀揚子雲之[?]……

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坻糞弃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待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著訓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无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答桓譚書　揚雄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讓彭寵書　朱浮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亡賢輔卒自弃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匹夫媵毋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弃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亦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异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

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旹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亡賢不肖皆樂立名于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貽李膺書　　荀爽

三君之亡與社稷俱殆知爽之慮遠也

久廢過庭不奉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于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病闕于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煇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

與隗囂書　　竇融

忠言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戹會之際國家

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于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弃子徵功於義何如

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弃之謂留子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與申屠蟠書　　黃忠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凡高名盛德無不獲與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一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袁中郎昭暢懇懃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于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切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昔猶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吳味庚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

與楊廣書　　馬援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宋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

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猶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

宏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
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
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
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
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
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
留願急賜報

遺黃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
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栖谷擬
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
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
亡旹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陽春之
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英被
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亡大異而言行所
守亦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
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

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
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
耳

與張紘書　孔融

聲大軍西征足下留鎭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
衝亦大勳也毋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
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絳灌俎
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
清相見豈復難哉

與公孫瓚書　袁紹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
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躡齊晉故解印釋紱
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
邪豈寤足下弃列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
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聲甲卒在南親
臨戰陣懇以飛矢逆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
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荐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
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
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
禍源克心辠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

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羅馬控弦處我邸上毒徧生
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巳以發界橋之役是時足下
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彊弱殊
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因壘
飽殺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
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蛑賊以焚燕渤海孤又不
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
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
爲用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
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

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
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輙引師
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
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
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
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
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
老弱幽上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濊貊皆
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
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
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
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墻將以定霸不亦難
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
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
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
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
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
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
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
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

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
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
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
是聞

與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也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
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
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
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
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于後車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
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
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
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
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
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
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
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
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
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
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獨懷文抱
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九　圭　選集

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
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
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孔璋 陳琳）
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公幹 劉楨字）
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 阮瑀字）仲宣獨
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仲宣 王粲字）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
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
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

奇賞彙編　卷百九十九　击　選集

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
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
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
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
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
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得復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
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丕白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山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歐吳耳無有爭雄于宇角勝于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桃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蓋

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牧東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王粲)獨步于漢南孔璋(陳琳)鷹揚于河朔偉長(徐幹)擅名于青土公幹(劉楨)振藻于海隅德璉(應瑒)發跡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画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讃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子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

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

子建蓋以今之仲連自許

辯此文子建子雲出辭高多自古地步語亦信其人之必傳也

輶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弃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合書云鑽仰文之遺補覽老氏之要言剖清靜而不的抑爲者而不享使可禱出席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于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于前簫笳發音于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

婉尋倚側昕然德之所稱明哲之所深也

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眷足下在二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獻書袁譚　審配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

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諜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齊于至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皆內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昔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士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雁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

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致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撩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埜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痛于幽冥創痍號于屮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

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

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仇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旄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奏記太尉蔣濟　　阮籍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處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謂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于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答伏義書　　阮籍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璅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露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乃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鵷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蛙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此音甚佳）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羅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撿若良運未叶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亡上下乎亡下居乎亡室出乎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揔玄網於大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亡不眷累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衒傾城之

（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不得言而止所謂娶乎亡室者歟）

（迂闊）

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撿勞王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曲局步於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愁比速務憤力喻不多阮籍白

為曹公與孫權書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亡

操欲掩赤壁江陵之敗以欺權

異慮綰嫌畏于已隙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繇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搆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管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劒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嫈（緒業也言業已信之也）既思慮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

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謀加劉備相蜀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于此也（陽通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盪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所規規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小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

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禍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張昭）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舉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二人劉備張昭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擒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耷荆揚諸將並得降者

奇賞彙編　卷頁九十九　董　選集

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並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并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惠來見昭副不勞而定于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遺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滿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昝疾生納顧于夾門毛公受眷于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軍命周求陽畫愈于詹何揚倩說于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芳旨美酒）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西戎樂）當此之時仲孺（灌）不辭同產（姊）之服孟公（陳遵）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車就駕意不宜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埜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

奇賞彙編　卷頁九十九　美　選集

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矜當不獲侍從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惠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跡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于高妙復歛翼于敬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惠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

應才與子建相後先池諸子不敵也

樂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illegible]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歎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虛言璩白

賊人語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少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于玄寺泥人鶴立于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

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臺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肝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肩剪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于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後代故事多類此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俗掃塗南歸酒道披襟清路周望山埜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花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于囂塵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濟征人于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于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授邑誠

高鳥深魚可以之而此近

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鷄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或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未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盛夏自愛璩報

四書峻潔高妙

答袁紹書　臧洪

洪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
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遣比
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旣學
薄才鈍不足塞詔亦以吾子攜貳側室息肩主人家
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
疏有皐言且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
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予趣者哉然猶復
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固將以救禍
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
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恐

行也是以捐弃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
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
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
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
旗鼓感故交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
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
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
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
計栖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
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

塗親疏異畫故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
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
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晏
明覩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
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
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吕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
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濟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峙
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
覇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
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切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

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
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
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
鑒戒前人因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
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弃國民用
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
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毋乃辭
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
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
稷一舉二得以徽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

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定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據忠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未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之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恩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

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如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埜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義孔章足下徽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予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遺令書 四首　　鄜炎

木是極要時作莊語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白嚴考之神坐炎荷天之辜以致于死名殁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寵哉其自卯安其自愛臣去矣亂矣永滅亡矣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無炎誰爲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母輕服弃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服矣聖人達於死生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覽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爲賢于秦始皇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爲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

其棺取容身盤地取容棺若獲辠于衆耶石槨速朽斸其辠哉堅固不加喪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于瘠确之處而已呼卄陵夫人炎妻共居也

白輿讓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嫂以老母相託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

嗟哉遯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爲之寧容再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聲吾猶謂汝耳有所聲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亂齒其少矣汝之

孤也曾未備兩旬汝無自以爲微弱物有微弱于汝者乃其長而繁焉后稷棄之寒氷隘巷矣汝比之猶逸焉于菟之在虎乳極矣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讃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强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强懼汝之愚可不最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敎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酒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受

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鄺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乎矣其賦誦誄自少爲之苟吾戒汝赳從祭爲甘苟示試汝克遵粢奠爲苦汝無逸于丘無湎于酒無安于恐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椽督鄴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今我溺于地下思思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爲兄彼必愛以爲弟九江廬府吾父事之張公哀張子儁幼

知其人

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用友也鮮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徃而朝覲之汝不敏徃從之學焉汝苟徃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覽于此

與諸葛恪書　　薛綜

山越特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姦宄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

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遥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置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惘然不喜恐足下

許可

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幷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嵒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

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踈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妙語）又縱逸來久（益其毒）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不善讀老莊至此）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艸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思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巳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閒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

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縱无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懽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粗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德言耳然德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其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别嵇康白

遺殷浩書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

傒及官吏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中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按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荅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

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彼州符增運千日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忠謀苦言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右軍自去會稽內史遂不宦復出自誓文以表下詞致懇苦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

逸人自況

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爲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幷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權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

愈近愈古

清眞幽澹使人之意也消〇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爲坐王懷

祖之故待之淺矣〇誓墓詞云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能容

答從兄安成王書　陸景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與區九嶷形勝浮淵動浪闡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滿憶採石之遺歷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廻月翰飛紙落理豐辭賦賞未與餘晧希逮憶睽離方遠川途

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可傳白雲終闕心傷涙灑投筆無宜

茂安得書輒十日前伏前一日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

答車茂安書

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太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艸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堽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蚌捕魚鱣鮪赤尾鯢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鯯鰅烝石首䲖鯊鰡蝱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岳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眞說此意吾不虛言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與平原書

陸雲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越闕之將雄聲泉踊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莫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敎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夫翕面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羅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員轉因瀨益旋若疾流之繞駿沉驚燧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與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晙臣

突入前

於彤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
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嘘天而景淩
兮提首辭騷以此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
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
種文也爲宗矣視九章特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
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
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顧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
畢竟單行
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
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感稱
九辯意甚不愛

雲再拜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
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技張公昔
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
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
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
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可
不與公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亡疑久勸兄兄爲耳

與沈約書　陸厥

文多拗吶而散步調訪壯管總之形亦未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
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
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
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
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
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
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
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
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
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
清謳有詞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
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

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
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
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耶
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
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
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
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于
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
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
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

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閙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得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始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卒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

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文情高邁 婉如游龍

與桓秘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曩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

慨然

答桓玄論四皓書　殷仲堪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嚴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

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懸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

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玄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啟兢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喆所同惜也

報羊希書　周朗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釆何更工邪覩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卿不知欤所處耳

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惪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爨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家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厠通人之班顛倒園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士族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投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頳海之轡望鼓鯤於暨鱗之肆墜鳳之羽覬振翮於軒羲之間其不能俱陪涿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悦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説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

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榮秫芝浮霜翦松沉雪憐肌蓄髓實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鴆粱錦實乃竏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惠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車軌一風甸道其德令功日溢而巳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蹙潞而出望旃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

天下之道德曠日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
而進詞覺近則反而還閒居違官交造頓罷捐慕還
憂夷毀銷礜呼喻以補其氣繕嚼以輸其生凡此三
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
及效役不至身逢黎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謠
自絕世豪之頓塵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檐中山木時
華月深池上海少歲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
十篋席隅奥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聲方校否
時復陳局露初莫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
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

罷侯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鄭肅尋伊鄗傷眺燕隴邪
履逵衛覘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
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
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
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
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
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
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
廣者何用候為至乃復有致謁於為亂之日被訕於
害正之徒心奇而亡由露事直而變為枉豈不痛哉

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貫日月籍踐淵海心文身
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
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無
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
人君之過說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
薦俊正之士此乃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
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
交效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
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非關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
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

書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與廬陵王義眞書　　謝靈運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

謂千載盛美也

與何胤論止殺書　　周顒

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菜耶挫折之升鼎俎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呼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歔彼弱麑顧步宜憫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撓加復恣意吞嚼乃至野牧成群閉豢重圍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常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時貝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

初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顒遺書云云胤末年遂絕血味

與王僧虔書　　檀珪

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群從姑叔三媵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侄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勑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縱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蝉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

爭今春棠勑南昌縣爲史傴所奪二子勳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自世闕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妹爲江夏王妃尼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嫡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叨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曰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脉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駭紛牣其中西則廻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靑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潨洞所積溪壑所

射鼓怒之所歷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鷰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韲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䳄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

張溥曰千爲公侯母爲何餘慈不[illegible]語就與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句

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逹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與子宇文護書　閻姬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絶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與言及此悲纏

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尙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鎭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

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若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

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

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竝沒在齊護居宰相之後每遣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齊主以護旣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報護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母書齊朝不卽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凡所資奉備極華盛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閻姬河南河陰人

與湘東王論文書　梁簡文帝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旣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擬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

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步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

發鄉而歎身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共商搉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礱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奇賞彙編　卷言　九選集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會超潘陸雙鬟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功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鮮妍○簡文帝名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弒廟曰太宗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梁簡文帝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瑙便覩蟬翼間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繹

菩薩蕭法車置鄣大士劉智藏侍者白林宗澁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靑緩雲浮紅蘂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

奇賞彙編　卷言　十選集

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薛蘿之致脩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儒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鶖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踊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潊浦尚想彊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郄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琁

玉之源解蓮華之鈎藩雖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謝之𣚦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弥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事叩頭叩頭

答齊國餉雙馬書　梁元帝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疋龍媒聲齊騄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纓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喧晉后恒乘鄭國之驟更鄰曹君經餉蜀王之馬

又與武陵王書　梁元帝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壁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日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待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答湘東王求文集詩苑書　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歇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淸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埜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遒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槩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陽春具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歡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餚益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淸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

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與徐勉書　沈約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其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

奇賞彙編　卷二百　圭選集

開元禮年二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目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

（形容衰病情態，筆下疑有化工）

堪，惟恩是策。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與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約暮年欲請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尚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今詩人動引沈郎腰瘦，豈不可笑○約報劉博士書，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照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宏多。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此武帝第二子，當齊）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

奇賞彙編　卷二百　西選集

（脩諸原除，道組寬形，恤役）

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子，實痗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澆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情以悟俗，或藏已以闇通，或謬猷以明道。屠羊馹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宜楚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游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摧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襟，長慕出槃，迹廛珪組，心遼江湖，未而目覩閭風，如舊而廻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一

偭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質文緇林皆尚貞皎昭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游比萊解衡沾濠射之冥游屈祇鷲之法侶闢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庠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璿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量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甸膏田沃野亘望無纏信可以招往隱淪棲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

植木西山之麓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舜蹤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夌珺之戶具

答謝中書書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淸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與施從事書

吳均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青崖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與顧章書

吳均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華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與朱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

徐陵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鳳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山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緊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

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勘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期月為邠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溢城峰號香爐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湓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齎鏕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廬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馳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

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之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齧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欜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

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悵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衆輿囚宋碟蚩尤于刀剕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鳳弭腰韃爲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徂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踶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蕘蓬蕭瑟僶師還望咸爲草萊灞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

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䖍茂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諭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朔舂舂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竝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鬭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諭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獷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竝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於賄

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諭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况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諭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

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失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鄭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嵴且帝四海爭雄或攜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

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者諸華無聞幽厲及三方之霸也孫丼言以娀婿曹屈詐以羈縻於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玉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頑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工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禀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

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齚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

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其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

理存焉猗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忌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屡哽慟増深

答周處士弘讓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盤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眞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

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販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譴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掌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蛭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豁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兒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龔士夔龍犢臊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齊良以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會令鷹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邇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

與李那書　徐陵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象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葽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贍對有勞脫惠箋繪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崦嵫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

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入授館用阻班荊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殺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壅露松竹參差若見三嵕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

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黄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者闕遠嶽檀特高峰開士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兹雅頌耀彼幽巖衜環省覽用忘饑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雨劒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以好龍無別木雁可蚩載望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闕文繫徐陵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横書　徐陵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郤終焚其室頃家國多患頻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悳禮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嚮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効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忝蕃維非無遊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雖田文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illegible]悵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刺傲彰於史之文[illegible]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再拜

剩得官不值一

・答諸求官人書　徐陵

自古有（一無有字）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冑逐其少多（一作大小）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逦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況復皇朝

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爲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尅身所望借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旼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爲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咎邪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爲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須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一有世字）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

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桒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一作永定之時）聖朝少剏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一作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一作縑）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一作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爲清顯故（一作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

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一作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踰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一作異）等並（一作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天子所用（一作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爲（一作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爲眞善知識曾無纖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所悉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道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在北齊與宗室書　徐陵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輿王啓覇無勞委翰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耆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沉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

居燕瓜瓞雖遥芳枝無遠晉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鵠之宗劉曜劉淵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胤三鳥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騈枝咸自騶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主柘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楊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留高官燕秦遲迴鄉壤山河有隔叙覿無緣望冀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嘆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公遙遠靈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無佇眷比月應

句可味

等龍星移般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頗有年之老典
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
信義勇於干戈詩書耳於酒賦或有漁獵三史紛綸
五經都講開齋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掛榻之思
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
行歌資其主弼粱棘不好徒為大言鄧禹平生唯望
如此若栖遲假仰因事丘中桃果三名聚園千樹執
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盍
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緣人之叨遷皇華
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獫狁之災

越界風塵復蹈轞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
靈祇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冤胸臆不自
堪居無心柰何無狀柰衛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
患羸留半體枯瘠折臂為公雖非羊祜跛足而使無
懟郤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副苦盧饑有蒐
氣夫迷山之客遑遑響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烟於
洲嶼況乃宗均曾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
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澗然遂不棠問昝桃花之
峽長避秦嬴之草之山逞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
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輒命行人弦望之間遄
枉歸翰儵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辛問
劉禎之疾陽春改節並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
陵白

錄詞雅 有本驗

與王僧辯書　徐陵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
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一作代）之風堯誓湯征
咸用干戈之道王于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
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
鏡然則皆聳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
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橫行者也

自古銅頭鐵額與暴星年檮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
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
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
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
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烏啄
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包金鉉神表
玉黃儷亥欽才平皆佇惠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
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騁言次巴丘鼓厲
聳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
投壺戎翔咸冉鯨鯢俱剪樓船萬軸源緊昆明胡馬

千羣皆輸長樂于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汶泉匯谷静山空拖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淛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郡塢元兇咸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閑陵盡拜忠貫長長沙神主咸安勲驗高簝以泰宮既舊容猶存𢧐緣𡳿於應門閉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剗壯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壥斯滿鬱脂藏腑遊騎緊鍾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

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伐道木闕田單之秦霸齊紹璽將兵周勃之扶强漢壞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一作貴）緣多幸叨遘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燋迫巫彤（彤彤異音漢書作形）之切長亂心胥徐庾之祈終無開允旣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釁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翩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剸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

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益恒懷廢瘕之憂當挽輿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輿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𩟔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栗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典殷修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旍而永慟王稽反命旣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爲班荊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

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譽時賢鄉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邪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爲過荷珪璋特達逼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隙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一作差）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瑰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願伏苫廬徙延光碧夫以𤡮蹠燕雀蝍蛆嗚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一作啓）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疑）哽噎公

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烟雲量標海岳行槩仲月

王政無塞（疑）分殺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

庶投懷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漠

（漢一作）北之塵替魄知歸終結江南之少孤子徐君頓

首・

答尹義尚書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

漳水與金鳳而俱飛萋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

才實可傷歎吾崦嵫既暮容鬢凋然風氣彌留砭藥

無損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實禮升降懸壺

代哭俱歷春冬移管于䇢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

藏冰歸雁銜蘆多歷寒食靜言念此如何可忘夫以

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下才觳觫之牛自保由於無用

嗟余鄙陋未有龔生唯歎吾賢不同遽瑗爾夫推溝

拯溺無切皐夔逸翮飄鱗見優機覽所以降尺一之

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

離諱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閣庭奏

歌鍾座延嬌聘賓客之敘方於階阼田獵之會同於

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

歸宜屢至寧孔頻還斷爾遲迴豈云鄰睦

卷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一

書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朴谷之中鮮逢退逸惟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强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胤衣冠未絕雅奉閒逸得性丘林

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鈇考槃絕詠賁五辰二兩爻無聞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圓起弟以揄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綸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坏而逹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虯書　任昉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文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空冲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禝禍豈朝埜之謂想閒投之懷不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

已積以大人非羔雁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寘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絢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埜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乎貞俗思聳繫表共剖衆心妙域遊山河虛館帶川泱實望賁然少詶側遲窅東牟樂善旌君大於東閤今王愛數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繼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己且零雪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獨目蓋修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與徐僕射書　尹義尚

義尚白漳濱江涘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寢寐德音仰烟霞而疾首旣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井絡淡居之軍草霧恆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淸江之媛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俯仰淸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宣匡泰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

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緜歷歲時背膺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逆翮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於仙嶺每占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令覩皇華知有熊之建國寘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李

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覯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逼賜論及輶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四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容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強霸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繇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

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歃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鄰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遊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漣洏罔知所運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曆運推移門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雖繼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志此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原埜暴體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良可愴焉瑒早

簉末僚預參下席荷公之吐握感君之知遇是用沾巾拭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往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元彼境還塋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近故舊王維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會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繇此言之抑有前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昧死陳祈伏

符刑憲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剚刃于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伯之故齊將也梁武起兵說降之建康平使鎮江州別駕鄧繕等恣行奸利武帝遣人代之伯之不奉詔繕勸伯之反兵敗遂降魏天監四年臨川王宏北侵命丘遲與之書伯之擁衆八千來降復用爲平北將軍永新縣侯伯之不知書得文牒惟作大諾不知此書何以得解當是幕中有人然如此書正可使頑石點頭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峻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

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枘鉏鋙難從翔烏游魚蹉跎不御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擬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水鏡一性鎔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囿空桑麻田無負郭俛首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墉或鳴騶洛涘連騎方驅擊鐘乃食尊對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徽迹襲二疏之

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易與

追答劉沼書　劉峻

孝標作辨命論劉沼非之書答往來其後沼作書未出而身死孝標得之乃作此答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女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屛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喩弗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柚

答虞中書書　陶弘景

栖六翮于荆枝望綺雲于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纏末闈而心期岱嶽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于絕谷良爲欽哉楚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紓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于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巳相與共憂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恆前修也

答趙英才書　陶弘景

洗哉無用之辯保

道學文廢澄於送抱寫孤松海外間

子架書區中飛才句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擲彈欵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煑术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悶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凉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遥前史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

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岸彰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紐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皋徉狂隴畔者實由氣岸踈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斯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貿舉轗軻乎千載充所以長群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閒

諷詠於滄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筮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鷩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兹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畧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

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欵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烟乍林端而蓊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蓬轉於屠博之閒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夐阻書罷莫因

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與文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窮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常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靑組紫綬龜鈕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彫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如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推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舉長意徒自欺取筋駑水泠姝多災恚心頑質堅偏好寘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淸淨鍊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歛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峻嶺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靑鳥明之貧布筆累然亦焉足道哉

勑爲朝賢答劉休範書　　江淹

昔媯道冉昌干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靈武誕命道鬱終三后連光四聖脅軼或經天緯地構紫靈之符調風偃海隆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彰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壁臺訪道衡宰平陽之后卷迹懸靈空同之君斂功謝德是以彩雲祥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款徼請吏跨商軼夏洗周滌漢道澤優衍猶不道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泯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璧之禎獲珪之應著在紀歲仁浸汚河惠愛秋艸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先帝靈略潛通英聲遠馭受話言必忠貞方肅之臣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被於寧世而忽覩來書以惋以慨君爲齊梁楚越之主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授湯沐冠蓋於道惟名尊崇誰與爲[illegible]而出言劾尤吐音入戾舉旗類社志竊神禁稱兵餘衆遂窺外關今朝無闕政頓構陵上之節室無嬖豎坐生莫大之釁　梟楮永號與

淵者符閣淵發炤素甲午波傳燎白羽毀較成所派陽黑騎絡鉄爲詳於楚尙山與潔谷共和紫芝方門文同滅

徒黨主華淵藪寧滋之甚不臧不軌不忠不義夫亡
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盤石之
變近則江荆面縛於小將此成敗蓍艾之鑒又亦先
之所知也蹈彼此飲鼠舞之異蚤見物徵河北隴上
之謠已露童咏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
患良劬寒心今羽林黃頭懸驛爭引熊渠佽飛首尾
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蔽汜渡遼甲卒充埜布隰加以
先天恭世之略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鷁艄
露動龍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
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炤長原聲南岳而

永慨瞰九孤而懷恐代罪弔民復驗於茲甫刑三千
唯此爲大僕才等不羈志歷丹款故奏禍福行矣悵
然袁褚劉肅等疏

與何遜書　王僧孺

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悵且或吟謠況岐路
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
離別珍重苐愛同郭李淫浮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
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饑
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
議可以固邦興國全壁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𦑱昔

臥安郢腦日逐𨄔月支擁十萬而横行提五千而深
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
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清塵方
旦抱樂衛圖訟謳有主一日陪武帳仰文檻備聃佚
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踰
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埊基薄牆高塗遙力蹶司
隸懍懍思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
犓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刻骨猶復因茲舌杪
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
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

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外無奔走之友內乏驅近之親是
以媒市之徒隨相媒蘖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
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
雍門所以抑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
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
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悲夫豈
復得與二三友士抗首接郄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
文談希夷之至道惟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
愍其留質憐此行乞爾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屆氈鄉雜種覃化傾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衞律所治而氈帳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葡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隣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逸貢侯遠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足其道也

答徐孝穆書　李那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目又動流泉之奏

劉伊物候且或寘符況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衛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析群倫平陵李廉辯訓文約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舉筍雖巧學步非工恒經牧豎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筆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遂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鸎其鳴矣懸襟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號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稽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招道士徐鴻客書　李密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

覽而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遁爲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承世胄地蕃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版蕩代屬艱虞歟海水之群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濟問罪于商郊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鈐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侯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于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埜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

手是曰仁人除累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與運今也其
時師空躡屩檐簦用虞卿之禮披榛覩輅婁敬之
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鄒生之談少聞左車之
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
寒比如空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與不遠千里早
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蕪而非遙不多及

為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庾信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能
飛劒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悲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
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

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
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
織女待塡河而相見

召永嘉山居書　朗禪師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游石室嚴龕
拂巾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穉白雲縱目千里
名花異果蜂鳥銜來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
納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
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答書大有妙理見永嘉集

非而不攝且無駢句

與在朝諸賢書　盧照鄰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弘居丞
相之位亦伏地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
而造滕方回尚在王羲之就倉奴而共談良史書之
高賢不以為累自古朝埜曷常以人廢言況下官抱
疹東山不于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
閒音竊抃猶冀身膏丹壑脫寶劒於山河骨掩黃塵
罷琦琹於天下則指金抵于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
乎幽憂子白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某月日駱賓王謹致書于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甚
善甚善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
天白露幾度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
携襟袖將十五年交情存亡略無半在陸處士澹先
朝露晞閻公儵掩夜臺故舊門人多游蒿里耆年宿
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冥永隔人理危促天
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況過隙不留藏
舟難固追惟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淚因情起雖
蒙莊一指殆先覺于勞生秦佚三號遽忘情于怛化
啜其泣矣尚何言哉又聞移縣就安樂故城廨宇邑

居咸從其地里門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于舊館頹墉四望拱木多于故人嗟乎仙鶴歸來遼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淸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望足稱無棣之墟松檟千秋有切維桑之里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駕言徒極今西成有望東戶無爲楚老淸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衆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栢歡卒歲寧復心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跂予望之徑途密邇停中備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地

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歎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與程將軍書　駱賓王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材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興王業道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伸莞庫之士若下僕者天地一無用芻狗矣粤自旌賁之晨卽逢聖明之曆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包周氏之慮加以天資木强不能屈節權門地隔逢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爲仁由己喪我于吾見機可以絓機無用之爲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于才也魯般無所揩其鉤繩其子駕也伯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揚之制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奬廣借遊談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蔓牙不可以擊節倘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爲高明之累耳必能一盼增價九衛先登燕昭爲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鉛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道德

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則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幹爲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淸切造別無緣官守牽纒風期有限其尚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烟波舉目有江山之恨百齡心事勞生無晷刻之歡從夫流水不窮浮雲自遠沾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體再拜

感而且恢
文生于情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

以遠其見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签其責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見高堂九仞會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游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于哀事符則感形潛于內迹應斯通是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衒才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于榮名不戚戚于卑位葢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阮瑀入幕

則高謝郄超昝聶政荊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列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于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于成命躊躇于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糲糗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姿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疚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于中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寸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與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葢有不得已者哉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傅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賓

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閭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深情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顧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答員半千書　駱賓王

觀員今自試表恐不能受此觀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乃書把玩無猒暫如有敘上言離恨下最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薪之喩雖閑義則死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則大事均

乎詭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鯤之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鰓於渤澥一作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鴻隻一作來雁自以為可得而褻焉及其化羽垂天摶風九萬振鬣一作鱗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於槍榆在藻一作寧肯借翰于槍榆假力於在藻資汀濘一作江濱涓流之水俟窟一作堀堁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摶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鰓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

賢之適自守庄釜無畀魏綱亦寧不知在藻槍榆之力非擊水摶風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盡言納志豈若是乎夫人生一作間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靜默為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之物悟榮貴一作華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墜一作墮亦何患無成而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利一作譽於衆多之日斯所以楊朱徘徊於岐路阮籍怵惕於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岩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一作其勞矣畏容藏谷靜深姝矣惠而好我無寄爾音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一

書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上劉右相書　王勃

蓋聾聖人以四海為家。英宰與千齡合運。用能不行而至。春霆伏天地之威。以息相吹。時雨鬱山川之兆。於有玄蛟聯集。瑟雀興而先鳴。烝兕晨驚。運龍韜而首出。並能鳳一作鳳騰霧躍。指麾成烈士之致。蟠屈虬奔。談笑坐羣卿之右。未如越蒼海。赤行間。排紫微。謁天子。于是遺不諱之主。擁非常之位。龍章鳳散照其前。鏘金鳴玉疊其後。三霸叶贊。超然泰天下之圖。四海承平。高步取寰中之託。君侯之富貴足矣。聖朝之付溫深矣。故知暘侯息浪。長鯨臥橫海之鱗。風伯停機。大鵬鍛垂天之翼。及其投形巨壑。觸舟浦而雷奔。假勢靈飈。指青霄而電擊。神氣洋洋。謂鱗翮使之然也。殊不知兩儀超忽。動止繫於無垠。萬化糺紛。舒卷存乎非我。是以陳平昔之智士也。俯同降卒。百里奚曩之達人也。親為餓隸。當其背強敵。轉康衢。雄慮耿於風雲。危途迫於朝夕。豈自期榮稱相府。西蕃專席。據之圖。寵冠蕃壇。東向衆熊罷一作羆飛之策。顧盼可以

勃有一種道學氣

奇

妙

蕩川岳咄嗟可以降雷雨遂令用與不用是非於楚漢之間知與不知得失於虞泰之際故死生有數審窮達者繫於天材運相符决行藏者定於巳君侯足下可不謂然乎借如勃者眇小之一書生耳曾無繫鍾鼎石之榮非有南臨北闕（闕一作）之援山埜悖其心迹烟霧養其神爽未嘗降身推氣逡巡於列相之門竊譽于時匍匐於羣公之室所以忼慨於君侯者有氣存乎心耳貴以四海兄弟齊遠契於蕭韓千載風雲託神知於管鮑不然則荷裳桂檝拂衣於東海之東菌閣松楹高枕於北山之北焉復區區屑屑踐名

利之門哉至尊以搖河徙嶽之威當立地開天之運聖人有作羣材畢舉星辰入仕揖讓朱鳥之門風雨稱臣奔走蒼龍之闕方欲停旒金室引成康於巳任闢廣莚林復堯舜於茲日可謂明明穆穆盡天子之容貌矣抑嘗聳之丹山九仞烟峰非荷簣之功紫極千門雲臺侯萬楹之力故天下至曠神器不可獨専天道無私玄勲有待而立雖有大命不資童子之言而恭此小心敢進狂夫之説伏見遼陽未静大軍頻進有識寒心羣黎破膽昔明五之制國也自近而及遠先仁而後罰俶賓則效存徇名則功淺是以農疏

發議論

千里儺踰重否之鄉禹截九州不叙流沙之境豈才不及而智有遺哉將以辨離方而存正功也雖至人無外甲兵耀天子之威王事有征金鼓發將軍之氣而長城在界秦漢所以失全冒巨海横流天地所以限殊俗闢土數千里無益神封勤兵十八萬空疲帝卒驚烽走傳駭秦洛之听飛芻輓粟竭淮海之費於是乘奸放命者出繩繼以生威因公挾私者入閩闖而兢法雖一物失所太階延旰食之憂而百戰方雄中國鮮終年之樂圖得而不圖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腹心之疾征税俏於東西威信寒於表

裏語曰勝之不武不勝爲辱天下之責四面至矣誠可遠凝高策上薦忠言决人事於去就合天情於終始遂令回麾轉檄背青丘而驚列障分亭巡蒼波而守昔者齊侯以力方城爲楚國之辭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險况乎仗悳綏亂以直乘邪明逆順之端聳華夷之望雖復舳艫沸海旌旗觸天鐵山四面金城千里亦不能爲敵人計矣此君侯之未諭一也蓋聳星廻日運御洪荒者貞夫一電照風行制寥廓者歸乎静是知源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大道起而仁義息神化周而市獄定雖復體元立教肯災耀知遠

之書順時宰物宥罪發精微之典而况澆風易漸淳化雖歸孔明耿介於當朝子輿殷勤於易第蓋有由也伏見邉凶尚梗殊恩屢發亡命山澤者日月相趨朝脫桎梏夕還囹圄奸徒拖袂因時立僥倖之謀頑夫頓足中路紆吁嗟之慘皆由寛勝於猛人迷所習勸沮不彰廉耻相冐亦有公卿失職耻受珪符之任郎官有疊俯拾銅墨之榮又焉可以弘長風流抑揚衆務者也且夫朽索乞羈不收奔馬之逸輕綃振綱或隨吞舟之勢况非常之化方洽於齊人無妄之思乃及於羣小將恐匡衡管仲復靈沼於下泉矣古之

善爲國者不然信實而必罰道惪而齊禮澤配雲雨而無曲惠威振雷霆而絕私戮交書聳幣仗慈厚之師投金散鏹樹仁明之長故雖開衢室葢明堂亦將四三皇而六五帝矣此君疾之未論二也發揮地利農桑啓其業振蕩天功泉具流其用伏睹前制屢擾事非畫一廛市蕭然人情恇動夫補（一作衜）簡並用未盡交易之宜輕重齊行適啓兼并之路于是連閭掩閻者閉肆而乘其屈布衣韋帶者闔門而受其困五方競爽務淺術以相雄百郡爭勝驅末技而成弊田夫織婦衣食鮮終朝之給巨駔洪商輿馬挾封君之勢蓋有由來矣故曰國儲闕於九載則公上無所給家廩乏於三年則妻子非其有夫陰陽覆逆天地之常數百六運窮堯湯所不免一旦洪泉決地大旱焦山風雨於一歲之間霜雹於數州之境繁運廣役首尾於中外沓稅增徭日夕於都鄙燮陰陽者將何以處之一失竊議公之盛惪虧矣愚謂嚴程峻法絕輕匭之貨則奸鍇之源塞矣沿風正典重耕耘之務則邪贏之計沮矣然後遠弘敎旨大變流俗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逕違公竊鑄者具五刑之戮因時力田者懸一命之賞不然則賈生晁錯復流涕

而言矣此君疾之未諭三也嵩衡不拒細壤故能崇其峻江海不讓纖流所以存其廣是以星臺曉闢上台忘吐握之勞月殿宵興中宇軫山林之慕知夫御天下者必待人也伏見皇明遠燭帝采遐宣張樂岱郊騰勛社首微廉察孝璠壇虛不次之階署行議年躋檢動非常之詔天下可謂幸甚矣于是友月朋霞之容背青皐而至馮唐顏駟之才排紫閣而集夫豈知終始異數涇渭同流轟薜失圖簪纓解體惜哉羣英霧散名疾招蔽善之嫌天下雷同太子絆長鳴之地而欲招絕足致真龍難矣此君疾之未諭四也易

日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豈非順物不若招類報國不如進賢陽事昇而雨露歸陰駕凝而風霜厲莫不觀時有記撫氣相求窮則獨善其私達則兼善天下而利已疵物者以自任爲身謀知進忘退者訓專而得計豈知夫尺波易謝寸晷難留陵谷好遷乾坤忌滿君侯足下出納王命升降天衢激揚鳳扆之前趨步麟臺之上亦復知天下有遺俊乎伏願闢東閣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然後鷹揚豹變出蓬戶而拜青墀附景摶風捨薹衣而見丹闕幸

甚斯不爲難矣庶幾孫鹿卵不弃終感玄楞之精駿骨時收或致飛黃之錫書生王勃死罪再拜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覩太階平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嘯風旋電轉拾青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追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北闕據名臣之第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僅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亦有焉豈非妙造無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太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餓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邀時譽志廉恥徇苟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橫於勢利擊三寸之舌屈辱豪門率咫尺之書逡巡下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濟時鍾鼎輝其顧盼冠蓋

生其籍甚豈知夫四海君子攘袂而恥之乎五尺微童所以固窮而不爲也此蓋莊周有言所以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稱書不盡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足可知矣下官者康衢之賤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挂乎輿之目豈不知塵刑俗狀游冰鏡而多慙抱鼓援鞶偶雷門而自失而欲刻鵠飾皀唐突肩餘疑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庶測高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之風千載一時君侯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庭不然則秋風明月西江留獨往之因桂嶠松巖南山

有不羣之地剡區區者而重高明之閫閫君侯極天
分構振頂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蘇軒
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鵲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
青阜獨映鸞鴻漸而翻霞丹穴高鳴鸛鶴逝而矯翥
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
臥理藩維克振既參來暮之歌邦國不空自有康沂
之相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胸懷逸氣遒文運風
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烟霞之涯涘莫尋振滄渤
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珪於趙席乘棘知歸
辯羣籟於莊軒懸匏自托賓階夕儆清河銷盡贊之

虞虛榻晨披心旋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
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
言不滿于鄉黨聲不出于堂闕東海取樂於簞瓢南
山畢志於文史餐花佩葉入蘭室而談玄挹露攀霞
坐松扃而嘯逸楊子雲之澹泊心竊慕之嵇叔夜之
逍遙眞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已飾小智以驚愚假勢
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遍遊天下寒心於將相之門獨
守太玄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奉琴屣於北牖詠詩
禮於南陔坐南洛而折雲英臨江湖而採烟液生願
畢矣而屬鶩俗停逸頻虛不次之階鶴板徵賢累發

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瓜承達人一顧之榮辱
公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之
才名猶逢絳灌況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
據圖海盛於當時下官覆蕢方勤爲山始於今日雖
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而晝詠宵吟敢預升堂之
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天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
合羲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理在必亨霸略近發于
輿歌皇圖不隔于芻議故有榮枯絕等奉推轂而欣
然年勢不侔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惟君侯體之
今古未殊則下官願矣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翠月

之期露草滋山未逢有梢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淶
濟才位難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
以動人遑遑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蝸
階賤質附雲足而追飈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
名廁已蛟鐔申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闇投之
懼天衢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
息死罪云云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王　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
窮通之數豈非賢聖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

流率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翥伊周成翊贊之
功舍楔羮藜顔冉困栖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
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
多陸死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塗鱗井鮒
亦將鼓鬐而輕之田鳩埜鷃亦將騫翮而舞之及其
衡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騰氣則虹蜺掩摩赤
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
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
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劒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
用洎乎雄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

賞陵雲之作咸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
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
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
谷之間張華之得劒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
成器然後知其寶割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
耆等並玉山高族金堤勝侶列子弟於千城擢衣冠
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鍾興從王諸
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
鳳攜將虬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
僮數百冲襟眇識人多江漢之霧麗藻華文代有雲

泉之氣非齊開敞南館靈開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
機得意耻嵇阮之交疎虛席延賓恨原嘗之客少實
烟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
沒詰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
沒生氣猶存況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
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
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間抵首俛眉取濟斗升之
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潸而鬱怫臨江山而慷慨
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
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房釣之間功

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
丐貸而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眄之餘自
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
交豈慙車馬儻能投心季子遲存素紵之恩援手應
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亡報乎方今白藏
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埜疎候肅而江山靜輕蟬
送夏驚飈吹於風圍旅雁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纊
成于南畝杭黍被於東阡時討有儲顧履多福下官
薄游縣獻飄寓淹旹歡躓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
峻岳何嘏長謠臨阮籍之長途唯知慟哭庶垂賙給

以濟凜危輕訴短懷佇流嘉

其二　王勃

蜀都廣鎮岷嶓奧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既有擲英霧間出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通淼波驚上桂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鍾之節登道窮經祕妙聽會於無聲理實杳冥玄應通於不測波瀾桂響波無入桂之因霜落鐘鳴霜非扣鐘之具矣況乎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札無味穌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志僕雖不敏嘗從事於斯矣常謂薰蕕不共器梟鸞不比翼是以類

乎方者接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抑嘗聳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擯而道不可藏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臂遁形滄海之隅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爲芻豢以衣冠爲縲紲方欲策鸞鳳而撫需茨鞭虹蜺而采煙液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謨封終軍之策因機入務懷素將相之門沐露霑霜擁簪公侯之室然則拾青紫於旦莫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百官者可謂懸二途矣而歛手長揖強顏高視低心於蹇躓之辰恐耻於栖遑之日者哉渭濱留釣磨揚之業未萌滄源滯牧鴻漸之資蓋寡及其攀穹運接靈期乘雲雷而淸入極和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冥機所運吉凶於倏忽之間玄命所移飛伏於斯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爾耳方今炎飈謝節爽候關辰風高而宇宙淸霜下而亭郊肅歸雲止雁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虹寫晴規於北岸螢疎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故豈奇賞僕一違秦隴再帯炎凉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超曠層山重復吳宮尚遠頻驚去鷰之心楚峽猶賒已下聞猨之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已

之心稍緩乞鄉之思昔者虞公再見縣光白璧之前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况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茂於金蘭希照窮途遠流嘉睨若使恩裁已復空留安邑之賓惠闕終始取恨昌亭之客

諫曹仁師出軍書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郎將曹仁師部（一作勒）以征匈醜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晷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

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恐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爲利。不以全兵爲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曾恭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爲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利城。廻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屮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郊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霧州常所發之處。却廻到雲內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支茭。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

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于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漠。多喪士馬。非臣抑疑度。輙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匹。旋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也。臣願陛下考驗前古。收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自有國已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

西漢有此敗折

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一作反 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之宰。一作器 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爲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雲。然竟不能擒一戎。戮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顦顇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兼賓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

兵大破之蜀侯誅竇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以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睹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

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來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弃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狥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

所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飢。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有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熟計之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陳子昂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銜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

狗鼠凡盗

知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牆穿竊爲盜夜遊晝
伏乃是其常今白日投營素質委命賤隙之氣理必
無疑近再有賊中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
訓勵士卒秣馬嚴威因此凶几之機乘其敗亡之勢
事同破竹無待前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答馮子華書　王績

此書妙于賦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
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
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
月跂腳東（一作此）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正人

奇賞彙編　卷二百一　大　選集

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
五六頃河水四澆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
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
散誕不閑拜揖穢秕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
不拘以家務至于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一作預）
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埜鹿相畜性
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弃家獨坐河
渚結構茅屋并厨廐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蔫菱黍秫而已春秋歲時
以酒相續兼多養鳬雁廣牧（一作壯）鷄豚黃精白木苟

好家兄許　裴孔明　長先生

杞著蕷朝夕採掇（一作綴）以服供餌床頭素書數帙庄
老及易而已過此以逍罕當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
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
詠（一作誦）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
思覺瀛州方丈森然在目前忒時與舟人漁子方（一作分）
潭並釣俛仰極樂篆星而歸歌哆以會意爲巧不
必與夫聞人更相唱和（一作不必與夫悠悠聞人相唱和也）孤往河
渚傷無四鄰聞大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
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苟杞等法用
之有妙（一作効）力省功倍不能服（都玩切　脯也）修漉並常

奇賞彙編　卷二百二　七　選集

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數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
人體氣兼特蛩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
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翮
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韵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于
隋末傷代（一作世）擾亂有道無位非汾亭操蓋孔子龜
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一作謂）曲盡近得裴生
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
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然（一作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
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傷無侍者雖患
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一作蕭蕭）可（一無可字）無俗氣攜酒

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集無處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詩取蘢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一作廣）遠峩峩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一作溟）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數（一作殺）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楚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大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

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中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上（一作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沒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徑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于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其路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方熱足下何如也頤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原不一一王君白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續寫威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威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侯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質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

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自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琹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

紀雖承厚眷濊然自失誠恐持郄克之質入邯鄲之塽奏曹鄶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輙挼短懷仰違前命今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是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

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敘亂于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于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髣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于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郟裡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瓔次規模典式寔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于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眞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需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者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阿黨述聖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詐爲能事至于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于知音咸寢而不記貪叔寫其祖父冠冕衛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于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誕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

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眞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雎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恐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于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于行事傑近是乎謹侍疇眷以塵淸覽當積衆金以購黜扃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答書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又云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

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蔬簡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禮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恆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途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日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爲君侯至惜夫長才廣度珠潛壁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夫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

有道之士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恧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恆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暢撿之或用尺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祭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爲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昔當座銘永爲身寶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而已僕幸恃故情庶廻高照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思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眞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郡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廻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

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雖奢放，一來何損。

答刺史杜松之書　王勃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從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弃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昔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飲之詩，惟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莖；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爲群，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揚謁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社櫟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請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

野人也頗工于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願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霓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于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郎署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慴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

笑語

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于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于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

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是非人説此語他人言之便無味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

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輞頭因以得名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維弟縉進集表云文辭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昌齡風度 外抑其讓 尚落功 召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公有鑒三者定矣而又原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于數矣今或者謫魞旁礴以爲已任發心不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人猶知不可況賢智之士乎玆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爲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分爲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天下之士永絕望于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小節竭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于是窮居獨閉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毅羇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能俛首躡步與衆人爭得失于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于明時無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踈於明公之門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覩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孰察焉天生賢才必有聖代用

之用之于天予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況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傷鈎牘之明結志士之怨丹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不施小屈于章句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也木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欲伸大直于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爲蕞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爲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與近代合古人匪惟高賢雅量

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棄正任巧我爲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寄運心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膺摩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爲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盪振駭君子闇闇以俟賢俊昌齡久于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爲國士用棼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卝心昌齡豈不解置身青

山俯飲白水飽于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哉每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啜菽負米推明公念之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狥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齡常在暇日著鑒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黷淸塵

奏記宰相　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大集羣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由是伯度譏其不實

行狀尚可據

公理以爲可焚令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靑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編錄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罕通行狀即仲尼猶且管窺況中村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闘斷舌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韶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

氏各有指歸故尚書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以懲惡勸善爲先令史官記注類稟監脩或謂尚須直辭或謂宜當隱惡十年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誰在四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免庶可立成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

旣功齡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糜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哀而許之

劉子玄名知幾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兼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子玄自爲見用于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

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枏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卒年六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二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三

書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閱

書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小心語

六月十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牮見愛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一作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它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

亦何必討及此亦宜於不討及此

去且傳云開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增受
不同巧造言語鑿空構立害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
取信而可少少作傳記令傳萬世若無鬼神豈可不
自慚懼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
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披
天決地必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
爲之耳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頓首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
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

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
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
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詁
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
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太山明之爲日
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
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將事也學
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智一作)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
心髮秃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
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

然則非言之難爲(其作)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
下內仁外義行高而悳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
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
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計一作)
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
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
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
覽觀亦有可採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　韓愈

進士侯喜古其人爲文甚古立意甚堅行止取捨有
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于朝左舉場十餘年竟
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
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于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
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
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難(事一作)迍邅坎坷又廢
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無(絕一作)消息五月初至
此自言爲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
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人數百未
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

埜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彼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
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
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
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
下不知獨見遇于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
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
眞所爲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
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
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
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

者非爲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惠而憐侯
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于左右焉

重答張籍書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
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
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惠者之所辭讓況
于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
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
授弟子至于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
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

知其未之久可以不辭

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
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
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于吾何有夫子聖人
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
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
齊魯宋衞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
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
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
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
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

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
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
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
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
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
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
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
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
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
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

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

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辠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與馮宿論文書　韓愈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旹旹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强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它文不見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其頭首

送文暢序人不知幷幷其人之[illegible]

仕也古而不以宜者不信也

送溫處士序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共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答呂毉山人書

韓愈

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言今習氣如何法得）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

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愈恐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志幸甚夫遠徙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餉饋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及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宜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韓愈

某月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

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祿山友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欬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于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

[illegible]逢濟以勉其友

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　韓愈

日月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于其境內者唯閤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于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

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亦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于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于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于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于俗輩不當廢于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百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

盲與不盲也當今盲于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于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尚置之于門耶。籍又善于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于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目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也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籍慙靦再拜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　韓愈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田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息不可圖驗非齊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貿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離音也不在農夫之家田而在屯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附一作之音焉伏聞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折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牋表文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合將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邪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纍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上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不

遷死則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闊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

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趍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侮其蒞事無二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約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在狀不宣宗元頓首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

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尚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已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

皆者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夜沸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欠爲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

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衒聲音而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

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辠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辠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蚤歲與負辠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

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辠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它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辠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旦塡委溝壑墜先緖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辠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享孑立奉奠顧盼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

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埜道路士女遍滿皁隷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

爲名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
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
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
滿爪誠憂恐悲傷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
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
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
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
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
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
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

詹東縛於吾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
虜自期必死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
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
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
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
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
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
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
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
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
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
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
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
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

雖如宗元所云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
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

可也然而不屑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藁私心甚不喜與
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
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
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
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
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

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

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它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韓書曰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韓書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

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它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道州毀鼻亭神記云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美雖累代之鬼吾得而禳之況斯人乎與賀失火）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陽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

一般缺

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怪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亡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畜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

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皆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兹

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

答柳子厚書　　劉禹錫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

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予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滄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文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予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予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宅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

已嘗出柳文佳處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麤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爲其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

於臺閣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議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隳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

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

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悼懷晉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弃。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過。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風斯下矣

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與寄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鬢衣服脩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據怪艶因為艶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

說僕聞上士立惪。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其次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惪。命與不偶。未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慧。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徼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月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事稀少。近歲荒凶。疢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草木剌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塵蛛蜘蛒蜂之類。皆能攢齧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為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百死。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詰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己之誚。是用悉所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奕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奕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懶不就今在閑處

思欲恰神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覩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于衛之嶸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瘖其育復隱青嶸驗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

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狥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東都安國魏代宗復洛甄生臥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耎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巳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

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鶩爲鷺世變則爲蛇爲豕爲猇爲鴞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見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日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某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illegible]予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爲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諳州里歲穰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饑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薦於吏徵其明孤既久因與之遊逢每究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抱所冤詣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爲驕閽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厚與某游願得所冤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淳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請矣之暇幸垂察焉不宜某再拜

上門下裴相公書　　元稹

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語及章句則固竊聞閣下以文皇初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爲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即周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况今四郊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沴束身之款未至則閣下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鐘之逸乎且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饑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爲人

以元白才稍去老生常語有何難哉

也堅辨清淨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構致羣材使㨂
梁棟棷咸適其用人頗疑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
愛吝是以秉政不累月閤下自外遷爲起居郎韋相
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爲御史李西川自饒
州爲雜端宻勿建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簡州勲
及稹等拔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
之巨敵引恊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
蹊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咨之則
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
謀不專於廊廟蓋兼善精微之士素熟于心智而泛

駕乘桴之才兼嘗校量於左右也比于閤下今日之
雄材大略爲短矣然而卽世之後雖無李嚴廢立之
思而十年之內偏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
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閤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
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
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既建王化方行亦常
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
愚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選擇之有常欲人之竭誠
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
行爲前行以寡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茍不如是則怨

矣茍能如是何恩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敢移
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
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之一年爲
拾遺二年爲補闕不三四年爲員外又三四年爲正
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
厚矣遂責其隳肝瀝膽同厮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
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茍有舒其胝攣箠之
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龜鼈
之有泉鳥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茍或縶而籠之
鎩而摧之其域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

報其免于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摧思閤下藥之
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窒閤
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閤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
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
二明之則某終老于窮賤固其宜也儻閤下復三二
年遲廻于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
命以周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
成之策于上前排未亡之疑于衆口哉今天下能不
有萬一于閤下之才略而猶跼足帖脅私自憐愛其
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爲天特降舍垢

又肩裴兵部作一波瀾收拾

棄瑕之書且授隨才任能之楷于閤下閤下若能滌
滌瘢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餧使恃才
薄行者自贖于煩辱以能見忌者勠力于通衢上以
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懷次有以廣閤下好善救人之
道從使千百年外謂閤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
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
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于
前則盡行閤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閤下沐浴恩
波之始與徵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寰
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
條目則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遭罹多
故每欲發書朋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于宰相
有不測之罪耶熟自計之與其瘴疚殺夷自題不遇
之牓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
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

與劉蘇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閤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少報白君
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
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
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賂聽僕與足下在長安

其之交深乃見其苦

時合所著詩數百篇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
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州刺史氷雪塞路
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閤下爲僕稅駕
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懽各賦數篇視草而
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滿歲誠知醜
老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
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
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償（答一作）彼此非一彼雖
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
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此唱和中得之它人未嘗
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
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
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與元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
況以膠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
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
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
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一作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
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它唯收數帙文章封

題其上曰它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盡悲哉微之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覩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窻此句它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有諸院孤幼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致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甚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

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秋始遊廬山

古來名士皆以此四字為護身符

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艸堂堂前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以青蘿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于簷間紅榴白蓮羅生　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一作平生　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如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艸堂中山窻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裡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與元九書　白居易

二人是官附為一件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答詩近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為文因緣與年月

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閒有一作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留志為僕一作試為僕留意三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

真知己也

凡戶亦不可也

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嘗與人言多詢（一作諭）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詩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以酬恩獎塞

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言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知己太多

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一無來字）因讀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邪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之外其它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筴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足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

說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知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它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它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人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一作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

正在此耳雖然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

來檢討囊袠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務牽于外情性動於內隨感而形於歎咏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韻至百韻者（一作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二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它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

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小通小窮亦通）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

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它篇自皇子陂歸至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馬上吟詩亦效）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

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曰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嘆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它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倒（一作）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哉樂天再拜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姑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疏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

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疏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覓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

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敎于公宮祖廟既毀敎于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淩夷人從苟且婦人尊于丈夫羣陰制于太陽世故淪替一至于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拔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羃離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頹風敗

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巳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忠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與從弟苕書　　李華

三兄報汝吾殄疾一定汝憂吾疾今吾將息一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愼不離使司晉田仁任安俱大將軍舍人臥馬廐中亡何詔大將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傾頹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卽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廐高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襆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修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惠於朽壞枯木哉苕省吾意當努力也不次三兄報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四

書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别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果亦未信祗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行能寡薄（一作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一有益字）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一作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

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潤物耻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移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耻當兹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于後代

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襃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黨之所爲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有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于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是一快人）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

有此性亦便妥

確論

志士之論

此是公論

此人做得此事何不令韓文公叙之

原缺第四葉

韓文公以文章事翺意於翺而獨譏其未討盧事蓋古文詞之難言如此

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毋怪翺再拜

論事于宰相書　李翺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于進而懦于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于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閤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于人情者不少其所乖于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郴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

劉栖上崔相公曰吾以太宗心者不顧身猶矣從相公乎而出之耳又云至于中間豈無姚宋之相耶何說者局于四海不至

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閤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閤下能容恐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閤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閤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恐耻署敕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果我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

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書以贈焉

答韓侍郎書　李翺

行文俱是異境此公頗高于韓

還示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嚮欲之未得

自以為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其於後以當講學（以知人為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見逢便見機巧有慧辯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歙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情披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瘉與置

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麗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于朝阨摧於時栖栖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比者尚汲汲孜孜引駕（一作薦）賢後如朝飢求飧（一作食）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覿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歙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已若狂若顛朝雖飢不及求飧（一作飡）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覿

遷榮如鞭笞宮刵之在躬夫又何（一作縈寧）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已（一作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知代有聖人肩排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唯公與不肖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孜孜汲汲無所愛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爲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俊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滲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著則導（一作道）之家之貧賤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滲之賢彰然矣其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縣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滲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與不如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愼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未得志而氣恬體安不引舉在已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爲墜

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瞽者鮮矣則其墜者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當貴之人當爲再三讀之以代擊髀而歌焉翱再拜

謝楊郎中書　　李翱

月日鄉貢進士李翱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閤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翱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況親遇厥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翱自屬文求與有司不獲者三栖遑來往

狄談切論

困苦饑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
士文行光明可以爲彼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
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
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爲之薦言於
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困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
信自信且猶不固翔曰能知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
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
大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一人焉夫如
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
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

人之善懼不能知既知之耻不能譽之能譽之耻不
能成之若翔者寒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爲閣下之所
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門下哉

荐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翔

翔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
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
牙信而齊國亂身亡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
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德
格于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
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

女子以色爲命文人以才爲命賢才者亦誅

之時賢不肖皆立于朝堯能知舜于是乎驩兜放共
工流極鯀竄三苗舉禹稷皐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
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
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于朝
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
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管夷吾用所
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
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
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誅其惡君
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

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惠澤於百姓者
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
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
事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
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聾執事知
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
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聾執事又知其賢將用
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一作用）觀愈者（一作皆）
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
數十（一作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

得而用之翺竊爲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已後之
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
士也伏聳執事嘗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
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
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
三百首杳然（一作默）減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一作者）豈
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
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
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

（一作才）也未聳執事知之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
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
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
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
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
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
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人賢士也其
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一作隆）焉則賢者行
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
人何求而來哉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敘書作春秋

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一作使）所化之者非其道則
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
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
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
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
期郊將爲它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
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它日爲執
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
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
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

言者也翺再拜

與馬樞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適其鈆
黄外飾直索予心于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
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
友于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
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于行路之人哉固無也
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
蓄積竟未得露一毫于方寸之地毋一相見何嘗不
嗛嗛于內若飲者實滿于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

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出于存之矣
先此二十年予方去見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
以一簣不止望嶽崟于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
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
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空如何心哉茍將盡除息以
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睫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
于時若名未揚于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
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
幾得罪于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
予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郴

亦南泛湞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請春揚生楊
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
于春秋春秋之道其以不下狀而求之求之必誤吾
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
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廻環在座似假主之口
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
卒其業雖未能無愧于古人然于聖人之道非不孜
孜也既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
貯之于心有經實施之于事有古道猶不愈于堆案
滿架矻矻于筆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

墻自謂與囘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商偃
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憤思欲以
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
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其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
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于匡廬匡廬有
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蠹語經之
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
置之于太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
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于長之言予之厄
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

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後國語刖吾足然后兵法
抵宮刑然后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瞽故有三傳
指要十五卷漢書又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異孟三
卷隋監一卷三禪五華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
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于大君之前曰眞良史矣
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
期不啻于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
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于
今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
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

碑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
顗繆襲應璩王沈傳玄茅曜薛瑩華覆陳壽言晉洛
京史有若陸機束晳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
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
何承天裴松之蘇寶生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
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
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
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
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
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

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虯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
隋書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
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
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
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
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于時及修撰未既
者如鬪並藏于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
聞良史丞斗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
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
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

盡善有若採對非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稱
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
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賞且快意
今予之嗜書有甚于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股若行嗜
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微通名
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宏動心也腹祿不
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匿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
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就知
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
其圖之某再拜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
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
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泝洄數千里安得不
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
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恐不廢
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孫來得韶卿書知韶卿
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則不
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
未鶴然其心甚老脆一旦聳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

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部爲曾不是愚也愚所
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
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部卿不首於是而欲
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部
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
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紺臣西山餓夫微
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部卿獨不見旣得者邪豈
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部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
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
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部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

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牓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衆人
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顧曾狃祿山野未熟去就悚惶
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玫
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于持衡之手雖家至
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
是私已于有司非公有司于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
挠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爲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
邀徒貫南鄙邊之　嗜習訛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
耕捨學與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雖夷蠻行矣
故處遐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
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
亦不廢力大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窗下日與古人席
曩前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
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于時其
于兩曜無私之燭不爲墜棄矣流光自急邪然一生
一日從友生計累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
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
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

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搴芳入幽不以孤秀
不擷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閤下自謂此心空如
何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刖不至再（何獻之有　獻即不玉）
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則矣伏荷閤下以清明重德
鎮定羣慮衡鏡在手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
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
已矣亦宏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祗區區世人而已哉
軻也生甚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
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于大賢
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爲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鴟狼子是空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其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閽衛有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侔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泰階砥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

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即房宋不必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王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爲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肯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藏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爲聖賢況當相公首染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魏之地必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爲巍巍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平準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

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爲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退蹤切慕左丘明揚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空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獻其食者且曰今嗣聖

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褱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
獻計于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覩光華下云欲
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關
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于逆旅思有以
效誠于相公者伏念挈瓶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
其遺邪其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于搢紳長者洎
屬文爲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
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
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
之相邪何說者局于四而不至于五六邪豈無繼之

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
之時而不能爲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
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窮是豈力不足進不及
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肯指五六而局于
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于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
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于伊
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于
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
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載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
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于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

堯舜故德誼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
宋公又潛心于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
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
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
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于
是上責成于下下權歸于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
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
爲已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
之正由是四十年間威鎮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
綺繻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于開

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
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爲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
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
鼎味與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
心于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于房
魏而已無愧于房魏今相公已潛心于姚宋詎得有
愧于姚宋邪及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
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
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
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入鎮

之士閗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于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適乎功者不得不揺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矣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一也聖上自儲副即祚盖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闥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盡寵以懷黄垂組不謂無恩矣脁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仗櫒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過禍于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

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議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爲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爲夫以一家國爲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爲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于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榮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兹乎是以門闢誰一與長閉[illegible]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

邊兵來曰凡事關于目而可寘于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爲邊垣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邠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淦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于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于邊兵無襯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閽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視觴禱死貴爲節制猶無慘若是剢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

戎狄攻闘邪今釣怨者既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筭決勝授成策于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蘇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隨險小雜虜俗習騎射繫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于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臥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難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

古可乎不可今請言其亦安知此

之上四也。古之初天下者，獨勞一身，後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于天下者，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佰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如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于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于二宗，相公不愧于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于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于史官焉。其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上常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潰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于古既如彼，蹤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揲乎蓍、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

必不在齊自士恐亦不在前二

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察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聰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于房魏，而太宗果為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于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無尺寸，天下之注心于閣下聚乎而指以為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忝于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自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丙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為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閣下所皆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者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拳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

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支者誰乎此小生汲汲于私
心誠在此也其毋病此來老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
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
巳扃鑰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耶
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
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于我其
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瞶下聾也某甞試論
之天下之形勢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
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
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于舜禹特謂聰

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其不知其然此
亦閣下之所醜鄙也故其所發前事而言之意者實
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
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
其所持意恩幸其恐懼再拜

投知巳書　劉蛻

復何事哉乃矢乎制敵之事今爲導節羽儀金革乎
勇衆之蘢今爲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踶躍
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
事哉漢既治世時書禮樂皆巳逸墜求亡書者故冬
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贄拜定茅蕝之
中而今河洛冢壁圖簡編謬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
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補
哉材力既以相舉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
東漢爲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埜死今布衣匹夫
得歌主公大人之盛惪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
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
之道莫過乎當時舉能之心一作人莫過乎閣下嗚呼
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一作人斯爲閣下
惜有其時有其人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爲來世

弔蛻生二十餘年巳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過一作
末遇當時之人諧禮而皆樂乎其時出車蕭於道路
而才高於蛻忌蛻侵巳才下于蛻畏蛻擅名是以深
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
書空一作終爲來世弔巳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
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
未死口能言乎能盡門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既
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
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得有知巳居窮守道死且不朽
復何事哉

論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大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覩延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空怨也而江陵久爲之廟世享其讐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忠楚人之性慓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弑搆楚人怨秦不忘于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今疑作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儀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一作祀下同）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强有其

饗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中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綿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享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移史館書　劉蛻

蛻早懷忿悱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蠱惑病妄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常在洪水下比湯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維一作性）而亂中正（一有若字）自晉以來相率說怪而狂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自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爲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僞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寢護其事以愚其民爲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僞而及諸身也其欲敎化困（困一作）天下之

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爲中正衣冠之所弃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一天下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辭則有誥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爲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爲則已若爲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汙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山埜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

蛻嘗謂雖天有南無可買其門婦人有求不得關其序又曰不得于人必有背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卻金門

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于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于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于謀臣金帛竭于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

甚困白身過于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于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于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于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上禮部裴侍郎書　劉蛻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爲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誇引近乎不敬鈎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諸儷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迹綿謂之纇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同當背惶蹐株侯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于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人迺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爲梔茜種之爲穀粟賈于市鈞于江亦以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啓于縉紳家十二三年矣謂卅而習之亂而成甚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所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

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强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爲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爲乞假衣食于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熛灼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羣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脩而

名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復閤下進之蛻亦得以至公進閤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閤下也未可知也干黷尊嚴敢忘僇辱情或須露豈日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與韋員外書　劉蛻

蛻性甚（性甚一作雜）冥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遲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覥地食不及卒哺起栖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分不出（出下一本有其字）吟實愛且專也執事以為愛乎未也蛻為人于二十二（一作六）年唯初七年持尾石為狙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

為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異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執下一本有事字）車而同於路執事以為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者有謁執事之餘勇也淚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復崔尚書書　劉蛻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已非其道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削觚授僕夫堂上猶遠況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杲遇閤下習不私岸谷與高下為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祠素未嘗遇知（一作）者常為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閤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後心因閤

下而動已為閤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已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欲與其道以苑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一作）欲立殊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為身屈則道不勝語畢則道不明矣其謫譯不敢安已矜道也不敢矜於口也伏惟閤下以忘道圖已已孰若道勝而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閤下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與論議險直與儕伍擠毀與夫承貫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謗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

上四字一作懸忍況蛻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第之食設有乘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爲也使蛻一旦爲病狂妄人而行之。餓而自成帷。笑不止人之帷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娶媵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南面如濠壁之相時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已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一作終不殺戮非之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一作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一作辱已久。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豈曾論議險直乎。蛻伏

以冠衣不完一作高潔趨拜未識威一作威字無儀又復念春秋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蛻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劉蛻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村氣壯健它日無不乘之。若驟以地一作他遷耶一作聊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眷欲用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僕不止爲執事且爲天下不寐也。丞相致

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何察者必得何察敏一作敢口舌者必得口舌。所嫉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者歌謠爲訓詁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丞相意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蛻

謂肯用人丁此唐人事有預上者六經次米西京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罷見籩豆破折尊盃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共道乎天下之用其道蔑不過于一日尚猶偷薄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故以朝廷時誅不順鄉里

百姓論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婦始則以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與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耆老褒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跽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戢戒慎有終日不敢嘗酒肴不敢近妾婦者其於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illegible]王公大人無懸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友以其道信之乎節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畝漁者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

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進乎貧者不由髡剃授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蔚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駿者時詞習之毋使每歲臨事而廢其容幸甚幸甚蛻頓首

上宰相書　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嘆泣之不同故當時則歎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耻闕之不在其位則耻不能言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弃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

驟可以負戈殳強勁莊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用游而晩歸風雨相半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發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蛻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使後時泣歌耻累君子幸甚太玄曰

誰人不竊
誰人不偷
肺腸可知

當時則貴已時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況當今岩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得罪

寄徐泗張大夫書　符載

明公才略橫世氣爲人傑旌節森然先鎮東徐靜則近鄒魯之士講詩導禮動則駕貔貅之卒肅清淮海名聞休烈風動四方節士義夫孰不投心甚善甚善眞天子文武大臣哉載迂儒不才越尋常間敢以疎鈍切懷風槩如是星霜十周天矣緬彼山川遼夐蕭條世多械束未由造請復欲牽文字試書功德事無

端緒殆似行佞懷緘浩思殊欝欝不快也適值去年秋有冠軍將軍李圓者道來自東狀貌不凡三加崇荆議意其偉士延坐與語語酣中起議及劒術云嘗以青萍晛公乃發篋篋出閣下寶劒銘相示載鑒裁不明敢懸貨人因覽文以異劒覩劒以奇文由是悉之爲聰明依之爲肺腸恣陳蕪穢妄有紀述攙拾冠軍之行跡鄭重執事之美茂得爲通誠導意之因緣也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于身者竊兩曜之光明也仕而功烈不被于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況乎屬一詞屯一事上不陳教化次不斂志意皆游言

也豈曰文爲一脟諷公之製聳文豪爽立意徤激前
則見定忠固義之分末則存策勳樹績之心識者謂
公異日必帥諸侯蕩蕃虜拔烽燧于近塞洗腥膻于
絶漠黄河九曲爲大國池沼然後拜閶闔有陰陽炎
炎赫赫哉熙盟府豈獨摛旄按甲長于一方而已哉
載不量氣力庶慕區區之分借如智慮短薄無裨絲
髮亦欲如班孟堅之此爲竇車騎刻燕然之不公謂
之何哉載今歷然飛書遠聞伏以冠軍緣公而德彰
小子援公而思勇即托記錄之目輙以葛溪劬志爲
名屬事相交關謹借寓獻貴賤不侔禮實異儀輕用

塵忝臨風震悚閤下或爲休庇若將獻酹張布綿續
鋪映麻桑命使令問訊江君奔走之僕山中茅舍偶
目詳憶耳不宣載再拜

答人書　符載

㝷使孟溫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薦揄激切倍劇前書
之賜議者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閤下以泰山之高
就蟻蛭之卑損折威重一至于此是何節士義夫之
不投心服膺是何藩臣方伯之不師謙降禮是何澆
風弊俗之不易邪蹈正是何姦臣賊子之不悛暴畏
義君子動氣小人拊手懸懸相賀如見中古如載之
不肖猶夫人也常侍之引遇也如是況今有賢于載
者乎是知劇辛趙往郭衍齊來抑有以也夫丈夫處
世誠宜種道德樹勳績頹年急節慨如不及然才短
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審已者危三尺童子明詳斯
旨伏覽書示閤下又許與過以遠圖伏計俯示鄙人
實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鉛刀爲重器以散木爲
良材反覆思量益用慚惕是以前後懇懇少求退息
欲磨鈍使利拂昏冀明踦涔之內灌瀉涓滴料新營
山居松桂未盈尺圩堁未快乾即閤下已在鳳池矣
此不揆懦劣敢希揭撝助君治國裨補萬一若素尚

飽滿耳某昧于機要識且迂疎敢恃深知累竭肺腑
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誠也敢不歡愉以受
賜或固使愚陋周旋幕府諸侯之禮也敢不恭敬以
俟命此進退之分繫于主不繫于客也意有虔切不
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幸甚幸甚

上韋尚書書　符載

伏惟尚書雲霄之祿位汧隴之勳業河海之宇量青
萍之操持斯事已形冊青載在太常野人復欲云云
則若詠滄溟之深頌泰山之高識者聞之以爲悠悠
腐儒僕不曉事故略而不書某聞饑思食士窮思

遇此生物之常也其有食不濟遇不至常情必然其則否何哉夫蘭有香雖植蘙薈必從風而揚之士有道雖混闒茸必由人而彰之某拜顏踰年出入五謝而善竟不聞于左右顧不及于布褐汩沒塵土邅次羈旅是缺行敗德充溢視聽之深也射矢失中求正諸已而已矣不然即黄金之臺崔嵬造天獨不席郭隗之後從容而登之乎然有志未遂于節下將欲求遂于節下伏惟少請詳之幸甚幸甚頃年與友生數人隱居廬山中時包祭酒牧于江州小子荒唐曾以短書于之包公聲聞君子也一言感激因爲遠大當

是時賢豪侁侁滿盈江湖翕然以風縣栢與亦屢爲侯伯之有上者行束帛之禮焉某皆抗詞不應斯鵾鵬一擧之致以方寸之地久遠寧覬顧瞻歸路敢逆巡乎晔奔走萬里得伸拜慶慈顏怡怡然喜其如人親戚降里亦會酒相賀雖爵祿未及而門戶有光稽古之力實亦斯在則古林之松桂草堂之朋友懷芳結念相望于穀口可勝言哉今欲越三峽之湍瀨適九江之遐阻以業就志以家依山青風白雲相與終成斯也者非大官上列恢張特達之賜則無以自振焉尚書功德巍巍與嵩華侔善政如和羹美深仁類陽春寵材拯用多在華下今羽毛頹弱大賢能煦而嫗之使其騫飛乎今鱗介蟠屈大賢能澤而雨之使其騰驤乎顧之即榮重委之即廢戚通塞之路判于反掌敢不虛中惕慮敬俟遭值伏惟非常施與之幸甚幸甚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四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五

書

與江湛書 王微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

寄李翺書 裴度

上冢官書 沈亞之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上宰相書 陸長源

上宰相書 李覯

移陸司勳 歐陽秬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與李山論詩書 司空圖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與李諫議書 孫樵

與高錫望書 孫樵

與友人論文書 孫樵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與江湛書　王微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値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𣈆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

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盧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為劫勒通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鄙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芃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凡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與曳入閤凡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還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于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牧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提提禮學本不參選部夫聽彼周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眞素者又不宏居華晉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為人賜舉未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騈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

滞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竟必靈咍於萬里汝頳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嘗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乎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謬耳

微歷轉始與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
人父憂去官微素無宦情屢除而固辭吏部尚書
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告絕拔選環堵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
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爲名秉生殺
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閤下閤下可使諸侯盡附餘
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止降者與其縣
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
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

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
而前闘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
推捽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
其符而易置幕府則空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
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
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
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
脫不如旨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
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
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肇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

不能盡行將益恐不盡願稷概其旨于閤下夫兵機
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
矣誠願丞相空密請敕旨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空
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快
者于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既復
出術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
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爲三陣既定則
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
期約賊令辨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
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于城下此大

略也夫臨微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
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
各從其利也夫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
肅王以千人劉牢之以人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
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鵬燕成
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
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
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灌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
賊不爲則已爲則必決死于一戰以延其命願閤下
撫事迫速愼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

時唐文字大有曹公之大有所感

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寛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哉

寄李翺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禮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于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于器非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于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

相遇其文在于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于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覩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于小亦異于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

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

上冢宰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霓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藝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塵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枝不

古今通患

尺而棄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谷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庚氣故易長于極成爲衆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條木不見其相與笑其尫榜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負若是脩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于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于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

畏日不足是皆操善于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强選善爲流立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自操尺墨樞物機栝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傳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自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巳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其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

公有抖材非高論也

臣智輔之所以爲化至于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illegible]此則得之于性矣酌嚴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誓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于文矣學名將霸師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旅陳師圖會百變之狀離如鷙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于師矣是三者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願其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某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與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誰竊者而誰竊者夫其應則生其亦蒙矚于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

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其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莽芻而莽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日幾能于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于時哉一失其願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毋

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雋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雋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雋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雋也然王曰仰味于君君何以寨之對曰王必以雋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雋之職約水燃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臻味則有椒桂梅酸鹽醢之品在吾揔衆力而調于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眞僞雜糅循尸而唱祈其售者僞十九焉是

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爲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爲也鹽醢之質類而鹺鹽不爲也皆具而不爲滋一且集會之雋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于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僞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眞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鹽醢之具必懸海踰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淮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眞僞而清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俯察不皐謹再拜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翊聖明底寧泰階推心旁求虛巳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于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于嶺底而繼播休名蘂佩相印克懋勳德不忝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多二公而推於國者以雜居群倫齊齒下輩崇搆棟幹則杪忽方輕琢飾珪璋則㲁昧未爍器用既光持之于耳目之前垂後而無配名節兼大用之于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步之爲乎蕆往知來之兆乎蓋合

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覿心擇術自机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苟堅其持操不恐于囂囂之訕脩其踐立不誘于藉藉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楊雄尊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于將然至于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于夷途徵會理柚遺

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有烈
向之刊正群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勤成漢史施
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旣委明于斯人尚
回隃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貿于人泛泛者于
沉淹秉翰繳者從而道之固無及矣儻得遊門下信
其才能相公得狗公之名有據奇之實後進幸以含
人驂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雕蟲薄技也
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于舍人之儔
皐甫湜蘊積才志固百于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
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玏恃私于門館明者覩之

其耻非一也懼愚贅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
上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
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
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
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
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
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于此今上聰
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王者自臨
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
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
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猶政化之源正
辭以回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
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審國事關
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況今獻可替否其
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闕務弛張由于下筆指顧在
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華前軒和氣浹于下清風穆
于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
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

寄也在于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
而國自治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
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常弦各施輪轅適用須者之
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破
觚為圓除改出于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
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
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
酒衞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
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地一隅
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

憲官與諫官並重

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後診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于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典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謇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為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柄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厨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

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斂糴貯太倉之儲豈可慢易于豐賤之日危急于凶荒之際比卒國家和糴始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奸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儻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為禦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縣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勅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為勝于廊廟嫌者沈淪于草莽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察貴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傅之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袞之任與

房杜蘇宋列于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脈脈踵覆車之轍哉某齒髮尚衰志力由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踏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于泉石亦求仁而得仁某再拜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寘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以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代之師殆綠鴻龐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醨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歷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警警至於逆三靈掊生人元元蜩蝘魁傑駿奔始罔[illegible]胡之術

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臨幽夏鮮黎烝將邪窮荒而寓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儔誓詘慮殫兵老疊仍于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罄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榷酤六畜之租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殉乃乘秋之虜常存託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惟皇唐採璇璣馭民而貌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翡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猾我右陲儒者雜曰論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

至理

似陳子昂文

攜宿兵則厚兵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土失舊封伊項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玁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蕃隨國而名之于今則曰吐蕃則正居與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紀微羌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澤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大兵

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八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恩不周而念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患竊恐戎無卻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衆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

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
築城禦虜踐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冦竊民未居而
囚拘彎弓者卻走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
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王
得下征蒼蒼之産將軍得外娛悠悠之　訓財
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乎欲戍之可卻也不
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
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
顛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
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敂以古言之

則趙充國之桼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
相膠固不得殫下民何不謂用周漢之策範子孫之
謀哉又竊覩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
之積垂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貪惏無厭而人主
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
人伐胡之義復採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為無知
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廬
足手足倒懸夷夏相倂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
然而觀諸侯恩收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
若前之説申北之思有羈縻之文不顧國家曠兵于

茲汗命于茲斯者皆巖廊之亟展旒之慮而眉有狂
夫亮達孔父不諫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倚伊秀輅
輸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恭再拜

移陸司勳汚書　歐陽邪

今皇帝起閣下為郎閣下俟俟而來秬謂斯來也亨
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
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
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
黜邪天下之無贓者不可劾邪天下之無寃者不可
雪邪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

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
書劉驥之謝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
朝廊餐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
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此也止令百人之反笑矣閣下
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
秬謂閣下今之為不及其時不為明矣且逢萌不掛
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始心為直
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
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秬所謂
為郎不若不為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

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煖景山川如繡鱸膾蒓羹放歌長嘆夫如是永爲陸司勳疾幾乎不朽伏惟念之稚再拜

歐陽公曰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雖然獨書法乎哉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千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眞僞難辨今雖有偍其肺腸以呈衆其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惟也蓋僞者繁而眞者寡況悉區區文字而能取信于人邪所以其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術垂盻睞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勠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嘗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于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廊埃壒破開濤浪聳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罷弛用洗滌他腸昧旦調吉其入夜吟編隋索聖賢意摸情性源

白雲霏空盧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混混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閒人而家世清風祗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于公卿間遽倏戚施以媚于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則歲月易老踐履之道倀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斂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下賞將軍之勳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爲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其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況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爲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爲天子秦皇以爲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爲秦擒韓信爲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爲天子漢裂土封王于荊濮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遭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于爲人

拙于爲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勳卒受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爲公爲王爲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爲夔爲龍出爲桓爲文且令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于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二三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上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爲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鑽其胷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堯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

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樂悟韓信李斯之戚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二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秋起踵以繫奪其位雖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猶焉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惡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于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閣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者乎役藝使才之致其冗官也政令裁製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之莫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于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于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獲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莖

拙得上無文部曰閣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無限其門併小子不得闖其道爲異代當爲與此處相反

穗稀一莖豈遂當其一乎且夫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蹶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蹶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惟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君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

宗元曰度今天下不沃者幾人則居言冷矣

沈亞之云祇見摧風枯萵宗烟涔雲而巳

徉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居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而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惟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閩至于吳則絶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絶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𢌞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灌溉所不霑其灌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暘春乎相公爲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其焉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劒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褻覘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寵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織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濶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劒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眞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剥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功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罷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銛利苟暫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銛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音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于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殁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邪吾常覩汝輩趨嚮爾誠全得天性者

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其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缺道義自埋于偷薄之倫者然吾自于名在京城兎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恩旨并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宅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寠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狥于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眞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愼臨財之

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愧欲三者不貽秪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于左右造次顛沛必于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劬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詩尚知味亦剎

與李山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而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

辨於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爲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醎酸之外醇美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置所得以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一作寒)澀方可致遒(一作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韵外之致耳愚幼(一作竊)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一作長)冰輕着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此二句集本在方響夜深舡之下)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烟和楚色秋(集作戍鼓和潮暗舡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幽

劒僕書朋亦佳

得於夏景則有地凉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繁(一作還集本文粹並無此二句)又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云綠樹連村暗無黃花參務)得於樂府則有曉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入空巢(一作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于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七言云逃難人多奔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更勝添健僕亡書有似失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闌花韵午時在又

（是篇文章之秦其精卑乃爾）

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園春未有涯小闌高檻別人家）又殷勤元日歆午又明年（上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亦不拘於一槩也且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古不能扣我耳（八字集作此外千變萬狀不知足下之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詩時華固有難色尚復以全美爲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哉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惪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爲日䦨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挽君心之非不以一咈其言而怠於諫郎繼以死非其職邪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邪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爲修明乃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束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敘立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下

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仕宗者少邪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瘳寺以復犂皃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絶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紅默勇其細而怯其人豈諫大夫職邪樵以為大蠹生民者不過群皃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甿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固家復欲興既除之皃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蘇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犂皃大蠹之中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

奇賞彙編　卷二百五　宋　選集

儻以樵書為不狂試入為上言其畧

與高錫望書　　孫樵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別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説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朵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古史有值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絶夫史家條序人物宜有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

奇賞彙編　卷二百五　宋　選集

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誅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愛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胷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

風霜之口

[illegible]亦然

不詳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
於師者致足下

與友人論文書　孫樵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闊者然不有所
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
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
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
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
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
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於擇句讀以爲

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
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
攻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
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
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
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辭客不敢上
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資此誠
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
爲粹偽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
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
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
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爲强不可一世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
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
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
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
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
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
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

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
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
之道可謂强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
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
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五　終

書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李翱曰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唐所尚如此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于上耳固于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潜鼠遁無入仕路其寃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盗取讐取于夷狄豈計其所由來况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名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于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以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其所以憤懣而不曉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大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吕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

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排武后
者後突厥入塞兔胄戰於儀華廢武后召玄義肭處
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
彊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
士屯兵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
狄公爲相取中宗于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
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
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凉州僅十五年北卻
突厥西逐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
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

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
遺直子産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
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
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
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
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于武
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于中宗朝詠反賊鄭普思于
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
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
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

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
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論老南服年未
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
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淮記）使賊不能東進尺
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
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
叛濟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
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彊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始相憲
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歛百職歸于有司命
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余袁相爲滑州　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

（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　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爲節度使）拔取沈滯各還其
官（開州取唐舍人爲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拭　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　其他以譎者亦　皆當敘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
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
劇賊于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
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爲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
當是時天下幾至于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
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于
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
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傅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

其以永無慾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宣王能復先王之
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
姚崇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
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
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
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
譽于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
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
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綱畧如防盜賊
言予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

由千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
言大槩于閣尊重無任惶懼恭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杜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
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
所稟闊畧疎易輕微而忽下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
利巳倫荀讒諂可以進取知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
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
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巳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
者怒守直道而違巳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
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親
形勢潔潔小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
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巳幸況為
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
與足下之所受惟國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
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
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
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
乃如足下出官之由勇于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
心果為不謬私自喜質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

期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
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
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
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
幸天下無事人安谷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
足以為學自強自勉于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
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
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之可惜
也年四十為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

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與日爭衡業
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
未必爲不幸何者以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然
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注疏之罪僕觀解
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置數子坐于游夏之
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
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
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汨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
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
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控有皆可圖畫

考其來由裁其長短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
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蹶于無蹤笑于忽微然後能爲
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
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
童子爲師耳既參之于上古復酌之于見聞乃能爲
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蓋
滯于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
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討論
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于前古能不忘失
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問隨
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大與
之性萬物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
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
日冀受足下之教于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
未有不學而能垂名于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
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胃臆間不以悄忿是
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愼陰是脆多食大醉繼飲其他
其所道牧再拜

（眉批：至言）

（眉批：論奧養而有味）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杜牧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
罇俎之謀算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
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
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
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
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
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
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
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則
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

（眉批：古今人何相似也）

殺官軍及二年巳後客軍稍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秪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寶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巳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邢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肯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

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遐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算者

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巳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中義一軍初亦髣髴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巳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弁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巳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將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

夥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汝因劫監軍劉承偕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偕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汝蹟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渾人惡之汝既因依承偕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狀同者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秪以張汝之故自謂不絜淋頭竟至羞

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値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强一百里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壍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益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同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雠之怨彼朝廷委任之重必宏盡節以

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秪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粮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上堆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粮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

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于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弢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繇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故東西相伐每繇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卑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公遂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

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別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冐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求序者可以已矣

答莊充書　杜牧

牧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强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王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

（一作詞）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詞詞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覩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寔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覩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覩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

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牧再拜

此人可用其文亦沉辞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之國家者自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制代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

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公之詩曰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删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豈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

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生于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雨漢伐虜騎兵取于山東方所一作謂冀之壯士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

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撲擻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敎人戰是謂弃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弃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鑒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鎖太行東塞黎陽在京河南指爲重輕自艱難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徒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劾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惠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德政況聖主撫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巳築七關取隴城綿爲郡縣命誅襟虜集作今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責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巳彰臣下朋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敎訓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

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不能爲之復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牧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惠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牧恐懇再拜

投知巳書　杜牧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之操心不顧世人之是非也桂應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

知及莒敖口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盖慭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才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怨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盖深自度無可以爲報効也或有因緣宅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慙言慭色形於妻子之前此

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擧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擧之爭爲知已者不啻二十人小生迴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卽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已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已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饑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肯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閤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燕享則亦榮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楊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空爲何才可以塞閤下之求空爲何道可以報國下之德是以自承命以來審已逾切揣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嘗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材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題筆伸紙作咏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宅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能任伏恐閤下聽聲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道說其衷一開閤下視聽其宅感激發憤懷愧恩惠臨紙汗發

不知所裁牧恐懼再拜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睹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空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祈以爲

從來隨行者之所師事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鞶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空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責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嗟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箴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

知此尚謂不作文

寫出舊文納貢院旣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嗔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思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尉于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

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遲使不爲升斗汲汲瘦瘠傈傈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怗息不敢驚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計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閒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且相與去愈復記

兟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燦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庠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

能放膽說

僕性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愆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其行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餽于左右加之以擅金石萬羽籥也未嘗于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概則傳之傷離會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誕放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太甚苟黙黙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述一道論文書曰我自少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于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始也史近春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其實史耳學者不時渾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

少語未有人說

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之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集致字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于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埜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

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
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落一作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之一作從上有同影響爭競一作騁文

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功業績一作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雜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遍天華一作壤遞相師祖久而逾愈一作扇及皇大一作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浮一作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照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華艶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道一作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閭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

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效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旭肆螯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繇是官未賞爵諸葛爽秩安文祐皆自盜而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淞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蹂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

極肥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待將軍其猶野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薅草冠者乎昔韓之瞽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于韓者以疽見瞽瞽且欲大其疽而詀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于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齧

壽春啗穎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于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滲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于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仰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俯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躧跡之譽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于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

龍門臣會云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又曰不思而立言不

知而充交于土悍也

尼之道否于周秦而昏于漢魏息于晉宋而鬱于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

此見文公真男子語

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時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于國冑並配饗於先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巳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巳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上周太祖書　柳虬

司之所謂知其著作之人亦是密辭之議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一作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巳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館庶今是非明著得失無隱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六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七

書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葢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

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以終喪而止則慮廟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葢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膺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

躋富壽荅先帝之靈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覧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

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克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克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盤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

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僣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其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已少壯者耻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䘏游墮不禁播藝

元朝惟令不輕授

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葢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倘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

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葢職事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候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遇該恩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須此數條合入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廢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

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廢其宣政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縣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悉懸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敎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僭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宼恣風俗之奢僭況國家職制禁民

越禮須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飡民則萊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恩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慾於素時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因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

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聖朝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寄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

舒條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懂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効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矣願相府爲天

下生靈行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務堯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之聖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盍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借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

下兵與緇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黄蕩而不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出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眞常爲性以清

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况於
民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
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詣其
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
巳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民之父
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射惸獨助孝悌之風也其
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
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毋建殿塔
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
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

官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
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貴
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
者一可聽之稍省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
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
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
日旋招致穀帛之討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
向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制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
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
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捕發非難又

使少歷星霜不致驕墮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廢使
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
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以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
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下被
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
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
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
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
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
皆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毋於

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
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
豈朝廷之意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
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
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
度勤者隳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
富不我壽者豈能華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
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爲
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
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華天下之

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乎民者有以華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愼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

笑不暇責其論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向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詳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業復當深思治本漸隆

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爲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illegible]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

此皆愼選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餘吞虎筮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語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顧相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已來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遂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

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郡諉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敎仍舊之制加奬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試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苟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

戰而不屻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屻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貲然已老今之壯者鬻而未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illegible]務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

快論

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皐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天

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蔭閑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顚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才旣育邊郡

既費師戰而不䘏城圍而不下狄疑目畏敢深入乎
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
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
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
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足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
宜常興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
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
相府勞一夕之思紀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親羈之
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

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皇朝
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
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
爲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
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
辨於毫末杜其堅氷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
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綱紀未修斯亦過之漸也仲
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
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
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

何詞

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
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
邀求進貢或受恩賜咸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
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
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以公也土木之興
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代於帑藏此近世積聚之
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非私蓄也太
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說曰爲私矣復有
內藏之名者所以謂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
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霄春寧之

官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
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
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
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
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
豐盈用不可竭則目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
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
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官之不聽乎
又文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
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兢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

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决于群胥掊克無猒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朝廷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寮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

各序子弟謂之賞延黷亂以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膴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有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䂓剔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

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昔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貴夷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咸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廪尚乏苟有擾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當迅鼓舞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

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囊咎此生靈所不敢怨也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胄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効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

敵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若言而不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朝綱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使修省其政明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曆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

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聖朝黜佞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辨試於行事人焉庾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祿不幸親令亡矣朝廷或怨之則自頂至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

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紀一日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眞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于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於難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于外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寃協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入而

已不可謂川之旣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旣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知爲身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淵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弃而自置貧賤之地乎[illegible]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於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

于簡冊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之至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曲賜釣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輕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憙生事仲淹于搢紳中獨如妖言情旣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

而天下指之爲狂士然則忤之之精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辭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遏不伸不直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相位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宜仲淹惶恐再拜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昨日辱書以爲鎭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憪然而懼曰鎭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四士合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旣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鎭之議爲不謬則庶之法與鎭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乎鎭也是大不然鎭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

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鎭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
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
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容徑之廣是
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
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
之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云
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
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
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旣知黍之於後世
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放於其

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
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
之大要不及半分則弃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
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弃之哉漢書
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
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旣差則新尺與量
未必是也如欲知度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
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
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
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

有至理

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
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黍而爲尺
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度言太常樂太高黃鍾
適當古之仲吕不知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邪開元
之仲吕耶若開元之仲吕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
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
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吕之正者
是徒知古今聲律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
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與黍用度之法制爲律吕無
忽微之差乃黃帝之律吕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

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
聲令律有四釐六毫之善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
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
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
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
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媚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
類乎君實見咎不敢不爲此譊譊也不宣鎮再拜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木漢書云度起於黃鍾
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

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設脫之起
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赤縱置之
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
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
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
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
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
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
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
以正積古之繆佉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

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
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
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
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
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
不宜如此宂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
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
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三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
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
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
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龢其聲
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
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
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
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二
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
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
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
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
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

皆易差而雖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
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
與度皆非律也擇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
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
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終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
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
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算之大煩則上下概之
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
棄之也夫律管甚小而黍粒賒圓其中豈無負載疵
空之處而必欲責其中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

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今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三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

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則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太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譊譊也不宜光再拜白

答劉蒙言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愼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于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講敎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自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待功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卩善而心服譬如窶父之

子終日環繞愛玩矜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于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壅弟妹嫂姪之無以恤兼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婣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克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于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

如此痴呆公滿作答何其厚歟

京官本色

以佐從者之蹤耦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巳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桂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逡逡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

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退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行之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况巳不能施而欲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巳

劉公應制科時仁宗春秋高公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切對入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巳置之下等除商州軍事推官以養親不赴服闋除河南推官張文定知淮陽辟爲學官授齊州掌書記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

書京南判官坐兄某以詩得罪謫監鈞州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遷右正言

上韓樞密書

蘇洵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用因請見求進未識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江淮泗滙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蓄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吽以發其怒餒竭終日而不饗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正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于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烏乎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

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觚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逆遻偶語亡所忌諱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益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討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說得魏公則必驕而無當）是以天下之兵（不爲多言以之固）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又以戰守二字續之文字才不邪）狄公所以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及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

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此意可以行之於專閫龍拔之衆而不可行之於掃蕩叛亂之日）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志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此設上官儀立論）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以嚴濟寬於當時尤中肯綮）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論從韓非孫武等書來）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

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大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長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王長安書

蘇洵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

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如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

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于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弊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歐陽修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郎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顧慕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

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歐公本不欲為范公幕府書記故云與之同其退可也與之同其進不可也此是歐公自立處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蘇軾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

仕宦耶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否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

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常往涇州而宋廸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此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

爲明允求墓於子因爲所著書託必傳於明公

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避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

答秦太虛書　蘇軾

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

坡公貶居用太儉又欲以塊時……

落墻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黄州廪入既絶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别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絶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柹極多大芋長尺

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答李廌書此處名之罪了無功受千鈞誹

答李昭玘書　蘇軾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其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値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黄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

不敢入港作言語發相粉飾以掩其疾又不畏矣而且樂矣

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絶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倀倀焉未有所得也

答毛滂書　蘇軾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慚息今將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

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
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
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
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
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
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
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
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荅張文潛書云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止
賴魯直少游无咎履常與君等數人耳

與李方叔書　蘇軾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耒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
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此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
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於
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
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
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上韓太尉書　蘇軾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
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
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
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
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
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
以苟歲月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
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以爲直而
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
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畜之樂終
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爼豈不悲哉其
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

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
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
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肯若卿相之榮於
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
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
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
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
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
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
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

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勠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寛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寛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宜軾再拜

爲富若尉則可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才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辯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則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

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蹇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

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宜

與孫司封書　曾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志高未及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以不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州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廩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諭兵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惡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見朝廷所寵卹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狼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而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

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特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旣不能用懼重爲巳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巳理天下巳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襃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與

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曰此固一青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適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于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頓首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七

書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書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勤翰墨何皆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慰與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嘗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奕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峽蜀震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肯果歸之期日月到門疲于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謂詠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

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流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矣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甲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耒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

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曰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

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河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黽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不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眾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其

自喜不苟于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于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眾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救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牴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之巧偽百端要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

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餓而死幾劉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巳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其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于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効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責況敢毀之斥避介聘爲學正不肖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勝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亦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閣足下

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介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籍戶固不爲少雖開戶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倦感歎顛倒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日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侯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隸逹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

不朝守論治任上朱人已言之

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惟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巳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

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焉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而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僭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盜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自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侯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

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爲依
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
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剽旅
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上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
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
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
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
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
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閤
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

存則政舉閤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
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于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賛謀
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
明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遂更三大藩皆卓
然有治聲聞於天子夾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
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
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閤下直入其府登其
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華故鼎
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大人之心猶
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閤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

心始大舒釋矣閤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其官爲其
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
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
爲其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恵渥私庭曳青綬者五
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
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
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
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
噫事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益假於權位以布諸

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衣食者歟正色
直己立于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
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
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朋黨實繁幸而有
一君子在于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
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
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爲小人之
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
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乎小
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

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嘗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荅劉壯輿書　晁補之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幷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曾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論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楊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爲知

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擬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深避以言來詬又離爲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彼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闒慞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廬載百族與茲游想壯輿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

此書似泛陸[illegible]亦知[illegible]雖初見[illegible][illegible]字起[illegible]少警之也

上蘇公書　晁補之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劍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戶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

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銷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舍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産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同不幸而小道異術群起而乘之駕倘佯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誑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峩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閎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

而使楚兵不得合縱齊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
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搕人之胷義不返顧計不
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荊軻聶政蓋先王之道披
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
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
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
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間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
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
土彌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健而少慮秦
倚華山阻函谷臂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

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鬬楚接吳越之封雜荊舒之地
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弱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
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果
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
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蓋天下
之名而后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
以望天下之化閣下布衣韋帶崎嶇出蜀一日而聲
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
蓋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祿祿出辭吐氣無所
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
化者非閣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
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
感厲讀書頴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
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淸而好奇閣下亦旣知之
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未流望冠
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
不油然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
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
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
閣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

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
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補之雖不能亦閣下
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
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晁補之　宋

以晁之才再上書而蘇公不見忍哉投筆之徒

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
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
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驚
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

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一逐纖縞而鬻狐貉入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葢嘗自謂學出于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于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重敢決旁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膠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悖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惝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

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撼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須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閣下之所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閣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垂緌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觀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邪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倀倀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閣下察其之獨何爲哉夫冠鷄佩豭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議異趣而便不得夫子而爲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淵馳坂也然齊侯納之

燕昭市焉何則葢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于閣下之門不識閣下其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晁補之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熈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懟寃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塟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殁不有信于今必有

信于後故涕泣有請于左右與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君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酬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潤不通留閱月

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慍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慍之惑已甚矣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嗜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郃比疾病臥昭陽時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閒神色翛然補之從旁錄之遠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小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於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　晁補之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蒞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

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草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譏

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于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于己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忮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

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手偽異致離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于朝則幽遠趨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覽幸甚幸甚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晁補之

補之再拜厚青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與此但一事未可言擾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于大君子之前也古人從者其文札則借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于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幽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幾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

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効爲乎委勿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輿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擿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與芮之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末見固非是要

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廼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輿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輿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

羊類夫仇孔非壯輿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旣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輿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抑貳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輿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救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知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必狐埋之也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補之再拜

上辛給事書　陸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

犬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

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于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于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恭惟閣下以皋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

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于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

狂率冒犯亦有餘罪

上虞丞相書　陸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籍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恃祿與位以禦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二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老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

爲君子所憐亦可哀也

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于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遣之峽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

食指無乃太多

今以窮儆人耳

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年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爲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可使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泰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没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于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執政書　陸游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爲用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爲國者每每收取不忍弃去豈固爲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爲最難非詠歌之搰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歎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爲功名下不足以待財利塗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勤勤若爲天下之至鈍待于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已任者所以不忍弃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

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决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葢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横騖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閑輙自笑曰以此娛憂紓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是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舃此心歉然不敢遑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于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鍾運使書　黃震

某日者不揆犯分借爲一道生靈代申而拜之請卿荷台慈於鄭尚填咽例未予入之先首賜親染遠於響荅且凡詞藻之潤無非心腹之眞自惟何人辱此

隆遇榮感不知踰云也自爾挈望前茅以劄為歲一兩日來吏民欣欣相告謂福星之臨照有日矣某均一忻抃其於使臺為友郡例有四六啓以代參謁某何敢後然念明公今之古君子其亦素以愚直事其長者儻不以民生疾苦時事得失上備咨詢之萬一而例以無用之諛辭是瀆明公所望於後學之為僚屬者哉惟是某識淺才疏又於江鄉風俗素未之諳無可上禆末議某初官作吳縣尉自此竊預浙西三監司之幕者凡六年粗有見聞敢以為告惟明公擇焉其一曰初建臺之攔狀浙人好譁每監司入境爭

以詭名狀攛入布袋規壞所怨之家其後某嘗知無辜者之被禍也告其長以候建臺後點名方判自此惟實有欲訴者方來餘減故紙而獲安者衆矣其二曰建臺後之匣限大凡士大夫持麾節誰不欲恤州縣初帖不應不得不改匣改匣不應不得不專人其過恍不在上而在下然下亦誰不欲奉上唯謹哉繳匣必有費故縣官回匣多差原承引之弓手寨兵而州官回匣例是差兩獄之獄級獄卒近年諸司事無大小皆是遣匣一日之間騎至者以十數此曹惟人骨髓以活家口所餘能幾而可了諸司繳匣奔走之

費一一如期哉故勢亦不得不違限特上之人弗察耳某嘗告其長一州一縣各委一官為承受官司總收又移於一匣從鋪兵循環往來嘗使廳面拨所費既无而限無復違者矣其三曰建臺後之舊事近年官司七五年前公案吏人往往檢人訟者已息而呼之訟者反不已某嘗告其長建臺方新盡刷舊案甚不得已者乃行餘從倚閣而改簡刑清矣其四曰建臺後之受詞在法縣斷不平而後經州州斷不平而後經監司近年以來浙西有一種無賴凶徒名百家幹人樓攬越訴以威奪小民或止因私租而譁以奪

田或本訴戶婚而借名被劫雖明監司亦或為其所動某每事其長多為考覈擬退而訟少民安矣凡皆往年入幕之事在人之下而閒見易達故可每事效其區區今來試郡勢便隔蠹回思往昔不覺汗顏聊以前日之告其長者告明公少見僚屬效忠之毫末耳至若近年通天下之弊欲嘿不忍敢併及之方今大農告匱於其上州縣焦爍於其下者賦財折陷也有土此有財而折陷至此者大家不肯輸官也大家不肯輸而綱解不可違於是乎出下俚窘急之策為白撰為預借為重催抑納而小民愈不聊生是大家

苟免者小民之重不幸也士大夫之稍有材志者
武班改作宰武朝省特差武監司辟置必正戶籍必
督逋租大家必群起而攻之臺評之及縣令者必言
催科殆無虛月詞訴之訴縣吏者必以催欠之數就
爲欺詐之贓於是諸縣官吏惴惴度日而小民日苦
根本日壞矣小民因大家不納而代受重催自納之
苦至於家破身滅而不能訴大家既身不納官而累
小戶矣縣道偶一及之即遍訴於諸司且飛語立鬪
於臺諫某謂官有貪墨雖竄之可也吏有枉法雖殺
之可也若催納王賦上供朝廷此堯舜三代以至今

日天地間公當道理而今世在上之士大夫必以此
罪縣令曰吾爲小民也不知此爲大家之役而重小
民之罰者也長此不已縣壞則無以爲州州壞又將
何以爲國某念此甚苦未知明公以爲如何伏乞台
炤

回信州鄧知縣　黃震

須自交訊條已三月自領臬事一向多冗近於公移
中得見施行爲慰茲被親染深認勤篤第來諭過情
非所敢當耳某愚無官長每謂惟有省事即是便民
除此以外更無他法近世以來監司擾州縣州縣擾
百姓反以多事爲勤民往往與鄙見相反初官爲縣
尉每事執申不與泛行常得境內安靜三年八僥倖
自爲監司豈敢泛擾縣道哉但恐一路同官未必盡
皆相體此意如使縣得執事則某可放心矣畢竟今
來世事艱難尤非前比省事安民以救根本事無急
於此者安得盡如執事同心而共圖之憑楮拳拳

回靖安張知縣　黃震

某雖不肖粗有愛賢之心每訪人物於往來者多談
執事才美思所以推轂而未能正竊仰聞忽辱惠書
欣浣可知弟蒙以慈溪爲說而賜之褒拂則某區區

之愚未有以見知於執事而流俗之以告者過也夫
慈溪者某所居之邑名非某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
溪而名其邑非某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
居是名如陶彭澤是也執事宰靖安名靖安則可某
居慈溪而名慈溪則慈溪生齒何啻十萬計爭此名
者當幾人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爲道號之類歟則
尤非所敢與聞也前輩道尊德盛爲世所宗仰恬於
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
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
指稱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

此訓私寄甚可

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涪翁則罪謫中自託名於蕭散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爲顯著近世始多恭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嘗稱南軒也晦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嘗稱晦庵也東萊則又追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地哀惻之念所寄焉者也若夫伊洛同時諸賢之仕進者皆惟稱其官南渡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宦亦皆惟稱其官何嘗有所謂道號者哉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親戚趙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爲雲麓一岩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

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爲之嘗觀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惟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奚爲而至我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泰卦古義弘深則不敢不佩服以拜教也伏乞台照

回太和余知縣　　黄　震

某吳門同官獨荷知心越山辱書又蒙念舊通籍金閨屈試花縣幸又重逢於大江之西自浙來江又是鄉人相依有不啻千里似人之喜者滿望經從慰我契闊可人肩宇僅見於十部從事之閒喜慰之餘不勝飲蘊垂諭行襄非便遂取便道而西此見眞情亦吾輩氣味之所同也某一介晚末誤叨司臬凡本司前此之擾州縣者皆已與除之蓋朝廷設官本以爲民今監司擾州縣州縣擾百姓吏奸一脉貫徹流通於上下之間而監司州縣之官皆其喉使毒民之具故區區此心思所以截住分毫正惟寅恭相與協濟執事覗篆之初試取其前此公移而觀之賜以扶持不勝願幸若曰公庇則其贓錢盡放專匣盡除不屬

本司之雜事並住行初無可庇之事也啓劄過禮非所宜蒙某素不講此况於平生之交乎歸璧勿罪伏乞台照

與葉中獄　　黄　震

昨具謝幅併別申尊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僭爲百姓轉求一分之寬不諒大章茅否天下事如其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體委曲宛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門天寬願勿以爲罪也某乍到索然蓋此職自隸憲司無俸無舉混混糠粃中謀衣食亦莫之親某既到

申惠司謂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柅之責力辭不預必欲得俸已蒙繡衣允可鎮江見任官獨一薛節幹老儒也亦相往來門庭襟懷洒然𠎝別獨無舉耳舉非某所求也前倉使實齋王先生獨舉不求之人而某獨得之此特倖耳天下豈有第二王實齋也哉然於世俗不無感焉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求而後舉將何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忍其羞而求舉者將何爲耶某嘗妄謂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壞於學校選舉本以銓士大夫今士大夫心術反壞於選舉立法之弊一至此甚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立耳

與魏容齋書　　謝枋得　宋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日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杜灸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隆旨宣與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

蒙大參相公縲絏而到太都以縗絰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閒民于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于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于天地閒某毋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如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肯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

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翰臺僶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爺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曾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于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聲閨中自矜[illegible]子也必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于毋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于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妬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却聘書　謝枋德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糗于大元之名地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縱大元仁恕大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回謝教授愛山書　文天祥

寒詹積雨弁撒卞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某落落白雲間一嚁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雞褒借所蒙君言多矣然醴露濃郁波及溝斷企瑞芝而遐眺佩金蘭之永好也美人一方琹書自適爲誦停雲三過

約山行書　文天祥

比及門即拜狀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偉然朶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邪識此意

曉起入山新流沒岸恭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智者謂智超然一笑承有訪剡之約上巳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方可乘興分沙一席巳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沉寥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

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係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皆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柟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櫨欂根拔樵杙甍桷雜出于榆柳槐柘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李天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翼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

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楊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人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

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罔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踰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九

碑　德政　頌功　遺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德政 頌功 遺愛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徐陵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侖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于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

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東門美于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于强漢自通人許邵託命于江湖高士袁忠寄身于交趾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于公侯班佃必于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惠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于浪泊括地象于炎州南輿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皋天生宰輔克年致白虎之祚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踐開黃石之書高詠玄池之埜沈吟梁父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寇凌華羣蠻縱軼後阜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豎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楚鄙下軍違命上策不宜敗我王師受拘勍寇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其神率土依風登壇凛朔公亦忠爲令惠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衡門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

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王版于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于江水經綸屮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搆權輿斷鰲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于海外信義感于寰中主器攸歸當辟斯在公于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于軨轕奉待駕于中都七廟之基于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于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鶊始囀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雩祀躬瞻舞

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邸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廪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葢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檽躬親辨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訴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畿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樹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浹地虔劉赫矣高祖

爰清國讐元勲佐命力牧風后亦既旋歸邦家有暉[illegible][illegible]蟲浦節明高飛電卷勍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負貝來綏我甲梟武攀號東序謳謡同周迎門惟召流矢爲暴攙搶斯舉喋喋蒼黎危危刀劍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大旆實翦長鯨北震巢湳南俘灊城青羌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illegible]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雨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

安都始興曲江人從陳武帝平侯景擒王僧辯有功與周文育討王琳同被獲廂守者得還帝不罪武帝崩議奉文帝又爲殺衡陽王昌進爵清遠郡公後以驕恣賜死按安都武夫未必有善[illegible]殆曲筆耳頌德政而及其被獲後人決無此事疑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唐德宗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爲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於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于社稷獨斷勳兇慝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旲穹錫慶數佑皇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邁迹之會而獲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翊唐祚稟陰

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爲淳和發爲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衆叛卒作亂于京師朕深惟罪已之誠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狩于近甸賊陰謀爲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探諸衆情引以自助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潛復國安人由已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以虎亥畧匹夫之禍介蘊曠代之宏規內貞其心外混其跡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賊果不疑委以心腹遂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

及竊取官印假爲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于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蔑淦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尅期中外發應會賊泚召公討事引入閤中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塡胸臆植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誰爲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蹶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禀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履於達道同臻于太

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輟饋忘寐詳求其理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敢惡招損故列聖垂祐儆戒于予則泚之亂所以懲既性昴將來禮教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帝玄鑒聳動于人則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禪敎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古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脇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顗折之而亡疑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偕中古已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于神明桀驁聳之而動心仇讐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全行路興悲懦夫增氣矧予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愛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狥國朕得不以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勳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

奮筆從戎才爲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參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踐臺持出擁旄節入爲卿士位歷廿七歲踰三紀封王列于異姓開府比於台司參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慮常下人恒持順信之規罔居凝悔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處貞松有心老而彌勁豕大憝於方寸之內定危疑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爲臣之極致者歟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歿功在凜然如山勒銘傳芳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

浩浩上天四序唯均氣或堙鬱過爲災氛否不可終
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
時或迍難乃生兇慝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勛
輔之明德勳德克崇茲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
日月蔽虧宇宙昏蒙冏然明誠獨誓深忠豺狼爲孽
狺狺逞志咆哮犇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橫制醜類
變化若神邦家不隊元惡大憝誘姦作狂竊器僣名
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强烈烈英武殁而彌彰
義振名教功存社稷躋極上台賞延眞食省咎旌異
懷賢惻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隴右監牧頌德碑（牧一作校）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
廄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廄成校五馬（良一作）
一駕是謂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
也駕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謂之大
備泰所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
陋矣漢孝武富（一作當）文景儉易（一作約）之積雄衛霍張
皇之勢勤兵塞上廄馬有四十萬匹東漢魏晉國馬
陵夷不可復逮武帝府矣後魏以胡馬入洛巃蹄千
甲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
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盡（文粹有燼字）得牝牡三
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
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
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
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
猶爲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
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
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圉內寇垂供
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太半所存葢寡開元神武皇帝
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

二年春帝乃簡心膂（一作腑）善斉之將卜福祐宓生之
長俾領內外閑廄使馬即開國霍公其人也公名毛
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古王之後裔四伯
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一作裔）清明
虛受察舍永鑑籌謀先覺慮出蓍龜竭亡私之忠而
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
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鼓第
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承分於韓信
庚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象子垂髫則抱拜朱芾聖人
之見之也必猶爾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之

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其處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聲成也言無遠視也國有憂未嘗不戚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卑則求之務使之趨害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關廷令遠行於罔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禁原焚牧除蓐釁廄時其事也潔泉美薦庌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宜其性也攻駒教駣

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策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才故闔扼鷙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騊駼騕褭乘黃茲白來儀外廄呈技內櫪朝俐俐闌屈夕洗天滿聖皇一馭長鬲萬年別其種類則有研蹄繁鬣小領遠志曰龍曰騋曰戎曰驥差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騂紫騧皇騅駓駓驒駱驄騢駵駱騅駮騮駩騆騏騮騝毫馰馬足狼尾魚目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無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一十萬二千口是年亦二十八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岳犛牸既陳羽衛成備大駕百里塵烟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殊貌毛不錯萃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抃躍咸懷紛紜壯觀揮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其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光曰無伐辭貌無得色朝髦庠齒欣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左衛郎將南使梁守忠等及五使長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

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娩息人無乏匱克厭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頃人夫蕠穀計八十萬工閭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十石以撿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駱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窒隙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納繕工其政四也蒔苜蓿一千二百頃以茭蓄御冬其政五也使監官判售給庫物新黍置本牧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空宮其政六也貿易畜貯絹八萬疋往嚴道市有僮人千一作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盈三萬

墾用給食糧不外資以勸農郯輓其政八也敢問監牧之事孰能如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承風之成事竟以示後代而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味壞奇篆刻金石泰汧渺渺尚想非子之風會塹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誠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皇天孝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爲萃塹汧渭兮垣隴坂飛黄皂兮昆帝苑山崚嶒兮水鳴咽泉噴玉兮由汗血聚如華兮散如雲性既馴兮才亦絶維國家

之兵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文物備維帝皇之惠息戎馬兮咸萬國緑耳制兮金介直有靈公之守政擇張氏之傳令天工大駕兮侯黄屋大僕驂乘兮展轄儀舞月駟兮蹀雲螭神倜儻兮志權奇騏驥溢塹兮牛羊日多子孫榮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簇金鼓萬斯年兮羣王府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王維

夫京兆號爲難理清淨病于不給刀筆拘于守文或以軟弱廢或以賊殺刻把宿負淺爲丈夫用鉤距盖非長者我則異于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開闔于任

漢以來雜唐則綮宋以後也滿唐則序若王輞川劉賓客當帶韵致入手駸入口逸而灑灑自在

行文有奇沒些新之意

數巧筭不能知堅辭于畫一善政不能下權宿豪如雖少無愠色視大推如歷塊無悔吝百司之吏摠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旋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盗或白日手刃或黄塵袖鎚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脱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于是人入闇室若遇大賓馬前年不登人類太甚塋無遺粮

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十不粒賦于無衣六軍侍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皇台恐寇盗乃邑剏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涖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莫或宥過蹇人減雙鷄之賸圂人省五馬之秣淘不獻服汚不塓館自身已往振廪同食雖人烟不動道饉相望不惡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潤昆明之池收亦斷澤將爲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漁樵麓之守廢蒲荷薪蒸之產人自郊徂邑室有漁餐斬陰伐

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于力役他山遺于度材公命刮朽壞塡巨石辨大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吏月省錢佃農始學耒女始笅織于是鮐背黃髮之耆目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惇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睹不鬪吏既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于絜官著聲于所在其丞祕書也闕文遺簡

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諂存者考其事壯者食以斎之行者衛其官蒔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東蘊取火伐樹寘薪釃酒而祝曰有功于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𦈢以來人之祀子純犧大犨不敢愛必以薦也音兒季女不敢愛必以敬也神既靡答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鷙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焮天傑地靈衣且爲熛爐豐屋將爲茂艸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于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于禮義曰德安人免于阽危曰功德者上賞于上下須于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予學于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媿文書事蓋實

幽州紀聖功碑銘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節度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歲有銘勛之請二者君子避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動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悼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害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敵智不殺化之以神主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循刑之訓虞舜四臯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

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故天
下之動致於中和虛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
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
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
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
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偉哉
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
虎嘯而子和方叔伐玁狁蠻荊來威安遠擊車師西
域震服安有良將毅于朔邊張公禮悅戰伐書成傳
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淵流落不耀光景未耀明主雅

眷奇志持印而拜尉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
自維武授之蓟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膈臆下望獻
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
謀欺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獯狁
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
悉矣暨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
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
雄北方代宗之哉內難也葉護以射鵰之士親扈戎
旌亦由羌㷭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滅大
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繒二萬匹厥後飾

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構
甲第棊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
景附其朝侯貴種則破我文繡帶我金帛悅和音厭
珍膳竭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桀驁亡親天命不祐
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荐饑畜產耗半黠戛斯因
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焚今之烏介可
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爲假王其來也
羨漫陰山睥睨高闕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貿貴主以
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糒救其飢人或邀我
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禁心因行人致辭微

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三部曰
赤心宰相那頡啜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盛
初與名王嗢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
階爲渴沒斯所招誘以俱渴可汗戕於帳下其衆大
潰遂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畧公以室韋悍
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
供爲其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于松
構布帳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不
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甲
密授髦雋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大

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李說兵三萬進
旆而前介冑雲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非由師直辭
隆隆而未滅欲逐逐而不食哉以聽命嚴而有威公
曰險道偭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
布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于是振以莽平環以武
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騖如摧枯
林如搏畜兎慴者弗敢陸梁者皆仆虜侯王貴人
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係纍谷靜山空靡有
孑遺橐駞駃騠風澤而散旃墻罽幕布野雕收馬牛
幾至于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

奇玩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曈馳傳上奏又
命牙門將岡從巴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
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竇憲合氏羌之衆陳湯檻
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痛傷邀功救罪矯命專
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愈歟以
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為東面招撫迴鶻使
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為漢
諜自迴鶻嘯聚牌不賜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
兩部戮迴鶻八百人雖介于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
於鄯善未足儔也迴鶻又遣宜門將軍等四十七人
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意戀
入五原大毆襍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入病
馬瘠猶奮而退挫銳解紛緊公善計令烏介自縛皇
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
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離飢凍黑車亦倚其成重
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豹眥深入漢將
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
長計羈縻不媮避慄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
得雋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杖將帥為爪牙視戎
狄為鼠藏方獵猛敵不嚴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扁

之勛非漢宣無以聽營乎之討勗哉上將光我中興
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
宰相四人其它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
德稱為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
神武百蠻震慴乘其虛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
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成功輝燁
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太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昇烏南來
胡滅之徵非夷颷掃厥國土崩遁迫遷徙震我邊鄙
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近連千里曾不甚天

猶爲驕子丏我逸殺遂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
歸討强漢郅支嫂辭狼顛朔野伏莽見羸雁門之北
羌戎䆉處濈濈羣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
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嘶怒羽檄徵兵謀而梟黙
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
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衆
于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
禀兄之制代師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廻白日
劒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礜之埜蚩尤未滅
俾我先侯恢弘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微索陰山寢烽

亭徼櫜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
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刼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
蔡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

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人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
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
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
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吏怠官事亡其
傳帝昔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
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
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
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惪以訖天誅乃敕重
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之
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

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
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城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
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
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
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
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

前後入語以動勍國

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豈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收語有不盡之意妙

意續接文平淮西碑從知有此元子行義忠

平淮西碑

段文昌

日者惠琳侍近狄之囚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教

年間盡齊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求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氣所激莫不歸心況彭城從折簡之召横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獮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剗心斷臂繼踵爲忠旣而釁見於巴賓之間河清於鄘衛之際固同本之兕昭聖祚之符廓清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窟通轇轕有上帝灌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鋋雪照騏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數餘殃聚于逆嗣氛祲淮瀆我后方弔人省冤犂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兵劾衆拒境滔天肆逆剽集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絰授以兵符天子於是會皐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孫劍飈馳亦由馮異之摠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攙槍摠魏博河陽郃陽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内詘都謀外沮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于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摠朔方義成陝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

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藥書作帥鋮爲戎右充國討虜印綬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素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皐有任城之武昔征兇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山南東道荊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以諭群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

以下皆記敘李愬新軍

命宣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其卒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搉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其亢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辠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寶憲之幕府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我旅同心壘垣齊列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

豚狸于矛杖行宏於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總傷痍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銳扇之威未嘗變觀屈鷙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性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槩之心出于萬衆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既望陰疑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部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宿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敵淮濆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縣竹用制奇勝與古爲疇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帝命策勳進弘爲侍中光顏重胤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服宥罪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

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濆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勳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惠上獻鴻名式昭徽策庶乎閟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覲劍銘者戒蜀川之恃險

唐憲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孝忠後世鮮有緣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

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詳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欵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祗畏若不勝拷何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

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俾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吾孝忠者固賈高趙午之徒敗當時韓吏部既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訟未必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贍明妥隨人觀場之輩先嘐眙于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劒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

明年平夏一句

三受降城碑　呂溫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四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量則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國家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非築長城右扼臨洮左控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亂爲荒丘退居于滸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

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略有拂雲祠者在河之
北地形雖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
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鮮一躍而吞舟虎
數步而擇肉塞艸落而邊甿思河水堅而羽檄走爰
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寘
鄰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
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
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
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
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

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
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漢於一掌驚
塵飛而烽火燿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
閉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筴勦
厞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賮受厥角
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寒萬里
之埜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
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
城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劘壘
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惠

茂育羣生戢兵和親北狄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
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
元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
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警猛氣亡生
禍心聳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
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
揭茲雄辟如三鬬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
織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覯孽則勦乃誅乃弔

鄙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賚不渙清廟我聖耀德
罷扃北門偃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兒守椎亡固存
于裏于夷永裕後昆

三受降城皆在黃河北岸今河套之北也中城南
直朔方安北都護府在焉東城在勝州之北西城
在豐城之北此唐史注也宋初曰中城南直朔方
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城本漢
雲中郡地中城本漢五原郡地西城本漢臨河縣
地三說微有不同如宋白所攷則東受降當與大
同相近去黃河遠矣或者漢雲中郡地廣西接榆

關非止大同府境也大抵漢築朔方守在河南唐
築三城守在河北今河南已爲虜巢矣況河北乎

右穀山筆塵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　元稹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弘正自魏
入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愬狀其德政乞文於碑爾司
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
祿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劫掣郡縣偷關據
京天下撓撓肅宗征之海内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
或伏或叛更立迭敓廢置征伐覲見賦入之宜皆自

爲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
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
既而季安悍誕淫驕疿勃蠱惑發時喜殺左右漸及
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内外惴悸妻元
氏因人不忍移置它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
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衆襲故態
名之爲副大使而家臣蔣士則逆虐用事士衆不分
伏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興博大孝敬於軍謹廉讀儒
家書好言君臣事倘可依倚爲將帥乎聞者皆踴躍
一朝牙旗下衆來捧附興仆地不肯起衆亦不肯去
乃大言曰爾輩即欲用吾語能不殺副大使且使吾
取天子恩澤洗汝瘢穢使千萬衆知吾臣父子道從
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數十人以興知留後事
移懷諫於外明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乃
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已
下至于郡邑吏人廢置盡獻於先帝詔興以工部尚
書長魏博相衛貝澶之地仍敕司封郎中知制誥裴
度使於興且以錢一百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内百
姓一年勿復事問者羸賑之困窶砭詠之不以法者
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

服與器人臣所不當爲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
之善心者田興也使興與弘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
弘正先是魏諸賓猶僕役也將卒無畏避弘正始求
副節度已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雖功勛將莫不承
者避謫者趨付授咨度始用賓愷先是諸將之外有
權者莫不枸劫妻子以爲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
防碍出入以爲窺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悶愁稀
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
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于朝請移河於衛之十四里
且役衛功三萬餘詔弘議之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

利它邑古無有也弘正曰魏於滑信彼此矣朝廷何與焉不時興工以致人讓魏俗不變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平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弘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以其首歸于弘正弘正入鄆而十二州之地平以功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覲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乞留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部弘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

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爲盧從史李師道所詿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受畏感恧不克來覲而聳陛下天覆海涵悉包悉受乃果自信將朝有期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弘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內出五詔詔弘正爲中書令節度德棣於鎮且詔父子皆爲帥以大其威十二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弘正至自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宣奏陳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聳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爲惠政二曰法爲善政三曰謙爲和政二德一曰忠爲令德二曰孝爲吉德今弘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鎮冀不測之泉可以爲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凡弟羅軒冕可以爲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束縛詠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爲仁矣始初逼越廢怠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爲法矣始初山東倣狠侵取地德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爲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謹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勠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帝命弘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數甚明亂則隱約理由亂生既理復亂生於疏輕唐受天命既理既平高祖太宗不荒不

寧玄宗抑厄其否乃革四十三年奄有丕宅始視燕寇胡雛弄兒離我寵重彼將胡爲所細所忽忽焉而雄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勉乘其淫驕乃伐乃極爾視羣孽胡爲而亡潛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自視胡爲而昌畏茲逼側永思悠長囊爾之有既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窮崇無忘辱詬我雖平寧無忘燕寇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河西節度使杜公碑　　楊炎

周有召伯樹王風之始漢得留侯稱佐命之傑大赫

於帝典名鏤於河圖維唐之受命大蘊戎於西周皇帝感騶武之風思二南之化詢求卿士惠澤窮荒乃命兵部侍郎杜公名鴻漸自河登車主盟西塞公英明博達淳粹先覺碩德漢庭之老中興佐命之勳體合一氣精合五老伊昔皇運中否河海風塵天子方偽遊斯門之塋公負霸王之略感社稷之危緬懷風雲以身許國隱括止道旁觀曆象謂宇宙不可終閉兆庶不可無君龍吟空山雲起太澤追昌言以排世難告天命以成帝業日月盡蝕載之高懸鯨鯢躍波幾而為臨史也奏鄉天之樂儒也觀嗣夏之書故登

朝為夔龍禁戎為方召至于是邦也清其心而妙其用厚其惠而感其和與物也氣之陽春含蘊也工之宋弊以為頑俗不足以勸賞故先悅以茂功貪人不可以害羣故間罪以去奸訛言不可以疑衆故畢詞以為戮於是八藩以之匍匐三師以之投襲羣盜以之出奔巫人以之伏死古之作者不貴成功貴以惠不憚從世憚先仁樂生下齊明道者謂其強孫武講軍事上者知其固西門禱河明刑者恨其暴子玉佑楚治兵者慮其剛而公形體兼才智周乎萬類之變禱合乎四會之中是神降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來也丘陵如無其去也風雨可懷故吏兼侍御史唐朔英泊邑老其州長吏陳奉先等以炎耳目務香記之篆刻底乎視斯文者有襄南之慕衡遺美者深穎上之風銘曰或或杜公蚪蟠于奧人美其華我睹其操王用暮晝大邦以造三錫輅車纂戎之彌威肅惠時明神所勞何彼寒翁靡人仁報徘徊頌石永代作好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常守

上江西目睹觀察使韋丹有大功惠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覈于衆上丹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蹋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銜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跋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卓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

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殲兇狠方行
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
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術良吏而丹居第
一周召伯理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
尼杯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序漢
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黃霸與遂次將相
下令明詔刻丹理劾令得與元和功臣中興得人之
盛懸于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
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曾孫
幼于為岐州參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生政為漢州

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
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
檢校吏部員外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
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
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
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
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
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
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
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拜
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
耳此後外而誰不為叛因拜劍東南川節度使兼御
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
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
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
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
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
爰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
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

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
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
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
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
名為棟宇無不創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
廣衢南北七里盪濼汙塹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
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
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就成生
遂手為目睹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
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毋

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于
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
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
和五年嵬年五十八其銘曰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
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守將相是矣豈
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
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炎
無處所曰天使無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尨是聚公
錢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守貰貸付與月載酒肴如
撫稚孔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

半重樓如詩翬羽翻以長堤綠四千步明年水平人
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陰去灌田萬項益種桑苧俗
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十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
和是師圖讃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詞寵
假武陽爲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爲理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二百十

碑　孔子廟　聖賢廟　神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 楊炯

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龜龍負讖帝鴻驅八翼之軒魚鳥呈文天乙降三分之辟五十二戰權輿顓帝之都二十七征少昧馳王之業平域中之禍亂掃天下之虔劉以盛德大業之尊當開階立陛之重及其山崩海竭日薄星迴曆數不還謳謌遂遠元子賓周而建國二王之車服可尋上卿翼宋而承家三命之衣袍再襲是故陰陽混合洩符瑞於平鄉宇宙氤氲洒休徵於闕里龍峻而龜背月角而雷聲有軒帝之殊姿有殷王之異表山開遁甲尼丘落於紫垣星掌巫咸鈞鈐墜於蒼陸淨光童子來遊震旦之郊乾象明霸俯下庖犧之國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成申下問於伯陽屈帝師於郯子天爲木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匏瓜一國有來蘇之望常登委吏稍賤下都天下可臨諸侯

峪少斷刻

取則以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禮以之義而國
平司寇之官以成義掌山林於夏典物得其生聽獄
訟於秋官人忘其攵大夫亂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
執構仰問三雍之罪強公室而弱私家叙君臣而明
長幼用能使犧牲秬鬯不登闈闕之庭羽戟旌旄不
列壇場之位當是時也三光薄蝕九土分崩夷狄有
君中華無主周京赫赫成康之至教茂聲魯國嵩嵩
賢聖之餘風可墜河圖未出吾道不行周流八方經
營四海治亂運也窮通命也苟天下之至聖仍逢盜
跖之軍仗天下之至和猶有匡人之逼德生於我樂

天命而何憂文不在茲臨大難其無恐使在者必信
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豈三千擊水牛蹄
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搏風鷄羽不能扇垂天之翼
然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或屈伸於季孟之間或動靜於魚龍之際下學而上
達將聖而多能博而無名信而好古察殷周之禮樂
損益可知觀杞宋之文章賢才不足數年學易伏羲
龍馬之圖三月聞韶嬀帝鳳皇之典信在乎德術數
貫於神明意見乎時制作侔於造化已所不欲則一
言可以終身人之莫違則一言可以亡國惡鄭衛之

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榮辱定於樞機襃貶存乎
簡牘精誠密召北門開紫掖之星福應全來中極敷
玄雲之氣乃若知幽門之故見天地之心有感而遂
通不行而克至年當甲子潛知啓漢之萌運叶宮商
預察亡秦之兆星移大火追責天司月入陽街無勞
兩備季桓子羵羊之井推木石之楨祥陳惠公集隼
之庭驗蠻夷之貢賦然後歷三辰而玉步照四極而
金聲坐于緇帷之林浮於亶州之海門生七十仰天
路以無階弟子三千望宮墻而不入哲人之能事畢
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二象不能遷必至之期參

乎兩曜不能稽有常之動南遊楚國遂聞衰鳳之歌
西狩魯郊獨下傷麟之泣夫子周靈王二十一年冬
十月庚子生至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凡
享年七十二于今二千餘歲太山頹而梁木壞微言
絕而大義乖傳饗祀於百家奉渠書於十代秦始皇
見登床之讖始亂衣裳魯恭王肴壞壁之書猶聞絲
竹漢國起于六千日賜金之禮敝優魏德行於五千
年刻石之夙未泯遮文武者皆憲章於聖人修學校
者僉折衷於夫子自華轉玉曆彝幕瑤闓皇天無皂
白之徵戎狄起豺狼之纍羶六律絕笙竽塞師曠之

耳天下之人察其聽矣散五彩滅文章膠離朱之目
天下之人始其明矣我高祖神堯皇帝因三霧之寶
曆膺萬國之歡心風起北方月行中道削平宇宙戢
干戈於羊馬之年彈壓華夷照文物於龍蛇之代太
宗文武聖皇帝昇壇壇於曲洛受玉版于平河經天
緯地還海夷岳坐玄宮而密轉紫微光帝宅之尊戴
黃屋以深居赤縣列神州之貴今上天無私覆道不
虛行馭六氣而平太階乘八風而制羣動星連月合
廟臺而有觀羽之勞海晏河移瓶筆而有書祥之倦
封太山而禪梁父千載同歸敞衢室而築明堂百靈

咸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乃
虞夏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南西北之人混風
聲而一變環林沸日映高柳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
鯢池而涵象浦粵以乾封元年有詔追贈夫子爲太
師咸亨元年又詔州縣官司營葺學廟憑風雲於异
代照日月於殊途火者有知歿而無朽如綸如綍大
君於號令之嚴匪朴匪雕上宰極司存之敬長江令
楊公弘農華陰人也即華山公之孫大將軍之子朱
宮帶地明河一葦之西黃闕中天神岳千花之北山
川壯麗於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內齊九龍而闢步一
門鍾豹變之榮襲五公而長驅四代赫蟬聯之祉開
忠入孝誕秀與賢冠蓋城邑池臺鐘鼓英雲韜湊鏘
鏘萬玉之門喜稱騈羅濟滄千金之子是故北方多
士太一壯其魁梧南國仙人中書偉重端雅倚桐可
仰子漆兼葹照明月於胸懷吐清風於襟袖臧武仲
之仁主莊子之勇可以爲大臣矣韓尚書之臨八座
發跡下邳卓太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
脊魯邑之絃聲解劍分司察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
大斾亡雙河內王君時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
柏之心名都十城不能動夷齊之行先是殊方暴客

常嚴鉅塹之兵絕磴奸豪每縱潢池之戲數州常以
爲弊歷政所不能移行人爲之聚衆耕父由其釋耒
公英謀獨斷銳氣無前奮一劍殄元兇馳單車而蹋
遺噍道旁牛馬並屬羅衡縣內神明皆稱傳琰若乃
山林猛獸動星象而垂文江漢貙吒鼓風飆而作慄
城門六閉未防虞吏之災都市三言終有三君之聚
公雖心裂背壯髮衝冠按東海之金刀飛北斗之石
箭岡麓不擾有符劉孟之城坑穽亡虞更似童君之
邑自非愛人猶子視物如傷豈能躬斬兇渠親除災
害與夫赤絕不用道被於瑕丘桴鼓希聞化移于京

洛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儀陳之以庠序典役
鳩工憑三時之閑暇薄賦輕徭視四埜之川原依城
負郭青泥險磴斜連白馬之關赤岸長波遠注黃牛
之峽縣四刀而開益部照參伐於天光賦三錯而闢
梁州絕岷嶓於地德背山臨水掩金蜀之膏腴望月
古星採公宮之法度丹墻數仞吐納雲霞椽柱三間
蔽虧風雨瑠璃曉闢東官雀日之窗玳瑁朝懸西漢
蚍蟒之摘圖光甚於非斗聖質猶生赫符彩於連珠
宏姿可想至於月衡月準山額山庭偘偘星文堂堂
日角莫不向之如在疑遊非上之山望之儼然似鵬

東流之水博士助教某等西州聞望南國英髦駭飛
兎於文埸躍彫龍於筆海揚雄博識神遊象繫之端
李郃幽通思入璣衡之表每至韶光令月朱鳥乘春
爽氣高天玄龜送曆瓊籩玉豆巾堂奉先聖之儀石
磬金鐘南面習諸侯之禮華陽曾子鼓篋來遊蜀國
顏子摳衣請學絃歌在側還昇武騎之臺禮樂居前
重睹文翁之室祁祁茂德濟濟時英聖人千載之風
儒者一都之會丞主簿尉某等甫田戒露望華蓋而
長鳴綠地生風下仙閣而直轡大夫貞節還居內外
之丞文學明誠猶懸南昌之尉鄉望姓名等王孫繼

騎騁原隰之盤遊公子文鋒叙江山之體勢符偉明
以都官謝職逢有道而相推趙元涉以郡吏從班見
司徒而不拜僉以鄉閭少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
臺就門人於相圃冬禮春詩之化再造樊川淹中稷
下之風一匡二蜀若夫平南壯烈沉流水於裁碑逐
北勳庸登燕山而刻頌庾太尉新亭之墓尚有黃金
鄭康成通德之門猶存白兎況乎功苞大象績彼蒼
生豈使銘典闕如音塵不嗣是則彫墻峻宇列冠蓋
於宏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太學小人狂簡不知所
以裁之夫子之文章今可得言也詞曰

西崑玉闕南海金堂惟惚惟恍一陰一陽三辰赫赫
九土茫茫太極天帝神州地皇驪連上古混沌中央
降及軒頊終於夏商四時玉斗五緯珠囊聖惠千載
淳風八荒天開赤籙日照青光讖叶金匱兵符玉璜
化隆文武澤盛成康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春秋代謝
宗社危亡帝典無象人倫不綱山河命德天地興祥
禮樂三變文明一匡原承少典祚啓成湯吹律丹風
御府白狼三仁去國再命循墻不有積善其何以昌
降霧鄉邑誕哲平鄉月旬摛彩星鈐吐芒文行忠信
恭儉溫良或默或語能柔能剛學而不厭師亦何常

通禮明德尊賢毀方古之君子昔者明王道叶公旦
神交帝唐攝官從事服冕端章示之以德臨之以莊
澤如春雨威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時逢版蕩
運屬悽遑入齊損味居陳絕糧登山極目臨水徜徉
無道斯隱捨之則藏季孫大賓敬叔掄揚問官郯子
受樂師襄神明叶贊雅頌鏗鏘紫麾遥集丹烏遠翔
生需水火家國舟航功符日用惠叶天長倏嗟崩岳
奄歎摧梁昧昧神道悠悠彼蒼書開懷宅讖識登床
輿代輕重因時弛張壇裒黼黻沙漠壝塲璣衡慘慘
載籍膏肓汾河水白晉野星黃軒電臨斗殷雷入房

九圍臣妾入極城隍東序西序上庠下庠粵惟銅璺
實號金箱霧山地輔德水天潢芝蘭秀出羔雁成行
王匣孤劍瑤臺驌驦徵奸搖右澄猛移蝗風傳積石
道被滄浪絲言渙汗經葺相望夏井蓮植秋愆桂芳
綉楹文琰綺綴明璫四注飛閣三休步廊禮行釋菜
敬盡明薦圖非有若地昇空桑伏羲書契女媧笙簧
匏上金石珪琮璧璋高門程鄭碩學王揚威儀秩秩
宮徵瑲瑲山栖烏鳥水宿鴛鴦蜀門荷戟江津濫觴
落星高堰明月回塘丹碑不朽清廟無疆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邕

[illegible]獻同自天子至鄒凡引長道[illegible]術爾天下者雅祖後與孔子焉

天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是
小說蓋有異聳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
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教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
荷其蔭而不由其恩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
者也夫傳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
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
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
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
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
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

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
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于是君臣之
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典夫婦之倫得雖明日
開覺膏雨潤澤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
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
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
列邦不假手于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于素王若此
之盛是以騰跨百辟獨絕一人易成名而可稱蓋取
與而爲大者也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劉禹錫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于兌禺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輿鉞董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下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荒堦不足廻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猝率無寧歲耳恍鉦鼓不聳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邇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勵民庶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溴水之瀕城池在

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枝梧載塗載負黝焉陵虛寖廟弘敞齋宮嚴閟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墻仞琁之生敬外飭厥稜中設黼幄繪明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睹與偶形画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宗彝籩豆青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于童儲歛器于處櫝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菹青蓄之御備捨已俸爲于錢權其孳贏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華華化行風驅家慕黍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提市同由是傑勇辯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覩習禮義矜甲胄者知根於忠信服（得近于雅）綬胡者不敢侮縫掖敎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嘗譜二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形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泰岐公閥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

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闢頽頽亦有儒宮軋于兵間賢族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于門墻如造闕里春詠夏絃載颺淑聲（一太平之象）風于閭閻浹于郊坰途讓斑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訴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嫚語昔之逵營誇力使酒今邂賓客欽容拱手胄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敎較民悅其敎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柳州先聖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追）髻（計）卉裳攻刦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章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以水切）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齋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即就切）功

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栭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尚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一作祠）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是柳州文宣王廟文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于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天子之徒與其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我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巳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時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才

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寤莫尊于天地莫嚴于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天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紛冥昧百家鬬起是巳所是非巳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

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揚墨駢傾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横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其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是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孔夫子上社稷以功生人之用也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耕之民而殊其籍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即闕里聚孔顔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替歷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恢前皇之遠猷學廠未修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冑學聖人之徒覆毓漸濡德澤正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爲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鄙

致族子序當見

城也金社既墟嘗歸吾元帥於忽弃不成故宋切築爲非門始四十年世祖徽丘天下不忍徼利一旦以闢吾民包峴漢而城之視猶囿扇待其自蔽五年乃下則其受大兵也爲最久城門闢矣廟學前大闢帥武臣困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室改爲田之在郊籍既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所不敢視江南他州之有夙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更令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曰募民覬獲何時明日使是學媿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

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劄若俸戶此者捐若財應者讙然辭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旁序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肆籩豆鐘鼓有踐與節人之戾止新視易聽起所隳習而秖是矣燧嘗過矣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天配食顔子援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喆前宋則踰孟子與顔氏並雖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次曾子子思進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喆上亞聖人者四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顔孟而异曾思漸憲首請黜之

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爲憲河南是化襄陽
未入山南循其所莅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配（可恨）
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
歿則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聱而
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
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氏前死有聖人者存未
嘗爲書質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
爲邦二焉一以修巳一以治人它皆見稱於夫子與
不待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
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

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聱而知者
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學巳
議立顏路曾皙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肰
燧曰嚮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
可併去之也今江南已配享者可不講而黜之則江
之北有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
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以考文公之事天子司之
以幸國家進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羣肰議
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侯礱石求銘奉議大夫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聃實分刺是郡亦

以侯嘗勲宽若可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爲哉孟子
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貢有若則以
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爲賢堯舜遠猶未曉
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亡能焉則
夫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
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曾相瑛
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與曾相晨奏依社稷出
穀王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
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
州道州曰自天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

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三帝三王無以徉
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
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艸木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
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彷彿萬一者古今
人無能爲者也故惟著其始逾而今完者以告夫後
之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晝守
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士學士日介胄
以扞大刑進事俎豆皇輿既邈壇南海涯頷爲土中
襟帶安施猶爲名城于漢之城惟廟弊軋不稱瞻式

帝奮文教誕誥優優于學須才如䕶仰藝是邦承流
其陳兩俟衍也經畫義逮成績桓桓新宮寔教所基
嗟哉褒士挑達何爲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
爰與覩爽朝趨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門闕里即居
行己揆武賞與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
用示無極

虞帝廟碑銘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
其節而固讓羲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
天命歸于帝帝盡蒍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
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
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
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
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于
上人化于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
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

見軼其執度少能窒其嗜慾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
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
堯舜顧禮經要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
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
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
來也嬰于樊籠其去也脫于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
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
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禹易之時發荒唐之論
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
此河伯不知于海若盜跖自方于仲尼也古人至堯

以義終舜以勸死藏諸祀典永為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溢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永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閟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閫閾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

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于清芬勒文于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句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竊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未輟鳥耘猶在託此岩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遙九疑嶁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檐度風颸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祚我皇朝

許由先生廟碣　楊栖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屛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巳來遜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岩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是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秕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

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岳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岩靈谿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斃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

此恨何代可消

地之式居天地之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箕潁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劒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狂人噬一單族口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

任有朋黨蕃衍之夫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楫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寻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郭子儀家廟碑　顏眞卿

昔申伯翰周降福于維岳仲父匡晉演慶于箕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之都三峰發地而削成九流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稟和總河山而蘊秀莫與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嗟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晃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閥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其德輝不憎下位充已復禮州邦化焉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

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源縣主簿贈兵部尚書通府君清識徹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鬱有休稱道悠運促靡及貴仕垂于後昆沒而見尊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潔矩聲如洪鐘河目電照虬鬚蝟磔進退閑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非府右果毅加游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衛威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避君清節奏授綏州遷壽州

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三年春二月以公之寶胤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以孽胡作亂黠首罹殃朕于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攙槍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遺剪凶殘猶振稿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榮義申存歿累追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弘之素蘊

秉冲邈之高烈言必主于忠信行不違于直方清白爲吏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間于疎遠泛愛莫遺于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至則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盛德必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長而瓌儒姿性質直天然孝弟寬然無比騎射絕倫所莅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澄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爲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于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擁[illegible]方衆圍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皇帝之幸朔方赴行在于靈武擊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爲元帥也首副旄鉞會廻紇于扶風摧兇寇于汶水追餘孽于陝服長驅河洛弼成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乂函夏之未乂安天下之未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丕休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閒氣生悳感星辰而作輔應期運以濟時忠于國而孝于家威可畏而儀可象盛德繄物寬身厚下用人由己從善如流沉謀秘于鬼神精義貫于天地推赤誠而許國冐白刃以率先

霆擊于雷雨之初鷹揚乎廟堂之上九二歷刪司兩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書曆事二聖厥德維懋易相二十而受遇益深羨姑復上都者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麾城掛邑得雋摧鋒亦非遽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之爐虎生人之蔭庥者歟非太保之遹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況乎爻于著睦齊竜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紆靑紫者八九勛庸畢集今古莫儔昔奮號尊榮紅粟才需于萬石煇家全盛朱輪不出于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侔焉于是乎淸廟之典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刱制于舊居將永圖

而觀德中堂有侐丕構克崇感霜露而怵惕以增敘
昭穆而敬恭斯在㢘乎觀盥顒若既無斁于永懷入
室僾然必有覲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
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溫溫孔父遠稱讒
鼎之銘穆穆晉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郭之皇祖
肇之號土逮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源長流光
施于司倉凉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兮篤生太保
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于穆令公
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徙宮簡帝心兮含一不二
格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塈昭德音兮芝馥蘭芳

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璆琳兮乃立新廟
肅雍允卲神保是聽孝思孔昭亶居歆兮乃立高碑
盛惠美效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兮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
君睢陽廟碑　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
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
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
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藐
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尉數奇見
惜挫猨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植
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謩
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
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誓鳩武旅以
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
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
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
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
臣應通南北之奏復援我義類扼于睢陽前後捕斬
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

□盱眙而不進賊徒乃弃疾于我悉衆合圍技雖窮
于九攻志益專于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
奇息意牽牛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
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亡歸以有盡之疲
人敵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
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
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亡
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劒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
陷遇害亡傳燓之歎息有周苛之忼慨眷義能徙果

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
于累句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爲第一等
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
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龎惪之狀納官
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于
周典徵印綬于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
之事不唯以𢙿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耻敵
立憧以怒寇（憧音謹勇也立憧出列子）伴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
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
城陷之辰爲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

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
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
二州服忠思孝亡替負荷與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
斵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
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
乎內者合于貞行乎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
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宏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
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
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拒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害氣彌盛長虵封豕
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
悌衛外舞缶穴中偵鈴馬非粮析骸猶爨浩浩烈士
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一告嚙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恧（恧女六切）孤城既拔渠魁
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
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
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

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
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及公
有難乃往死之曰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狼瞫取戈斬囚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
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此二事用于
霽雲碑是子厚微意徐師川詩開元天寶中袞袞
見諸公不啻張弃許名在臺省中亦子厚指也

項籍碑銘　李觀

緬剮秦之顛亡槩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攻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候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剸秦者有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而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枹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絜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欲擒王

離十辟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困語曰捐約則違人周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辟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沓泉泣垂綬遂歙帳中卑命麾下騅兮美人颷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鸛丘陵足問不歷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恍慌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亡謀剛而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眞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肰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討之哉至如謀於

漢者昔其臣也公實弃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靖難生漢以牧人靖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特成皐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詠之輒泫肰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絕。嬴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豗豗。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洎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欻于壁。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遺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扁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荊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

深。殷爲強國。誰爲莛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紛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攝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俟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來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公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顧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蕪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

餘孽。罷眺未息。污俗未清。擬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時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弃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旆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廣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優攘靡依英雄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上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來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並齊管晏搃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豈約亦皆然矣呼虖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辈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駢邑斯奪由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

固結古柏森森遺廟之見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消歇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炎灰於蜀欲嘘而再炎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郡武岐雍間地不尺潤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朕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众備志耶由是數武侯之所爲殆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爯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囹圄之不暇鍾鄧寧能慈若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嫉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蟜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皆心不愧畏人不疑贖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爽彼居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此左[illegible] 頭右[illegible] 房之[illegible]

韓公廟碑銘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于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綿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騍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漢南邉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縉

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耋老
且重煩之及卜師于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
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
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有其一者也公忠貫神
明慮幾造化鎭以長策潰其姧謀一麾偏師屠名王
復喪馬奪壍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鎭將
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
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鬬無日無之旣而據河
山訛其動靜納行旅帰之裞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
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刳腹心朝廷無少竊之

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
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厮尚有存
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
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非未功罰無非罪上流
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旣就
刊木標榴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
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朕也夫鳥獸少木出其倫
輩猶或利害憑焉況姝績功勛終始天地翼輔先聖
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
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

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illegible]
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
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尚或筮頌飈之簡策貴之
況忠武卓犖巍巍今昔而咏詞無之非古也竊感趙
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敔或不順
鼓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螢迅梟雷動機發冥冥
功奮三城人詮億齡謀出先後構危于亭張天之威
恢廟之靈北狄頻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綠河罷扃
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埜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

徘徊涕零吾誰與帰式薦斯銘

唐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
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岩岩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
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
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
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幷州掾過大行山反瞻河陽
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
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
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

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請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朏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邦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第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

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撿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其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

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被脅從輩聳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愳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聳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非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

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曲請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盧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副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盧陵王道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

盧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盧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盧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

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盧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盧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與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

拜洛州司馬它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勛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王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舟徙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

之六

南有三仁非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恭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士逝長風而抵衡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

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亡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渡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渡乎必告而後敢渡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曰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弃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一心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殁爲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案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幷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祖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旅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

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几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

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惟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盡崇墉列溶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岳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辟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非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才同覆簣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嚮像考乎

含神細白玉猶存驗千山海經黃花不落昔者生于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惠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肸蠁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于西宮夫人館于南岳山臨白岈空聳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于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少昧膺人謀之輿能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涼風至司馬于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于是乎室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于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于宮室察璿璣而于大運天廻地游吹玉律而部入時陽動陰靜烟雲蕭索而合彩日月瀲灔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轘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

祀之經對閟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于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賞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軫轕南北崢嶸繡栭兮雲楣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橑氛氲兮襲人皎日登于約疏奔星下于闉闍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臺旁臨虙妃之館爾其嵓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市地餘基隱嶙仍如萬歲之亭古木摧

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標宇岩嶤仙女脩臺風
烱爛熒軒轅之牀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微少
君直下乘龍之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
雷爲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姍姍而先路凋之
以西畢雨冥冥而洒道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
下暮雨潛通或瑱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
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
衛則甲申之瑱石乙巳之蘭蕭奸倡妙妓則悉悅之
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闕禮容斯備廻風兮雲旗
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惟

神享惠降百福而無疆惟岳配天視三公而有典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臣聞河洛越雋有邵邑之爲魚水陷歷陽自吏人之
化鼇訪遺蹤于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于姑泉絃歌
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憎
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辨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
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
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
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學若玉
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

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
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
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
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于度土之
辰女嫁于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東生發蒙
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
名泰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候禹
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
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説有微鴻
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

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蝃蝀仙娥之月作蟾蜍精
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少而成蘋山崩蜀道臺候娃
而亡嫦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基下莫
尊于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于感致美矣哉不可
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
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
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司祿益富家國于是
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于是乎不大明王三思未嘗
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隣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
但聽于鄰鷄人得其和遂同于野鹿表讖記奏河圖

四十七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
封之可識何以加乎。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
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與德以五
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于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
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廵狩。采
星畢曳雲梢。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蹕。馳洛邑
飭襄城。天廻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
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姒開之台。徒
觀其丹青歲古。宿露年侵。聖情有睠。輿言改作。其山
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邐迤。斜分

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少生而五色。
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于溪澗。白霧氛氳于巖嶺。
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成靈。肅然
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
覘星。撥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异態神行。
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榭于山間。綺綴衡風。架廻
廊于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牕。周施玳瑁之椽。徧覆
瑠璃之瓦。赤玉爲階墀。黄金作門闕。山如白蟖。樹似
青溪。葢蘊藻于前庭。蒔生芻于後徑。蘭香夾水。居然
洗沐之資。竹帶臨風。自隔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
對而先驚。楚辟山川。屈原書而幾匝。壽宮幨兮不撥。
象設安兮。逾肅肅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
幄。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
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開陽闔。
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蒸。蘿俎則麟胎鳳卵。烝
蕙焚蕪餌腊。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
岳。詠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
龍兮吹笙。右白虎兮鳴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
習習。天媛來。風雨雰雰霏霏。神媛下。霜雪孔雀飛。而
儀鳳舞。弄玉邀歡。輧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

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肴風。塡河津而下謁。洛妃
綽約。江妃綿邈。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
九天真母。八極夫人。躡景于玆矣。青霞衣兮翠雲裘。
霧連蜷兮既留車。廻風兮馬飛電。覘倏忽兮亡見。昔
者塗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霧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
像。墳壇或在。徒脊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辯安歌之
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嬰
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
披文相質。虔奉綸言。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
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

南海神廟碑

韓　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進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于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

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尊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它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西南守長之倖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脊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仕八族
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郭明龍曰此文特以祀事爲案海神固不可知也
得體

白楊神新廟碑　令狐楚

道太原而北列郡數十雁門爲大在周秦時與山戎
林胡大牙其疆國家以文惠柔服而驅去之北跡距
塞口猶千里而遠若內地控于通都秩二千石者非
休勛懿德則名王苑士乙亥歲今尚書隴西李公廉
刺并部選第郡政之尤異者得昌化守南康郡王河
南元韶首表其名遽聳于天璽書勞勉移理於代惟
南康以壯事老謀遽事先侍中平王則尚書郎寧王
勤於君惠於人而敬恭於神由是神降之福人懷其
德是歲夏五月赤車彤襜至自石州初一日會計于
官次祭掾吏之勤隋次二月存問于里閭求人民之
利病既三日偏祭于山川神祇蓋無停陰鬱不愜然
于郡東凡四十里白楊有祀實代之主也嘑水旁注
雁門山前峙蟠礴相抵爲堆爲阜鬱嶺柯條如虬如
龍廣備百畝厥高又倍信可以何薄日月而避逃風
雨豈朔漠之氣凝結於此乎坤元之精決泄於此乎
不然其何以巍巍蒼蒼將欲蔓若木稍扶桑卑大椿
於漆園小蟠桃于東方與夫古墓多悲蕪城早落者

不同品矣按諸經記且自昔元魏高祖孝文由一成
而宅九有起雲中而馭天下損益三代憲章百王厥
初經營由此途出繁馬其下歇鞍于枝威靈所憑別
白而在既偃頃以附土又跳騰而架空如有高掌號
爲鳥勢形泊今朝中書令燕公說摹詠其事張公白楊篇之
辛亥歲識前王塔處正北苗抽一小枝枝戶部侍郎吉公中孚中而明
之建中初吉公以萬年尉爲數陽判官至此爲之歌序具載其事焉故迹彌顯高名
益大爲屏爲閫播于海嵎代人神之是以祠也而舊
規相襲未甚弘麗簷牖東嚮掾欒內奧有褻黷之氣。
無尊嚴之威。式車馬者以避禍非以致敬奠蘋蘩者

惟徽福不惟享德　此祀也不亦淩（疑）孝文於代乎
南康其孫也大懼夫祖德之墜于地因愀然而言曰
於古有召公奭以區區陝服爲周二伯行埜聽訟憇
於甘棠後之必思其人猶愛其封其在詩曰勿翦勿
伐召伯所茇知我烈祖有開國之武麗天之文撫正
萬方照臨四海而又儲祉降惠于後子孫俾不伎忒
家而王專城爲守愧不能顯揚先美使若黃帝幸君
之使使理此土敢黷於祭祀是褻于功烈而速其辜
戾也一年因農之隙而易其地二年乘歲之豐而攺
其製不三四年得請于上而新廟成南面袞服所以

稱尊也兩楹阼階所以定位也築墉于外所以禦侮
也設屏于前所以修容也虩虩沉沉顯敞靚深不夙
而清無雲而陰前王戾止之儀于是乎在裔孫聿追
之孝于是乎舉不唯禁淫祀廢非禮抑亦開明德攄
耿光欲使屏日覲者不俟請書問俗而知對之所由
植廟之所由崇諗於有知僉曰非頌聲不可初南康
之典化領嘗客焉迨今剖符則又備位于隴西公之
府相得最舊見繩爲文故敢徵成之功與作之義篆
刻貞石立于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閟
宮之什銘曰

蔚彼白楊業生扉門蒙暑辟寒晴天色昏巨抵交柯
龍翔虎眠從古强名莫知其原惟昔魏帝于枝息輦
懸垂低昂厥迹猶存大畏其力小懷其恩爰有叢祠
號爲神明二扉不扃四簋不陳樵蘇所往雉兎爲鄰
於鑠良牧時惟孝孫下車之初致敬而言蔽芾甘棠
猶思其人綿綿葛藟下庇于根乃正名居式崇藩垣
山立當宁翼張重軒有赫斯皇旣嚴且尊允矣君子
熟如其仁入梓之年細柳之軍吾與元也人誰間然
欲載其功莫先於文編詞琢石終古不遷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
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間連峰委會雲蔚黛
起積高之勢四面千里陽崕有栝柏之林備幹草陰
谿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焉虜得之
以制陰國主天銜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
右臂却南牧西距于海北瀦于河自外而望上也熊
熊（一作雄）乎一氣旁蔭澍鹵前衡塞門與積石來朝崑
崙相長泊陟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
冥在混元之中絕辟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
八中國之外三自夏鈇壞（一作秩）莫漢疆土守（一作漢擴彊土）

時更百王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纘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百三十載貴玄化之紀息金華之虞(一作虗)莊蠢蠢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于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版將復美于鄰岳告成于昊蒼議夫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以主西國俾蚪螭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神爲寧濟公錫之韡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臺(一無臺字)雩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群神以會之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

校車徒十萬從享于廟庭太閲于山外所以固天界以崇聖功乘地險而恢遠略也觀夫蘖嵲懸抱烟雨屑窣宮庭晃其閈(一作閌)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封(一作捬)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玉通帛熊蟠桂漿粢其傾筐采章(一作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永(一作年)年矣維石岩岩而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蒸蒸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詞幽感空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風雨之憊蚍(一作敝)也無氣熖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乃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壯(一作突)兮風雲駭峰龍有(一作峰蹲龍)兮入天門氣蛇變(一作變蛇)兮破淫(一作烟風)昏祐自天兮得終古被(一作備)華蟲兮駕朱虎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予之碑埜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遮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濆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

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鴉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于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死也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爲

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旟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怵于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亡事指爲賢民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撓脆怯顚躓竄路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又何責其眞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爲詩以紀其末曰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　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十一

碑　寺　館　臺　堂　山　亭　路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寺　舘　山　路　臺　堂　亭

頭陀寺碑文　　王巾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

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盤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溢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亡物固斯而談則栖遑大千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

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皐千里超忽高楚郢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擁錫來游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溫鶩班荊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

育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篡修堂宇未訖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冊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滋多難步中稚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韵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

幾立慨深覆簣悲同弃井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中千計四照之化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涣金姿實相永藉閒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屆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鐫文於鍾鼎言時稱代亦封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宜身途遠而名劭敢寓言於雕篆庶髣髴乎衆妙辭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惠妙盡亡為帝獻方石天開承池祥河輟水實對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青山膺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姝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亡滅象正雖闕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柣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菁池湘漢堆阜衡霍膴膴亭皐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黍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燠松疎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相宮寺碑銘　梁簡文帝

真人西滅羅漢東遊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羅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舍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為祀人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陁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脫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綱自昔藩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有懃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鼎尚刻之罘之

不岷峨作鎮猶銘劒辟之山矧伊福界寧無鐫刻銘曰

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實惟爽塏婁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礎金光塔如仙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鍾應秋霜烏依交露幡承杏梁窻舒意蘂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庾信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

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熈連禪河脩多羅對七處八會三清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雖復銀函東度金篋南翻泰景遥傳笮闌私記譬猶得海水之一珠不下崐山之片玉若夫人雲深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聞說戒雪山羅漢之論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族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葢其流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離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慧業敬受法門兄弟同居其捨爲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爲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亡悋衣裘是捨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津廻成定水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法行檀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功德輪見成三百餘部 雲書金繩金檢削之蒸粟之簡裝醆棗之珠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坐堂伏檻羌非湘水之神緑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河北臨鼎氣常浮爐烟咸起戶牖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崢嶸落

客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陝昔分實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馳羽檄虞公屋產交亂風塵召伯甘棠凋零霜露雖復兼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圓五怖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壘竈未黔孔席亡煖才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旣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旣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爲茲法事須余祠文聊以課虛爲銘云爾

舍衛之國祇桓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波濯東度秪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馬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鵾。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轘轅。河鳴陽硤。山嚮漢書嚮響通用蘇門。翔禽歌囀。流澗絃喧。度河餘獸。移闕舊村。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爟烽並照。象馬𩨖奔。亡鍾襲莒。有雨圍原。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鉤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益州緜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

王勃

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揩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韜海接崑閬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州於巨闕造化之所偃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宙而高尋風煙罕測是知玉扆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牓所存城闕書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騖直訪銀宮八駿長驅。逕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著寶籍於經山紫鳳銜書登陰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寅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滌崩崖綠樹玄藤綢繆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琰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廡松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藏崇岡闈闍當四會之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縣溪錦濟下侵重巒玉壘銅陵岑分絕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皐之勢頃以黃旗夜徙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鬪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爲鋒鏑之場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𡐓宇由其覆沒法衆是以凋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壘紫宸反照皇階即叙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鵬斂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斬階具美功窮望稷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經寶地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帝道而重光鶴苑崇基朧皇居而首出況乎山積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墟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

雖亭合榭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執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烟雕簾開出豐隆曉震次復雷而悽皇列鈌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對自起風烟九乳仙鍾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遥承雁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非澗霤掛新幡鳳下東岑還栖舊刹若乃尋曲岪歷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碧松喜吹臨絕逕而疏寒黛篠防烟繞廻疆而結蔭春岸橘柚影入山堂秋發芙容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忘歸埜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

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闍棃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緜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州岳會同風雲感召玄經素論侍郎居八俊之英綠綬黃軒大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彩金瓶探色振八解之遥源踐三明之廣路霧機入證窮象載於初髫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由廣位而出十明十二因緣自普滲而登彼岸弘宣誓願大拯沉黎彈覺劍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所被白馬盡于禺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嶓冢虔誠

樂土憩影茲峰乃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星毫動漏月而分嵦彩鳳御旒神龍負搶飛烟湧座龕龕切刹之天杳霧成臺樹對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亡愧法師夙襟少晤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襟支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夙埃遂隔泊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眞城肆飈然若空山黯而亡色豈直巖枝泣血彌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碭山杖劍紹鳳曆于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於白水玉壘三分之肯下雜公門金陵一

覇之基旁參帝緒翠綬丹鉞歷今古而先鳴人杰坐霧冠山川而得雋君膺岳瀆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劍鍔直照胸於[illegible]楚澤珪璋潛周履行魯恭明惠方[illegible]漢轄之階潘岳能文且臧河陽之縣仁徽可被閩境仰其風猷咸德所加百城斆其霜彩尚乃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壇舟檝愛河昭暢亡生之業痛鷲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紆興式光泉斆武巽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剛瑤臺更討瀛洲之記銘曰

武都仙鎮靈墟粤域邑動喬城山開淨國澗流百道峰雲五色谷暗藤斜山高對逼千楣鶴列萬拱星懸

分林構趾，接磴開扉，臨階竹樹，遠褫風烟，龕前惟石墱下秋泉，綠蜓疏逕，青岑拒室，霧道相縈，烟房互出，葉濃蹊淨，花深嶂崟，鳥度難尋，猨驚易失，簷分石竇，地絡金沙，丹丘抗月，碧洞栖霞，松開埜路，桂列仙家，仙鑪柏葉，寶座蓮花，徬因巖曲，橋隨峰返，果出天厨，香來仙苑，玉鑄疑啟曙，金鏞照晩，谷思鍾張，山悲鐸遠，閱闍跋勝，銅壘高情，聲飛別邑，望動天下，懸金道肆，刻石山溢，千載之後，于嗟令名

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　王勃

粤若眞元混沌，抱一氣于天門，象化童蒙，搆三霧于

地戸，由是金機逆順，山河假成器之因，玉燭浮沉，風火兆流形之蘖，縣大明於日月，適至泉官，設巨浸于雲雷，終迷爕宅，太極所以散而爲兩，洪飈所以吹而爲萬，雖復甲高異列，俱沉方内之遊，全集橫流，共失寰中之契，豈夫涅盤深覩，不背色以求眞，般若長驅，每乘空而得靜，則知一名同出，陰陽爲破道之墟，萬象皆空，天地即降魔之境，莫見其俯仰，不知其去就，至自于太虚，復歸於亡物，其有建言立悳，開業成務，掘大柄而推造化，執洪鑪而詰元始，四門幽闢，傾非相而進，廻三駕晨嚴，臨有爲而出，頊豈不知羈孤遠

路終嬰旅泊之虞，舟楫中流，未濟風濤之苦，將以宅心者宋虚室，所以合符應物者神明鏡，由其不掩，故能商確宇宙，指麾權實，演羣生而非其力，存庶品而非其有，千樂閉景，似居蓬艾之間，雙闕臨空，若在江湖之上，其釋迦之冲用乎，龍懷山者，非絡之所交會，岷隅之所控帶，㩜峰北走，吐沓幛於玄霄，巨壑南馳，歕洪濤於赤岸，香城寶地，左右林泉，碧岫丹岑，往來烟霧，時有法會禪師者，俗姓褚氏，吳郡錢唐人也，金章錫美，河陰傳九命之尊，玉鉉乘榮，江左受三台之貴，地靈人傑，自朔梵而重光，學府文宗，冠南都而獨

秀，法師紫星降彩，紅雲授氣，應積善於高門，契冥緣於累世，果浮觴引潛，圖彼岸之功，聚磔延砂，即振爲山之業，霧樞密運，闢仁路而長鳴，慧刃高揮，斬邪關而洞照，以爲冥機體化，毫髮莫滯其眞，孰數逐微，乾坤不容其算，于是四禪眞觀，破銅堞而出亡，明三昧雄圖，排鐵圍而泯非相，法雲自在，吐納龍宮，賢聖不仁，奔馳象域，將使三千墖廟，知眞實之玄津，萬億憣憧，入虚空之祕藏，安心樂土，遁影霧關，以開皇元年憩嶺霧墟，福地已被神功，玉牒金繩，未光朝命，蜀王秀以文昭建國，帝子尊征，仗巴服之尊名，裂邛荒之

寶命形騑借帝蹕萬騎於銅梁阜蓋圖王擘千乘於
玉宇鏡山南望志狹彭渝錦水西浮恥朝江漢開寶
況之辟壘牖京叔之風塵擁虵堞而託姝方憑爵堂
而傲天子咸權所制勝兵數十州雄視所臨經塗五
千里三英賦雪嶠秋月於梁臺八叟吹風傳朝雲於
楚館思弘正法廣召名僧振錫雲趨乘盃霧合禪師
括囊泉石韜跡烟霞攀紫桂而同塵守青蓮而向晦
衡飈蕩岳寧移恐地之靈烈火焚山不撓堅林之色
王心有悟時加優禮順風拜遝封山謝失發進財於
廣內揆仙室於重幽因障爲辟憑崕列戶以開皇五

年始賜額爲龍懷寺地鄰縣左遂均縣上之恩山似
龍盤卽建龍懷之刹爾其崇巒經復複磵縈迴高丘
洩雲長林翳日增璦垣於下麓揆瑤構於中岩香閣
神行珍臺妙立玉蚪銜霧絕游氣而負蒼天金鳳連
甍排烈風而瞰玄圃延縈房於累巘上拂霞莊蔓丹
闕於重碶下披泉戶陽崩陰闔變霜露於旋迴蠖動
蝸飛起雷霆於指顧玉堂朝亘影襲長虹珠殿宵浮
光含列宿禪師歿後爰有孝恭法師智開法師弘嚮
法師寶積闍黎四上人者並禪師之上足而法門之
領袖也五明衢路控引情宮八解源流朝宗性海其

性爲寶投自玉于嶄岩亡猿居貞得玄珠于罔象仕
侍眞界栖息妙塗但探宗滅之源各證菩提之域雖
業定人境照巳極於亡方而道寄生成功遂覃于有
相演中乘之輿議增上棟之宏規萬拱不騫千門有
闢俄而帝隋大法皇家小道天地閉而賢人隱雲雷
屯而巨寶哀毒龍橫霧四天沉闘逆之悲醉象驅風
三界溺崩離之酷上人慧機幽晤定識潛融知佛日
之恒明審王風之尚靜芝歌商岳揆鷄嶺而同歸茅
藉睎漢與猴江而共致遁俗亡悶因時待日洎丹陵
啓秩赤縣居尊迦維授手波旬革面十千天子新朝

帝釋之宮八萬仙人始向毘耶之國一音演而荒景
服三聖澄而禮樂備由是巴方胥彥蜀城遺老仰慈
門而知戶墉叩福田而喜耕鑿雕鞍繡轄聘鶩嵘而
駢䠣黼帶綖襦指鷲林而驁欵寶瓶宵注潤浹蒐甸
玉柄晨麾風調舜曆咸以爲假沉其性迷生安視聽
之功動亂其心窮子失肌膚之戀江連巫峽始絆心
猿山對禺同終維意馬貞觀年中積闍黎等乃昭遺
趾發揮精舍容成校曆列日用於天經隸首陳章筭
神功於地簶迴廊符傺月吐風飈列栩崢嶸坐含雲
雨圖竭宮之妙質儼盧舍之眞容寶珠周映銀龕備

色逸多垂足似臨兜率之天師利分身若赴維摩之境霧仙可接藻會士施眞應南徵雕鐫有寄若乃巡積垣歷森沉天花照而高月落地穎鶩而幽泉思紫蘭香（疑）徑香侵柏葉之爐綠艸紋菌影入芙容之座眞童鳳策即戢金沙仙女鸞衣還窺石鏡若莊轉梵杳冥松桂之墟俐戶楠樟宋莫藤蘿之院法鼓奏而寒山曠溪鍾鳴而曉谿靜頳苔翠蘇具不盡之靈衣石乳瓔欒入無生之妙傑肅肅焉遥遥焉信調御之珠庭而列眞之甲第也爰有上座玄鑒法師等並六塵無我四諦非宅奉乾越之微言守楞伽之奥府法

雷前吼鼓動風烟慧日揚明照臨丘叡青溪坐定得心宅之恒霧丹洞行忘覺身城之毎化須彌不動追鎭閻浮閣崿安居下觀切利開四生之廣路叙六趣之彝倫足以尊楊眞績恭宣來命者矣縣令柳公諱明獻字太初河東人也太玄降氣中黃授彩龍周宜之榮基吐河汾之靈液四科高第振風翮於三冬蕩室崇班蹋雲驂於百里既而政成黎頌道洽旴謳假無上之幽埜毗不言之景化絃歌在韵將琉偶而齊歸銅墨成章與梵天而共貫瓔波湛淡沃蕩雲霓珠灌蕭條蔽虧烟雨貞機罕應良談放好事之遊朋調多奇高賞盡名山之曲下走東皐事失南州塗窮歎孔席之栖遑笑楊岐之浩蕩薄遊兹邑喜見高人三接而定琹鐏七縱而禽鳳月林宗有道相期淸濁之間平叔能言見許天人之際從容宴語契闊胸懷欣性情之同寘感形體之共遣踑禪都妙域已挂於志言而義整文場竊申於知已敢作頌曰

妙象無倪神功有涉湛淡名器崩騰事業慧路翹車禪河艤楫控引萃品輪迴庶劫縱横宇宙反覆山川言因境立道寄形詮爰稽福地式探珍田丹溪湑日碧洞楠烟閣郁玉檻須彌石室榛灌溟濛風雲蕭瑟

晬容乃眷禪徒有論葉燈三休花嚴（一作若）四窗崇巒架殿叠嶂營樓千栱鳳起萬拱鸞浮尾開紺髮月湛青晬神宮不夜邃宇長秋戶臨重崿窗分絶嶺牛迴香浮中天梵響霍林聖迹龍泉佛影鳥思山空猨悲峽靜森森匠柏落落長松月出東岫霞生北峰山人自抑埜老相逢白雲屢斷青溪幾重彭澤之令臨卭之客比得（疑）山藪重規泉石法字成言慈門致役穊秕吏隱薜蘿心跡五（一作吾）生優擾與道皇皇殷勤頌咏惆悵津梁設功翠碣助化玄場百年之後苔蘚苔蒼

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　王勃

昔者萬人疾疫神農鞭艸而救之四維洞潦夏禹刊木以除之豈非物外其性則道功出事然其和則仁跡著傷稽素篆仰卯玄扉郎時義而規大覺因彝倫而佇真諦向使三災克殄八正咸修人握戒珠家藏寶印則三十二相不可得而視也八萬四千法不可得而聞也然則聖人以運否而生神機以喪而顯況迎維授手摩竭推心高張妙用之功自極橫流之弊蓋不獲已豈徒然哉故能業擁大千化形真一由樂惟而起七覺因來蘇而坐三昧發揮五演以寂滅為

身常提挈四流用慈悲為化迹黑風宵遁波旬忘反噬之心絲洛晨開天常識問津之所括夷塗於九相蹇步其安納惠畧於重昏迷方自曉大矣哉應物而起興運而終至自於崑冥復歸於亡物雖金沙寘駕雙林亡可作之期而玉牒遺文六塵有經行之俗象法不可以亡主微言不可以遂喪六千羅漢競結香絲五百仙人分開講肆星龕月殿俄盈震旦之墟鳳剎蛻旋坐遍閻浮之域屈伸閫閾其道矣哉夫寶莊嚴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內道場沙門曇俗法師之所立也其狼邪貴族則漢庭峻節祖德猶傳梁文高吟嘉聲未遠法師夙登真地深入惠門照果業於三明拂塵勞於八解羊車綺歲懸欣半月之詞鳳閣鵷年已振彌天之嚮道惟堅固行乃頭陀百結斯安斥羅綃而能御十珍雖貴對藜藿而甘心于時以石應天人大弘緇侶法師至誠幽感獨步玄宗豈直王公欽振錫之風固亦天子降同輿之禮寶瓶宵注則甫露隨軒玉柄朝揮則風霜滿席既而素懷有在潛揩俗之圖爰定我居首詭楢霞之寺爾乃岩開石霤色跨金陵魚峰多讚唄之懽虎磎有送迎之限紫蘿山徑居藏勝記青松㠌戶坐詣幽致梳石漱流者久之

原夫見化有緣應身欲謝昊天罔極追懷自遠故有諸天會聚共位神光列國交兵　上　譯求其致豈不深哉然則麟鳳下靈猶稱瑞貺玉石徵瓶尚勝精彩亦有楚鐸淪暉擢紫霧以衝星周鼎沉華吐黃雲而噴景成浩作者之迹足稱希代之貴況乎釋迦妙相如來真骨雖八萬四千之寶塔散在羣方而九十二道之靈虹　終開間出立成斯應聽庭廡而時逢非德不鄰歷山川而罕致是以傻塡頻額思存霆下之光波懸投身願奉岩聞之影身在梁武精求不暇以為秦登碣石而事止尋仙漢索瀛洲而心非好

善。於是齋延厤設上祈切利之宮請帳星垂下請龍
王之藏輕齋棹海重賞梯山廣玉匣之全移幸金棺
之半。啓以法師智遣人我識洞幽明思假妙因冀通
霧感爰承綸綍載践滄溟過石門而右指歷銅標而
左傾乘桴月沂戒楫星沼相彼遐陬寔惟荒裔一音
演說本承聽受之鄉五日繼明素隔照臨之域珍奇
乃萃聖應節攸傳則知有感必臻信覃幽　不行而
至豈隔姝方法師旣達國城式敷朝命授銳笸而頁
禮撫琛緘而跪發盡收其寶重載而歸亦猶珠匿嵥
衣須馬鳴而後用金藏暀宇待龍封而方開梁氏之

都妙眞而仰神光家之由也炎凉可質往而九十旬
揖施不轂風潮八十里以大周三歲届于玆邑法師
性豐幽澹質固虛瀛綿歷是淹波痾屢積維摩見柄
蓋仲方便之門道安謝歸思遠朝廷之事願居剎剎
有詔許焉。仍分舍利俾弘眞福國惟𩕄駱郡實番禺
爾其封疆跨躡之壯海陸會同之壯上當星紀下裂
坤維階百越而鄰三吳軛雕題而輟交阯神化氣色
汀洲建不死之鄉舜禹精靈原隰現行宮之地閶闔
霧撲士女雲流謳歌有覇道之餘吡俗得華風之襟
盛樓高峙循理夕帳螺臺峻積尚識朝基信夷夏之
輿區而仙靈之窟宅也此寺乃葉在宋朝早筵題月
法師聿提神足頗啓規模爰於殿前更須彌之增因
緣盛力人以子來徵日官而正壘集恩師而樂阜育
王莽令掃地戶而獻神兵梵事馳心感天宮而下儔
匠崇階處積寶樹俄周不姝仙造還如涌出故其粉
蠹之妙丹青之要瘠基岌其六時璚闕紛其四照仙
楹架雨若投雲翳之宮緣檻臨風如遇扶搖之路散
華璫於月得譬合非遥。擬曾網於星潯珠連可驗。王
虬承霤傣雲寶而將騫。金爵提甍拂。烟衢而待翥。瑞
窓綉戶洞達交輝方井圖泉参差倒景雕鐫備勘飛

禽走獸之奇藻繪爭開夜地重天之奕懸梁九息良。
馬駿走而未窮壘磴三休盧勝犍而知倦是栖銀鄉
用府瓊函採舍衛之遺模得浮圖之故事爰自梁末
以迄皇朝城邑屢所軒墀若舊雖彼百㢈蜩沸聽鼓
鐸而懷音六賊𣫆屯仰椽奕而革面多廻淨施罕犯
仁宮則知會吹遐斯同傴州慈雲所潤豈直流根故
能比蜀守之詞堂長爲典制。均魯王之秘殿。若有明
徵。而其作鎭一隅俯炎荒而獨秀盤基有地冠終古
而長存者乎國家業擁事初事用皇極高祖以援其
疑撥亂伏紫氣以登三太宗以端拱繼明自黃離而

用九皇上纘乾坤之令業振文武之英風太階平而
百度理中國定而兆人樂時和歲阜邑頌塗歌以五
刑不用六械徒設舟車四達誰論貢賦之差襟帶八
荒非復華夷之隔天寶降地符昇木石甄祉飛沉郊
慶雖叶和衷變實類文思之功而持盈守城亦資連
帥之助大中大夫使持節廣韶等州都督李某早登清
貫夙戢崇軒嘉猷廻發於天朝善政果行於朞月越
谿仙鍔吐光芒而駭人岱嶺寒松排風飈以成性美
哉爾由功著鵰響徹於雲霄方爲時須熊軾疲於道
路廣陵單轂如送張綱渤海亂繩復思龔遂王尊早

蓋欣臨拆扳之前吳隱朱輧更集貪泉之右高名夙
著佛化橫飛羣盜屏跡而歸農姦吏聳風而去職京
坻坐積囹行潛廻汲黯之臥淮陽直聳清淨王堂之
居池郡但舉賢良用能使檻穽不施猛獸巡江而遠
竄市廛亡擾商旅倍道而相歡颶風寢毒炎埃罷厲
人稱有道家實亡爲加以援翰寫心自契真廉之旨
高談見意不踰玄默之津學究儒林真窮什部知通
人事且味禪宗道可以知歸虛物　由其顯會是歲
也忽於此墖重翻神光王林照灼金山其是倏來忽
往類奔電之含雲吐欱流精若繁星之轉斗傾都共

仰溢郭周窺士女幾乎數里光景動乎七重寶盖冬
之日也觀夫至道不私瑞生必由乎樂國慶其有會
福至必依於善人自非化足動徵教非飾迹何以發
眞如之盛契壯實相之輝華在昔鳳集頴川宜后歸
功於良守龍游淵浦章帝布德於賢臣歷選前猷茲
爲故實然後上和下睦主聖臣良滅火返風雖有辭
於進壞母修子應亦何愧於當仁至于百越衣纓三
閭耆老或代道篁竹氣推丹桂之城家擅芝蘭名動
蒼梧之埜出平原而袪甲擁崇閭以鳴鐘並爲藩部
之恩親覩招提之儲同祈介福共潔齊壇聲龍象於

南州盡衣鉢於西竺會夵方伎供備盂蘭法鼓振而
沙界肅供鍾鏘而鐵圍靜妙財爰捨法施爭流華轂
牣於香城文泗填於寶廄鏹藏巨億更入僧田價直
百千還登佛座豈徒照車十乘列隋氏之明珠盈篚
萬金積大顛之寶具而已朝散大夫守長史　地乘
華緒價擅名流豫章擢而成幹騏驥生而躡影山濤
天骨亡情吏隱之間王衍風神自出塵埃之表自忝
榮嶺陞作式瀛幽略其小術包其大體振溫良之逸
步得毗贊之宏綱布道移風善寵邦政歸休置驛獨
守家聲然則埜老行歌雖致功於露晃藩君坐嘯固

釋美於題與化成異壤抑由同德故能道揚法教摧
斤薀經家懷方廣之恩人慕韋陀之學傳燈繼廣曳
組成陰下逮府寮旁因縣案並恐薰修同希福惠豈
可謂爾之敎矣何日忘之者乎時有明威將軍行萬
府折衝都尉李公天子之舊屬朝廷之鳳將也霧根
自遠聖族多奇受勝昕於耳泉奉衣纓於平業青龍
帶劒。光超殿閣之榮。白武銜珠早陟齊壇之寵。自招
皇誕作鎮邊城湟水樓船遂勞都尉灞陵車馬尚識
將軍黿鷩斷鴈之峰恩盡沉鳶之浦濡鱗涸轍處定
水而彌勤撫翼香林在窮途而更切頻光法會荐委

珠珍護持攸仰招提是屬其兆基也如此經綸黼藻
其大矣哉爰自上座實輪等並妙根宿植勝果將圓
斡飛般若之林高步檀那之舍慈矜密洞散明月於
談筵智鍔相輝化繁霜於寳刃思琱琬琰式播徽猷
弟子家嗣太丘忝閨門之薄官地連雕渷竊藻繪之
餘工爰託下才用旌高躅豈知仲宣旅泊方銜深井
之悲長卿罷歸空負陵雲之氣我之懷矣乃作銘云
太息頹運嗟呼失道德弊爲仁物壯則老贊猿情暗
求鴞討早赤水沉珠玄丘墜寳皇矣如覺蒸然應朝
宗深微妙業興慈悲然燈匡俗捨械濟時涅槃不住

般若無恩儕仰見生和光不滅色音雖昧規模尚切
猗歟上人稱彼惟新智傾八藏心超六塵淒京燬宅
解脫迷津鴻宮佇想龍藪存身青蓋遺邦黄旗故服
原隰刑勢江山重複磵戶秋明岩盤夜燭鼓鐘于宮
聲聳于外聿求紫閣言尋丹瀬絶域栖遑驚濤顛沛
至誠宮感神珍顯會甄陶設險翼軫疏源尉陀餘國
盧尋舊邊邑居雄盛人物殷全是惟樂土實曰龍川
護持霧刹莊嚴寳埨基構門新亭欒櫨嶫舞日宵排
歸雲曉納架鋒三休連甍四合分惟星紀境控天池
棟宇綿邈衛津推移神機丕應瑞景潛儀光合玉廡

彩動金枝凡我寮庶同嗟權實周覩情勤王潒思遥
咫尺幽鍵往來靈室共蔭法堂俱歸惠日四維信受
三明弘益貝葉紛綸龍華寫奕講肆宏敞齊筵巨翼
供引純陀飯迴香積天人合契幽顯同心傾家奉賄
破產移琛軒裳爰鶩纓珮交臨蘭薰習遠檀那意深
偉哉連率沖乎德化職重集棠秩遵熊駕酌貪貽則
還淳息詐道濟香城禎凝寶舍琳琅什種杞梓緇徒
調輕僧會辯折文姝奔螭易失令鼠難拘願刊貞琰
永冠康衢伊我窮途欣玆勝謁文休泛海中翔遊越
尚想知音有懷明發謬惟雅頜叨陪天骨爰抽弱翰

式叙高蹤孤音易竭獨賞難逢思起王粲悲生蔡邕
豈無竟甫誰適爲容
讀其文眞如朝華知其人之不終矣歷觀詞章之
士鮮有結局所謂務華絶根者也而昝人以楊億
之文溽謂文與人各別然未有汜濫如是者

陜州龍興寺碑　蘇頲

有唐神龍元年龍集丁巳應天神龍皇帝出乎震御
乎乾也粤若我高祖撥亂反正受天明命太宗震遠
懷荒立人紀綱高宗見天之則受人之力故我祖宗
之耿光天人之交際矣功侔於天靡弗覆矣道洽于

人靡弗育矣上祇乎人心而醇醲之化積乎中和樂
之聲被乎外則聖母以權居位七廟不可乏主以義
明羣萬方由其侯子乃考順應之符旌緝熙之頌有
若周文爲太子益三朝之恭有若漢文爲天王遵五
讓之實遂稽盛典張宏紀綱纂舊物由舊章穆穆皇
皇顒顒昂昂俾爾熾而昌偶爾壽而臧其斯之謂也
時公卿大夫禮官博士稽首颺言曰陛下誕彌厥月
初朔龍也接[illegible]伊始元又龍也潛者惡之隱飛者惡
之興觀乎聖人之變合於聖人之契古之白鱗赤雁
咸鳳神雀或當道而蚍分或中流而魚躍惟萬物之

幽贊曾六年之不若陛下宜以大寶加明號其龍之
典乎天子方晬容遷慮卑聽深視咨神祇之協訊詢
經籍之遺美於戲軒轅氏聲玄扈就肴虛者莫如佛
之寶也推大聖之蘊超衆妙之機則道方於權智成
乎眞實修　心觀心惟凡証聖即色非色惟覺悟迷小
者得其小大者得其大藥屮之喻是也有者見其有
無者見其無露泡之喻是也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啓
仁壽之域舉代咸登用于國家六度齊行千人倫五
常等豈與太后好道而黜于儒曾孫好刑而祿于覇
朕嘗究登庸之休瑞詢住世之宗旨衆生未度而度

之百姓有皐而皐巳弘風而共貫興化而致理以勖
天之子人乎因制天下州盡置大唐龍興寺陝州者
以弘福寺爲之寺則唐武德中所創昔王業始基玄
于百億故侯福之弘覽帝圖中缺躍于九四故見龍
之典此又前聖之兆後聖之徵也徒觀其阿山谿險
當砥柱之湍瀨城雉紆徐瞰崤陵之風雨蓋朝宗之
次行在之官三輔齊劇鄰其左二京分政出其中斯
河壯哉郡國之雄也先是香填之金布之神祚之福
讙之千檐疊映萬楹叢舉含眞珠之赤光帶瑠璃之
紺色般般遠矚奕奕增新紅電生于樹杪星漢拂于

樓閣謂須彌邪現空而隱牛謂兜率郝住世以臨下如有待者塔廟之靈乎上自汴洛而西頓經翠嵓而北指七聖不迷百神咸扶旌迴守塞犛過閑田吟邵伯之甘棠追漢仙之結屮勿剪勿伐將有聲而在凮曰希曰夷豈無寂而觀妙孰若此寺崇大法之亦協中興之符致於閑安得所鐃益爰發中旨出五綵綉及金銀以寵之後庭則褋於四時其布惟五內藏則錯於三品其功用六飾紅玻脩紫磨璀綉色涵鏡光分身應矣金相睹矣雨諸天花隨慶雲而歷亂作諸天樂混清吹亂以參差善哉彌勒降梯肯王讓座弗

之北也當月宇披露門注明毫睎淨目者駕肩而湊接足而禮循稻麻之與竹葦墨黑之與針鋒稱三自歸獲四無畏大德君瑤君愕而禪師上座慈郁維那道休二法師神入於定力思用於塵勞洎其慮也寺主雲觀上人樂說多聞辯才强學焉可論以愛深撓其情也亦有廬阜之奇儻冥於隱迹剡山之期或徧於襟帶每至斷三苦絕三流止六衰禁六賊修善明之願則罔不偕唱須達之祈則罔不攝受龍王之泉則罔不捨自非淬慈劍破魔邪麾勝福舉大正孰能臻於此矣前刺史東平畢使君名構字其忠謇士也清心勁節祗服文難故其臨事天下謂之直臣今刺史河南元使君名澹字行衝精粹士也正辭邪道研揔禮樂故其著書天下謂之良史朝請大夫行陜令清河崔君名昱字盛緒長仁合義睦而奉娣郭奕之儔也爰以爲兄曾恭之匠也故其虛心應物理家移政則太守樹凮以養之宰君承流而廣之始乎精悉終乎惠愛務莌癸而歸厚惴姦慝而寡悔宷則旁通誠則圓對斯竝倜儻卓犖殊尤絕倫者盡務之哉郡有張士龍王忠誠侯元嗣郭斑表休王方等修業誦聽感緣信受應乎千里聾于十室皆以爲周錫王命

而藏大冉漢振天聲而封隆碣況探窗記指元符轉聖輪道皇極使雕篆之辭鈌則莊嚴之事耿云何以覯人世啟我邦乎遂載諸厥中宜此偈曰

賢劫聖惟法王吾君子與巨唐應夫符契而後翔龍圖永象敘昌清燠宅接通莊列旋題崇寶坊犖華轉河之傍青蓮降陜之鄉河之水幕榮光陜之路蔽甘棠東洛邑西咸陽望巡幸驩且康歸調御福穰穰是自洪鐘大聲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舒元輿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者傳世傳異方之賓禮義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蓋西上絕徼者也自漢氏夢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屮焉至有思覩厥貌若盼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工運毫合色而彊擬其形容備厦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

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施對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閭必有浮圖為其粉飾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穢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夏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官祠擘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衛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意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徼絕而稱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嵓之作羞山川秀絕之大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于文昌宮之春官籍攷其地有重嵓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于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于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于能耳左賒于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上有僧曰謙曰詠手開榛蕪亶而立因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長鑒沙門器有公蕭為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為已任寺

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對宇之為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為像者其形七帳之飾瑤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華天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樞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変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于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亡才吾不信也良鑒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于異時乃買

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與錄其狀訴授于予因摭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嵓重嵓無峽無叐釋宮斯闢上矗星斗虹完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凝烟水奔走雷颷箭雨溟濛不朽傑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雅麗是唐一名手

招眞館碑銘　梁簡文帝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惟貞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保物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蘿穹窿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矚山踰高掌埜寂雲興禽繁山響升虹夕楢豐雷朝上書藏玉柙藥蘊銀筒燒鉛襍鯉折桂和蔥斧柯雖朽砕石亡窮

桐柏山金庭館碑銘　沈約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

濛谷還元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沒亡亡升降自巳下楢洞室上賓羣帝睹靈岳之騤啓見滄波之屢竭望玄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騖芝蓋三重駕蜩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岳未暨夫三淸者也若夫上玄輿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立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甲尚幽栖屏弃情累留愛嵓壑託分魚鳥淦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惠結宗

玄之念忘其菲海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回乞還山摧
愬汝南縣境因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縶維永
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
實惟桐柏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
參倒景高嶢萬杳邃淵千迴因高建壇憑岩考室飾
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昺靈
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
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弃人群窟景窮麓
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
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士不懷澤亡

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
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臥
晨興飡正陽於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
飛九丹而晏息乘鳧輕舉留舄忘歸以茲丹穀表之
玄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
曰道無不在若存若亾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
損言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嶢屼主山璀
琛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旍拂月龍輈漸漢萬春方
華千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
津東探震澤西遊漢濱依稀靈眷彷彿幽人帝明紹
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霧
秘瞻彼高山興言覆簣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峰迴
峭擘漢分星臨雲置墠駕岳開樫澗塗塞產林麓蔥
青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
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更生變煉外示無
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
誘永濟微躬

丹陽上庸路碑

徐陵

在天成象咸池屬于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
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爲禮專侯

會通厥田爲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
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
昊初命水官逖矣高陽爰重　職舜爲太尉于是九
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
靈沼於周源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
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屮創剪
商黜夏之動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鴻鐘於鄗
岳豈易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
拯横流屈至道於汾陽勞凝神於藐射聖人作樂蕭
韶備以九成喆王盡禮脊官總於三代豈止金門捋

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義若
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私周易
若夫罔天將聖垂意秇文五色相宣八音鏘會不移
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鳳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
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謌魏之三祖空
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敎終没愛河儒會之宗方難大
宅豈如五時八會之深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
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像之力特所未
勝秋兎之臺書而莫盡忠信爲寶禳所免於白駒明
德惟馨山川含於騂犢至如月離金虎泥涂石牛會

蔚朝典滂沱晩注而清蹕纔動纖羅不搖高閈將臨
油雲自闢陽烏馭日寧思武賁之弓飛雨彌天無待
期門之蓋震維舉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鄗猶莊在漢
濤如白馬旣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梅溯之路
尋州典郡青泉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
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渠乍擁揖而長歌乃樅金而
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

西岳太華山碑銘 玄宗皇帝御製

張說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岳鎮其域陰陽
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岳太華
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
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岳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
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皪礫堅而雄球泉山
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西前
對華陽之岡後歷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産藍
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
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
朝延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
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

不有怠也故亦詳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祚祐
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
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祝王秩進號
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
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岳
肸蠁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雖薦景
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
方士眞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尹瑤池茅龍
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侻覬朕學犧文之道
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

思在蒼生之不理不忠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效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岳配天上弼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岳翼予欲定禮樂諸神人岳聽予思其維岳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岳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犇久勤報德之願未服封崇之禮遲迴刻石緊銘山萬姓喻予言可復也銘曰

巉巉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峰峻削茵茵森爽是曰靈岳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把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立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爀日半辟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西岳華山堂闕碑銘　張旭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岳澤莫盛於瀆山岳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纘統太華授辟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予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桑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岳而告至覲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方政彊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奉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

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廿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是頃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岩塞崖鄉邑巫覡宗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之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

古色

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關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舒國訏扳柔服威懷是示羣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逆其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後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覩壯麗乎孔徹然后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露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詞曰於穆

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惪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西岳華山亭碑　衛凱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巳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岳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即事有漸散齊華亭齊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癉怒時雨不與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罔曠素于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讓公謀圖議穡故斷度揆廓立室興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巳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啟寤各得竭情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巖巖西岳五鎮次宗緒惪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圭璧贄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岳降神寔生羣公帥士百辟績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功羣后命卿散齊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霧處所逼窄屑窣有聲神樂其靜脩翬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為龍為光顯乂王庭為公

為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長沙土風碑銘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象下為郡縣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秔稻厥艸惟繇蘭杜若荃蘅留荑藕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榛檉貞松文梓生焉篠簜嬋娟於原埜砥砆照耀于澗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王漢道陵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勳成定國桓文

之舉亦何加焉至于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鄧粲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曾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嫩蟻之日冬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于圖書鵩鳥似鴞但聱于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

曰

舜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于焉滯留五嶺南持三湘北流隣聯滄浪邊遙峋嶁湘山之下青青衆巾甪蕙有蘭在江之島烟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弃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岩之麓風霜凄凄柯葉沃沃不榱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禹穴碑銘　　鄭魴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錄宓羲得神蓍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主斗建司節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祕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溜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義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

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予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東世教瞽瞶蚩蚩使絕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叙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惑矣蒼山之瀦呀如淵如陵從谷遷此中不騫雨洗烟空歘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禹穴窆載夏與秦胡爲而不載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爲而載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地惠統萬止言其

載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一符一穴不足為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味雖山之堅雖洞之濊有時而堙有時而兌歲其萬千風雨濤汰亡其欹呀業是晉曾鄭與遷斯碑斯截斯時之賴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二百十二

碑　墓碑

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皎然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　墓碑

郭有道碑　并序

蔡邕

碑之不朽以哲不愧其人

先生諱泰字林宗大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遂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悳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獨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生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

付梓何銘

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并序

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

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

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稱僚贊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慚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岳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包靈曜之純天不慭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

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遠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

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聳。交交黃鳥。爰集于棘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之誕敢暇 當為叚王

楚相孫叔敖碑　邯鄲淳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
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粹之精
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有虵對其母
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虵者死今日見
之母曰若奈之何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
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荆（荆古荆字）母曰若無憂爲其陰
德玄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

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
波障源湶（湶古泉字）漑灌沃澤（波通作陂 澤古澤字）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
美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家富人喜優嚌（嚌即嚌字）樂業拊
序在朝野士蝡鹹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
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
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舉子文之統其
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
盡地力蘧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
旦可得百金至于沒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
寳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

民功亦去 四

形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
不能驂也生于季末仕于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
晦而照明其遊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爲
列姬（姬古姬字）國在朝廷其意常壘壘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
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
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
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
即忼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
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
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

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
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
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
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亡亡臣社稷啚（啚即鄙字）而欲有賞
必於潘國下溼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
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
後就其故祠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
祚即歲還長俊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
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惠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
欽昇天道五典興通考籍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

志在惠廉葬枯粟之愛育蒸蒸討掃醜類鰥寡是矜
杜僞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延發嘉訓與祀立壇
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積萬占標記
福祐期思縣與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廿
八日立

後漢鴻臚陳君碑　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
唐亦以命禹其後嬀滿當周武王時祚土于陳君其
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
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

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涉覽文學凡前
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亹亹焉其誘人
也是以令聲廣譽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
乎本傳故畧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
先儔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
俱處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
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
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聲名心叟言
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亡以踰也豫州
刺史嘉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画形象于今遺稱越在
民口旣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閾乃覃思著書二
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擇合賛規聖
哲而後建肯明歸爲令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
罔蠲除四府並辟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敢俯用
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
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
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輿
並戒君冐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敎示之以知
耻視事未朞上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
爭利其士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死乃辭而

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
行寓於邳鄉之埜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
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諭布不從遂與成婚
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
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
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
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
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
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勛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
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以下臨

其會有了曰莘追惟參我罔極之思乃與邦彥碩老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詞曰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岡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雖處畎畝天子屢聲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平原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閔惠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兹一人如何穹蒼不授遐年坳厥在位每懷不中股肱或虧朝誰與詢煢煢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惠久而彌新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阮先生碑

嵇　康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淘化於上世而先生弘謨于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于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于幽明之極和光同略羣生莫能儁也確乎不可抜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循登岳涉海蕩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窺璞親珪肅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履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蘧瑗昇降於卷舒甯武之於愚智顏路二子不亦泰如危宗廟之犧安不需之龜故無祇犢之過而有淦中之廣觀屈穀鳴雁是以處不才之閒察卜狐縴帶是以遊有用之際夸大瓠而御之以訥資大白而渗之以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穎於有解之會固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於陵灌園以求實離擬近步修術一作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成於遊龍衛賜譬重仞於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將抜逸駕於洪涯懇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把凌

雲霄以優游享年若干遘病而卒于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豪傑而存惠子之問運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探賾索隱以叙雅操使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跡略舉志碑之曰　峩峩先生天挺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順神太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淘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庶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漠汪汪淵源邈跡罔錄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蕭　綸

天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久

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頴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植滅迹於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也其先自帝堯陶唐氏之後胤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止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彩之瑞光宅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寔遠系緒綿長漢興陶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至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爲鎮南將軍荆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淸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

蓄陵飈之雅姿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岳峙淵渟精仍無以視淸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烟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曼倩纫習典墳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慙是以岐嶷流聲黃中著稱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便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夜不輟年二十七爲宮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膀道求賢焚林招士朝難其選是曰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才辭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青溪舊觀

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遨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棫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志畢山藪今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無爲自若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植眞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檝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踈招茲四皓超然輕舉與世同符爾乃杖策孤征游踐山岳既而到于句容登于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异之

植記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聳其語未見其人我今義道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嵩楠隱依林遁跡交何結宇刻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水深谿絶峭紐織烟霞桃石漱流水禽無攏採藥耦耕埜獸不亂逍遥閑曠放浪陵山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既否水鬭穀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微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絶昝乃聳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

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天監以來常有物有供
給藥餌不乏歲時漲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十年暫
游南岳茲山也譬閬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桂
傍臨九純間設封有琅玕少生車騎遺世獨遊是用
志歸一十年有勅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
別給屏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致禮河宗況於
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搆生既善冥祥
亦降猛獸不據魑魅莫逢庭亡荊棘遠同闕里階吐
神泉運動于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
豐潤大造佛像爰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誓

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啓聞蒙勅
許可葛玄之夢見開士朱鸞之遠望尊儀何以擬茲
道感匹此徵應以大同三年歲次景辰三月壬寅朔
日癸丑告別年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
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禮也以
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雷平山若軒轅之
葬衣冠如王喬之藏劒舄化於茲日可得偶焉先生
器宇凝深思識精瞻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
匪踰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實士勸沮多行惠逮
悠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淮南

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一遁甲之書九章歷象
之術幼文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
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卜射箭棊
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鈞之
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
門人恒法闓等慕遙風於緱氏繪遺像於橋陽勒玄
碑而相質勝絳霄之流芳乃爲銘曰
留舄表化棄劒凝神徘徊紫氣照耀丹鱗厥跡猶在
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惠日新
明猶懸鏡辯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紱

頡頏縉紳厭乎匡牧勞彼問津亦既解組乃襲山巾
遠尋丘壑高蹈風塵精無緬世隱不厲貞結宇依崑
貞楠茂少水王留年華精邦老乃有令問兼斯壽考
泉過危庭峰臨窈洞露凝蘭階雲生桂棟月斜欄廡
花落窗甕尚平未反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貿遷
豐碑有封遺烈亡騫

衛敬侯碑　聞人牟準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地即郭首山對靈足谷
當猗日勢高而趣幽形坦而背阜繫室而可以蔽藏
不墳而所冀速朽珍琦素白而雖尚衣服隨時而則

有故吏述德於隧前門生紀言於碑後曰季居亭而已治蓐嘉在主而可友處高據之厚地將秭僞而永久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著孝經岡而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殷叔時碑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顗並金針八分書也太祖文帝等臨詔令樵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誡子等散在人間及碑石可見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

褚淵碑　王儉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于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匪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岳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于閨庭金聲玉振寥亮于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韵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循于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淸撓之不濁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亡昧表既延譽于遐邇文亦定婚于皇家選尚餘姚公主拜附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

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門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淸通王戎簡要復存于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經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曆

廟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補袞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謩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于樂正羊職悅賞于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疚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聲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准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絃于宗稷流鋒鏃于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郿實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二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于綴旒拯王維于已墜誠

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公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于天位彊臣憑陵于荆楚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惠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

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太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上宰固辭邦敎令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于衮司而任隆于百辟斐遂冲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册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信鑾蹕入奉帷殿仰南屛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雅議于聽政之晨披文于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暇有餘暉遥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

之戒肅肅焉穆穆焉于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
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
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撑皇齊之令典致聲化于雍
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劒三十人物有其容
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
陳遐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
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
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
八笞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綴禮晏嬰既往齊君趨
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于上羣后怪慟于下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
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諡曰文簡
禮也夫乘悳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游當世
不能擾其度均貴賤于條風忘榮辱于彼我然後可
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
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悳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
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塵之眇
默餐輿誦于丘里瞻雅詠于京國思銜卹之垂文想
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悳其辭曰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夫鑑璿璣

躔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岳均厚五臣茲六
八元斯九內慕帷幄外驪台階造無不畫邇無不懷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
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
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頹梁陰載缺悳猷靡嗣
儀形長遞悒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周太子太保步陸公碑　庾信

文之現而有以樂死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人也君子至止既紹虞
賓鳳皇于飛賓與齊國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西陵

將軍霞吳王之蓋曾祖載爲宋王司馬留鎮關中赫
連之亂伏劍魏室黃河參陵或亡追路烏江艤船更
無歸迹今爲河南洛陽人也高祖冠軍將軍滎州刺
史吳人有降附者悉領爲別軍自是官師擁鐸更爲
吳越之兵君子習流別有樓船之陣父政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中都獻公太祖扶危濟傾經
綸夷阻報君之恥遠襲平原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
留事關中餽食非直滎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淇園
之竹公秉照晉之靈降明神之悳猛扇振檻七年不
驚羝羊觸藩九齡能對諸兄以公先君愛子稱之曰

任推而斃月雖復季末大成之心守節疑有鉄誤旣
遭頓火翻從歷紐太伹初封咸谷始合諸侯以公詞
令參謀機密故得戍政克宣師言無滯賜姓步陸孤
氏麥兜轄而論都入鴻門而舞劍方之吹律綽有餘
榮出身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
殷平準水衡貫朽常平粟紅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兵部中大
夫領蕃部誤疑東京鼎實。先加鄧隲之勲。西晉官人。多
用山濤之啓。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御
轡取定鸞和之節。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會稽有王

會之名其子不爲太守。博陵有王沉之封。其兄不爲
刺史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又爲
軍司馬職居常伯勤問、十、南宮位管王言連官於北、
、斗豈止郊天祀地龍門嶰谷之聲賛鼓須旗白露凉
風之月閶夜有人餉羅數千匹公閉門不受行人于
觸其以脊奏朝楚稱之太尉楊震。高角一作推故吏之
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亡懸遠齊
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楷之禮
旣珠盤歃血。定楚國之連名。七首登壇反齊人之侵
地。是謂使乎□翊光國久誤疑輔公侯五陵鍾鼎桐街

柳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
餘官如故士林兵息蘭池盜靜。不學王陽平生鑄金
之術。未同張敞終日章臺之遊。家僮暮行還得遺錢
於道幷白絁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于路
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樹樹方之今日昇代同風
俄遷司會治小司馬重總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
歲成論功書之年表尋授玄州諸軍事玄州刺史。露
冕觀風停車待雨百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
受王基之德。曾未朞月被勑追還眷眷吏民不無河
內之請依依故老實念黎陽之別少陽養悳前星守

器尊師讓齒必俟賢能乃授太子太保方之劉寔道。
高於大邦。譬以山濤。榮深於小華本有消渴之疾常
餌金石自理舊疾微增奄捐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
禪之書。校尉之管。惟餘服食之器。嗚呼哀哉春秋四
十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日也天子以大臣之喪
躬輟聽訟東朝以師傅之尊親臨揖祭詔贈某官本傳
作贈大將軍謚某公禮也以今三年正月十日葬於京兆
之高陽原夫人郁久閭西遇王姬受敬肅恭言容令
淑有聲箴縈無廢紘綖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節婦
開墳松柏已拱季孫成寢丘陵始同況復圖畫賢妃

一作媚方在甘泉之室瘞埋才子卽用高陽之原公儀
表外明風神內照器宇深沉詳甚不測事君惟忠事
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留連墳素怊悵文詞霜
府錄於尚書大官揔于司會出入臣省常帶數職身
其六龜腰恒四綬陳平密謀既非天子所見荀彧上
策又非諸侯所聞其為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為州
也唯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亡資遺子則一經而
已嫡子操至性過禮純孝不遺墳前之樹染淚者先
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銘曰
山連日觀水枕滇涜富春沙起開陽柱飛大夫屈節

將軍振威南越受吏西陵絣圍昔我烈祖垂翊秦中
白馬亡路烏江不通笛吟鄉里琴哀土風晉州恒州
擁旄世截壯節猶矜人雄關塞直河穿趙千雲臨代
生謂立功沒為留愛降茲岳瀆誕此貞明祥符雲氣
慶合星精宮惟定策殿柱書名忠泉暗湧孝笋寒生
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以我明略
來參匡贊日乃再中天成兩旦遍參三事歷副六鄉
天師司一作光宅地載謨明春官定禮夏官治兵識言
默識溫樹亡名謙恭周密言行亡乖忠公允藎陰德
燮理軍國紛總部領填堦堦一作馬不入廐金不入懷

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畢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柤嘗
西京疎廣年齡俄頃風霆相推銘旌雨沒池柳斐廻
縈縈孤子御久銜哀身彰埜火心懼天雷月日其除
縈絰哀始馬歸司錄書還太史歷對天星墳連崇市
山勢接飛松形蓋起德音無絕平原忽矣
此體創自庾公惟其筆妙故偉曄動人作者效之
易入佳道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顏真卿

士有牢籠太虛撅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亡

閈而理窟肌分其惟玄真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
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
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
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
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
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
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
江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
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
鼓吹京兆韋詣為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

（似是竹造）

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亡爲宗觀以爲碧虛金骨兄
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眞浪跡不還乃於會稽
東郡買地結茅宇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
呼爲枸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
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
艸堂椽柱皮節皆存而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
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
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眞坊又以門巷
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閈閎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
太眞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

既門隔流水十年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
夫橋常以豹爲席㲉皮爲屩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
榔拏枝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
婢各一（更多事）玄眞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
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
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有何人往來
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
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更多眾）皆因酒酣乘興
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毫應節而成大曆七年
秋八月訊眞卿於湖州眞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

（漁樵夫婦）

答曰倘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
來苕霅之間埜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
踈（頗有此耳）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少芥屏嗜慾
若泥沙希跡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
去我思惠之深曷以寘懷寄諸它山之石銘曰
邈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
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唐元城府左果毅贈郎將葛公碑

張說

公諱威德字某曰葛氏京兆涇陽人也其先嬴姓各

繇之後夏有葛伯氏族與焉寧陵之傷尚傳侯國綏（唐志第序世系無葛不似今日缺）
山之下獨有仙祠嬰則威服五城襲則績稱二縣鴻
臚秀於吳會散騎崇於晉京（一作景）（其人諫其極也）在其子孫是宏綮
羡公生而開朗長而英拔非因馬鄭之學動合禮經
不待孫吳之書暗同兵法有拳勇尚氣槩饒膂稜華
風神都爽五馭善於東埜六射勁於西霸少以嫖姚
之才入光供奉之選御橋驂駕犯清蹕而不驚輦道
啼烏應鳴弓而自落便蕃左右星歲重深贈上柱國
拜元城府左果毅天下大定李廣之用無施雲中荐
賢馮唐之言已老春秋六十有五神功二年某月終

於落師蓁賓邱阜夫人太原郡王氏夫人郭氏實生
大將軍福順一見聖主再紐乾綱重位冠乎非軍茂
功藏乎南是故象服臨祭魚軒以朝天子深嘉歎馮
勤之母舉公列拜賀虞潭之親享年七十有五薨於
京兆之三真里公愛敬奉親執則可集無可字移於後代
義方訓子福祿集無祿字來及於先人葬有日矣乃下制
曰禮著飾終情惟悼往詢之前列抑有舊章前左羽
林軍大將軍葛福順亡父某字某謙素弘此藝能未
展才術奄從凋須而嗣子克家式昭勳業既念功以
追遠亦自葉而流根宜申獎贈俾慰泉壤可贈游擊

將軍守左驍衛翊府郎將開元九年二月九日葬我
郎將君賢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郭氏祔焉禮也章黹
以遂輅旗在列廟食備其牲牢法葬陳其簫鼓孝慈
之道著矣哀榮之禮備矣尋彼平生之事忽如絕光
繫乎碑版之才永存遺烈銘曰

礌礌都尉角立傑堅神銳玉劍氣雄金鼓六藝爰設
射馭爲武百行雖多名一作忠信爲主時不兼命位不
充才善流慶答身謝榮來太原棣棣寔惟喜偶羽林
桓桓克大其後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蹩于空谷唯餘
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
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
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
紀人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
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
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
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
初召見于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

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
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
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
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
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
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
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
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
永息機用安能傚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
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

其孫以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非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朋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于斗牛之分浸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鏡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

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形庭禮降于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于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亡何叨蒙恩奬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酒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氓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埜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

古人所謂遺文拾句如此

奇事

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恩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予亦對之泫然銘曰　嵩岳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糵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

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凡無嗣二女從民永于此猶歟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岏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翰林學士李太白墓碑　裴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脇從得罪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氷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遊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于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

十五字然爲多

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
白故賀監號爲謫仙不其然乎故爲詩格高旨遠若
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
塵中屑屑米粒蟲睫紛擾菌蠢羈絆蹂躪之比又嘗
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爲免脫其刑責
而奬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
免誅其報也又嘗心許劒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
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稱其
本懼失其傳故傳叙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
士爲三絶贊公之詩歌與裴將軍劒舞洎張旭長史

草書於三絶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扁
兩合可爲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夫古以明惠稱占
其官謚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
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若宋考功韋
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
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
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顔魯
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魏公英公以學行文翰稱者
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
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得
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
迴味之不足重之爲寶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
林與劉尊師書一帖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
見翰林贊志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
迷陳語文簡事備事爲作者附於此云會昌三年二
月中旅自渭水艸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
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鄄城縣尉李郃同以
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酒掃留絹（集作綿）
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集作娶下同）
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二女且曰妾不拜墓已

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
專洒掃事曾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尙
落青山白雲共爲蕭索巨竹拱墓如公卓犖天長地
久其名不朽此爲祭文寫授元宥又爲碑曰
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
十五字而已

曹成王碑　韓愈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絶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北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于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刿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弃倉實與民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貞于衢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勞長觀

察使嗟惜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衢以直前謾王之遭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
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于是以王
師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
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弃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
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剡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鏟廣
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
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
踏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變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真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
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亡所宿府中不聳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彞將慎將鍔將
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收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子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甍于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詞曰

太支十三曹于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寒絕遷零王黎公不聳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暖功蘇枯弱强齦其奸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曆曆階階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公所自謂門中肆外損抉齒發膚者務去是也）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維唐天寶十三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艸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貧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皆謀射梁園裔潭賻以清白之体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游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筍之苴唯匹帛焉居亡爲鑰牖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亡烟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餽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振清塵而袖顯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雁不至殁于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恩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矣公于

觀樂曠達而妙則兆題窮于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藏吾得其眞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達冥冥純明朴渾範于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待大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

京師册府乾毓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伻右功世以
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
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爲諫官補盩厔
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
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爲學士右拾
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
襄陽荆州入疏獻物在約東外公密詆三帥且曰非
善良後雖與宰相不猒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
謚于頔爲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設儕曹

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
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
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二充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
贖第那上由是賜錢直估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宴
見多前務留上韙是否意詔澌剔扶摩擘及少年見
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
夫箸吉武相遇盜姝絕賊弃刃天街日比午長安中
盡知公以次爲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
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
主客眞守中書舍人叙緋受上旨起田孝公代恒陽
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蕭趙相殺不已公又上
疏列古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堤扞江
分殺水孔道用肥兒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淬備井清
以變飲食術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伻俗歌舞徙右
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
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
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中百日假又二歲得所薨
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社鄉事封子仲太原以
有其後祖某鞏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二女
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

既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爻
拔其居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
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過海流人鷄林日南有文字
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
爲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
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
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爲相獨白氏亡有公笑
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
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關七關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
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跪齊粟給事寮嫂永寧里中

有兄弟家拆獄徒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相
爲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奔齊代代優布蹤河南陰惠未按
公有弟昆本跂不拴乃果敷舒匪懈匪臨噫其醉腴
于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府階玉堂俊俊其中
上沐唐禹帝爲拳留纘緒贊纏歲終當遷戶曹是取
睇白其華瞻不痕緇用從弃遺至道天子疇誰與伍
率中道上納筆檷塵綼三郡理既去刑部倏東其居
大尹河南剪其蔡適若有三輔臣有田畝臣哀君強
謝不堪守翊翊仲仲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

君子旣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巽綆。
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㝡褒其收握旁而尊
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六祖能禪師碑銘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
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枻海師
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
不生因心起見見無所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
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
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
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
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
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

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刳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
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
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猶有懷渴
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
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
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
賜也吾與汝弗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
物忌獨賢人惡出己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
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襍居止于編人世事
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

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化身肉眼凡夫願開惠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撞衣親自剃髮於是大興法雨普洒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爲教首至于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于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皆非慧日之咎常離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

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恩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惠遍覆名聲普聞泉館丹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添忘身於鯨鯢之口騈立于戶外趺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蓮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又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佛尚惠貴物與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猨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晏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弃罟

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禪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于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予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開寶藏

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
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滿聖智
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
曰大鑒實廣州牧馬摠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
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也懷得其
所故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
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

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
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峯其言
猶夫重昏之見曶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
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
如貫意珠有先後而亡同異世之言眞宗者所謂頓
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鑒
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己若
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
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如自新之東
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

此便可厭
它吾不知

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然曰
至人之生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悉悉南裔
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
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
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
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筌
揭起南國亡修而修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
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
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皎然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願大造人天張無生極宗懸
衡於羣教之表自弟一義締皆我之蓮一也況儒墨
名法道家之流哉敎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即其
人也大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飭茂德
世爲吳中右族大師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
關其心磐塵未曾觸其性其年二十詣天竺威大師
首宗毘尼依佛教也常愀然而歎曰孔老之學不明
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
不然觀萬像亡根我獨以亡生一心覆疑山之峻知

四流莫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室是遠而
悟者人爲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浩肰而東
與生靈滌必觀天地更始正士自摩騰以降持法有
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髦士亟歸乎哉如
凱風後陽嘉禾先發北齊惠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
性之教即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乘也惠文
傳南岳南岳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
剎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綱不出正念亡遺即中蓋
如來一斯教之扃鐍也天下弘經士窺我宗者不得
其門而入天台夫世界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雲傳

東陽東陽傳左溪左溪傳自龍樹追還至天台四祖
事具梁肅大夫柱正論教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
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淵析而若節不衰時有踰明
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吾衷嘗從容謂門人曰
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咎焉
吾恐大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
得亡過乎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
景楊大雄慈聲蓋平生之願與一之日發其心二之
日規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羣
峰合沓以就我當大藏而孤峙疑天作以待用此持

經之境也及以淸書山穹杉吹不動眞念凝乎寂寞
經擠在此宵寘此持經之心也大曆元祀州將奇公
元父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圓開州刺史陸
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張公象境誘眞
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下署名曰法
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慧日昇于天乎白江以東
惣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十
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亡緣慈眼極一觀
四生多溺空見乃鑄盧舍那及毘盧遮那像明智身
不有法體非亡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寶妙塔開淨

土嘗生之業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聲得記方
等四部得嘉廣教盡收亡垢淨光蓋是如來極開方
便跡雖有作功乃亡爲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之福
又寫天台一教溢乎道場眞詮昭昭與清景不極大
師有言佛法囑命其世常任乎不存我法安寄於是
置庄二所世田爲義倣嘉穀以登身由是修期聖禾
不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
我慈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諸法華玄
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願盈乎
石室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

明上燭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異日問天台然公公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忽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山本寺嗚呼象法淤壞苦流增波亡數人天從今何怙初當寺孟公轉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日驕陽久焉嘉苗若燎辭世之夕夙號雨暴天巻慘黷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霧輪法盛道欣可入如來之室豈唯宣父之

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人循子靈源等高志警拔德隣先賢精細行以撿儀數大乘以基性雖後學以聆德聲曷云不騫貽諸樂石銘曰

泓澄吳江靜幾於道清氣蓄焉誕我僧寶洸洸大師與道爲畨義天無孛慈缸不昏歸然文山槩公所履建塔闕院夷光而趾乃基靈峰靈峰崇崇乃啓秘藏秘藏彤彤天色在下日影當中眞經亡言至象非象冥理徹性不昧不明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嗟哉有時而裂香樹偃蹇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示滅何之天泣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陵履西去相逢是誰見海未乾疑山尚阻嶌嶌廬氏又得其所吾所寂寥空留法諱入室數子皆弘我經安公如月遠公如星恭恭秋秋釋氏儀形影塔亭亭長在寒樹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飄苦雲與我爲喻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二百十二終